風暴中的庄园

格拉維那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風暴中的庄园

〔烏拉圭〕阿尔弗雷陀·丹特·格拉維那著

河北大学俄語教研室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PDG

Alfredo Dante Gravina
FRONTERAS AL VIENTO

风暴中的庄园 书号 1585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41,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数 11 1/16 插页 1

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196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精) 0001—1000册 (平) 0001—3000册
定价 (3) 1.40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前言

烏拉圭在南美洲大陆的东南部，北接巴西，东南临大西洋，西隔拉巴拉他河与阿根廷相望。境內一片波浪般起伏的丘陵山谷，夹着大片大片芳草如茵的平原，这样美好的土地，却为少数大地主所分割霸占；他們用铁絲网把土地团团圈起，靠着剝削雇工，依附外国資本，大发其財，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絕大多数依靠自己双手劳动活命的劳动人民——雇工和季节工人的家庭，以至于一部分自耕农，只能在地主庄园铁絲网外的边沿土地上，或者在公地上，或者在无主的貧瘠荒地上，得到一点立足之地。他們的村落里处处是木板、铁皮、茅草、树枝搭成的茅屋；这样的村落被称为“老鼠窝”；“老鼠窝”里的居民終年处于半饥餓状态，在疫病、災荒、暴政的压迫下挣扎。甚至那些小土地所有主，置身在强邻之旁，也日夜忧心忡忡，担心土地被铁絲网所吞沒。

长篇小說《風暴中的庄园》，鲜明地描繪了烏拉圭乡村中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以及屬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們之間的斗爭。

烏拉圭是一个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国家；畜产品占全国生产总値的一半以上。畜产品价格的漲落，直接影响全国人民的經济生活。在濱海的大城市，还有一些外国資本的畜产品加工工业，进行資本主义生产，在內地，作为国家的基本經济基础的

畜牧业，还处在落后的大土地制度的絕对統治之下。全国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这些大地主經营畜牧业，但畜产品——皮革、羊毛、肉类，却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需要，而是供給外国資本的肉类加工厂、外国的毛紡厂和皮革厂做原料。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是这种生产的主要組織形式，虽然庄园主为了符合外国工业的需要和剝削更多的利潤，采用了一些新式生产技术和經营管理方法，但是在地主和雇工之間，即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他們的关系依然是上世紀的地主与雇工的关系。庄园主从来不平等对待雇工，雇工必需絕对服从庄园的古老秩序；监工虽然不再手执皮鞭，但是他的命令依然就是庄园的法律，不容动搖。

但是时代变了；这种古老的秩序已經处在时代的激流的冲击之中，它的根基已經开始动搖。

《風暴中的庄园》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烏拉圭乡村阶級斗爭的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空前高漲；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拉丁美洲，激起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潮。在烏拉圭，也出現了新的帝国主义侵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排挤了英国在烏拉圭的經济势力，美国資本大量流入烏拉圭，控制了烏拉圭的經济，并且把烏拉圭縛上战車，迫使它扩軍，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烏拉圭人民掀起了要求擺脫美帝国主义統治，要求民主和平的群众运动。在大城市里，工人阶級在烏拉圭共产党領导下成立了总工会，进行了規模巨大的罢工斗爭。这个波涛汹涌的怒潮，冲破了內地乡村的古老秩序，庄园雇工和剪毛工人也团結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展开了对大庄园主的斗爭，动搖了大土地制度

这块阻碍着烏拉圭人民經济发展、民族独立，使之陷于半殖民地地位的絆脚石。

《風暴中的庄园》的作者阿尔弗雷陀·丹特·格拉維那，在小說中表达这样的主題思想的时候，成功地塑造了屬于这两个阶級的典型人物，通过他們的冲突、斗爭、成长、沒落，反映了烏拉圭內地乡村被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的变化。

赫苏斯·薩巴列达是大地主阶級的典型。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庄园主，看待一切事物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对土地和牲畜有着永不满足的貪心。他依靠法律，依靠警察，通过监工的手，維持着庄园的秩序，使他的八个雇工順从地受他剝削。他从不允許他所雇用的人，包括他的监工，侵犯他的利益。有时候他也表現出一些假慈悲，但这也是有目的的。例如他給某一个雇工預支一些工資，为的是借此絆住一个廉价的好劳动力；他也让监工有几头私有的牲畜，为的是要使他更忠心地替他看管財产。在这种秩序表面上保持着平靜的时候，薩巴列达就費尽心机从两方面来扩大他的財产：一方面是幷吞邻居瓦尔台內哥罗的土地，一方面是在牲畜拍卖場上投机取巧。

瓦尔台內哥罗和薩巴列达是世仇。从前，在他們的祖輩父輩手里，就开始了爭夺土地的糾紛。在使用武力、訴訟、賄賂、欺騙等手段的兼幷土地的过程中，瓦尔台內哥罗家失敗了。到了这个瓦尔台內哥罗手里，只剩下一小块产业，处在薩巴列达家土地的包圍之中。薩巴列达現在对瓦尔台內哥罗的威胁，已經不再是武力，而是銀行支票簿。薩巴列达等待着瓦尔台內哥罗破产，就廉价买下他的土地。可是瓦尔台內哥罗却頑强地坚持着，幷且听从女婿弗洛倫蒂諾的劝告，把一部分土地开垦，种植农产品，另謀出路。

广闊草原上的这一小块被开垦的土地，成了薩巴列达的眼中釘和心头刺。薩巴列达痛恨土地上种庄稼，他要土地上永远只长牧草，以便他继續不断地把畜产品卖給外国資本家。現在土地上种了庄稼，这意味着要切断与外国資本家的关系，意味着烏拉圭在經济上要得到独立。这是与薩巴列达的利益完全相背的。小說揭露了烏拉圭大地主阶級对帝国主义經济的依賴性。薩巴列达这样的人，要求的是大庄园永远存在，剝削制度永远不变，結果这种大庄园剝削制度使烏拉圭成为单一产品的国家，成为沒有工业、不能生产粮食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經济体系的附庸，完全落到了帝国主义壟断資本集团的掌握之中。

烏拉圭大地主阶級統治者的政治，就是符合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利益的政治。烏拉圭历史上傳統的两个政党：紅党(Colorados)和白党(Blancos)之爭，已經失去了独立战爭时期曾經有过的一点点資产阶級民主政治的进步气味，完全成了这一派地主和那一派地主爭权夺利的分贜之爭。薩巴列达对这种政治沒有兴趣，他的嗅觉更为灵敏。紐約倫敦羊毛价格的漲落，直接影响他的利益，因此，紐約倫敦的政治动向，也就成了他的政治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发了一笔战爭財；战后，美帝国主义又在扩軍备战，他嗅到了火药味，立刻在拍卖場上以低价搶购牲畜，預备战爭发生时高价出卖。他公开表示：每两年需要一次战爭，以便他可以攫取更多的利潤。这种政治观点，甚至改变了他的地主阶級的保守主义。他的儿子馬尔柯斯从首都来，代表美国企业要求他投資，他就脫离了英国資本，投向了美国資本。

就在烏拉圭大地主阶級投靠了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榨取人民的时候，烏拉圭人民要求解放、要求民主的浪潮高漲起来，象石块一样压在經济基础最底层的被剝削者也不甘屈服沉

默丁。他們就是畜牧庄园里的雇工。

《風暴中的庄园》里有两个人物：經历了几十年痛苦生活的老人劳林那，和剛剛走上人生道路的青年胡安，可以作为老一代雇工和新一代雇工的代表。劳林那的一生，是一个处在畜牧庄园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生产关系下的加烏乔的縮影，而胡安則是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轉折点，正在成长为历史推动者的被压迫人民的新生力量的代表。

提起加烏乔，就使人想起拉巴拉他河两岸一望无垠的帕姆巴斯大草原，和騎着駿馬在草原上自由地纵横馳騁的騎士。劳林那的祖父，就是这样一个猎野牛为生的初期移民，他为西班牙地主开拓土地而和印第安人打仗，又为西班牙地主互相爭夺土地而流血。劳林那的父亲生活在独立革命的时代，他参加了独立战爭，获得了功勛，可是最后还是为軍事首領爭夺統治权而牺牲了生命。劳林那从小在庄园里长大，他的脚一学会走路，就开始了劳动生活——端茶侍候主人。他在庄园里辛辛苦苦劳动，在馬背上过了半輩子，几次因为庄园管理方法的改变而被赶出来，备尝失业的痛苦。他亲眼看到庄园的土地用铁絲网圈起，亲身經历到彈吉他唱歌的加烏乔变成了庄园雇工，赤裸裸的金錢雇佣关系代替了傳統的宗法的主僕关系。到了这人生的暮年，他还不得不在薩巴列达的庄园里干活；他有些怀念过去，可是他更高兴的是看到了年輕的一代，以加烏乔的勇敢无畏精神挺身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同地主斗爭的年輕的一代。

胡安到庄园里当学徒时，《馬丁·費埃罗》① 中歌頌的馬丁，

---

① 《馬丁·費埃罗》(Martin Fierro)：阿根廷詩人何塞·埃尔南台斯 (José Hernández, 1834—1886) 所著的长篇叙事詩，描写加烏乔馬丁·費埃罗的英勇、俠义的性格，以及他受到的迫害和他的斗爭。

早已只是往昔傳說中的英雄，《堂塞貢多·松勃拉》[1] 中描繪的卓越完美的塞貢多，也不得不为了糊口活命而对监工俯首服从。可是馬丁·費埃罗和堂塞貢多的精神特征，还能在他們的后代胡安身上找到明显的痕迹。胡安的暴烈、急躁、驕傲、大胆、正直的性格，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对地主阶級和监工的仇恨，正是这个世世代代受压迫的阶級的性格表現。胡安的生活道路剛开始时，就是这样性格的一个青年。

作者在这部小說里把胡安的觉悟成长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以三个不同的境遇来表現。我們可以从小說描写这三个境遇的三段情节：庄园、村子、剪毛工人中，看出环境对胡安、胡安对环境这种相互作用使胡安的精神面貌发生的变化的踪迹。

在圣塔—露莎庄园里当雇工时，胡安对薩巴列达、对监工的仇恨，起先只是由于同伴皮拉尔、莫拉列斯等所遭遇的生活的不幸而变得强烈起来。他自己还年輕，生活沒有給他一副妻子儿女的重担，可是却給了他一个背叛主人意志的恋爱事件。他爱上了庄园里厨娘的女儿貝尼泰。这个姑娘既是使女，又是奴隶，庄园主把她当作庄园里的一件物品，厨娘把她当作猎取监工財产的香餌，监工把她当作发泄欲望的垂涎之物。她是这样的一个受压迫者，因此，他們的恋爱就違反了統治庄园的古老秩序。生活把爱情的幸福給了胡安，使胡安产生了对未来的热切期望。可是要达到目的，却要冲破这个古老秩序的坚固障碍。这个切身相关的問題，使他朦朧的仇恨明朗化了。他恨主人和监工，因为他們剝夺了他的幸福。这个冲突到了薩巴列达的荒淫无耻的

① 《堂塞貢多·松勃拉》(Don Segundo Sombra)，阿根廷作家里卡陀·紀拉尔台斯 (Ricardo Güiraldes, 1886—1927) 所著的长篇小說，刻划一个处在时代变革中的加烏乔堂塞貢多·松勃拉的典型。

太太要带貝尼泰到首都去当女僕而达到高潮。胡安的出于本能的第一个反抗是两个人一起逃走，第二个反抗是因为她不願意走而想拔刀把她杀死，第三个反抗是他自己一个人又憤恨、又失望、又痛苦、又伤心地离开了庄园。

殘酷的現实，使胡安在与压迫者的第一次斗爭中失敗了。胡安的出走，不能看作是对命运的屈服。如果胡安带着貝尼泰逃走成功，那就成了旧式的浪漫主义。胡安的失敗的反抗，总結了一切往昔加烏乔反对压迫者的失敗的反抗。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庄园雇工，不知有多少人有多少次拔出刀子来反抗地主和监工，但是他們的反抗往往只是个人复仇，只落得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剧。胡安却不一样，他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时代要使他成长为一个有組織的农业工人队伍中的一分子。城市中工人阶級的斗爭，先进思想的启发，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和扩大，才是促进他阶級觉悟的眞正原因。因此，在經历了一場和阶級弟兄在一起的为阶級利益而进行的斗爭后，在以工人代表的身份战胜了薩巴列达和监工后，胡安重新和貝尼泰見面，这时候得到的幸福，这样达到的圓滿結局，才符合于生活的实际，使人感到作品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和强大的鼓舞力量。

胡安从小說第一部《庄园》，进入第二部《村子》，是从剝削阶級和被剝削阶級两个不同世界的小規模的对比，进入大規模的对比。作者把胡安放入这个环境，使他經受更多的生活的磨炼。他和表妹奥尔菲丽的一段同居生活，他的好朋友皮拉尔的惨死，他拒絕給地主作伪证而被警察拘捕，奥尔菲丽的病逝，以及契卡杜庫拉村子里的貧困、饥荒和疫病，都象是生活的沉重鞭子，接連不断地鞭策着胡安。胡安要起来反抗，但是他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反抗；从前他可以从圣塔一露莎出走，現在他却不能从契卡

杜庫拉逃避。他終于去出席了为农业工人們爭取权利的剪毛工人代表大会，得到了启发。

小說的第三部《剪毛工人》，描写了剪毛工人和地主薩巴列达的斗爭。这場斗爭虽然不过进行了几天，虽然不过获得了增加百分之三十工資的胜利，可是这場短暫而激烈的斗爭使人們精神面貌所起的变化，却是无法估量的。胡安成为剪毛工人的代表，来到旧主人的面前，这个从前俯首听命的雇工，現在以平等的地位和主人談判，沒有一点恐惧，沒有一点畏縮，并且充滿了坚定的信心，相信最后胜利必屬于自己。胡安的这种改变，就是全体剪毛工人的改变，他們在斗爭中受到考驗，加强了自己的团結。胡安的剪毛工人小組在圣塔—露莎的战斗，不是孤立的战斗，他們的胜利，也不是偶然的事件。剪毛工人就是这样在一个小組一个小組地爭取自己权利的斗爭中汇合，互相支持，統一行动，并且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以及要求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广大人民結合，成为一支有組織的强大的队伍。新的一代农业工人产生了，他們是摧毀大土地制度的主要力量。他們的斗爭，虽然只是第一回合，然而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回合；他們的胜利，不仅仅是增加百分之三十工資的胜利，而是推倒大庄园边界铁絲网的第一根木桩的胜利。

《風暴中的庄园》反映了烏拉圭乡村中阶級斗爭的新阶段的开始。大庄园大地产的铁絲网边界，已經处在强大的人民运动的狂風暴雨之中，搖搖欲墜。虽然这本小說只描写了剪毛工人的斗爭——剪毛工人是季节性工人，和雇工不同——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广大庄园雇工起来斗爭的日子必然不远了。“团結起来，亲爱的同胞們，胜利必定来到。”——正如作者所引用的烏拉圭民族英雄阿尔蒂加斯[1] 的这句名言那样，这本小說起到了积

极的鼓舞作用。

本书作者阿尔弗雷陀·丹特·格拉維那，是烏拉圭当代著名革命作家，烏拉圭共产党党員。《風暴中的庄园》出版于一九五一年；这本作品，确立了他在拉丁美洲进步文学界的杰出地位。他的新作有长篇小說《唯一的路》(El único camino)，一九五八年出版，描写蒙得維的亚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斗爭；长篇小說《从恐惧到驕傲》(Del miedo al orgullo)，一九五九年出版，描写一个烏拉圭普通妇女在人民运动中的成长过程；以及剧本《爱情島》(Isla de amor)等。

这个譯本，原系根据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俄文譯本轉譯的，后又根据布宜諾斯艾利斯普拉蒂納出版社 (Editorial Platina) 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原书，进行了校訂。

王 央 乐　1961年11月

---

① 阿尔蒂加斯 (José Gervasio Artigas, 1764—1850)：烏拉圭民族英雄，一八一一年领导烏拉圭人民起义，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目　次

第一部

庄　园

我声明，要不惜一切力量，把我們不屈不撓的意志，以及将陷我們于灭亡的不义，向全世界昭示。

——阿尔蒂加斯

第一章

一个春天晴朗的早晨，剛剛被委任为本省牲畜疥疮檢查員的弗洛倫蒂諾·努涅斯，騎着一匹枣紅馬，在公路上快跑前进。这条公路越过了圣多—多明各山峰，继續在埃多山延綿而平坦的丘陵上通过。

他在巴姆帕車站待了很久，心里十分厌恶周圍的一片荒凉。这座石头建筑物，还是上世紀末英国人所建，直到現在，附近还連一个建筑工人的臉也沒有看見过。它仍旧孤独地照样聳立在单調的田野上，极目望去，只看得見远处的一些桉树丛和庄园的輪廓。由于这辽闊土地的所有主断然拒絕放棄一米的土地，这个車站附近就沒有可能建立起居民集中的村落来。单独一个人的意志，就这样使周圍多少里格① 的居民，不仅仅被剝夺了供孩子們学习的学校，剝夺了給他們医治疾病的医生，甚至連作为文明的最起碼的标志的店鋪，也沒有开設一家。

太阳在天空中慢慢升起，它的热力开始射进弗洛倫蒂諾棕色的篷乔② 里。他从山頂上沉思地望着这片广闊的平原：左边，在巴桑陀省，它和灰白色的高低不平的山丘在地平綫上融合为一；右边，在塔夸倫博省，則鋪展在强烈的阳光下，似乎表面都融

① 里格(legua)：南美洲通用长度单位，約合五公里左右。

② 篷乔(poncho)：拉丁美洲人民穿的一种民族服装，用毡子做成，形如斗篷。

化了。

沒有一块云划破天上蔚藍色的圓穹，只有很远的地方，在平整的綠色的牧場上，这里那里現出了一些畜群的彩色的斑点。道路已經荒廢，周圍长滿薊草和有刺的牛蒡，隔一段路就显出紅褐色的干涸的血管似的車轍。一些水潭，圓錐形的蟻蛭，丢棄在路上的腐烂牛尸的黑色圓圈中的白骨，都沒有打破路途的单調；甚至与路平行的中央铁路的軌道，蜿蜒曲折而过，也不能使景色显得活跃。这条铁路的起伏和变化，随着太阳的升起，在明亮的光綫下更加勾勒鮮明。

弗洛倫蒂諾几乎沒有减低馬的跑步速度，用蹩脚的巴西烟草卷了一支烟，按打火机点着了吸了一口。一陣風吹来，把第一口烟吹到他那髯鬚濃密、长着一双活潑的黑眼睛和鷹勾鼻子的臉上。这張臉，在用皮带系住的寬边帽下，如果不是有着象挑战那样的突出的鼻子，看来会觉得毫无表情的。

弗洛倫蒂諾对自己的职业还是新手，但他并不是不清楚地了解它所包含的秘密。他是特列斯—克魯塞斯的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地主的儿子。他的父母，和别人一样，一九三四年因为旱災破产，移居到塔夸倫博。他在那里长大成人，受到了一些中等教育。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时期当地牲畜交易拍卖人的助手后，突然去世；弗洛倫蒂諾的妹妹是一个大学农业系的女学生，她希望哥哥的資助，使她能在蒙得維的亚继續求学；而弗洛倫蒂諾自己也幻想重新恢复父亲的簡单事业——繁殖幼畜，生产奶类和耕种土地——因此，他不得不担当了疥疮檢查員这个并不太好的职务。通常，担任这种职务的人，要奉承有錢的大地主，高高兴兴地接受他們的賄賂；可是对待小地主，則铁面无私，因为小地主們的畜群經常是懶散的或强大的邻居的牺牲品。

这位新檢查員已經打算好，不論是誰，不論犯了什么規則，都要严格对待；这样做，倒不是由于使得有些人去完成職責的那种誠实和直率的性格，而更重要的，却是他多年經驗在他心中形成的对半封建的占有土地方式的厌恶；这是在国內散播羊疥疮的眞正的罪人。

弗洛倫蒂諾在阳光燦烂的路上疾馳前进时，他的思想有时停留在有关他的新生活的事件上，有时縈繞在未来的計划上。他不打算花很多时間在原野上巡視，从“散播疥疮的人”那里收取罰金。人們对那些让虱子毀了他們的羊，并且傳染給邻居的畜群的庄园主，就是这样称呼的。的确，他头一年应該把一部分薪金按月寄給妹妹，而后就可以全部儲存起来。三、四年后，积累起一笔資金，再加上从銀行得到的貸款，他就可以租一小块地来耕种。他的妹妹阿尔西拉，无疑会同意他的計划的。那时候，她已經是一个农学家，对他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助手。

弗洛倫蒂諾的不屈不撓的意志，以及坚苦朴素的生活习慣，是这些計划得到成功的保证。但他的理想还不止于此。他希望找到一个有一百夸得拉① 土地和耕种土地用的几千比索資金的合作者，条件是：只要不为了別人的利益而把他奴役，就象那些南部和沿海地区的中間人和承租人那样。

命运和缺乏資金，把弗洛倫蒂諾带到了北方来，很显然，这里很难找到这种合作者。如果，从一方面說，封建制度的傳統和大地主的經济利益是实現他的計划的障碍，那么，从另一方面說，其他庄园主在畜牧方面的乖僻、无知、守旧，也不能予示他的事业会有所成就。可是，沒有不可能的事情！試一試不会花費

① 夸得拉(cuadra)：南美洲通用面积单位，約合一百至一百五十平方米。

什么！土地的肥沃，又靠近运輸綫，更是刺激了弗洛倫蒂諾的勇气的重要因素。

弗洛倫蒂諾看見馬尔加庄园的大門时，已近正午。这是一个共計一万到一万二千夸得拉土地的最肥沃的牧場，并有方便的牲畜飲水处，如小溪、河灣、沟渠、水沟、蓄水池等等的庄园，它按法律的要求，用七道有刺铁絲圍起来，一直到地平綫尽头。

这位旅客走近时，嘴唇很不高兴地撇了一下。大門关着，上了鎖。

他下了馬，急忙方便一下，然后好奇地察看着鎖。这是一把結实的不銹鋼的鎖，挂在栅栏木柱和大門木柱上繞了好几圈的粗大鎖鏈的两端。

“一定得开它一枪！”他气恼地嘟囔着說，“这些强盗不許任何人踏上他們的土地！”

在离大路大約两千米地方的一个山丘斜坡上，可以看到一些半在树木遮掩中的房屋。

弗洛倫蒂諾掏出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枪声在洼地里沉浊地回响着。在不远的地方牧放的牛，抬起头来，惊慌地看着开枪的人，随即成群地跑动起来；过了一会儿，又停住了，重新看看他，又挤成一堆地跑了一陣，直到距离远了一些为止。从山丘上的房屋那边，傳来了四散在野地里的狗的拼命吠声。

他集中注意力，望着远方，看看有沒有人的动靜；然后又开了一枪。

回声馴順地射了回来。牛又成群地跑开，狗群的吠声愈加厉害，可是，还沒有任何有人的迹象。

弗洛倫蒂諾看了看表，已經过十一点了。这个时候，这么一群狗，证明人們已經从田野里回来。毫无疑問，他們沒有派任何

人到路上来看看是誰，看看在門口开枪的騎馬的人有什么要求。相反的，大概有人止住了狗的吠声，因为暂时被打破的寂靜，又重新籠罩着田野了。

"这准是个充滿疥疮的地方！"弗洛倫蒂諾想道，生气地啐了一口吐沫，决定不再多費子彈。显然是沒有人来給他开門了。

天气愈来愈热。他又卷起一支烟，騎上馬，馬脖子上已全是微微发黃的汗水，就继續向前行进，一面想着要給馬尔加庄园的地主来个厉害的报告。但是，老实說，他并不相信这种措施会有什么成效，于是他考虑了許多办法，怎样越过铁絲网叫这个地主付出大量的罰金。

他怀着发現几根不很結实的木桩使他能撥开铁絲而进去的希望，繞着铁絲网跑了一大段路。但是一根也沒有見到。

在远处，铁路拐弯的地方，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輪廓浮动的山丘后边，出現了象黑蛇一样爬行着的火車。这个旅客很懊丧，决定直接回到彼埃得拉一索拉去，他期望着在那里接到关于母亲病情消息的信。过了晌午，他到达那里。大約二十多座大小屋子，几間茅屋不算在內，散落在一条从車站一端的水塔到另一端装牲畜的月台的一条不太长的大街上。一座有着优美建筑式样的白色石头教堂，座落在远处，能看到它的钟楼聳立在杂乱地生长着的桉树丛和鸵毛树丛之上，与低矮破旧的房屋成为鮮明的对照。

弗洛倫蒂諾沿着大街向前走，沒有看見一个人影。在树丛中，可以看見一些一动不动的发电的風車。这里有两家店鋪，其中一家附設一个酒館，另外有一家铁匠鋪和一个在铁皮棚里的机械修理場。到邻近庄园里去吃午飯，时間已不合适了，他就向酒館走去。在半路上，他遇到一个騎馬的人，騎的馬也跟他的一

样流着汗。这个人看来不过三十岁，穿着合身的短上衣、馬褲，沒有馬刺的高統靴子，头戴草帽，鞍头系着一只象旅行药包那样的皮箱。弗洛倫蒂諾发現他在門口有一块閃光发亮的小銅牌的屋子前面停住了。这是一个医生。

不一会之后，弗洛倫蒂諾喝着热湯，向酒館老板打听；酒館老板青銅肤色，身体虛弱，两眼結膜，头发蓬乱，看来什么都象，就是不象酒館的老板。

"医生就这样騎着馬看病人去嗎？連汽車都坐不成嗎？"

对方提了提骯髒的褲子，塞紧了更骯髒的衬衫下摆，然后說："他到这里不久。"

"多久呢？"

"大概……三、四个月吧……"

"这段时間已經足够让医生等一两个有疥疮的闊老死掉，賺到一大笔錢，給自己买一辆汽車了。朋友，如果病人的病很重又住得很远，那是什么馬也比不上汽車的啊！"

酒館老板笑了，露出一口稀疏的黃板牙。为了礼貌，他装出在替客人赶走盘子上飞着的蒼蝇的样子，然后又懶洋洋地不动了。他很想睡觉，只是好奇心想要知道新檢查員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才使他待着不走。

"那么……这地方疥疮多嗎？"客人在吃着羊肉通心粉时，他問道。

"相当多。在我看来，这里的一些小庄园主还願意花錢医治，而大庄园主却一声不响，把大門都鎖了起来。"

"啊！我想您是路过馬尔加庄园了……是啊，赫苏斯老爷是个狡猾的人。"

"应当打掉他的狡猾。"

酒館老板以一种懶洋洋的怀疑的笑容看了看他。

“哼……走进馬尔加或者圣塔—露莎庄园的檢查員，总是假装不看見的。”

“你說什么？”弗洛倫蒂諾有些自負地回答說，“任何道路都是可进可出的，朋友。那人現在在馬尔加嗎？”

“不，他几乎經常在丹波果斯，在圣塔—露莎庄园里；今天早晨剛好有一个雇工从那里来，所以我們知道他正在那里。您想去嗎？”

“我的职务是檢查疥疮，我到处都要去。”弗洛倫蒂諾回答；接着又說：“我可以在你这里睡一个午觉嗎？可得先声明，我受不了臭虫。这里很多嗎？”

“是啊……似乎有一些……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那就比自己的餓得更厉害。算了吧。”

“您請便，先生。”

过了两天，弗洛倫蒂諾訪問了彼埃得拉—索拉一带的几个庄园，继續向北方走去，到了丹波果斯附近。公路沿着埃多山的斜坡，越升越高，旅客的眼前，視野又广闊地展开了。公路有时在同一平面上横过铁路，有时陷到很深的沟中，在铁路下穿过；铁路的路基犹如高墙一般。

一路上和檢查員同行的，是一个回到圣塔—露莎去的赫苏斯·薩巴列达的雇工。他是一个上了年紀的老头，毛茸茸的棕褐色眉毛，挂在深陷的、淺藍色眼珠的、衰老的眼睛上面，臉上无数深深淺淺的皺紋，两頰深陷，显出了牙床骨，面頰上有許多淡紫色的血管，鼻子弯弯地垂在瘦弱的臉盘中間。堂劳林那有多大岁数了呢？連他自己也記不准确了。总是八十开外，但是沒有过八十二。他談起六十年前亲身經历过的事件。他是一本活

的紀录，里面的事件有的是历史上的，有的不完全确实，有的甚至是幻想的产物。

弗洛倫蒂諾逐漸地克服了老人避免不談圣塔—露莎的主人的拘謹。堂劳林那沒有想用簡短的不确切的回答来敷衍过去，相反的，这个年輕人对乡下人所表示的同情，使他感到很高兴，因此，他就以自己的方式向他說明了这一带乡間的过去和現在。

“看見房屋右边的那个小山嗎？就是拿托将軍——听說过他嗎？——把那些不肯奉承他的人杀死后扔掉尸首的地方。”

“不埋葬嗎？”

“不埋葬，这个異教徒。在一堵石壁后面，堆在那里很久……这些土地都是屬于他的。将軍把哪个邻居請到自己的庄园里去，事情就坏了：这表示将軍要买他的土地。这里沒有任何談判的余地……将軍已經定好价錢和其他一切。他定的价錢不对头，是有名的……但是，誰要是拒絕这不等价的交易，将軍就叫人把他弄死，系在馬肚带上，拉到山上去……”

“这坏蛋沒有出什么事嗎？这个人眞不是什么将軍，而是个地道的坏蛋。沒有一个加烏乔①出来把人們集合起来，抓住他嗎？他們难道都是些膿包？”

“不是。可是将軍手下的人太多……而那些不在他手下的人，也在他的暴力下被吓得馴服了。那时候这地方是紅党的势力范圍。”

堂劳林那的馬碰上了一个蟻垤，向旁边斜了出去，老头用馬刺踢着馬，赶回原路。

“眞不行！”他嘟噥着責备馬說，然后就伸手接过了旅伴递給

① 加烏乔(gaucho)：拉丁美洲阿根廷、烏拉圭等国家中在草原上从事畜牧的劳动者的通称。

他的烟包，继續用嘶啞的声音說，"将軍說过，他要在自己的土地上走过整个巴桑陀省。他原来就是嗜血成性的人，有了野心，就使他更加殘暴了。"

"他大概想把整个省都占为己有。"弗洛倫蒂諾表示說，不願意相信沒有人能拦住将軍的血腥道路，"那么，这該死的将軍走过了巴桑陀省沒有？"

"沒走成，因为另一个比他更嗜血成性的人擋住了他的路。有一天，将軍接到通知，拉多列① 請他到蒙得維的亚去……"

"眞不錯，很有礼貌！"

"……拉多列上校是政府領袖，他把国內一切盜賊、匪徒都肅清了，仿佛連自己的拥护者也不例外。拿托将軍說：'我的好朋友拉多列叫我去，那么我的事一定是糟透啦！'于是立即拼命地赶着馬，直奔国境去了。"

老头的輕微而含蓄的笑声，被弗洛倫蒂諾的高声大笑淹沒了。老头随即沉默了下来。

天暗下来了，落日的余輝把山頂染成了金黃色，但是在洼地和沟壑中却布滿了阴影；不一会儿，这阴影就扩展到平原，升到山丘的斜坡上。从埃多山的峰頂，可以看到一片雄偉的景色：有的地方披着輕盈的光綫，有的地方充滿阳光，有的地方是濃紫色的阴影，而远方地平綫上，則呈現着烟雾似的藍青色和灰黑色。

馬蹄在石子路上的得得声，人們的說話声，以及一只鷓鴣的不灵活的振翅飞动声，打破了傍晚的寂靜。

他們进入路旁的一个谷地，一陣凉爽的潮湿空气迎面而来。谷地里流着一条小溪。堂劳林那指着长滿有刺灌木丛的铁路路

① 拉多列(Lorenzo Latorre)：烏拉圭紅党首領，一八七五至一八八〇年执政，实行独裁統治。

基旁的一个木头十字架說：

“有一个穷人死在这里，就埋在这个地方……从此他的幽灵就在这里徘徊……”

“那只是对胆小的人才露面。”

堂劳林那不服气地說：

“朋友，我不止一次看見死人，一点也沒有胆小。可是有一天夜里，我却走不出这个山谷了。我又不是个蹩脚騎手，可是我的馬不知害怕什么，突然停住了，就是刺它也不能使它动一动。一連磨蹭了两个多小时……难道这不是死者的幽灵嗎！”

“您看到了什么呢？”弗洛倫蒂諾带着显然的怀疑問道。

“我什么也沒有看到……但是馬要不是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而害怕了，这么刺它踢它，它是不会抗拒不走的。”

“后来呢？”

“后来我屈服了。如果不是鬼魂，劳林那是絕对不会屈服的。但是这是另一回事……我卸了馬鞍，躺下就睡，以便天亮继續赶路。”

“您能睡着嗎？”

堂劳林那装作沒有听到。檢查員坚持着继續問道：

“到了早晨，那么又怎么办呢？”

堂劳林那以惊訝而責备的眼光看着这个青年。

“还問这个？哪儿看見过有大白天鬼魂出現的？”

他們沿着谷地对面的山坡慢慢前进。太阳隐藏在巨大的云块后面，只有一些地方透出了紅光。在云块之間，可以看到平静的蔚藍色天空变成了透明的深綠色，使浮动的云块在落日中显得火紅。純淨的光綫穿过地平綫上的云层；地平綫浴在金黄色的夕阳中，然后，太阳就安静地落下了。

这仿佛是一个信号，大地更加安静了。远处，在沟壑和山峡中間，阴影越来越濃。

他們两人在一起走了沒有多久。在去邻近一个庄园的道路的岔口，他們分了手。

"請告訴赫苏斯·薩巴列达，下星期我到他那里去看看。"弗洛倫蒂諾愉快地对正在弯腰纵馬疾馳的老头喊着說，"别让他把患疥疮的牲口都藏起来，不然我会用枪打开鎖的！"

弗洛倫蒂諾走上了岔路，放馬小步跑着；周圍牧放着的畜群和大自然，一片宁靜，到处籠罩着感人心灵的沉寂。

第 二 章

劳林那一向很少睡觉，現在年紀老了就睡得更少。他当过雇工、士兵、放牧人、看牲口人，这些工作沒有一种会給爱睡觉的人带来財富；是的，說实話，对那些不睡觉的人也同样不会。劳林那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已經到了一般人退休的年龄，但还是和生活初期一样继續当雇工，干活。他开始干活，如果不更早的話，是在五岁的时候，这时，一个乡下孩子就初次感到了对生活的責任：給主人端馬黛茶时不許洒出来。

劳林那是在一座茅屋里长大的；这种茅屋，就象殖民地时期城堡外面的房屋一样，圍繞着有了望塔和雉堞高墙的古老庄园。他是一个加烏乔的孙子；这个加烏乔身上穿着破烂衣服、生皮靴子，用胳膊和长矛对抗大炮和火药，把西班牙国王和貿易壟断者的軍队赶到海上，又在阿尔蒂加斯的解放运动的功勛中洒了自己的鮮血。这个加烏乔所度过青年时期的时代，正是准备建立

血腥残酷的內战的英勇功績的时代。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战士，然而命运比較好。劳林那有时总是驕傲地讲起他的父亲。他在大战[1]时是蒙得維的亚圍城中的兵士，因功升为中士，后来在弗劳累斯[2]和巴西帝国軍队圍攻巴桑陀时，和其他一些英雄一起，保卫这个城市，象狮子一样地战斗而牺牲。

相反的，当劳林那刚会爬，在家里地上学走路的时候，祖国叛徒弗劳累斯将軍同阿根廷的独裁者以及巴西封建帝王締結了同盟，开始了对邻居巴拉圭的毁灭性的战爭[3]；在巴拉圭，农民得到了可以耕种的土地，工业开始发展，建立了学校和人民教育中心，因此遭到了仇視。从那时候起，国家的历史就循着处在这个罪恶的标志下的道路前进。这个罪恶扼杀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光明，使得烏拉圭河谷草原上的千万个劳林那的命运，起了变化。不再有英雄的史詩，不再有振奋全民的革命，只有誘迫无知的加烏乔参加的軍事独裁者和土生貴族所进行的叛乱、暴动和政变。这个时代已經不再是加烏乔的时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在进行反对祖国、反对进步的战爭。由此产生了狂暴、残酷的仇恨，到处是格斗和流血；而流在異国土地上的血，使得为此而献

---

① 大战：指一八四三至一八五一年阿根廷軍队在独裁者罗薩斯(Juan Manuel Ortiz de Rosas)的指揮下圍攻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亚的战爭。

② 弗劳累斯 (Venancio Flores, 1809—1868)：原系烏拉圭总統，紅党首領，被白党推翻后，反叛祖国，勾結巴西和阿根廷軍队入侵，圍攻蒙得維的亚，一八六五年攻占。

③ 巴拉圭战爭：是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〇年間巴拉圭和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之間，在英美帝国主义者挑撥下，因为領土問題而引起的战爭。巴拉圭当时的独裁者洛貝斯 (Carlos Antonio López) 虽然統治初期在內政方面有些欺騙人民的改革，但在这次战爭中坚持錯誤的政策，把巴拉圭人民导向毁灭之路，使人口和經济受到慘重損失。

出生命的加乌乔愈加疯狂。直到他們的命运，随着时間的流逝，使他們在庄园的地下被腐蝕，在荒蕪的道路上被抛棄，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被流放。

在圣塔—露莎庄园当雇工的劳林那的一生中，发生了許多事情；这些事情，他有的看見，有的沒有看見；有的听人說起，有的沒有听人說起；有的他明白，而更多的他不明白；有的他沒有感受，而更多的他亲身感受过。从这个世紀开始，战爭停止了。可是在这以前，用铁絲网圈地已經开始，巩固了地主的利益；第一批铁路也排挤了大車和历史上的邮政馬車。新的世紀带来了冷藏庫和肉类加工厂，随着又出現了良种的牲畜、洗羊的水槽、新式的畜栏、发电的風車。有一天，牧人劳林那很惊奇地得到通知說不再需要他了，应当走开。这好象一个奇怪的梦：走开。主人不願意别人的牲畜在他的草原上放牧；需要全部广闊的牧場来繁殖純种的牲畜，集中管理庄园。

劳林那又一次被赶上了街头，就象以前用铁絲网圈定地界，代替了看守地界的雇工时被赶走了一样。

就这样，从童年到老年，景况愈来愈坏，貧穷愈来愈甚，生活愈加沒有保障，也愈加受到压迫，他就这样在自己祖先劳动过的土地上干着活。

在这七十五年长长的岁月里，有什么事他沒有干过！他用旧了数百把扫帚打扫院落和木棚，装运过几千桶的水，劈开过无数万根木柴，赶过乳牛和馬匹到畜栏里，挤过奶，宰杀过成千上万的肥牛，剝皮除內臟，医治畜病，用套索套馬，給千万头牲畜打烙印，还把几十万头牲畜赶到拍卖場去，起初成群地一路走，后来用火車运，走过几千公里；他还砍伐过森林，圍过铁絲网，馴服过小馬，剪过羊毛，亲手盖过干草和粘泥的茅屋，干得滿头大

汗，而且还尽力干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在数百天数千天里，不知道有星期天和节日的休息。

一个人干这么多工作，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七十五年中，无数的財富，土地上成堆的黃金，都在劳林那的看管之下。成群的牛羊，由于劳林那和其他雇工的辛劳和牺牲，繁殖起来，使土生庄园主，铁路公司的英国股东，和冷藏庫的美国老板，都发了財，而堂劳林那却依然比老鼠还穷。他干了七十五年，但是在他面前却只有一条路，就是干活，一直干到死。

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劳林那有个家庭。几年以前，他和一个比他岁数小一半的妇女同居，虽然有人在背后嘀咕，說后来生的两个孩子不是他的，劳林那却把他們看作自己的孩子，待他們极好。可是他的薪金不够养活这个家。妻子和孩子住在离圣塔—露莎四里格多的丹波累斯，靠洗衣服維持生活。劳林那每月去看他們一两次，把自己的一部分薪金带給他們。

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劳林那一个人，圣塔—露莎和馬尔加庄园的其他雇工都是如此。即使假定他們的工資多一些，他們也不得不同家屬分开住，因为赫苏斯·薩巴列达不允許雇工的家庭住在他的土地上。时代不同了。在从前，铁絲网还沒有，畜群野性难馴，必須有一群忠实于大地主首領的人，以便立即对付叛乱和保卫庄园，免得强盜匪帮以及偸牲口賊的侵入，这就要求庄园上集中很多的人；而且，另一方面，有了妇女，就可以帮助他們定居下来。現在恰恰相反，大地主首領之間的战争已經过去，占有的土地已用铁絲网圈起来，牲畜已經馴順，这就决定了雇工数目必須大为减少。带有某些宗法和浪漫色彩的首領和兵士的关系，已經被地主和雇工的关系所代替。妇女成了障碍；在地主看来，妇女不但对雇工的工作能力会发生不良影响，而且带着孩子

还增加了人口。

这就是为什么劳林那到了这个年紀，还被剥夺了和家庭住在一起的权利的道理。

这天早晨，和往常一样，他是圣塔一露莎起来最早的一个。天还沒有亮，透过畜栏的狹小窗子，可以看到一小块星空。夜晚的空气，带着畜粪的臭味，和混杂着木棚里揉皮气味的湿草气息，鉆进屋子里来。劳林那走过屋子和木棚的門，到了外边。夜很宁静，一切都籠罩在黎明前的打不破的沉寂中。

畜栏远处，風車吱呀地响了一两声。木棚旁边，有一根水管，这是为了給牲畜准备防疫药水，洗刷馬匹以及其他用处，才接到这里来的。它又当作洗臉洗澡之用。劳林那伸出两脚，弯下身軀，擰开龙头，洗了臉、脖子和手，之后他到了雇工厨房里，生了火，准备馬黛茶。

“您早，堂劳林那。”

老头回答了这个雇工的問候。这个雇工这时候正輕輕地走进厨房，在一条低矮的、用木棉树木头做的长凳上坐下。炉灶的紅紅的火光，明亮地照出了他的一張年輕、黝黑、刚强的臉，輪廓鮮明的嘴唇和笔直的鼻子；圍繞前額的濃密的头发上，还有水珠在閃爍；粗料的衬衫，遮盖着壮实的胸脯。他从老头手里接过馬黛茶，滿意地品着味道。

胡安·孟台斯不久以前才来到圣塔一露莎。他有力气，工作不知疲劳；他很重视劳林那的技术，发現老头熟练地执行赶牲畜的艰巨任务，就常到老头的身旁，学习实际經驗，傾听忠告。他慣常比別人起得早，在厨房里和劳林那坐在一起喝馬黛茶。他們談得不多，可是他对这种簡短的断續的炉旁談話很感兴趣。老头經常談到自己的孩子，有时是那几个还在丹波果斯沒有长

大的，有时是以前他和别的女人生的，已是成年的男女，可是这个父亲却常常弄不清楚他們的命运，因为他同他們从不見面，也不通信息。

在老头这方面，他也喜欢这个年輕人：他看重他的严肃认真和勤儉好学的优点。但是劳林那不会在表面上显露出来，这对于雇工的生活习惯是不符合的；他感謝胡安对他的尊重，在困难的时候給他的帮助；这个青年，无論言語、行动，都从未对这个年迈的老人表示出任何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可能对他会是侮辱。

其他的雇工都到厨房里来了。天色还几乎一点沒有亮。他們圍在炉旁，坐在离夯实的土地仅仅一掌高的板凳上。他們的低語声在充滿烟雾的厨房里响着。他們一共八个人，然而到了寂靜的片刻，还能听得到竹管里流水的淙淙声和炉中煤炭的爆裂声。

談話圍繞着当天的工作，圍繞着值得談論的某些事件；总之，是圍繞着有关他們和有关庄园的一切。有人想起了几天前劳林那带来的一个消息，就問道：

“檢查員呢，堂劳林那？他怎么延迟了……已經过了两星期啦……”

“显然，他沒有胆量用枪打开鎖。”另一个插嘴說。

第三个补充說：

“至少有人劝过他，說堂赫苏斯不能白白浪費鎖的錢。”

雇工們黝黑而刚强的脸上，显露出譏諷的微笑。新来的疥疮檢查員胆量很大的消息，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他們看見劳林那对他很信任，就高兴地等待着他到圣塔—露莎来，因为他不可避免地会和主人发生一場冲突。他們不认識檢查員，可是对他已抱有一种隐秘的同情。然而他的可疑的延迟，使人們失去了对他的信心，因此他們就进行报复，拿他开起玩笑来了。

"他的嘴巴很大胆……"

"城里人，爱說空話，架子大。"

"胆小鬼……等这么久还沒有来。"

劳林那把这些話看做是对自己的責备，就笑着反駁說：

"可能有些胆小；我們誰不出錯呢……可是他不是一个城里的油滑青年，这是我劳林那亲眼看見的，决不会受騙。"

雇工們笑了一笑，沒有回答老人的話。胡安站起来走了出去，在监工到来发命令之前把馬匹弄好。

夜色沉寂。一只鸡啼起来，打破了宁静，可是一会儿沉静又籠罩了田野。两只狗迎着胡安跑来。露水很重，很快就透进了他已經磨破的凉鞋。他給馬套上籠头，跳上不备鞍子的馬背，奔向馬厩；那里傳来了不很响的馬蹄蹬地声。这时候，东方呈現的黃綠色挤开了天空的深藍色，繁星逐漸黯淡，吹起一陣清勁的晨風。

他把鞭子举过头揮动着，疾馳着，把跑散的馬群赶向畜栏。有时他跑到側面，去追赶离群的牲口。鞭子发出单調的噼啪声，伴随着他的喊声：

"嗨，嗨，嗨啊！……"

馬群发出隆隆的响声，互相踢着，咬着，在狗吠声中奔跑起来。胡安勒住自己的馬小跑着，劳林那老头关于疥疮檢查員的話还在他头脑里盘旋。这个敢于用强力摧毁这里对赫苏斯·薩巴列达的行为和习慣絕对服从的傳統的陌生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他感到很苦悶。雇工們剛才在一起时的嘲笑，加深了他的这种苦悶。虽然如此，他依然抱着希望，檢查員总有一天会来的。这种希望，其实就是对薩巴列达的一种隐藏着的反抗的情緒。事实上，他們这些雇工不可能把他們的反抗，他們

的仇恨，和他們对这里統治者的不公平的抗議表示出来，否則就会被解雇。在这里，职务和責任規定得非常明确，沒有任何混乱；哪个雇工触犯了它，无論是赫苏斯·薩巴列达，无論是监工，也不大声斥駡。相反的，檢查員一来，这种情况就会改变。他負有一定的任务，显然，主人会和他对抗。看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胡安·孟台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想見到这个也許会打掉赫苏斯·薩巴列达的傲气的人。

馬匹成群地冲入畜栏，蹄子踢起了露湿的地上的泥土，发出一种爽鼻的气味，和早晨植物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在暗淡的光綫下，現出滿是阴影的动搖着的物体的輪廓。只有在极乐树下，黑夜还占着最后的陣地，但是在白日出現的嘈杂声中，在公鸡响亮的啼声中，也在逐漸退却。

牛栏里，管家务工作的列米修和貝尼泰正在挤奶。胡安牵着馬經过畜栏，沒有听到他們彼此在談些什么。除了厨娘本人外，她的女儿貝尼泰是庄园唯一的女人。她在这里长大，长成了一个粗野的女孩子，从小就做一切家务劳动。要她扫地或收拾床鋪，她就扫就收拾；要她洗衣服或熨衣服，她就洗就熨；要她挤奶或送飯，她就挤就送。她已經十五岁，还沒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她的腰身还剛开始发育，胸脯才有点突起。她的臉黝黑、寬大而鮮潤，嘴唇丰滿，鼻子不大而微扁，鼻孔有些向上翹，一双黑眼睛，眼眶微斜。

胡安不再考虑檢查員和主人，思想都貫注到这个姑娘的身上。他靜听着她和列米修在談些什么。他把馬放回馬廐，又走进畜栏，牵出了自己的馬。他看到列米修提着奶桶到厨房去了，就走到隔开两个畜栏的铁絲网旁边。

“您早，貝尼泰。”他問候說。

姑娘抬起头来，她的皓齿在晃动的晨光里閃耀。

“您早，胡安。”

木棚后面傳来监工的声音。主人家的內厨房的烟囱冒出滚滚濃烟，沉重地升到灰色的天空中。雇工們都到畜栏里去牵自己的馬。胡安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說什么好。貝尼泰高兴地問他：

“怎么啦，胡安？为什么这样瞧着？想喝杯牛奶嗎？”

“不，謝謝。难道不許瞧嗎？”

“瞧什么呀？”

“瞧您。”

貝尼泰做了个鬼臉。

“从来沒有瞧过我嗎？”

“瞧过……可是还想瞧。”

雇工們走进畜栏，馬群激动不安起来，而談話也不得不到此結束。胡安对女性并不胆怯，可是貝尼泰是圣塔—露莎的唯一的姑娘，其他的男人，孤单单地住在这里，不可能和在距离圣塔—露莎四里格的丹波果斯的可爱姑娘們来往，也不能不喜欢她，因此就使雇工們彼此互相监視，每个人都偷偷怀着希望，同时又克制着它。每人都想得到她的垂青，但又希望别人不发現对她的这种感情。

厨娘用火鉤把挂在厨房門口铁絲上的铁板連連敲了几下，这个通知开早飯的响声在清新的晨空里蕩漾。列米修用木盘端出八杯加牛奶的咖啡，每人半块粗面包。咖啡很淡，稍有甜味，因为加了牛奶而有些发白；面包硬得象石头一样。

过了十分钟，监工吩咐說，四个人出去牧放一群小牛，三个人把房屋附近牧場上的牲畜赶到畜栏里，騰出地方，以便烙印。

給牲畜烙印，在圣塔一露莎早已失去了节日的气氛。不再象从前那样邀請邻居；也沒有了餡餅，沒有了煎餅，也不再烤整只的肥牛，也沒有甘蔗酒，也沒有舞会，什么都沒有了。对于終身劳碌的雇工說来，这是最艰苦的劳累的日子。另一方面，原来是很繁重的烙印工作，也已經簡单到了极点，失去了昔日的風味。把牛从牧場上赶进畜栏，再从畜栏赶进一个漏斗形的通向冲洗池的狹窄通道。一头头的牛魚貫地在雇工們的喊声和鞭子抽打下走到漏斗形的通道里，通道后面立即擋上一根木柱，使它們不能回头。牛群不断地被驅赶着，无力地抵抗着，直赶到狹窄的通道尽头。在那里，开着一个假門，引誘牛的想逃出去的本能；牛看見了，向門外冲去，就被一个大木枷套住脖子，一根棍子夹住了腿，使它不能有活动的可能。几只残忍的手扯住了它的尾巴，另几只手在它鼻孔里穿上铁环，火紅的烙印立即使空气中充滿了燒焦的毛和皮肉的气味。牛发出絕望的嘶哑的哞声，一把鋸子又来鋸掉了无用的犄角。被燙伤的失去了武器的牛，流了許多血，濺滿了人臉和衣服。最后，这些痲木的、搖晃的、彻底被战敗的、沒有机会挣扎的牛，走到外面，脖子上又套上了套索，被拉倒在地下，在閹牛人手里受到最后的也是最坏的折磨——閹割。

赶牲口开始的时候，人們的叫喊声使得清晨啼鳴的鳥儿都沉默了。太阳升起来了，把大树梢头和閃耀着晨露的树丛染成了金黃色。阳光照在铁皮屋頂的木棚上，照在潮湿的铁絲网上，照到庄园住宅的房間里——这座住宅，古老、坚固、低矮，窗上装着铁栅栏——使大地上充滿了阳光。一种不可抗拒的活力，瀰漫在大气中，感染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人、牲口和工作，好象合成了一个輕捷、灵巧、明亮的整体。

胡安感到需要把自己的活力发抒一下。貝尼泰的談話和目

光还在他的头脑里打旋。他的整个身心都要求活动；他騎着馬把牲口赶成一群，在云雾似的尘土中显得神采奕奕。

“嘤嗨，嘤嗨，嘤嗨！”

“快走，畜生！”

“吁，你这带犄角的！要套索套你嗎？”

牲畜的背上；响着鞭子的噼啪声；它們冲撞着人和馬的包圍圈，但是最后，在馬的推挤和人的喊声中，終于被赶进了通道的門口。

“关門！”监工喊道。

三个人，其中也有胡安，急忙冲进通道，其他的人也爬上通道的板墙，从外面帮助他們。工作非常危險，他們可能被踐踏，被踢着，被撞着，被牛群压在木板墙上。

喊声愈来愈大。有一条牛在惊慌中钻到通道口，低下头嗅了嗅，噴了噴鼻子，拥挤着退到后面去了。一个雇工一下子猛然跳上板墙，才避开了牛蹄的踐踏。胡安退后几步，对着一头向他冲来的大牛，劈头抽了好几鞭。

“别忙，别忙……”劳林那看見这个年輕雇工白白在浪費力气，不滿意地說。“等到太阳升起来，你就沒力气啦。”

“怎么会，堂劳林那？”胡安走到他身旁問道。

正在准备着套索的劳林那沒有看他，狡猾地嘟噥說：

“别的事情你倒是拿手，啊？”

胡安对这句暗示他和貝尼泰談話的話，只是笑了一笑。

当一部分牛套着木枷在穿鼻子时，其他的人为了不浪費时間，就擲套索，练练手劲。

两个雇工套了个空。监工解开套索，准确地擲了一下，但是未能套上，套索在空中就閉上了。劳林那也試了一下。套索張

开又卷了攏来，牛就呆立着不动了。

“这个还学不会，那就是生来牧猪的了。”

这是赫苏斯·薩巴列达的第一个意見。

如果这个意見是别的人——包括监工在內——提出来的話，雇工們准会大笑一場的，但是这話出于主人之口，虽然很是时候，而且很是幽默，批評得很含蓄，但几乎沒有引起一点抑制住的微笑。他們不能允許任何人以別人的本領来作为教訓。

薩巴列达面不改色。他是个坚强的人，从不和雇工直接发生关系。他想到这句話可以不說，但已来不及收回了。他身材很高，瘦削，长得匀称，看来不象五十五岁的人。他一向梳洗得仔細，穿着得干凈；他嗜酒成性，每天喝一瓶威士忌；这无疑損害了他的內臟，可是在他臉上却什么也看不出来；那閃閃发光的眼睛也并不显出他有这恶劣的嗜好。

他从不干預牧場上的工作。他只是指示，他只是监督。他忙于經营，往来于周圍二十里格的拍卖場和市場上。他最喜欢购买的，就是土地。拿托將軍沒有实現的理想，过了七十年又在赫苏斯·薩巴列达这个普通人的心灵里复活了；不过前者使用的是軍刀，而后者使用的是支票簿。一个是狂暴的紅党，在冲鋒陷陣之中冒險；另一个却把自己的經济利益放在党派的标志之上，一向同政府官員关系很好，不論他們是白党也好，紅党也好。

他的經营范圍并不限于畜牧，还有其他行业。他同他兄弟一起在蒙得維的亚拥有一家国內最大的羊毛仓庫。薩巴列达信任的人不多，甚至連他的兄弟和他的监工也都偸他。但是，无論这些人怎么貪婪，无論他的兄弟怎么貪心、狡猾，也沒有使他的百万財富受到任何損失。

他在畜栏边沒有站多久；他来看了看牲畜，看了看工作，叫

监工停止擲套索，免得伤牛，然后就走开了。

“他的‘情妇’把他叫走了。”有一个雇工开玩笑說。

“他要着呢，急于去亲几个吻。”另一个人得意地微笑着。

他的“情妇”就是威士忌酒。胡安也和其他的人一起笑着。薩巴列达对雇工們擲套索不熟练的暗示，使他很气憤。可惜落空的人中沒有他胡安！不然，他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給他主人一个应有的回答。

然而，他又想起了貝尼泰，想起她不願意从圣塔一露莎被赶走的事。

“小心，牛来了！”

这声叫喊使他停止了沉思。一头瘦小的长毛的小牛，挣脫了套索，凶狠地冲来。他剛好来得及躲到一旁，可是摔倒在地，把飲水的缸都撞翻了，水濺滿了他一臉。伙伴們都高声大笑起来。

不知是誰抛出了套索，套住了牛脖子。胡安又恼又羞，臉都紅了；他跳起来，向那畜生跑去，抓住了它的脑袋。它疯狂地踢着，企图挣脫。胡安咬紧牙关，找机会站稳了脚，擰住牛脖子，在盲目的憤怒中反复地喊着：

“你这坏东西！啊，你这坏东西！”

斗爭虽然很短促，但是很激烈。胡安被牛从这一边摔到另一边，最后終于稳住身子，以机灵的动作把牛脖子压得弯了下去。牛脖子碰到地，就不能再搖动了。

“我很喜欢这小伙子。”一个雇工这样說，“干得漂亮！”

工作继續进行着，沒有发生新的事件。每头牛都需要他們花費很大的精力。太阳使飽含尘土的空气越来越悶热，工作也越来越繁重。汗珠从炙热的臉上滚下来，在肌肉鼓脹的手臂上

发着閃光，血管都鼓了起来，好象就要破裂似的。如果有一头牛在通道里倒下，或者蹄子卡在板墙里，他們必須立刻把它抬起来；这时候，他們就得用尽一切力气，比原来大好几倍的力气，超人的力气。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因为在圣塔--露莎的牧場上放牧着的牲畜何止千万头。

第 三 章

“我一点勁都沒有啦！”劳林那弓着身子，坐下来抱怨着說。

应当承认，他虽然腰疼得很厉害，却沒有倒下来。因为所有的雇工，在結束了烙印的工作后，都几乎把力气用尽了；有一些人已經疲憊不堪，而且受了伤。一連六天，从清早到夜晚，他們在畜栏尘土飞揚的悶热空气中不停歇地工作着，只有在很短的午休时間里，可以急忙地喝一壶馬黛茶，貪婪地吞几块羊肉，在帆布床上挺直身子躺半小时，但往往也因为疲劳过度而不能入睡。

“沒有勁就成了死人啦，堂劳林那。”一个叫路西奥·莫拉列斯的印第安人，以严肃的声調回答說；他身材結实，大約四十岁左右，沒有髯鬚，顴骨突出，动作沉着。

莫拉列斯背靠門框站着，在暮色中还能看到他脚上的白色包布。几天前，一头小牛的蹄子踩伤了他的脚掌，因为要在下工以后才允許包扎，他就用泥土和畜粪塗在伤口上，就这样工作了一整天，現在伤口已經潰烂，使他只能瘸着行走；亏得他是个印第安人，才受得住这种痛苦。

黑夜慢慢地降临，出現了新的色彩、香味和声音。風吹动着

极乐树的树叶,嗦嗦作响,風車的輪子不慌不忙地轉动着,活塞每动一次,就发出纖細的嘶哑的声音,好象教堂的钟声一样。蟈蟈的鳴声似乎是从地里发出来的;螢火虫閃着点点綠光,在昏暗中飞动。在田野的无限寂静中,有时傳来远处微弱的顫抖的羊鳴。

上周內被赶到畜栏里来的牲畜,挤满了圣塔一露莎,日日夜夜不断地哞哞叫着。人們在这种忧伤怨艾的单調的叫声中起床、睡觉。但是現在又寂靜下来了,而且更为深沉,以它神秘的气氛籠罩着黃昏时的整个庄园。

雇工們默默地坐着,两壶新沏的馬黛茶在他們手里来回傳递。在一块用铁錘打平的铁片上燒着一堆火,湿木柴噼啪地直响,发出哀訴似的声音。

一个雇工的声音,在厨房里响了起来,和周圍的柔和的寂靜十分协調:

“今天看到了你的公馬,莫拉列斯,它已經变成一匹好馬啦……”

“是的,这里牧場上有好草……假使这个冬季不那么赶着它跑,还会更好的。”

去年冬天,对于莫拉列斯和他的馬說来,确实是很不幸的。跟劳林那的妻子一样,莫拉列斯的妻子也住在丹波果斯,不过她不是洗衣妇,而是在别人家里当女仆。她每年如期生下一个小印第安人。她在和莫拉列斯认識以前生的大孩子,已經找到工作,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留在家中照顾弟妹;这是六个很髒的小孩,流着鼻涕,因为饥餓、寒冷、肚子或耳朵有病而整天啼哭。八月底时,他們家里鬧了白喉。先是病倒一个,后来又是一个;六个孩子中只有两个沒有染上。莫拉列斯一点也不表示出来,好象他一生都是这样似的,天剛黃昏,就备上馬,疾馳四里格路程,

回到他孩子病着的家。次日清晨，他又坐在圣塔一露莎的厨房里喝馬黛茶了。誰也不知道莫拉列斯一夜未睡，只是休息了一两小时。他毫不停歇地工作一天，晚上还回家。

有一天早晨，他沒有回来。劳林那走到外面，看着霜降的白色的原野，摇着头。一整天功夫，莫拉列斯一点音信也沒有。第二天早晨他已坐在厨房里，臉上还是那个表情。

由于拖延了日子，而且治疗不当，一个孩子死了。那时候，莫拉列斯連着夜夜在崎嶇的山路上急馳，跑了近百里格的路；在这一带山峰上，寒風能使最有勇气的人都折回来。十天以来，他都过着双重的生活：白天在圣塔一露莎照常干活，夜間在寒冷的路上和病魔、痛苦和死亡的幻影掙扎。他的馬疲憊得毫无力气，甚至在路上还摔倒过一次。莫拉列斯請求薩巴列达借匹馬给他，薩巴列达若无其事地說：莫拉列斯这人簡直疯了，牧場上的馬是为牧場而备的，不是为奔走路途用的。莫拉列斯拒絕使用伙伴們的馬，直到最后他的馬瘸了腿，不能再騎。以后，他就这样继續了許多天，在風雨交加的黑夜中，只披着篷乔奔向自己的茅屋，他的不幸的孩子正在喘息和譫語中掙扎。

莫拉列斯經历着痛苦的煎熬，他的行动中却看不出有痛苦的痕迹。他向来不談論自己的孩子，只是在每月月底才去看他們，把自己的工資給他們送去，只留下一点喝酒吸烟的錢。但是从那时候起，他的心中就暗暗对主人有了仇恨。薩巴列达对待他并不粗暴，也不凶狠，甚至还对他遭受到的不幸表示同情，并且允許他在意外需要时預支一些錢。他也許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但是他的一切感情都严格地服从于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从来不和所謂合理管理发生冲突。因此，他拒絕借給莫拉列斯一匹馬。莫拉列斯对生活却有着不同的观念，他不会忘記主人的

态度。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离开庄园，可是他一想到还有預支的錢欠着，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且这笔錢不偿还，他是不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更奇怪的是，一种对給予他的帮助的感激，和憤怒的反抗薩巴列达的情感，相混在一起了。預支工資，允許每天从庄园回家，过去在圣塔——露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可怜的莫拉列斯一点也不知道薩巴列达所以这么慷慨，只不过是想用債务把他拴住，把他这样好的雇工羈留在庄园里而已。

莫拉列斯从馬所引起的沉思中恢复过来，問道：

“最近一次去巡查塞罗的牧場的是誰？又是监工嗎？”

“又是他。他很仔細，不是嗎？”一个雇工說。

“从拉一科斯塔山上，我看見那里有一头死牛，已經三四天了……皮都沒有了……”

“这家伙好象只看得見伊西多罗的茅屋……”

“我看，他巡查的不是牧場。”

“他巡查什么呢？”胡安狡猾地插嘴說。

列米修，一个矮个子，好动，紅头发，有点发藍的眼睛和挺大的嘴；他补全了这句諷刺的話：

“巡查树丛！就在树丛里有个野女人！”

雇工們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他們只提到监工和伊西多罗的妻子的关系，就不再往下談了。沒有一句粗話来再加以解說，也沒有一个淫秽的手势来再予以强調。相反的，有人把話題轉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我看，这个伊西多罗是个懶鬼吧？”

“你說的是，他連对妻子也是个懶鬼嗎？”胡安又显出狡猾的样子問道。

又响起了一陣笑声。

“多少总干一点儿。”最后劳林那插嘴說；他对懶汉不能容忍，也不理解这个秘密是什么。

“看来是这样。眞是奇怪，那个人去的时候他老不在家，甚至也不在附近。”

“他还受过教育，誰相信？”

雇工們又大笑起来；其中有一个沉思地搖着头，好象在对自己說話般地說道：

“眞太好啦，啊！太好啦！”

这是阿巴里修·卡里阿，他在圣塔一露莎工作还不到一年。这人很沉静、謙虛，說話声音宏亮。他小步走路，象个女人；但是他干活很好，从来不与别人鬧糾紛。关于他自己，他什么也不說，只是听别人的，对一切都用同样的感慨声調說：“眞太好啦，啊！太好啦！”甚至說到可怕的罪行时，也这样，不过搖头搖得更庄重。这常常激起雇工們的一陣笑声。可是对他說来，好象一切都是新鮮的，都是从未見过听过的，总說着那么一句話。

莫拉列斯沉默着，思考着生活的这种諷刺。主人这样严厉，这样吹毛求疵，怎么能一声不响地让监工和伊西多罗欺騙和偸窃呢。劳林那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出来：

“死牛的事对堂加米罗說了嗎？”

“說了。”

“怎么样？”

“沒什么，不知他对自己咕噥了些什么，就吩咐把肉烤来吃掉。”

“好监工啊！”劳林那开玩笑地說，“当我眞发了橫財有这样一个庄园时，我也要請他来管理。”

水壶里的水开了，不知不觉地出現了一陣沉默。雇工們凝

視着炉中慢慢地熄灭的火，紅煤漸漸地被一层灰烬掩盖了。

胡安站起来，走了出去。蒼白的月亮在遙远的地方升起，把胆怯的光洒在田野上。他隐在树蔭下，繞过木棚，走进果木园，在胡桃树間走着，一直走到可以看見房屋一个窗子的地方。

这天早晨，他在一片从前开垦过、現在已經无人过問的土地的草丛中，发現了一个母鸡窝。但是他沒有把这发現告訴做家务事的雇工列米修，却等着机会告訴了貝尼泰。

“紅头发看見了嗎？”姑娘問道。

列米修的这个綽号是因为头发而得来的，到了貝尼泰的嘴里，甚至都很动听。

“难道我沒有对你說过……”胡安委屈地回答說。

貝尼泰笑了。

“好，多謝您，胡安。我老早就想做蛋糕了。”

“我不知道紅头发喜欢蛋糕。”

貝尼泰大笑起来。

“紅头发？誰对您說我想請他呀？”她看見胡安沉默着，就接着說，“好吧，走，告訴我窝在哪儿。”

他們跑进一个茂密的毒蔘树丛。胡安在前面走，細心地撥开撞在他們头上的透明的綠叶。好几次，他在折下树枝的时候，感到了自己的手触着貝尼泰的手的感觉。到了鸡窝那里，姑娘就跪了下来。

“多么好啊！一共有多少？十个嗎？我要做多么好吃的蛋糕啊！您喜欢蛋糕嗎，胡安？”

“还有誰不喜欢好东西吃的。”他用眼睛盯着她回答說。

“好吧，也許我会請您……因为鸡窝是您找到的。嗯，帮我把蛋放到这里来。”

她抓起圍裙角，蹲着卷成一个袋子那样。胡安也蹲了下来。他們被一层毒蔘树丛的蔭影遮掩着。胡安笨拙地把鸡蛋放进圍裙里，每次都碰到了貝尼泰的膝盖。她好象沒有注意。他們往回走时，貝尼泰突然停住了說：

"我眞胡塗啊！我不能請你們。你們人很多，不够吃；我要給您一个人，不让大家知道……"

"我已經怀疑我用不着这么急急忙忙了呢！"胡安抱怨地說。

貝尼泰又笑了，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我看您是恼了……好吧，我会給您留一块的。"

"什么时候給我呢？"

他們走到了树丛外面，胡安情不自禁地抓住了貝尼泰的胳膊，她輕輕地脫开了。

"好吧，不能再早，今天晚飯前，您到儲藏室窗戶那里……可别以为有什么别的，啊！"因此，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胡安現在在离儲藏室二十米的胡桃树下藏着；他假如不是相信，至少也是幻想，今晚上他可能得到比一块蛋糕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貝尼泰在这时候是家里的主人。薩巴列达的家庭，除了大儿子，只有三个神經质的女人——妻子和两个女儿。她們不过偶而到庄园来住几天；来的时候，总坐着游覽火車，带来一群蒙得維的亚的朋友，还跟着好几个仆人侍候他們。大儿子在一家大公司里做律师，鈷进了政界，很少到圣塔一露莎来。薩巴列达自己几乎每天下午都坐汽車去丹波累斯，到深夜才回来；如果是坐了下午的火車到塔夸倫博去，那就第二天早上才回来。他是一个討厌家庭、城市的人，宁願在庄园里过孤独的生活，出門不过是为了滿足賭博的欲望而已。

为了更方便地把蛋糕給胡安，貝尼泰找了一个窗戶，比她指

定的那个离厨房較远，母亲、监工都不可能看到。她把一条胳膊从窗栅里伸出来，向他藏身的地方摆手。胡安的側影几乎和胡桃树干合而为一了。但是他的視綫沒有离开約定的窗子，因此沒有看見她。她不得不低声叫喊。

"您沒有看到我，我会这样等一整夜的。"她責备他說。

"您沒有对我說是这个窗子……"

"好吧，沒什么。要蛋糕嗎？不要以为我眞有您想的那么多。"

胡安紧靠着窗栅，臉上触到发凉的铁条，感到很高兴。

"是您亲手做的。"他大胆地回答說，"一定好吃极了。"

"里面有蜂蜜，您信嗎？"

"您才是蜂蜜。"

"那么您就别碰我；把手縮回去，舔舔它。"

"别生气。为什么离这么远？还有窗栅呢。"胡安抓住她的手，向自己这边拉着，低声說。

"您再这样，我就不給您蛋糕。"

但是她不能抗拒男人的意志。心在她的胸中跳动得更加厉害，血在血管里迅速流动。她让他拉住手，惊慌失措地嘀咕着說，如果沒有窗栅，她是决不允許他这样做的。她把头和肩膀紧貼着铁栅，同胡安的身体的接触，使她激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暈眩。她感到他以更大的力量在拉着她，她完全听从了他的意志，甚至自己帮助了这种不可抗拒的激动；她双膝跪在窗台上，把原来相离的身体，投入了铁栅和男人的顫抖的手臂的怀抱。

这是热烈的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的拥抱。隔开他們的铁栅越要把他們分开，他們彼此就越靠得紧。他們要用自己血液的热力把铁熔化。在这样勇敢的热切的感情中，隔着铁栅拥抱，似乎

可笑，然而这却是他們生活中的全部柔情。这种柔情，也可以說是严酷的、残忍的；然而在这时刻，他們是在要求偿还他們一切被剝夺的东西，一切从出生下来，从幼年，从青年，从老年，从一切时代，恭順地卑賤地为旁人干活而被剝夺的东西，一切从未得到过的使人幸福的东西。

不，这不只是人的本能把他們在这时候結合在一起；这是在圣塔一露莎长时期孤独的日子，日积月累的疲劳，长时期继續不断的干活，看不到一天自由欢乐的日子，看不到一个尽情欢唱的节日，看不到充滿爱情友誼的光芒、忘記一切重担和辛劳的自由生活的結果；也是对身体，对心灵，对精神的重压，使它們屈服的結果；但是，在他們身上，青春的活力还保持着蓬勃的生气。

吃晚飯的铁板声，突然打破了寂靜。他們的手臂分开了。

"走开吧，人家会看見的。"貝尼泰还不敢称胡安为"你"，这样低声地对他說，"要提防堂加米罗……"

"为什么？"胡安怀疑地問。

貝尼泰明白在这时候不应談这个，但是已經来不及了。

"我不說了……他是个专横的人……"

"让他去欺压别的妇女好了，我們的事他管不着。"

"不是的……"貝尼泰企图緩和一下，"他……"

胡安粗暴地打断她說：

"他可以这样对待你母亲，但不能压制你；你不是他的女儿。"

"胡安，請你看在上帝面上，我要去了。"

貝尼泰由于称他为"你"而全身发抖着，又呻吟地說："給你蛋糕……"她把点心放在他手里，立刻离开了窗戶。

胡安走到路上，他的血液和心灵都在燃燒。貝尼泰的警告

一点沒有使他謹慎，相反的，他的胸中沸騰着强烈的憤怒，使他对监工的反感变成了仇恨。他看到，这个人的存在，威胁着他唯一的幸福，而他还对这种打击一点沒有准备。假使在这时候，有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和监工相遇，說不定他是会很难控制自己的怒火的。

他先把蛋糕在枕下藏好，然后走进厨房；他的臉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雇工們默默地看着他回来。他毫无胃口地开始喝厨娘煮的白湯，不知不觉地就喝了个空。沒有人和他說話。他們喝了杯牛乳，晚飯就完了，都回去睡觉。

天很热。晚上很悶。东南方的大片黑云开始遮滿天空，擋住了月亮的光。

"不怕弄湿嗎？"劳林那看到胡安把自己的床拖到外面，就問道。

"不，堂劳林那，天气太悶，睡在屋里热得不好受。"

胡安躺在一株极乐树下。一只狗跑来躺在他的床脚，亲热地搖动尾巴。他赶走了它：

"滚，你这长蚤子的！"

他睡不着，也不想睡。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开始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将来会失去貝尼泰。必須忍耐，慢慢地說服貝尼泰：如果发生什么事，她应該同他一起离开圣塔一露莎。

第　四　章

从早上起，一直在下雨。

到中午，雨停了。天空仍旧布滿灰云，阴沉沉的，籠罩着大

地。水洼中的水，沟里漫出来的水，从远处看来，象錫片似的閃閃发光。雨水形成的小溪潺潺作响地流着。忽然草原上的鳥低娄低娄地叫了起来。母鸡象彩色斑点一样，紛紛出現在房屋周圍。公鸡用嘶哑的嗓子高声啼叫。水洼底下傳来了青蛙欢乐的歌声。

在寬敞的飯厅里，貝尼泰打开了朝着园子的窗戶，正在为堂加米罗收拾桌子开飯。薩巴列达不在家，有事到蒙得維的亚去了。貝尼泰一听見监工进屋前在門坎踏步上擦皮鞋的声音，就停止了低声的哼唱。他們誰也沒有說一句話。监工慢慢走进飯厅，在桌旁坐下，椅子被他沉重的身体压得吱吱作响。

主人在家时，經常同他一起吃飯。主人不在时，夏天他也享用飯厅，那里凉快些，到了冬天，他却喜欢厨房了。按他的地位来說，他实际上要比监工高一些，但比起管理員来却低得多。他是一个五十左右的人，很胖，有个大禿头。他和平常一样，半垂着几乎被两道濃眉遮住的眼睛，看了姑娘一陣。他的眼光里有些狡猾和无耻的神情。但是，与其說他狡猾而无耻，倒不如說他貪心而吝嗇。假如人們由于种种原因不喜欢他，那首先就是由于他的貪得无厌。他的貪心竟使他与牧人伊西多罗·伏列依塔斯同謀，偸盜薩巴列达的財产，不过他很机灵謹愼，从来沒有与收购盜窃来的牲口的人直接打过交道。他沒有家，妻子在生头胎孩子时和孩子一起死去了，这个鰥夫从此也就沒有再結婚。对于女人，他是不挑剔的，就是比他年紀大好几岁的貝尼泰的母亲，也使他滿意。但是后来这个可怜的厨娘經常有病，于是他就轉到一个年輕力壮的、更能吸引他的、使他衰退的情欲更加熾烈起来的女人——伏列依塔斯的妻子的身上去了。

这样一个轉变的結果，首先就是他允許伊西多罗·伏列依

塔斯和他兄弟相称；其次，貝尼泰开始注意到，她母亲的姘夫愈来愈关心她了，但这种关心却不是父亲般的关心。

貝尼泰把湯送来就走了。她惟恐监工要对她說些什么，就尽量使自己离他远些，使他得不到这样的机会。然而，在平时，也有这种她怎么也不能避开的情况；那时候她变得容易激动，什么也做不好，失去了她原来稍稍有些随便的态度。她是习惯于以这种态度对待男人們的，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年龄，另一方面是由于她对被监禁在圣塔—露莎的雇工們的同情心。

堂加米罗吹了一下湯匙，唏里嘩拉地喝了起来。貝尼泰給他送来一盘小块燜羊肉，然后是燒烤，也是羊肉做的，最后是一大碗加了牛奶的大米粥。监工一面喝酒，一面很快地把这些东西一扫而光。他眯着眼，目不轉睛地望着这个姑娘的一举一动，而这个姑娘总是带着忧虑不安的样子，閉着嘴唇，給他上菜，一眼也不看他，上完就赶紧走掉，穿过长方形的小院子，走到自己的房間里，把門鎖上。

监工对她的这种举动，好象漠不关心。他把瓶中剩下的酒都倒进玻璃杯里，舒服地一面打着盹，一面慢慢地把它喝完。他在和主人一起吃飯时，还很知趣；主人不在，他就喝完一整瓶。这倒不是由于他对酒的嗜好，而是由于他这种吝啬鬼的貪心，使他尽量地利用一切机会，无偿地得到主人的恩惠。

他的思想并沒有离开貝尼泰。許多不同的情况凑在一起，使监工很有兴趣地观察着她。一两年前，貝尼泰还是一个小姑娘，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因此堂加米罗也就沒有决定冒險与她的母亲断絕关系。現在不同了，厨娘已經年老力衰，还受着頑固的关节炎的折磨；这个男人答应过将来和她正式結婚，让他的財产死后不致归公，这个希望也已經破灭。因而她也不再渴望着嫁給

他，但是她认为自己所不能达到的，她的女儿以她的青春美貌，一定能够达到。这种变化，当然逃不脱监工的注意。但是，他猜测主人可能会想把这个姑娘收作情妇，所以他总是那么謹慎，生怕和薩巴列达发生冲突而动搖他在庄园的地位。但他的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薩巴列达不知是因为害怕家庭糾紛，还是因为无能，或者干脆是不喜欢貝尼泰，始終还是听其自由。因此，监工就不用害怕冒犯主人，照样与牧人的妻子来往，与过去的姘妇同居，另一方面，又被对貝尼泰和胡安之間的某些关系的怀疑所刺激，使他开始下决心占有她，不让任何人得到。

这些煩恼的事，他并沒有反复地去寻思，只是独自一个人醺醺然地坐在桌旁。还有更重要的需要断然决定的事，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必須和牧人伏列依塔斯的妻子断絕关系。伏列依塔斯总是厚顏无耻地利用这种处境，不仅当着别人的面称兄道弟，而且不只一次和他单独在一起时，称他为同道。这种无耻的行为，由下面这种事也可以說明：近来牧人常背着他去偷牲口，不和他分賬，看样子是想試探明白究竟监工对他的这种行为打算容忍多久。是的，为了結束丈夫的这种勾当，必須与妻子断絕关系。而且，以他的年龄来說，也实在使他太辛苦了，为了在不适当的时間去与一个迟早要花去他一笔很高代价的女人睡一会儿，他就得騎馬跑一里格半的路。毫无疑問，貝尼泰对他要合适得多。一个漂亮的姑娘，就在家里，薩巴列达也好，厨娘也好，都不会来打扰他。的确，她对他更合适。

堂加米罗知道貝尼泰自己是不会願意作他的情妇的。假如不是許多情况凑在一起促使他认定应当以这个姑娘来代替伏列依塔斯的妻子的話，他是不会冒这个險的。的确，貝尼泰可以解决他所要尽早解决的一切問題。

喝完酒，他从飯厅出来，到自己房間里去睡觉。喝下的酒和雨后的悶热使他很想睡。睡了一会醒来，他觉得头有些昏昏沉沉，于是就到厨房里去喝馬黛茶。在那里，他听見了寂静中电話鈴的急促响声。他急忙走到电話跟前，在路上碰到了貝尼泰，也在往那里跑。姑娘解釋說：

“我想去接电話，因为您睡了，怕喊醒您，您会发怒。”

“好吧！好吧！”监工寬容地說，“誰去接电話都一样。”

电話总是不好，雨和風把綫弄坏了，听不清楚。监工对着話筒叫喊：

“喂！喂！……圣塔—露莎！是的，是圣塔—露莎！什么？誰呀？啊？喂！誰病得很重？什么？早上通知了什么？……您說找他……好，好，一定告訴他……”

将近傍晚，雇工們才从地里回来，他們誰也不知道是誰病重和找誰。这时候监工才把电話里得到的消息告訴了皮拉尔·达巴列斯。他是一个淺色皮肤的黑人，有着一双朴实羞怯的大眼睛，魁梧得象大力士般的身材。他的臉几乎变了色，問道：

“他們說孩子很不好嗎，堂加米罗？”

“是的，大概不要紧。”

“好吧，既然来了电話，就必須……那么，假如您允許的話……”

“好吧，去吧！这样的事情……”

“謝謝您，堂加米罗。”

皮拉尔把这消息簡单地告訴了伙伴們。这消息并沒有使雇工們激动。他們已經慣于遭受不幸了，他們以无情的沉默来对待它。这只不过是他們之中很多人曾經遭受过的不幸的重演。事情就是这样。有一些人从家里回来时高高兴兴，因为家里的

人都很健康或者都恢复了健康；另一些人从家里回来时脖子里圍了块黑布，那是回去时还赶上了給儿子、母亲、或妻子送終。另一些人連这一点也得不到：死亡搶在他的前面了。

真的，誰的家也沒有象他和胡安那样住得离圣塔—露莎那么远的。皮拉尔要回契卡杜庫拉村，得走十一里格，而且路那么滑，又是夜晚。

胡安自从和貝尼泰开始恋爱以后，从来沒有象这样願意帮助別人过。他对皮拉尔說：

“騎我的棗紅馬去吧，皮拉尔。走这种路，它是匹好馬。您还沒有放开繮绳，它就飞奔起来……它就在畜栏里。”

胡安坚持着，說服了皮拉尔，于是一个穿衣服，另一个就到畜栏里去备馬。皮拉尔騎上馬，胡安走到他跟前說：

“假使在那里看見了我姑母，就代我給她問好。我有时也带几个錢給她，但这一次，朋友，您把这点錢收下吧，就算我借給您的。”

皮拉尔推却了，苦笑着說：

“可是，朋友，您簡直成了我的亲生父亲了：又是錢，又是馬……不要！不要！”

“拿着吧！您的孩子有上帝保佑，一切都会过去的，不过現在这可怜的孩子有病，就拿着吧！您要知道，可能有一天胡安也会要大家帮忙的。”

夜晚以沉重的步伐降临了。埃多山那边，漆黑的天空，仿佛铁石；空气中充滿电光，树叶一动也不动。在小山的石坡上，綿羊挤成了一团，在寻找避身之处。

皮拉尔·达巴列斯出发了。馬是本地种的，很健壮，矮矮的个子，短脖子，一双灵活的眼睛。它放开步子穿过院子和畜栏，

繞过房屋，跑进最近的一个谷地，一会又上了山坡，到了山頂，就向契卡杜庫拉村飞奔而去。

雇工們坐着，沉默了很久。閃电有时象硫黄的火焰一样，划破了天空的黑暗。

“好象要刮大風了。”西拉芬說。

“会刮風，也会下暴雨。”劳林那抱怨着說，“这个夜晚很可怕……”

“他不要到得太迟才好……”

比平常更加沉默的列米修插嘴道：

“否則他早就已經到那里了。”

他說这話时，眼睛并沒有看圍炉坐着的伙伴，只是玩着一根从火中抽出来点烟的树枝。雇工們惊訝地望着他，馬上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

“您怎么說，紅头发？”莫拉列斯和平常一样鎮靜地問道。

列米修同样簡单地解釋說：

“剛才在厨房里貝尼泰告訴我說，今天总共来了一次电話，还是两点半钟来的，你們剛下地……”

“眞是个邪教徒！”胡安嚷着，“打发紅头发通知一下可怜的皮拉尔，又費得了他什么呢！好一个恶棍！”

“他已經在想用主人的心来換自己的心。”莫拉列斯严肃地說。

阿巴里修搖了搖头，正准备說自己經常說的話：“眞太好啦！”但是憤怒得血液都沸騰了的胡安搶先說了：

“圣塔—露莎的监工拍主人馬屁已經拍到快要发疯了。如果堂赫苏斯突然聞聞牛糞，监工准会跑上去把它吃掉。”

劳林那用胳膊推了他一下警告他。不是所有的雇工都那么

可靠，可以說这种話的。劳林那并不害怕有人会站在监工方面，但是这里坐着西拉芬，这个人喝了酒就会变得爱吵架，爱多嘴饒舌，把什么話都說出去。

“假如你不把舌头克制一下的話，孟台斯朋友，”老头后来单独对胡安說，“监工怎么想，就会怎么做：随便找您一点碴儿，然后告訴您，这里不需要您了。我預先警告您，假如您不想失去这个姑娘，您就不要这样。”

劳林那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提起貝尼泰来了。

胡安懂得，老头是想拿这件事来增加他的警告的分量，也就警惕起来，說：

“是的，这个坏蛋已經开始在压迫我了。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不会象餓魚那样上他的鈎的。就让他抛出鈎鈎来吧，他是什么也不会鈎到的……”

劳林那在黑暗中微笑了。

“必須要有耐心和毅力，朋友，人只有学会了做一切事都恰如其时，不早也不晚，才算眞正成了个人。”

“假如这个人被推着向前呢……”

“如果他眞正是被推着向前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坏的是自己急于去做，还以为自己是被推着向前的。”

胡安承认老头有理，但又打算表白自己：

“这些都是对的，堂劳林那。但是监工对待可怜的皮拉尔的态度太使我气憤，以致忘記了西拉芬在那里。”

“下次要記住，这个人就是沒有长嘴，也要給自己开个口，好多嘴饒舌。”

他們沉默了一会；劳林那抽了一口烟，在木炭的火光里可以看出他那滿是皺紋的黑臉上沉思的表情。接着他又說：

"您会說：这个老头是怎么回事，他的处境和我一样困难，却还对我提出了这样的劝告。为什么他自己不照办呢？他已經活到头发发白，从前怎么样，現在还是怎么样，这些劝告又有什么好处呢？"

"不，堂劳林那，我沒有这样想！"胡安赶忙反駁；他由于羞怯，不能表达自己对老头的感激，只是反复地說：

"我沒有这样想！你不要这么說，因为我实在沒有这样想！"

劳林那以保守秘密的神气說：

"知道嗎，朋友？您还太年輕，有些事情您是不能明白的……但願在您身上不要发生我所遭遇到的不幸。您别看不起我，依我自己看来，我这个人从来沒有当过傻瓜。我从小就睜开了眼睛，知道什么是世界，而現在，您看，我老了，精力也不够了，但是我不屈服……我已經到了这个年龄，但是为了弄清楚一件事情，我不得不活着，直到剩下几根光骨头。我已經說过，在母亲怀里吃奶时我就开始看見世界，开始学习；对您說，是学习……但是，問題就在于：我了解了世界，世界却又变了。这一点正是我不明白的！"

老头停了一会，又继續說：

"我当过兵，打过仗；謝天謝地，战爭总算結束了。后来做过赶牲口的人，接着有了铁路；有了铁路，假如象人們所說的对国家有利，那眞是好得很。后来又做过牧人，有了一点小小的本錢，但是又圈起了铁絲网，牲口剛养得老实一些，我又从待慣了的地方被赶走……世界继續随着时間在变化，現在母牛比从前多，綿羊也比从前多，但都比从前貴，穷人很难得到工作，而且住得离亲人那么远，象囚犯一样。"

胡安一言不发地听着，有时点点头表示同意。劳林那結束

道：

“我就这样被抛下了，好象一生从来没有工作过，而是睡了觉……我对您說这些，是要让您看看事物怎样在变化；您今天看到的东西，等您明天再看，它就顚倒过来了；如果您不是一个有經驗的騎者，就会摔下馬来……”

老头的話，使胡安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們沉默了几分钟。最后劳林那站起来，走进厨房，用壶里剩下的水把炭浇灭。他出来的时候，胡安問他：

“皮拉尔現在到哪里了？”

“現在应該到維斯塔—阿列格尔了……”

閃电穿透夜的黑暗，風一陣陣地吹来，在树丛中发出威胁的响声。

“我想一切都会順利的。”胡安怀着希望說。

劳林那搖了搖头，向胡安道了晚安。

胡安想着皮拉尔，逐漸睡着了。他眞是一个性格溫和的、好心腸的、灵魂洁凈得象水一样的穷黑人！所以人們都对他那么好。假如胡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也会帮助他的！貧穷的人善良的人总是好的。但是总不能这样貧穷、这样善良啊！这些狗崽子們总有一天会得到应得的报应的。

現在胡安內心痛恨着监工，甚至比痛恨堂赫苏斯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章

两天后，皮拉尔回来了。午后，他不声不响地来到庄园，路

上喝了甘蔗酒。雇工們沒有把他圍住，也沒有打攪他的孤独，只是一个个地走到他跟前，握着手說：

"請接受我的哀悼……"

他們这么說着，也不問別的話。紅头发悄悄地离开人群，到厨房里去看看，能不能找些东西給他吃。

皮拉尔勉强笑了笑，对胡安說：

"您的棗紅馬走这种路很好；騎着这样馴良的馬具是非常愉快。"

"我还能借坏的給您嗎！"胡安謙虛地回答說，"給我，我去給它洗洗。"

皮拉尔不同意。他尽力地給馬刷洗，把它的背脊和側腹洗得干干淨淨，然后摸了摸它的背，放开它。

雇工們不象平常一样拥挤在厨房里。皮拉尔喝着列米修端来的湯，只有列米修和胡安同他在一起，談着剛发生的这件可怕的事情和路上的情况。这时，給皮拉尔热了飯的貝尼泰走来了，向他表示了自己的同情。皮拉尔在妇女面前未能很好回答，也未能說出自己的痛苦。

"这小天使因为肚子有病死了……"

这句話使烟雾瀰漫的厨房充满了悲伤、痛苦的气氛。貝尼泰衷心地为皮拉尔惋惜。她觉得在这个时候看着胡安是不好的，但是她的眼睛却还是不自觉地望着他。

"您見着他了嗎？"她溫和地問道。

"不，貝尼泰，我到家已經晚了。"黑人懊丧地回答說，为了不让姑娘再說安慰的話，他又补充說，"这是命中注定的，对吧？"

"这是上帝的意旨。"貝尼泰同意說；在走开的时候用溫柔的目光看了胡安一眼。

皮拉尔午睡了一会，就开始工作了。在圣塔一露莎，象在契卡杜庫拉村里一样，日子照旧一天天过去。誰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夺去了不幸的孩子的生命，誰也沒有发現愚昧的巫婆的这个診断是多么可笑：消化不良。事实上，契卡杜庫拉村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却是饥餓！

几天后，因为死了孩子心里还有隐痛的皮拉尔，在和胡安一起到丛林中寻找一头据說是被骨头哽了喉嚨的母牛时，突然对胡安这样說：

“你知道嗎，胡安，我就要走了。”

通常他們彼此称呼“你”，只有一起喝馬黛茶时，或是在其他特殊場合时，还是互相称“您”；这并不意味着他們之間不够亲近，而是他們在一起时相互間的尊重。

“我已經猜到了……找到什么新工作了嗎？”

黑人把軟帽向后推了一下，凝視着长滿干薊草的高聳山丘之間的黑色树丛的弯曲輪廓。

“什么找到不找到……”他回答說，“主要的是要离开这里……然后看看再說。我觉得我們还是去塔夸倫博，有可能，就去蒙得維的亚……尼古拉莎同意了，既然她不反对……你觉得怎样？听說蒙得維的亚有工作，比这里多賺五六倍……”

胡安沉思着。人們不願意留在庄园里，大家都不滿意，生活太坏。有一种渴望，使他們不能安宁。有許多人象皮拉尔一样，想到城市里去；另一些人在各个村子里流浪，靠偶然得到的工作生活；大部分人哪儿也不能久留，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象疯子一样。但是，胡安仍旧认为皮拉尔离开圣塔一露莎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貝尼泰，早就想离开了。

“我觉得，”他承认說，“我去城里不合适。我有一个表兄在

冷藏库工作，干得不坏……他让我找他去，但我觉得不合适，后来他自己失掉了工作。就是这么回事！……現在你要离开这里，我沒有什么可說的……”

他們沿着山丘多石的斜坡上一条羊腸小道沉默地走着，終于在树林边上发現了母牛。

“这里石头太多，我們把它赶进右边的林中草地里去。”胡安解开系在腰里的套索，指着說。

母牛很瘦，只剩下了皮包骨头，它的嘴里流着白沫，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人們走近。一条狗扑上去，扯着它的腿，一面机灵地躲开牛角的頂撞。

“退后，你这条狗！”皮拉尔揮着鞭子喊道。

狗安靜下来不叫了；母牛还是恐惧地站着，狗把它咬伤了。胡安把套索套住了它的头，两个人喊叫着向母牛奔去。母牛感到自己被捉住，就疯狂地哞叫着想逃走。皮拉尔着急了，在胡安把牛拉住的时候，就上去抓住它的尾巴，猛地把它推倒在地，全身压在牛身上，很快地把牛脖子弯到地面用膝头頂住。

胡安把鞭子柄插到母牛的两顎中間。

“好大的一根骨头。”他摸着牛的喉嚨說。

手术很不簡单，骨头刺进了肉里，胡安不得不用鞭子作杠杆，强力在上面压，想挤出骨头来。血染紅了草地，白費了許多力气。

“从另一头試試。”皮拉尔建議說。

胡安額上淌着汗水，他用尽全力，把鞭子插进骨头刺入的那一边，又把皮拉尔的鞭子做杠杆，終于撬出来了。

母牛被放开后，就想頂撞他們。皮拉尔用鞭子打它，把它赶开了。

"去长点儿膘吧，忘恩負义的家伙！"

"它又不是个女人，怎么給它作了好事，它却用角頂起来了。"胡安玩笑地接口說。

他們笑了起来。然后，他們长时期地沉默着向前走，最后皮拉尔打破了沉寂說：

"有时候，老兄，人也会遭到象这头牛一样骨头刺进喉嚨的事情。"

"要知道，把它取出来必然会流血。"胡安阴郁地补充說。

黑人不安地看了看他：

"不，用不着这样。你看我，这家伙这样对待我，也沒有使我泄气。你为什么这样激动呢？"

胡安沒有回答。他正在同自己狂暴的性情进行頑强的斗争。他明白大家有理由，他只是害怕失去貝尼泰，才使他有力量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如果他相信貝尼泰，那就是不相信一切女人，因为貝尼泰总也是一个女人。女人不可輕信这句話，只是一时之前的笑談，不会成为他个人不幸的經驗，但是却反映了他同現实接触而发生的深刻的不安。这种現实問題是超乎他的理解之外的。在其他的庄园里，他不止一次看見已婚的妇女发生別的关系，或者和別的男人乱搞。这种情况，在他周圍不断发生，其他雇工都有份，实际上使他成了一个多疑的人。怎么才知道一个女人对你忠实还是不忠实呢？胡安从現实生活出发，而生活却沒有使他考虑是对还是不对，是可以改变还是不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就是：男人和女人，不管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結合，都注定着要过分离的生活。他脑子里不得不考虑到，在这种条件下，要保持忠实的夫妇关系是多么困难。因为他也是在这种条件下誕生的、长大的。他要一个对他忠实的女人，但他知道这意

味着要求很高，然而却不明白为什么。

“每一个女人都是一个巨大的秘密。”他对皮拉尔說，让馬小跑着。他們經过牧人伏列依塔斯的茅屋附近时，就談論他的妻子来开玩笑。

黑人同意胡安的意見，等待着他进行解說。胡安和皮拉尔說話，毫不感到拘束，因为黑人是个好样的坚强的小伙子，也因为胡安不知为什么相信皮拉尔的妻子尼古拉莎是个忠实的女人。

“这个巨大的秘密，任何人也不能发現。”他解釋說，“去年我在堂巴蒂斯达·阿亚拉那里待过。他和我談宗教信仰，让我給他們服务，而后想叫我加入教会团体，我竟然拒絕了。我說我不信上帝，于是来了一个教士，对我进行說服、規劝；我对他說：‘不，神圣的教父，我只相信純洁的良心。’我坚持着，沒有屈服。我相信世界应該是有一个人創造的，因为这創造的人真太勇敢了……但是我不相信神父！……于是教士又开始对我进行忠告、規劝，让我停止放蕩的生活，說这是罪恶，劝我結婚等等……这时我就請他帮助：‘神父，我跟誰結婚呢？告訴我，为什么您不結婚呢，神父，因为天主教的长袍不允許您嗎？但是您如果是个雇工，誰都会对您說：結婚吧！可是妻子三天就背棄了您，您能說什么呢？如果寂寞，那就去干活，反正另外有人会成为您的后继者！难道您沒有看到女人身上有个秘密，事先怎么也不会知道您配上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忠实的还是淫蕩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話，就脫下长袍，自己去試試吧。’”

“你就这样对他說的嗎？”

“为什么不？我怎么想就怎么說！”

“他对你怎么說呢？”

“他說还需要对我多帮助，因为沒有信仰，会毁掉我的。”

他們两人哈哈大笑，笑声打破了傍晚的寂靜。胡安在心底里认为皮拉尔不会同意他的話，他总是把尼古拉莎，把貝尼泰都看作例外。

但是黑人沉默着。他在想尼古拉莎，他的儿子已經死了，他們这个月里又沒有見面；这种困难的生活不能再忍受，唯一的出路是永远抛棄雇工的工作。

这些年来，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什么都可以，只是别过这种生活。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在这么多的日子里，皮拉尔只能和妻子儿子在一起生活十二天。这算什么父亲呢？这算什么妻子呢？家庭只是一个炉灶嗎？尼古拉莎眞有一个丈夫嗎？沒有。她只有一个客人，一年訪問十二次，每月一个星期日。她忠实嗎？这是什么問題！皮拉尔星期六晚上走十一里格路，在星期日一早才到渴望着的妻子的身边，到了晚上又返回工作地，把流着热情的血液的尼古拉莎一个人抛下，单独住在契卡杜庫拉，受着邻近庄园的雇工們的包圍；他們象皮拉尔一样，渴望在契卡杜庫拉滿足許多天来克制着的欲望。在这种条件下，誰能保險呢？契卡杜庫拉不是忠实的地方；契卡杜庫拉是貧困的地方。

皮拉尔还是沉默不語。他看不到胡安的恋爱会有什么好結果；这个姑娘——无論她肯不肯让步——生活在主人家里，在监工和拉皮条的母亲的压力下，怎么能經得起誘惑呢？

雨过后，暖和的秋天阳光照耀下的大地，复盖着玫瑰色金黃色的地毯似的柔草。空气非常柔和、洁淨。高空中，两只烏鴉繞着大大的圈子，沉醉在飞翔之中。这时，从它們美好的側影上，一点也看不出它們天性所有的那种凶恶的样子，只有翺翔、青天、生活和一望无际的辽闊的空間。

他們騎着馬沉默地走上一个山丘，看到了远处庄园上房舍的輪廓。

“疯子馬蒂阿斯在那儿走着。”皮拉尔指着說。

“眞是那个俠盗！怎么在光天化日下向住宅里走去了呢！”

事实上，这个行人在辽闊的田野中不过是一个小点，离房屋还很远。馬蒂阿斯是一个疯子，一个对人无害的疯子，总是在各个庄园附近徘徊，問人家有沒有警察。一九三五年发生动乱时①他跑到了树林里，躲开拥护政府的軍队；这支軍队是到反对派地主的庄园里来搜查武器的。从那时候起，馬蒂阿斯就失去了理智，头脑里一直有个幻觉，以为有人老在后面追他，但却怎么也抓不到他。这种思想使他充滿驕傲。除了这种对想象中的迫害者的胜利之外，他并无其他欢乐；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眞正的俠盗。

疯子在牧場上的行为很使薩巴列达討厌，有一次他在情緒很坏的时候对馬蒂阿斯說：

“沒有人在抓你，你也不是俠客；假使你眞是疯了，你就自己去过活，别来打轉。明早你就走，别再来了，否則我就放狗咬你。”

馬蒂阿斯受到侮辱，回答道：

“哎喲！我不知道您已經把自己出卖給政府了！您背叛了朋友，您已經不再是一个加烏乔了！”

他就离开了，継續过自己的强盗生活，藏在森林里或者被遺棄的茅舍里。他是过去光荣的野蛮时代的一个影子，是个英勇

① 指一九三四年烏拉圭紅党总統德拉（Gabriel Terra）解散国民执政会議、实行独裁統治后，白党政客于一九三五年举行的政变；他們企图推翻德拉，但沒有成功。

的加烏乔的幻影；关于他們的功迹，只有象劳林那这样的老人还記得。三年来他沒有到圣塔—露莎来过，他已經忘記和薩巴列达的冲突，有时被饥餓所迫，就到这里来乞求隐蔽之处和一些食物。

騎馬的人走近房屋，那个人的身影就更加明显了。胡安看了看，惊奇地說：

“不，这不是疯子走路的样子。”

“可能，但这又会是誰呢？”

雇工們的眼睛习慣于远距离的观察，他們很快看到通向公路去的大門口有匹备鞍的馬。

“可能是某个牧人来請求放牧畜群。”胡安开玩笑地說。

他們談了几句，继續沉默地走自己的路。日落时分，他們走进畜栏。监工早晨就到伊西多罗家去了，現在还未归来。胡安和皮拉尔卸了鞍，洗了馬，就奔厨房去了。有一个穿灰上衣、馬褲、带馬刺的靴子的陌生人，在和劳林那一起喝馬黛茶；其他的雇工还在院里：有的在洗，有的在結束最后的工作。胡安和皮拉尔根据他們的习慣，用不着介紹，就問了好。

“沒有看見堂加米罗回来嗎？”劳林那問他們，“这是檢查員，他看到大門鎖着，就徒步走来的。我告訴他說，主人現在在塔夸倫博，明天早晨回来。”

胡安带着非常惊訝的神色看了看弗洛倫蒂諾。这就是他們多日期待着的那个終于徒步走来的被夸奖的檢查員。胡安的眼光里流露着譏笑。这一次，劳林那老人錯了，往后他会承认这一点的。

“我們老早就等着您啦。”他用很明显的挖苦的語調向陌生人說。

"是嗎？"弗洛倫蒂諾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他回答說。

胡安感到自己受了委屈。

"监工可能晚上才回来，这很不好……您不怕誰……偷走您的馬嗎？"

問題含有譏諷；弗洛倫蒂諾笑了。

"不，特别在这里，都說这里的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胡安找不到話来反駁。劳林那嘴上显露出狡猾的微笑，不言不語地把馬黛茶递給胡安。印第安人莫拉列斯和西拉芬也来了。西拉芬可能会帮助胡安对檢查員开玩笑，他剛才說的几句話中尽有諷刺的机会。

"他不得不徒步走到这里，"胡安說，"但他是城里人，可能喜欢散步。"

西拉芬奉命到塔夸倫博去办事，現在是喝得半醉回来的。他高兴地接着胡安的話头开玩笑說：

"在阴凉的地方溜溜腿脚倒也不坏，老騎馬会累的。"

弗洛倫蒂諾好奇地看着西拉芬。談話沒有良好的轉机。这两个人想干什么呢？

莫拉列斯插嘴說：

"喝了几杯，西拉芬？好象甘蔗酒在你身上說話。沒有把你請客的酒瓶装滿嗎？"

"装滿了，我說过装滿了带来，就装滿了带来……我不是那种忘記自己諾言的人，决不会把事情拖到明年……"

弗洛倫蒂諾明白这些話的暗示，却装做不明白的样子。

莫拉列斯又插了进来，对西拉芬說：

"如果已經带来，还等什么呢？"

"大家都聚攏来吧。"

这时候又有两个雇工进来。

“这就齐了，只差紅头发啦，少說多做，对吧？”

胡安抓住这句話，急忙用来反駁檢查員。

“我也是这样說的。”

西拉芬狡猾地笑着，掏出了瓶子。酒瓶在大家手里傳开，每人放到唇边喝了一大口；傳到檢查員那里时，胡安警告道：

“小心，这是烈酒！”

“謝謝您的忠告，朋友。”

“不值一謝，我只是說怕把您燒坏。”

“沒关系，燒不坏。”

“那对您更好。”西拉芬又抓住酒瓶說道；他的腔調非常无礼。劳林那想轉变話題：

“这个地方生疥疮的牲畜很多嗎？”

“很多，有些人不会洗或者一点不洗，把罪过推在药剂上。我……”

“誰也逃不掉。因为馬走不进去的地方，就步行进去；我看見他能走路。”胡安沉靜地笑了笑說，“打算用枪打开門鎖的，不就是他嗎？”

檢查員的黑眼睛閃着光芒。他譏諷地笑一笑，击退了进攻：

“人家对我說，这里的主人是个公鸡，但我不知道他还孵出了一群小鸡……”

胡安感到做得不对，但已不能挽回了：

“如果你說的是我，我可以向你証明，我有的是好馬刺。”

“你住口，”莫拉列斯干涉說，“一口酒就使你醉了嗎？”

皮拉尔支持莫拉列斯：

“故意嘲弄为了公事到这里来的人，你不害羞嗎？”

"什么叫公事?"

"你想干什么? 听着,住口! 从什么时候起他有义务向你报告工作呢?"莫拉列斯劝胡安說,"如果舌头发痒,你就另找个地方刮一刮。"他又把头轉向檢查員說,"先生,别放在心上,这些孩子以为腰里挂着把刀子,就成了个堂堂男子汉了。"

"誰对你这么說的?"西拉芬感到自己是爭論的参加者,就无礼地喊了一声。

莫拉列斯气憤已极,无論劳林那,无論弗洛倫蒂諾,都不能制止他。他跳起来,冲着西拉芬的臉說道:

"你住口,廢物!"

西拉芬立即不出声了。他再說一句話就会打起来。弗洛倫蒂諾气得面色发白,安靜地說道:

"沒什么,朋友們,你們說得对;我不是来这里吵架的,但是这些人似乎要和我打架,我不是象他們以为的那种需要找人保护的人。誰要找我,就跟我一起出去。"

他第一个走了出去。西拉芬好象粘住在凳子上一样,胡安却站起来想随着出去。厨房里鬧鬧嚷嚷,乱成一团。皮拉尔和莫拉列斯关上門,而劳林那則劝胡安說:

"怎么啦,朋友!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坏的? 什么蒼蝇把你咬的呢? 无緣无故地攻击一个心平气和的人,一个对你毫无关系的来履行职务的人? 难道不許他活下去嗎?"

胡安沒有法子解說,他尤其不能承认,劳林那說的关于檢查員的話在他身上激起的朦朧的希望現在看来落了空。他怎么也沒有料到莫拉列斯会插身干涉,陌生人会有这种正直勇敢的行为。胡安知道自己錯了。他在憤怒中粗暴地掙扎着。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坐下！”劳林那命令他說道，“不要象小孩子那样；不知道羞耻嗎？”

“放开，堂劳林那！我不应战。让我出去見这个人！”

但是一切徒然；胡安的憤怒被同伴們的意志压住了；同伴們肩并肩地堵着門，跟他这个象生了气的公牛似的人斗爭着。

胡安沒有办法，离开門走到屋子中間，拔出刀子，扔到墙角里。

“現在放我出去吧！”他用嘶哑的声音喊着說，殘酷的屈辱感压抑着他，“放我出去吧！”

莫拉列斯向門外看了看，檢查員是否准备要开枪。但是檢查員手中并沒有武器，正和紅头发以及阿巴里修站在一起談話；阿巴里修对任何吵架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正尽力在安慰檢查員。

他們放走了胡安。

胡安低着头走了出去，从离开檢查員只有几步的地方走过；在籠罩上田野的暮色中，横过院子，向木棚走去。

第　六　章

“貝尼泰，胡安要走了。”

貝尼泰打了个冷战。

“为什么要走？到哪里去？”

“离开这儿。”

姑娘的黑眼睛里，閃爍着不安和怀疑。

“别恶作剧，列米修，为什么和我开玩笑呢？”

“对您說，他要走了。他同疥疮檢查員吵了一架，就要走。我們劝他，他不肯留下。他到牧場上牵馬去了。”

“当眞嗎？您不騙我吧？”

“为什么我要騙您呢？”

列米修以忧郁的誠恳的态度說出了这些話来。剛才他知道胡安决定离开，心灵深处曾閃耀着高兴的火花。当他竭尽力量劝阻胡安沒有成功时，这种欢乐更为加强了。但是他却突然来到这里，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只知道貝尼泰是唯一能使胡安留下不走的人，如果胡安留下，那他和同伴們一起怀抱着的希望就烟消云散了。“我这个人非常倒楣。”他看到这消息对姑娘所起的影响时这样想道。但是他仍然向她簡短地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經过，就回厨房里去了。

“我看他脾气很坏，”檢查員說道，“最后他会使我失去自制；如果他走出来，我准会毫无顾忌地請他吃鉛彈的。”

“他是个好小伙子，不知什么蒼蝇把他咬啦。”劳林那說，“他可能已經后悔剛才的事了。”

“不应当让他去，”弗洛倫蒂諾声明說，“如果这个人象您所說的，已經有了离开这里的念头，那我自己去請求他留下。最后，他沒有任何理由要抛棄工作。”

“眞太好啦！不是嗎？眞太好啦！”这时候，阿巴里修富有哲学意味地說。这些話起初使檢查員吃了一惊，后来却使他发笑了；他的情緒徹底地好轉过来。

貝尼泰不管她母亲怎样在替监工监視着她，毅然到木棚里去看胡安。弗洛倫蒂諾也正向木棚走去，他一看見姑娘的臉和举止，一切都明白了。他对貝尼泰說：

“告訴他，小姐，我亲自来請求他留下。我自己也是个脾气

不好的人。但是人們不应当互相敌視。就这样告訴他吧。”

“去吧，孩子。”劳林那支持他說。

劳林那和弗洛倫蒂諾放慢步子，装做要回厨房去的样子。

“好。”貝尼泰叹了口气就跑了。

弗洛倫蒂諾带着狡猾的微笑看着她的背影。

“漂亮的姑娘！”他贊賞着姑娘的身影，感叹地說，“庄园里再沒有别的女人了吧？”

“不，还有她的母亲，已經老了。”

“那很明显，这种情况就使小伙子們担心害怕、性子暴烈了。漂亮的姑娘！好，堂劳林那，我們不喝点儿馬黛茶等待一下結果嗎？我看他会留下来的！”

“你不知道胡安，他气憤时……”

“我說，姑娘会胜利的。”

“我的意見是他終归会离开的；他有什么臉留下？”

“看吧，我还押在她这一边。”

他們笑着走进厨房。弗洛倫蒂諾談着这一段时間里他逢到的事情。

“正象我对您說过的，这个可詛咒的职务一开始就使我倒楣。我們会面后的第二天，还記得吧？我給塔夸倫博打电話，知道母病加重，我就急忙赶到那里。医生說，需要把她轉到蒙得維的亚去，于是就轉到那里給她动了手术；手术很顺利，可是我們刚感到她稍好一些，她却在好轉时死去了。可怜的老太太！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左右，回来时，就到卡拉古达去走了一趟。”

在蒙得維的亚逗留期間，弗洛倫蒂諾和妹妹长时間地談到了将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說来，是他們共同的計划。阿尔西拉今年年底就要得到文凭。她对自己的学业非常热心，可是要想取

得一个为国家服务的职位，她却沒有上层社会的关系。她热情地反对土地的集中，反对地主的专横；她激动地談到国內实行土地改革、頒布保护和奖励农业的法律等等的必要，以及其他許多事情。弗洛倫蒂諾带着极大的兴趣听着她的談話。然而她认为最根本的是，她的哥哥要取得人們的信任，租到一些土地。为了筹措开垦土地的費用，他們要把塔夸倫博的房子典押，由她去游說父亲。好交际的弗洛倫蒂諾已經把他們的理想，他們的計划，同本地一些中小地主談过。

狗吠声宣告监工的归来。天已黑了。他們看到去住宅的路上溜过了貝尼泰的影子，她怕在木棚里被人看到。劳林那出来迎接监工，告訴他檢查員来了。

“让胡安去把馬安頓好。”监工把大門钥匙交給老头，命令說。

最近以来，許多不为人重視的不屬于規定之內的工作，都落在胡安的身上了。劳林那走进了点着灯的雇工房間。胡安正坐在房間中間，內心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爭。他牙关咬紧，眼睛发紅，起初严肃而又不信任地看着劳林那，后来又轉过头去。

老头不知道怎么开始才好，监工的命令也許更会促使胡安走掉，但他还是老实地把事情說明了。

“得啦，朋友，”他說道，“别生气，檢查員已經把一切发生的事情忘掉了，您也应当这样，沒有一个人要您从这里走开。监工說，让您照顾一下他的馬。去吧，劳林那这样对您說。如果您不去，就我去。”

不等回答，他把钥匙放在用木箱板做的小桌上，就出去了。

“听着，堂劳林那！”

沒有回答。老头装作什么也沒有听見，就返回厨房去了。

堂加米罗只是向来客問好，告訴他主人明早回来，未敢作更多的安排。檢查員的到来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监工认为薩巴列达未必对此高兴，因此就走开了，剩下檢查員和雇工們在一起。

弗洛倫蒂諾有些懊丧地开玩笑說：

“眞是个好加烏乔！我喜欢他的这种礼貌！当然，他沒有預料我会到这里来……”然后他轉身对劳林那說，“先生，怎么样，我的馬呢？”

“监工吩咐胡安去照料了。我已經把钥匙交給他。这家伙現在就好象一面有上帝，一面有魔鬼，两面同时用力在拉他。应当留下他一个人，让他自己去决定。”

酒醉的西拉芬沒有离开自己的角落，毫不注意周圍的同伴，对自己的狂言暴語很懊悔。他拿起了那瓶甘蔗酒，輕輕地用胳臂推了推皮拉尔，請他喝。皮拉尔看了看瓶子，又看了看要請他的人，毫无表示地扭过头去了。

“我們来喝一杯！”弗洛倫蒂諾看見了这种場面，就喊着說，“事情已經过去了，为什么要賭气呢！我們为沒有离开的人干一杯。”

他們都喝了酒。可是西拉芬把陌生人的請求看作是又一次对自己的蔑視，說了一声：“請原諒。”就走出了厨房。大家沉默着，連檢查員自己也沒有打破它。弗洛倫蒂諾是个有耐心的人，能忍受委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說实話，他特別想取得雇工們的同情，因为他一定会受到主人和监工的敌視。

胡安的行为使他有些茫然。其他的雇工对他說，他不是好打架的人，而只是“爱生气”。弗洛倫蒂諾眞誠的性格，不但使他对胡安抱着同情，而且对他所喜欢的貝尼泰也一样；他希望他別

糊塗，不要离开庄园。

胡安沒有走出雇工的房間。蜡烛光摇晃着，只能勉强辨认出事物的模糊輪廓。門和沒有玻璃的窗子，露出黑洞洞的窟窿。有一面土墙显得很触目，上面挂着一个画着赤裸大腿的美国姑娘的月份牌，好象在发着磷光。胡安的身上，还留着和貝尼泰顫慄的身体接触时的感觉。她几乎失去了理智，勾住了他的脖子，热情地恳求："不要走！别扔下我！我是你的，胡安，我在世界上沒任何人。"这些話折磨着他的心灵。如果他离开，他就将永远失去她了。"檢查員沒有生气，他說他要亲自来請求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听到了这些話，胡安气憤地推开了她；可是她又用手勾住了他。这种屈从，这种恳求，一个女人的这种悲伤的呼喊，使他又恢复了他和别人的平衡。直到这时候，一切都在压抑着他；他好象陷入了耻辱的可怕空气之中。她一来，就好象使他踏上了坚实的土地。到底还有人順从着他，在他面前顫抖。她走后，他留在坐的地方一动未动；他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

劳林那带着监工的命令到来了，这是一下决定性的鞭击。憎恨对他說：不服从！另一种声音却說：服从貝尼泰吧！他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犹如号哭的嗚咽，觉得他的身体开始萎頓下来；他費力地呼吸着。

这时候，他一动不动地休息了一会，然后拿起钥匙，走到外面。黑夜籠罩着树梢和木棚的板壁，但是西边还有着微光，衬托着一些白楊树模糊的輪廓。

胡安給自己的枣紅馬套上籠头，跳上馬背就往田野奔去。他还有些昏乱；在他看来，一切发生的事好象都不是現实；在这种感触上，还加上了生活的空虛。为什么他会发生这种事呢？他对檢查員的态度錯了，这就是一切。在憤怒中，他想把他杀死。

但現在，虽然羞耻折磨着他，在他的心灵中却仍然有某种东西在頑强地拒絕承认自己的过失。他不知怎么样、为什么、用什么隐秘的方法来了解他全身感触到的实在的、肯定的、不容置辯的真相。一切眞正的罪过是薩巴列达和监工的，因此他恨他們，沒有其他別的理由。

他牵着檢查員的馬走回来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在他脑海里出現了。明天薩巴列达同这位来客見面时会怎样表示呢？无疑的，会发生一場剧烈的冲突，因为檢查員已經表明，誰都擋不住他的道路。

胡安不知不觉地就站到了檢查員这方面来。人类的才能，甚至还不止才能，使人要求自己站在某一方面，十分必要地站在某一方面。

胡安就这样随着牲口自己的脚步緩緩而行地回来，他不想走得很快。他牵馬回来的事实，以及随着必然地在厨房里的出現，使他不得不向檢查員道歉，而这是和胡安的可怜的高傲相抵触的。

胡安这样緩緩地回来时，貝尼泰却在屋子里感到了可怕的不安。她不知道胡安是否离开了。她非常慌張，找不到任何借口可以到木棚附近去。母亲和监工怀疑地在注視着她。

"你怎么了，貝尼泰？你臉上一点血色都沒有。"监工問，"告訴我，小姑娘！"

他坐在厨房門口的皮凳子上，让貝尼泰用开水給他沏馬黛茶喝。她在送茶壶来和端茶壶走时，他就故意捏她的手。貝尼泰恨他，倒不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在其他場合，他也是这样討厌的——而是因为他把她困在厨房里了。她也恨她的母亲。当她在幻觉中每一次看到胡安正在离开庄园时，她也在心里說

也必須恨他。她听着外面傳来的一切声音，但是夜显得很恬静，只有房子周圍使人厌煩的蟋蟀的唧唧声，以及猫头鷹的可怕的啼叫，此外什么也沒有。有时風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好象有人在窃窃低語。但是，并不是什么也沒有，什么也沒有。周圍的一切声音开始在貝尼泰的耳朵里混杂起来。她滿腔憤怒。她感到气憤和苦痛塞住了喉嚨，要使她窒息而死。山头上有声音嗎？不是，什么也沒有……

如果胡安走了，那她就这样生活下去嗎？就剩下这个愚蠢的母亲，这个凶恶的监工嗎？就在这两个卑鄙的、在她看来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中間继續活下去嗎？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又赶开了这些幻想；如果胡安已經走了，其他的雇工不会不来通知监工的。

“檢查員在哪里吃晚飯，堂加米罗？”厨娘用一种和她瘦削的身材很相称的声音問道。

除了在晚上隐秘的时刻之外，这可怜的女人对待监工总是十分恭敬，感到他比自己优越，这种感情跟着堂加米罗的財富的增加而加强了。最近，主人越来越沉溺于賭博、飲酒，經常不在家，使堂加米罗的权力大为增加；因此，她也就把他看成了第二个主人。

监工认为檢查員是很重要的人物，足够有資格和自己同桌吃飯，但他不打算給他这种待遇。他担心薩巴列达看見檢查員既来得突然，又未电話通知，未經請求就进入庄园，会把他申斥一頓。但是堂加米罗也担心，如果留下檢查員和雇工在一起吃飯，薩巴列达会駡他沒有礼貌。堂加米罗不是一个精細的人，而且薩巴列达变化无常的脾气，使他遇到了出乎意外的情况往往就犹豫不决。飯馬上要开，必須立刻决定。

“好吧，让他在那里吃吧。”他不高兴地嘟囔着說，“誰让他沒有通知就来的！明天可别說什么……”

貝尼泰感到自己象在火炭上一样。她走进儲藏室，看着窗外。外面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見。木棚在黑暗中几乎看不出来，保守着它的秘密。如果胡安走了，雇工們会拖延着不来报告这个消息嗎？

貝尼泰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疑虑了。她当着监工的面，跑到院子里，向庄园的大門口奔去。

“到哪里去，貝尼泰？”

“去找一件晾在铁絲上的衣服。”

她相信这个怀疑的监工会跟在她后面跟到門口来，可是她决定冒险。她到了外面，突然轉了方向。厨房里沒有胡安。她跑到木棚，进了第一間，里面很黑，聞到羊皮的气味。她怀着激动的心又钻进靠畜栏的第二間。她瞧見了一个人影和两匹馬。

“胡安！”她低声喊。

影子近前来了。

“貝尼泰！”

姑娘抱住了他。

“胡安，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你要走，要带我一块儿走。我不要留在这里。我同你一起走，胡安，无論你到哪里。听見了嗎？别丢开我，任何时候也别丢开我！”

胡安紧紧地拥抱着她，几乎使她透不过气来。

第 七 章

在塔夸倫博上了火車后，赫苏斯·薩巴列达在餐車里遇見了邻居蒂姆特·瓦尔台內哥罗。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肥胖而結实的人。他的臉容十分平和、溫順，眼皮下面有些浮肿，嘴边布滿了皺紋，皮肤象飽經風霜吹打似的，这证明他过着操心而忙碌的生活。

他們面对面地坐下；火車加快了速度，經过塔夸倫博的郊区。用树枝和铁皮搭的房屋，泥土抹的房頂，上面滿是窟窿，看来仿佛长了脚在原地站着旋轉一样；周圍是楊树、垂柳、桉树和攀緣植物，徒劳地用树叶遮掩着这些可怜的人們的杂乱无章的栖身之所。

在早晨柔和阳光的照耀下，有一座茅屋門口站着一个姑娘，看見火車經过，在向二等車里窗口望着的人們揮手。在这种陌生的招呼中，含有着短暫的同情，一种兄弟般的情誼；在这一刹那中，乘客看到了大地和不动地站在大地上的人們的深刻、持久和无限的安靜，而这些人，則看到火車象魔术般地奔向不可知的远方。火車很快地把郊区窄狹的街道，零块的土地，在平原上現着方形的农場，都拋到了后面。几分钟以后，就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侍者走进来問他們要喝什么。

“您喝什么？”薩巴列达問道，“我要威士忌。您也喝威士忌嗎？”

“不，”瓦尔台內哥罗推辞說，“我一向早晨不喝酒。給我来杯咖啡吧。”

薩巴列达笑了。邻居的話里带着輕蔑的調子；任何知道他們之間的敌对关系的人，会认为那个人簡直是强調地把他当做酒鬼了。在一生中，他們从未互相說过激烈的話，这种仇恨是从半世紀前他們父輩的旧的家庭冲突遺留下来的。赫苏斯·薩巴列达的父亲堂何塞是一个大胆的扩張措施的支持者，虽然与拿托将軍那种声名狼藉的措施有所区别，但效果却是一样的。冬天的一个早晨，老瓦尔台內哥罗——当时才三十岁——在巡視自己的田地时，发現他的一块牧場和薩巴列达土地之間的铁絲网向他这方面移了大約五十米，占地面积达十个夸得拉。因此瓦尔台內哥罗不仅失去了一块土地，而且連最好的水源也失去了。他不相信法院，害怕訴訟，因此，到了晚上，他和他的雇工連夜把铁絲网移到了原来的旧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但是不久，邻居却又做了更动。瓦尔台內哥罗独自一个人到了薩巴列达家里——他是个大胆的人——警告他說，已經布置了警卫，誰要走近铁絲网，就用枪打。堂何塞的性子并不粗魯，可是却那么滿不在乎，而他的邻居却那么一本正經。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提出反駁，好象不是他而是瓦尔台內哥罗夺取了他的土地。瓦尔台內哥罗生了气，这場爭吵就以开枪动武結束。两个人都受了伤，堂何塞重些；一等身体复原，他就提出訴訟，官司打贏，得到了邻居的土地和水源。瓦尔台內哥罗不得不卖掉一部分土地来偿还打官司的費用。后来薩巴列达开始逐漸地把一切比邻的土地都买了下来。瓦尔台內哥罗是頑强地保住了长輩遺下来的土地的唯一邻居。

老薩巴列达死后，赫苏斯带着善良的願望訪問了邻居，建議进行有利的买卖土地的商談。他觉得，四周被薩巴列达家土地包圍着的只有六百夸得拉土地的瓦尔台內哥罗，会有什么前途

呢？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建議，但是毫无疑問，都遭到了拒絕。

如果有什么东西会使薩巴列达不安，那就是这片夹在他土地里的六百夸得拉的土地；它好象喉嚨里的一块骨头一样。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的旱災，好象使征服瓦尔台內哥罗的意图有了实現的可能；干旱带来了可怕的破坏。雇工們天天都来不及把餓死的骨瘦如柴的牲畜剝皮。一眼望去；整个辽闊的大地上，在視綫所及的地方，展开了一幅发黑的、无生气的、烤焦的土地的使人心痛的情景。不幸的牲畜刨着土地，寻找植物的根莖吃；所有的螞蟻，吃光了儲存的食物，都已死去。母牛走近房屋，伸着脖子吃掉翁布树和极乐树的叶子。牧場上，野馬毫不恐惧地从人們手里夺取食物。小河断裂成一个个不大的泥沼，牲畜为了躲避饥餓和灼热的阳光，一連几小时地在里面躺着不动。干涸的河床同整个空虛的景色融合为一。饥餓的畜群为寻找活命的牧場而在全国各地流浪着，沿路丢下了无数的尸体；整批的牲畜在去拍卖場的車厢中喘息。对某些畜牧主說来，自杀成了唯一的出路。

干旱使附近一带变得一片荒蕪。可是圣塔一露莎却得了救，因为周圍有森林和未枯竭的水源。不用說，在干旱初起时，牲畜还能用铁路运来的东西維持生命；薩巴列达联系很广，預先儲存了好几車厢。别的地方到处都用尽了飼料，在圣塔一露莎，馬匹和良种牛的飼料却从来沒有缺过。另一方面，位于南边好几里格的馬尔加庄园，旱情就輕得多。薩巴列达就把几千头牲口从圣塔一露莎赶到那里的牧場上去而得了救。

瓦尔台內哥罗的遭遇却不同。的确，綿羊的惊人的耐旱品质救了他的羊群，免于完全死亡；但在一百五十头牛中，却只剩

下了四分之一。瓦尔台內哥罗老头变得更加阴郁；在这忧虑的日子里，几乎完全精疲力竭了。他望着无情的天空禱告，期望烏云到来；他把視綫轉向田野，只見一陣陣風吹起的瀰天尘土，牲口在絕望的、无能为力的人們眼前，漸漸地死去。

人們都說，是干旱害死了老头。

薩巴列达知道瓦尔台內哥罗老头的其他儿子不在这里，当他在世时，他們就和父亲分居另立門戶。因此唯一的继承人是蒂姆特和一个守寡的姐姐。他也知道土地已經完全典押出去，这給他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他試图引誘蒂姆特，提出了一个当这一切交易处于癱瘓状态时无人敢冒險提出的价格。瓦尔台內哥罗的回答却是拒絕。薩巴列达劝告他說，在典押中，即使銀行同意再給一笔貸款，要想避免破产也是不可能的；他建議給他比銀行更多的貸款。瓦尔台內哥罗又拒絕了；他清楚地知道，这种貸款意味着一年后就彻底破产。薩巴列达仍然认为邻居一定已經走投无路，就等待着这个人落入他的掌心的机会。可是兄弟們都来帮助蒂姆特。旱災过后，牲畜价格漲了，于是薩巴列达又失敗了。

火車停在瓦里一台尔一埃登車站。在美好的清晨，火車的轰隆声被在树上飞来飞去的鳥叫声代替了。一条小溪，架着小桥，通向一片奇異的風景，带着某些田园風味的特色。在远方，白色山崖的高峰上，有两只烏鴉在繞圈儿飞着。薩巴列达問邻居，是否知道有一帮不滿政府的軍人在进行夺取政权的阴謀。

“我什么也沒有听到。”瓦尔台內哥罗回答說，“如果这些无事可做的狐群狗党想干些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会使我惊訝的。”

“我不相信又会发生这种事。”薩巴列达說，“今天的軍队是

法律的保护者……”

“他們是法西斯分子。”

“有一些是……”

“这种人不少；应当对您說，他們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的。”

“不要夸大，蒂姆特，他們有一定的使命。”

“什么使命？”

“您知道，共产主义愈来愈危險了。在战爭的情况下是另一回事，現在却又猖獗起来了……如果有人沒收您的土地，您会高兴嗎？”

这时候列車又向前移动起来，进入了丹波累斯山中。山巒起伏不平，伸向远方，表面长滿树丛，好象上了綠釉的发光的树叶，反射着晨光，把它抛到藍色的空間。視綫所及的圓錐形山丘上，籠罩着淡紫色的烟雾。阳光透过树丛的空隙，照射着清澈的小溪的水流，显出石底。树丛中，有些地方露出了一色翠綠的柳树。

“劳碌一生，让这些恶棍来夺走一切；您怎么說？”薩巴列达坚持着說。

瓦尔台內哥罗沉思着，从上到下地用手摸着臉頰，这話使他想起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这个回忆激起了他反对薩巴列达的憤怒情緒。一九三五年一月反对独裁者德拉的暴动发生时，一小队兵士到他家里来搜查武器。瓦尔台內哥罗把支持独裁者的薩巴列达派兵士前来的事記在心里。政变后三星期，薩巴列达在巴桑陀省畜牧业联合会的全体大会上就热烈地贊揚过独裁者。瓦尔台內哥罗是反对政府的，屬于反对党一派，因为，他已不能期待政府对小地主有任何有利的政策。他出席了这个会議，以后就再也不要听到任何关于这个会議的話了。当时兵士

到他家里来，带走了一支老式步枪作为战利品。他怎么也不会认錯，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的主使者就是薩巴列达。軍队就是为这种人服务的。

“在您所談的那件事到来的时候，”他回答薩巴列达說，“我就倒楣了；如果把我的財产全部夺去，我也沒有办法。可是，您也不見得会好。沒有了两万夸得拉土地，您去干什么呢？您瞧，您比我更糟，因为我好坏还能够干一些活，而您呢？”

薩巴列达在考虑回答，而瓦尔台內哥罗却希望这个人跌倒，因为他始終是自己的那小小产业的危險的敌人，于是又补充說：

“告訴我，共产党拿了土地怎么办呢？我看他們总不会吃掉它吧。”

“可是他們会沒收的。”

“我也听到过。可是我这里的三百夸得拉土地和巴烏里諾的三百夸得拉土地对他們有什么好处呢？我再問您一遍：他們吃土地嗎？不，等一等，回答我的問題：他們吃土地嗎？”

“当然不吃，”薩巴列达回答說，“但是他們沒收您的一切，把您赶到大街上去。”

“但是，他們会象人家說的那样，把土地分給穷人。因为不管誰掌权，我的朋友，土地总是要耕种的，必須从畜牧或农业得到养料。我很穷，只有一小块地……我是个干活的人……而您呢？我看您那时候怎么办！”

薩巴列达阴險地笑了，然后用意图明显的口吻說：

“这表示您不怕他們嗎？”

瓦尔台內哥罗看了看他，鼓起厚厚的嘴唇，带着毫不示弱的阴險回答說：

“說实話，怕他們的是另一些人；您看，我是不怕的。”

薩巴列达瘦削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他看到了瓦尔台內哥罗眼中表現出的憤怒，但他仍然未放棄攫取这块土地的希望，因此宁願不惹邻居生气。他就轉变了話題。

不久，火車轉了一个弯，看見了展現在平原上树影中的丹波累斯。薩巴列达喝完威士忌，把錢付給侍者，請瓦尔台內哥罗坐他的汽車。瓦尔台內哥罗謝絕了。

从二等車厢里走出一群带着箱子、筐籮、包裹的人；男人穿着靴子，寬大的褲子；女人包着头巾，多数还都抱着小孩。两个雇工正在从行李車上扛行李下来。一个职員手里拿着一封信从車窗外走过，寻找收信的人。站上的报販在月台上卖阿根廷的杂志，喊着慈善团体的彩票号碼。只有一个穿着发皺的灰色制服的警察，倚着柱子安詳地站着，带着那种死板的冷淡态度，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感到有一种不能容忍的沉重的孤独。

車守吹起哨子，司机开动了車，一会儿后，車站上就不見了人影。薩巴列达横过路基，走向离車站两夸得拉的机械工場，他的汽車就經常停在那里。

丹波累斯是一个包括郊区在內共有一千五百人口的市鎮，值得驕傲的是它逐漸在发展，建立了学校，国家銀行支行，有了两个医生、药房、面包房和九家店鋪。可是除了机械工場和乳酪制造場外，沒有其他的工业。那里誰也不种任何东西，认为茅屋周圍的空地对自己并无用处，因此穷人——雇工和短工——在村子里沒有工作，只得到庄园上去寻找工作。从另一方面說，丹波累斯的重要性还是由下面这个事实确定的：在巴梭一台一洛斯一杜洛斯和塔夸倫博之間两百多公里內，沒有一个較大居民点。

汽車的强力的馬达在市鎮冷落的街道上嗚嗚响着，向寬闊

的道路开去，过了三、四夸得拉，就奔上了公路。大地和天空在秋日晴朗的早晨充滿着光亮，一个騎着一匹长尾巴的馬鬃披散的矮馬的小孩向薩巴列达說了声“您好”致敬。一只綠黃色的蒼蝇停住在空中，象宝石一样閃光；有个地方，能听到鴿子的細語声。公路上，有辆載着全家的双輪馬車在緩慢前进，逐漸走向辽闊的远方；它的側影在广闊的田野上显得很不鮮明，最后变成了一个棕色的小斑点。

薩巴列达把汽車停在他收取来往信件的一家店鋪門前。店鋪里四面貨架上摆滿各式各样的、成套的、应有尽有的商品。香料、衣衫、呢絨等等所有的商品都放在架上、地上或挂在横杆上；馬肚带、馬鞍子和厨房用具、器皿、奶油桶、犁鏵等等都在一起出售。这里还能买到止咳药、治羊疥疮的药、靴子和铁桶装的汽油。

这个店鋪是一切消息、誹謗、是非的集散中心。这里可以打听到关于貿易、政治、社会生活和随便哪个人的私生活的一切。店主人巴布洛·伊利尔特对这种事情已很习慣。他是个四十左右的人，二十五年来一直經营着这家店鋪——起初当店員，后来做經紀人，現在成了老板。他是一个愉快、健談、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的人。他不是假仁假义的人，总把一切缺点和成敗看作或解釋作不可避免的命运。好奇心是那样地控制了他，对他說来，了解一切新聞成了非常必要的事。

“来运走一批小牛嗎，赫苏斯？”

“上周运走了。”

“几个車皮？”

“十五个。”

“不坏！”

然后，他沒有問薩巴列达——他是薩巴列达的內侄——就走过去打开冰箱，斟了一杯放了两块冰的起泡沫的威士忌，把杯子放在賬桌上。薩巴列达就在桌子旁坐下。

“家里怎么样？”他問，“过得好嗎？”

“比我好。”

“女儿們什么时候出嫁？”

“問她們吧。”

“瞧，現在的这种生活！从前姑娘都急着要出嫁，而現在，您看，我的这两个表妹已相当大了，虽然有了未婚夫，却尽逃避着这种束縛。”

他走上柜台，应付着一个对馬黛茶和食糖漲价抱怨的老太婆，同她說了些笑話，然后又走到薩巴列达身旁。

“加米罗呢？他好久沒到这里来了，上次他到这里来时，我曾打听过姑娘們的事。是啊，順便談到了可怜的貝尼泰。她現在还是您的女奴隶吧？您不带她到什么地方去見見世面嗎？您和您的那些人越来越野蛮了。”

“我把她送到你这里来。”薩巴列达狡猾地回答說。

“我最后一次見到她，已經是一年多以前了。眞是个好姑娘。可能会使人头发昏，是吧？告訴我，沒有人想她嗎？她沒有相好嗎？”

薩巴列达沒有回答这些无耻的話。他沉默着，而伊利尔特却哈哈大笑起来。拿薩巴列达开玩笑，在他說来是最大的快慰，他从不放棄这种机会；正因为薩巴列达不喜欢这些笑話，所以他从不隐藏这一点。实际上，伊利尔特并不喜欢薩巴列达，因为在开这家杂貨店时，这位百万富翁亲戚給他的帮助，就只是借給他三千比索，年利八分。伊利尔特不能原諒他的这种高利貸，同时

他又直接到蒙得維的亚去买庄园需要的貨物，只在他店里取报紙或买一些偶然需要的东西。

“为了这个姑娘，您会有更大的麻煩的。”巴布洛做个鬼臉，預示說，“雇工們会为她而彼此撕破喉嚨。要警惕些。我若是您的話，为了图安静，就把他們都閹了。要知道，您就是叫他們做奴隶，把他們餓死，也得把他們閹了。”

伊利尔特的笑話是大胆而刻薄的，以至使顾客不敢往来，但是，他的无穷尽的幽默和打探消息的能力，还是吸引了許多人。当然，他从不用最刻薄的笑話来对待他最感兴趣的顾客。

“告訴我，赫苏斯，”他过了一会問道，“新的檢查員还沒有見过您嗎？”

“还沒有。”

“人家都說，这个人很有魄力，对誰也不馬虎；他会威胁您，要您一大笔罰款的。您得准备着。”

“不会这样的。”薩巴列达不在乎地說，“斟酒。”

“只給您嗎？”

“你要喝也喝吧。”

“好吧，旣然您这样坚持，咱們就喝杯啤酒。喂，你在干嗎？”他忽然向一个店員喊着，“少說閑話，多做事！快点招待顾客，我在这里和赫苏斯談話。我告訴过你，别学我，否则就把你解雇。所以，赫苏斯，如果您的庄园有疥疮，那就要提高警惕，因为这个人是不开玩笑的。而您呢，我看，已經过了决斗的年龄了。”

这时候，薩巴列达已另有所思，沒有注意他內侄的玩笑。昨夜賭博，他很愚蠢地輸了一万比索，虽然这笔款子并不那么大，就象赢了錢的时候一样，并沒有影响他的情緒，但他还是要想到昨夜的賭博的情况。伊利尔特告訴他一个消息，把他从沉思中

拉了出来：他的妻子又怀孕了。薩巴列达回答說，六个孩子已够多了，应該节育；接着又喝了杯威士忌，就走了。汽車发着隆隆的声音，在荒凉的道路上奔馳。逐漸接近家門，薩巴列达就感到心里产生一种不安，这是最近几年来从沒有摆脱开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摆脱开的不安。烈酒能够滿足身体上的渴望，随时使它消除；相反的，另有一种渴望，却永远不会减弱。这是一种經常的、整个吞沒心灵的渴望，不象烈酒那样强烈地侵蝕身体，但却只有在賭桌上才能减輕。它随时随刻就会发生——早晨还是一种朦朧的被其他事情引起的不安，在一天的过程中就会逐漸增长，最后压倒一切。可是薩巴列达还保持着一种初看沒有恶习的外表，然而这个有百万財富的畜牧主却确实是一个酒鬼和賭徒。在人們的眼里看来，他是一个有恶习的杰出人物或紳士，但是人們不知道的是，这个拥有百万財富的畜牧主不仅是普通的酒鬼和賭徒而已，他有一种貪心的攫取所有土地、扩大自己財产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一种盲目追求財富的比酗酒賭博更坏的恶习，完全是一种貪得无厌的恶习，其后果与其他恶习不同，它超出个人的范圍，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經济問題和社会問題，使它們复杂化。

薩巴列达一到圣塔—露莎，监工已在汽車房里等他，报告檢查員的到来。

“他怎么进来的？”薩巴列达問，“电話通知过嗎？”

“沒有；徒步走进来的，馬留在門口……”

“您吩咐把馬牵进来了嗎？”

虽然这話不过是想肯定一下，监工却不明白是对他的安排贊成还是不贊成。

“是的，”他說，“他已进入庄园，我觉得不值得……”

薩巴列达沒有說什么，就走进屋里。堂加米罗原来就怀疑檢查員的到来会給他造成复杂的局面。薩巴列达表示的这种不滿，也許就是个开始。

弗洛倫蒂諾从早晨起就很寂寞，长时間的等待和冷淡，終于使他生气了。薩巴列达走进屋子，也不看看木棚，也不打招呼，也不派人找他，使他更不高兴。监工一方面怕过份冷淡，一方面又想耻笑他的这种处境，就对他說道：

“厌煩嗎？白白浪費时間是不愉快的。”

“您說得对，今天我还沒有活动一下手脚呢。”

监工沒有再說一句話。弗洛倫蒂諾仍然很平静地抽着烟。畜栏的粪水沿着斜坡流掉，整个斜坡上长滿杂草，使他很气憤。

“这些懶汉，”他想，“不种些馬鈴薯或南瓜，只种馬吃的玉蜀黍。”

十一点钟了，弗洛倫蒂諾已失去薩巴列达接見他的希望，便找到皮拉尔，吩咐轉达一下，又說：

“他們用疲劳的办法对付我。眞不知道你們如何忍受这两个土匪的？”

檢查員对雇工所抱的坦率的同情，使黑人打消了他所有的小心，笑着說：

“到月底我就走了……”

“他們一定对您做了什么坏事。瞧，朋友，我很了解乡下的居民，因为我就生在乡下，可以說，是在那里长大的。因为我大部分时間不是在城里，而是在田野里渡过的，而且在田野里学会了干活。人是各式各样的，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介乎两者之間的人。可以說上帝造了这个老爷，就是为了折磨人。”

皮拉尔笑了。檢查員說得又憤慨又誠恳：

"是的，就是为了折磨人的。看吧：折磨着穷苦的雇工，拼命地干活，只得到一点点的工資。这里一共有多少地呀？"

"一万二千夸得拉左右。"

"您瞧！一万二千，只有八个雇工！显然不可能有倒在床上的时間！一匹带鞍的馬和一身破烂衣服，要一个雇工花多少錢？"

"干一年的活儿。"

"您算算……还不說您有沒有家庭，而且住得很远。抽烟嗎？"

弗洛倫蒂諾把烟包递給皮拉尔，然后又继續說：

"如果是个小地主，也逃不过去。不可能租到靠近大地主高价收买的土地边上的地。如果要买地，結果也是一样。就是买了羊，疥疮也会越过倒塌的铁絲网钻进来。如果把事情弄上法庭，那更不值得了。"

皮拉尔沉思地点着头，同意檢查員的一些話。

"在他們看来，法律根本不存在。法律只是对付别人用的。"弗洛倫蒂諾继續說，"他們和政客勾結；他們許多人本身就是政客。这些要人操纵着畜牧业联合会，互相勾結，保护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所有农牧业者的利益。他們在政府里势力也很大。"

阿尔西拉对他讲过許多关于畜牧业联合会的事情，可是弗洛倫蒂諾只提了提这个問題，沒有继續談下去。监工走过来了。

"主人吩咐我轉告說，他有些不舒服，"他說，"在午飯后再进行檢查。"

"随他方便。您不能代表他嗎？"

堂加米罗习慣于人家对他尊敬，他觉得檢查員的話对他不够尊重；这种玩笑触犯了他，就回答道：

“我只是奉命令办事。”

“好，如果是这样，請告訴主人，用不着他費心把羊赶进畜栏，我要象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到牧場上去檢查所有的牲畜，一只小羊也不漏。让他去欺騙別人去吧！”

监工慌了，一股血流冲到臉上。他不是胆小鬼，但也不是个大胆的人。皮拉尔的在場使他不得不提高了嗓門。他傲慢地看着檢查員，說道：

“不能簡单些嗎，这样您要花費很大力气。或者您是想找麻煩嗎？”

“請原諒，如果我冒犯了您，”胸中气得砰砰直跳的弗洛倫蒂諾輕蔑地說，“如果按您的話說，您不过是給他跑腿的，那我說的这些話就只是对主人說的。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执行自己的职务。”

剛从牧場回来的劳林那和胡安听到了談話，在一定的距离外就站住了，希望不給人家一个印象，好象他們要来干涉。

无論是道歉，无論是解釋，都不能勾消弗洛倫蒂諾嘴里說出的侮辱的“給他跑腿的”这句話。可是监工却宁肯換个話題来斗嘴：

“好吧，我看您今天什么也檢查不了。”

监工轉身走了，如果他向后看看，他会看到四个人臉上的微笑的，但是他除了走开以外，什么也不想了。

胡安慢慢地走到皮拉尔和檢查員站的地方，劳林那随后也跟上来。老头滿意地观察着这个場面；这个場面打破了圣塔一露莎牢固确立的秩序，并且使一生恭順干活的人們知道了有显示勇气的可能性。

“怎么，不吭声了？”胡安感叹說，“也不想掙回面子来了！”

“自己觉得可耻了。”皮拉尔肯定地說。

“眞是西拉芬的好搭擋！”

“小心点。”劳林那笑着提醒說，“还有一匹出冷門的馬呢。”

雇工們哈哈大笑起来。劳林那这尖利的笑話是針对薩巴列达說的；这笑話把他的权势和威严都化为烏有了。这时候，每个人都感到了自己有反抗主人的力量；不是体力上的反抗——他們一般在体力上根本不怕他——而是反抗这絕对不能侵犯的人，这依靠財富、权势、地位来压迫人的人。

“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这匹馬会失敗，我敢賭。”胡安說。

又一陣笑声爆发出来，响遍整个木棚。

“以后看吧，暫且喝馬黛茶去。”劳林那建議說，“我看，事情会拖延下去。”

印第安人莫拉列斯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后，对檢查員說出了自己的意見：

“我看，他們在同您玩髒把戏，朋友。”

“为什么呢？”

“他們想愚弄您。堂赫苏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决不是糊塗虫。您要明白，他不会白白生气的。”

“他会怎么样呢？”

“不让您看到他的臉，让您厌煩，直到您备上馬，离开这里为止。”

弗洛倫蒂諾对此并不表示同意。他认为，有权势的薩巴列达不过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势命令他离开庄园而已。怎么？他們要干涉他的事情，而他会置之不理嗎？

对于莫拉列斯和劳林那所預料的事，胡安这方面也很觉得反感。他整个心灵期待着薩巴列达和弗洛倫蒂諾发生冲突，希

望檢查員把主人，也象把监工那样羞辱一番。現在发生的事不能使他滿足。他对监工同对主人一样憎恨。但現在他模糊地意識到——虽然自己想不承认这点——监工的生气不算什么，可是薩巴列达却会喝醉了酒就躺下睡觉，对檢查員象对狗似的不加理睬。他想到这种可能，他的血都沸騰起来。他知道，象檢查員这样正派的人，对监工会取得上風，不和他同流合汚。如果薩巴列达不出头，他們也认为是違反这样一个事实的：主人是一个少有的頑固的人，敢于和任何大胆的人相斗；这意味着他根本不会把檢查員放在眼里。

弗洛倫蒂諾在吃午飯时說过，圣塔一露涉患疥疮的牲口一定很多，因为薩巴列达抗拒檢查畜群，就說明了这个事实。奇怪的是他得到了正相反的回答。劳林那向他解釋說，是这么回事：二十年或更早以前，赫苏斯·薩巴列达的父亲当家，他是个旧派的老头，脾气暴躁，象毒蛇般地凶狠，曾用手枪赶跑过一个檢查員，把所有的大門都鎖上了。那时候，这种病正在庄园里蔓延，可是老头非常吝啬，宁肯錢烂掉，也不肯花一文用在任何新的措施上面。可怜的檢查員向政府提出控訴，但是和当局有关系的老头子可以随便弄死任何管閑事的人，因此他継續在圣塔一露涉照老法子統治着。老头子死后，堂赫苏斯得到了管理庄园的权力；他改善經营方法，努力制服疥疮，利用他父亲认为是可詛咒的銀行貸款，买了馬尔加庄园。他决定在疥疮未治好前，要象他父亲一样办理。后来他允許檢查自己的畜群，但只把无病的牲畜給人看看。过了几年，薩巴列达巩固了自己的財产、威信和权势，受到大家尊敬，同时也成了个很厉害的人。有一次他照例出門，回到家就辞退了馬尔加的监工，因为他允許一个收大量罰款的檢查員到了庄园里来。以后，他就鎖起了圣塔一露涉和馬

尔加的大門。

“疥疮一向都有，不論洗多少次。”劳林那結束自己的談話說，“可是这里不很多。即使有，监工比主人責任更大。堂赫苏斯不喜欢您的到来，这就是一切。因为他象死去的父亲一样，是个为所欲为的人，不喜欢别人管他的事；他也很了解，政府对他的这种越軌行为只能眼开眼閉……”

午飯后，雇工們躺下休息。胡安不能合上双眼，由于西拉芬不在所引起的不安和往日的許多不愉快的事件，糾纏在一起。西拉芬阴沉地瞧着同伴，不言不語地吃完飯，立即就不見了；他的未上漆的铁床空着。他躲到哪里去了呢？胡安担心他会向监工报告昨晚发生的一切，那么胡安会立即被辞退。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带走貝尼泰呢？做怎么样的准备才能逃走呢？

这些折磨人的思想又引起了其他的念头。带走了貝尼泰，事情不会就此結束。貝尼泰年岁还小。在监工的教唆下，她母亲就会請求薩巴列达干涉；他只要到法院去两三次，就可以从胡安手里把她夺过来，而且还会叫他下獄。

胡安憤怒得咬牙切齿。是的，法律对他說来只是一張有字的紙，但是这位先生会立即让法官和警察来对付他的！只要抓住雇工的衣領，法律就很快地起作用了！

胡安在搖晃的床上翻了个身，他的两眼在半暗的屋中同注視着他的檢查員的眼光相遇了。胡安看到一双烏黑的发亮的眼睛，在探索着他的思想。他起了床。他被沉重的思想負担压着，不能再躺下去了，决定到木棚看看西拉芬是不是在那里。

过了几分钟，檢查員也随着他出来了。羊群在畜栏里咩叫；这种顫抖的哀訴的声音把忧愁和不安带到了飯后休息的宁静中来。秋天的阳光把大地染成金黃色；天边聚集着燦烂夺目的白

云，好象正在地平綫上安息。在木棚一角，西拉芬正躺在馬被上，也許是装睡。弗洛倫蒂諾轉到第二个木棚，又到了和木棚紧邻的畜栏。胡安正在那里的阳光下站着，望着地主的住宅在出神；他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檢查員臉上露着微笑，走到他跟前。

“怎么样，伙伴？”他友好地問道，“看来有件事使您忧虑，是不是我又說錯了話。”

胡安坚决否认。然而檢查員还是继續眞誠地說：“如果我不来这儿，我想还不会使您处于这种状态。”

“您执行自己的职务，我……”

檢查員不顾胡安的反对，继續劝說道：

“我决不想干涉您的事。不，先生，我喜欢每头牛犢吮吸各自母牛的奶，但是别人已經說过，您也說过：如果他們知道了昨晚的事，会把您解雇的。”

“这是眞的，”胡安急忙同意說，“但是您别认为我把罪过都推在您的身上，不是这样，我自己也錯了。然而这吓不了我，我在哪儿都找得到工作。”

弗洛倫蒂諾慢慢地卷着自己的烟，又說：

“事情还不是如此，朋友，我知道，您是个男子汉，吓不倒……可是还有另一件事；我不糊塗，还知道一些事情……可能我对您还有些帮助。”

胡安固执地反駁說沒有另一件事。

“好，如果您以为我是出于好奇而問您，我就不說了。”檢查員柔和地說。

“不，我从未这样想过！”

弗洛倫蒂諾笑了。

"那么您听着，"他继續說，"我相信自己还能分析一些事情。我在这里的所見所聞，似乎证明了我沒有看錯。我在一里格外，就看到姑娘——請原諒，我提到了她——很怕监工，因为昨晚上她看見他来，就飞也似地从木棚里逃了出去。"胡安沉默着，他不再反駁了。"那是什么原因……如果你們注意着不让他們看見你們在一起，那就表示他們是在注意她。不是嗎？"

胡安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好，这不是徒劳。这两个人是不能相信的。我想对您說的是，如果您受不了折磨，他們随时都会把您撵走，这样，小鴿子就落到了他們手里。这一天不会远的，我預告您。"

"我知道。"胡安失望地嘟噥說。

"但我可以告訴您怎么做；相信我，我不只是为你們的幸福尽一些力，我是反对这两个人的。我坚信，如果您带走姑娘，对他們的任何一个人說来，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您这样做是对的。"

胡安低着脑袋，听着檢查員的話，現在不禁抬起头来，目不轉睛地期待着他下面的話。

"請原諒我，我要和您坦率地談一談。如果您爱她，就让她怀孕，到时候确定了，就去找法官和神父，把这情况告訴他們，問他們怎么办，随即就声明你們要結婚。其他的机会是沒有的。这个办法任何人都会告訴您的……薩巴列达不可能出来說話，他不会为了爭一个姑娘而弄得丢面子，而况誰知道他是否眞要她。如果薩巴列达躲在一旁，我想她母亲和监工也不会对法官和神父說个不字。他們都是互相通气的。"

这种想法胡安还沒有过，他不知道如何感謝檢查員。檢查員最后又說：

"如果她已經有……那就象我对您說的，明早就去找法官；如果还沒有，那就快想办法；沒有不可能的事，无論怎么看管她也沒有用。主要的是别让自己落进这两个坏蛋的手里……最坏也不过是因为您除去了一个对您做坏事的坏蛋而下獄，不是这样嗎？"

"完全正确。"

木棚的另一边发出水管里的水冲向水池的声音：雇工們都起来了，正在洗臉。談話似乎該結束了。但是胡安在考虑了一会之后，又說：

"如果他們用錢收买了法官，收买了神父，那怎么办呢？"

"啊，这一点我沒有注意到！难道您相信薩巴列达会把錢白扔掉嗎？为了一点小事他不怕羞耻嗎？他不怕弄得大家都知道嗎？如果这是什么交易，那倒是另一回事！"

"您說得对。"

"至于神父，象这样的事他是不能輕易破坏的。"

监工来到第一个木棚，向芳林那交代了下午的工作，除了西拉芬和紅头发外，所有的雇工都下地了；他們都咬牙切齿地很不願意地走了出去。他們还能怎么办呢？

监工沉默地备好自己的馬。待他上了馬，难于抑制憤怒的弗洛倫蒂諾很不耐煩地問他：

"主人呢？"

"就来，他在睡午觉。"

弗洛倫蒂諾再也沒有問什么。监工好容易走了，西拉芬和紅头发也开始备馬。紅头发对他說：

"我們得到命令去赶羊。"

弗洛倫蒂諾不再惊訝了。但他反問自己，薩巴列达抱着什

么目的把他一个人留下呢？过了几分钟，羊群带着哀怨的叫声沿着山坡緩慢地赶走了，一会儿后，深沉的寂靜籠罩着庄园。“沒有人在，要是他对我开一枪，甚至不会聞到一点牢獄的气味。”他想，但立即就抛掉了这种念头。現在来这里执行这个职务，已不象过去那样使他激动，但他受到的嘲弄却使他很难过。他不要以一个官員的身分，而要作为一个男子汉去要求薩巴列达解释。

弗洛倫蒂諾努力使自己平靜下来。他燃起厨房里的火，燒开水壶，沏馬黛茶。从厨房門口，他看到自己的馬在畜栏里打盹。劳林那对他說，大門已开了鎖；为什么不备上馬就离开呢？是什么促使他用自己的职务甚至自己的生命来冒險，同薩巴列达这种騙子打交道呢？留在这里多么糊塗；上帝知道是多么危險；要抛棄那种虚伪的忠誠的观念，跟誰也不要冲突。是什么东西把他耽擱在这里的呢？为什么一个这么有理智的人，会无緣无故地牵連到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情里来呢？为什么要使自己的生活弄得这么复杂呢？难道他是来把自己的計划和理想埋葬在这些木棚里的嗎？多么不容易！他只要走进畜栏，牵出馬来，备上鞍子，快步向远处天空阳光下伸展着条条道路的山峰走去就是。

可是，他并沒有走。这个結子不可能从一头解开，要从两头，而另一头就是薩巴列达。

弗洛倫蒂諾喝了一小时馬黛茶，籠罩着庄园的宁靜，有时被燕子刺耳的叫声或草原野鳥的鳴声所打破。远处，一只玫瑰色的鷺鳥，犹如梦中那样，飞过广闊的空間。穿过山峰的火車，发着轰鳴，把黑烟留在后边，长时間地在空中不散。

弗洛倫蒂諾沉思着，吸着烟。薩巴列达在屋子里做什么呢？这两个妇女現在在哪里呢？薩巴列达可能在睡觉，可是那两个

人为什么也不露面呢？随着时間的消逝，决定等待薩巴列达的念头愈来愈显得荒謬可笑了。太阳已經慢慢沉向西方，他开始到处去走了走，又看了看表，对自己說："等到五点。"

这使他平靜了一些。他好象自己不是主要人物似地回想着发生的一切。很快地他就要到別的庄园上去，那里会让他坐在主人飯桌上，为他准备好床鋪，一切都会順利进行。还有五分钟。弗洛倫蒂諾坐下望着田野。

到五点时，他站了起来，感到自己很平靜，几乎很愉快；这时在他身上进行着某种看不見的內心斗爭，这能帮助他控制住自己的憤怒。他不去畜栏，而奔向住宅，好象对别的事情从来都未考虑过一样。

他走进住宅圍墙的小門，緩慢地向屋子正門的铁栅前走去，正想拍掌，却在門口遇見了貝尼泰。姑娘惊訝地喊了一声，弗洛倫蒂諾微笑地看着她。她很好，眞不錯，黑黑的头发輕輕地披散在結实而渾圓的肩头，胸脯高高挺起，臉色很新鮮，晒成了青銅色，使得烏黑閃亮的充滿好奇的眼睛更引人注目。

"請原諒，如果我吓了您的話。"檢查員很友好地說，"不能轉达一下主人，說我想和他談談嗎？"

貝尼泰往后一縮，又立即笑了，她的双頰上露出两个小酒窝；她因为他对胡安的友好态度而很感謝檢查員，但却沒有找到适当的話来表达，然而她的微笑就已經說明了一切。

"好吧！"她以同熟識的人說話那样的口吻說，"不知道他是否会見您，他很少这样。"接着又低声补充說，"他已喝了近一小时的酒了。"

她同意通报，可是却站住不动，在她的眼里可以看到有些迟疑。弗洛倫蒂諾看着她。

"好吧，如果您願意……"她把头向旁边一歪說。檢査員肯定地点了点头，她說着："請等一会。"就走了。

弗洛倫蒂諾向前走了几步，看了看內院、走廊和古老的不出水的噴泉。在橙子树和檸檬树枝上，麻雀唧喳地叫着，住宅里籠罩着一片宁靜。貝尼泰对檢査員同主人的会面并不表示很大的不安，弗洛倫蒂諾已发現了这点，立即明白一切危險都是幻想的結果。

貝尼泰回来了，很严肃，但很平靜。

"他說：有請。"

她带着他进入院子，經过走廊。貝尼泰走路的姿态很动人，使他的眼光都离不开她。姑娘在一个門口停住，說道：

"請进。"

他推开門走进去。薩巴列达坐在一只很大的美国式办公桌后面，桌子上凌乱地放着些报紙杂志和帳簿，还有威士忌酒瓶和杯子。

"您好。"檢査員冷淡地說。

薩巴列达沒有回答这句問候，他坐着不动，以严厉的眼光注視着走进来的人。他在未开口以前，詳細地看着对方臉上的特征，然后用一种与其說具有肯定的性质不如說具有疑問含意的話問道：

"您是印达列西奥·努涅斯的儿子。"

"完全正确。"

"請坐！"

"好的，謝謝。"

"您的父亲沒有和您談起过我嗎？"

"不記得了。可是我听見过許多人談起您。"

“这不太好。人們无緣无故就会給人套上一个坏名声。”

“这里我受到的款待，似乎恰恰相反，因此我才到这里来見您。如果您认为可以这样对待我，那就請原諒，但是您如果认为錯了，那么……”

“我看，年輕人……”

“假如您不让您的羊群受檢查。”弗洛倫蒂諾提高声音說，“那就請对我說明；我写个报告，一切就結束了。这是您的事情，可是我已經等了一整天！”

薩巴列达用发綠的眼睛凝視着他，并且很快地以不是威胁而是警告的声調說道：

“如果您到这里来叫嚷，找麻煩，您要知道，您是会吃亏的。我可是在自己的家里。”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的。我是来要求得到滿足，在未得到滿足以前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您要求得到什么滿足呢？”

弗洛倫蒂諾現在才明白自己也不清楚要求滿足的是什么。同薩巴列达打交道可眞不簡单，他未表示出一点恐惧，而用一种狡猾的机灵来进行談話，好象不是他而是弗洛倫蒂諾在找麻煩。于是就回答說：

“您自己知道。您自己知道您的行为。”

“我不喜欢檢查員，都是一群騙子手！如果我早知道您是特列斯一克魯塞斯的努涅斯家的人，是老印达列西奥的儿子，您就不会抱怨了。您进来时一看見您的鼻子，我就认出来了。”

薩巴列达提出和弗洛倫蒂諾的父亲熟識，是要使他失去立足点。这个地主看看他，好象要說：“現在您滿足了吧？您还要什么呢？”其实，現在只有两条路：要么作为弗洛倫蒂諾·努涅

斯·印达列西奥的儿子，而被接待，要么作为一个官員，要求得到他认为必要的解释。如果薩巴列达不认識他父亲，第一种情况就不会有了；只剩下第二种情况，那就要向薩巴列达挑战。

弗洛倫蒂諾很明智地决定不生气，也不特别严格要求。

“这一切都很好。”他說，好象完全不注意薩巴列达要他走另一条路，不作为檢查員的办法，“可是这也不能使我不向檢查局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您允許我檢查羊群嗎？”

薩巴列达并不回答，反而叫来貝尼泰，吩咐她再拿只酒杯来。弗洛倫蒂諾拒絕了。

“謝謝，我不喝酒。”

“可是喝一点以后就能喝了。喝一点威士忌吧。請坐，咱們談談。印达列西奥过得怎样？”

弗洛倫蒂諾不得不让步；在他心灵里，一种压抑着的反对这个狡猾家伙的憤怒，又开始沸騰起来。这家伙一秒钟也不屈服，善于使談話轉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当他談起父亲健康如何，現在做什么事情等等时，他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和了一些。薩巴列达对这些表示很大的兴趣。他首先以他的独特的簡短語言談到一些同印达列西奥·努涅斯有关的事情，提出一些問題，又知道了旱災引起的破产，以至于家庭的命运的一切。然后，他毫不解释地向客人說：

“檢查員的职务对您不合适，放棄它。我这里需要一个这样的好管理員，要年輕有为，能力高强，办事干练的人，每月可拿一百比索，以及十头乳牛和五十只綿羊作为私人財产，虽然我也是一个在我土地上牧放他人牲口的反对者。”

他的这种建議，使弗洛倫蒂諾大吃一惊。在他的幻想中，很快出現了这个新职务的一切利益；这意味着在赫苏斯·薩巴列

达的庇护下前途有了保障。过些年月，他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自立，实現和阿尔西拉一起拟定的計划。这种富有誘惑力的建議很难使人开口拒絕。

但是他又立刻想到他同薩巴列达不能有共同的語言；他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他的命令；他完全是另一种性格的人。

“謝謝您的建議。”他回答說，“可是我不能接受；我有另外的計划。”

薩巴列达的臉上表示出不滿意的神色。

“再考慮考慮。”他說。

“謝謝，我考慮过了。”

“再考慮一下，多考慮几次。”

地主失望地玩着一副紙牌，仿佛他的双手一刻也不能安靜下来。弗洛倫蒂諾利用这个停頓，把話題轉向来到这里的目的：

“好吧……我想知道，您是否允許檢查。如果不行，我就走。”

他看到薩巴列达以心不在焉的眼光在望着远处。薩巴列达喝了許多，可是他的醉意只有在眼睛的神色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把眼光驟然收回来，藏在眼皮下，重新閃爍着，直接和弗洛倫蒂諾的眼光相接了。同时，他用习慣的动作，把那副牌放在檢查員的面前。

“倒一下牌。”他命令說。

“为什么！”

“劳駕請倒一下牌。”

“如果这样請求，我不反对。”弗洛倫蒂諾倒了牌說。

薩巴列达从上面拿了两張牌。

"拿吧！"他低声地但有力地說，"如果贏了，您就去檢查，并且将发現的病羊按每头十个比索付款給您；如果您輸了，就留在这里，每月給您一百比索、十头牛、五十只羊。"

他凝神地望着弗洛倫蒂諾，引誘他，痲痹他的意志，挑逗他，請求他。

弗洛倫蒂諾觉得薩巴列达的兴奋感染了他，推动着他接受这种前所未有的指望。他把眼睛离开薩巴列达的凝視的眼光，轉到紙牌上。他的双唇露着微笑；他以緩和的但是坚定的声調說：

"謝謝，我从不賭博。請原諒！"

他站起来就走。薩巴列达用受惊的毒蛇似的速度把紙牌扔在桌子上。

"您会后悔的。"他說。

"不会。"弗洛倫蒂諾回答說。

談話就結束了。

第 八 章

檢查員向雇工們說了在薩巴列达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一切細节之后，就离开了圣塔—露莎。日常的单調生活和沉重的工作，又籠罩着庄园，虽然薩巴列达遭到的失敗，监工地位的动搖，現在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好几天来都是炉旁談話的嘲笑的材料。

"人們不得不沒有音乐就跳舞……"

"很快就有人会輪到跳舞的，只是这一次是在音乐伴奏下跳

离别波尔卡舞。”

雇工們笑了。第三个人补充說：

“嗯，这人是冷心腸，打动不了他。”

“怎么打动不了呢？現在你找块地放放自己的牲口試試！大概会气破肚子！”

“好象比硬木头还結实！”

“說得对，世界上沒有永恒的东西。”

“除去死亡。”

“对死亡来說，一切不幸都結束了。”

“我不要这种药。如果不能避免，就只能吃点苦，到后来总要捆起他們来的。”

当时，监工还不知道威胁着他的危險，尽力用自己的权力来对付这种环繞着他的嘲笑和譏諷的气氛。他仍旧和从前一样下命令，雇工們不吭声地执行着，使他逐漸地又增加了勇气，企图忘記檢查員在这里时受到的羞辱。

皮拉尔在月底离开了这里。要另找一个这样有經驗的可靠的雇工，滿足于微薄的月薪，安于在庄园里的奴隶般的地位，来代替他，赶牲口，伐木材，或者其他工作，不是容易的事。来了一个健壮的矮个子印第安人，很沉默，怕他不能胜任这沉重的工作，試用一星期后被解雇了。他向堂加米罗抱怨工資、工作、飯食和地位。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談話是用这样的話結束的：

“我不让任何大肚皮来吮吸我的血。”

薩巴列达了解了发生的事后，非常气憤，責駡了监工，因为他辞退了印第安人。他对当时的情况这样认为：

“这是无政府状态。他們是不想工作不想干活的懶虫。很

快就要找不到会騎馬的人了。”

剩下的雇工留在老地方，七个人当八个人使用，完成庄园的全部工作。

四月初，要用火車装走一批牲畜：三百头四五岁的冬季已經养肥了的牛；沒有任何事件会使薩巴列达提前卖牛。这群牛赶过山谷，到彼埃得拉一索拉上車。牲畜是好的，膘肥、光滑，象挑选出来的那样整齐。它們沉重地迈着步子，揚起灰尘，使空气充滿牛粪的臭味。在夕阳照耀下，牛背的动蕩的海洋象緩慢的沉重的喧嘩的水流一样流动着。沉默的雇工們抽着烟头，赶着牛，一步一步地騎馬前进。

然而，监工却穿着靴子，戴着新帽子，脖子上圍着白綢圍巾，騎着黄色的矯健的大馬，有着一副富有的畜牧主的气派。他的十头牛也在里面，一起赶到拍卖場去。在薩巴列达的三百头牛中，这十头牛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地主从来不許别人的牲口出現在自己的牧場上，但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却使他采取了这种旧式的管理方法；他认为监工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加努力，更加忠心地看管他的财产。这十头牛，同屬于堂加米罗的其他牛羊一起，不言而喻，馬上就会运出圣塔一露莎庄园，或者全部卖給薩巴列达，假使檢查員弗洛倫蒂諾·努涅斯接受地主的建議的話。这十头牛，助长了监工的狂妄自大、傲慢貪婪的发财欲望，这欲望使他一面为地主赫苏斯·薩巴列达服务，一面却偷他的财产。

然而，不管这事情多么可笑，这十头牛却使堂加米罗——这时候他已是管理員而不是监工了——計算起在拍卖場上可以得到的收入，感到很大的滿足。

“看，监工是怎么打扮的。”莫拉列斯向胡安說，“他在盘算着这些牛能賺一千八百比索左右。”

“你如果向他借一張五比索的綠鈔票，看吧，他就会哭丧着臉叫你相信他是个穷鬼。”

裝車用的畜栏是喇叭形的，一头狹窄，象瓶頸一样，用結实的木桩做成。把牛赶进里面，不一会，火車头开始調車，把十五个空車皮拉到裝車的地点来。

一部分騎馬的人在畜栏里，在圍着他們的牛群中不停地推挤着，另一部分不騎馬的在車皮那里忙碌。寂靜的車站上揚起了灰尘，充滿了喊声。牛群在馬的冲撞下向前跑动，发出震耳的鬧声，互相踐踏，乱竄乱轉，最后，嘴里吐着白沫，眼睛大瞪着，走近第一个車厢。踏板搭在車厢門口，牛不肯进去。蹄子踏在木板上吱吱发响。雇工們从下面用木棍打着車皮两壁，用尽一切方法，恐吓着牛，把它們赶进里边去。人們的臉上衣服上，都濺滿了牛粪和牛尿。

太阳已經下去了，大家都滿头大汗，一身尘土，疲乏口渴，結束了工作。印第安人莫拉列斯一句話也不說，向酒店走去，其余的人也都跟着。

“潤潤嗓子，有十头牛的人付款，”莫拉列斯把馬拴在桩上时，声音相当高地說，好使监工听到。

十头牛的主人假装沒有听見。莫拉列斯和平常一样勉强忍住了，又說了一遍：

“堂加米罗請客，孩子們；拿到了錢时，还要請哩。”

莫拉列斯在馬桩旁站着，衬衣下壮实的胸脯在一起一伏地呼吸着，一面狡猾地輕輕一笑。他就认定监工应当請客；一旦他不象往常那样沉默，那就誰也制止不住他。

监工犹疑地笑了。莫拉列斯知道他不喜欢胡安，就故意对他說：

“您觉得怎样，堂胡安，牛的主人应当付錢嗎？”

胡安只是点点头，而莫拉列斯却在对他使眼色。他們进了酒店。里面有两个人正在玩紙牌：一个穿着羊毛衫和寬大的褲子，另一个穿着普通褲子，每次拿牌都叹一口气。

“瞧，路維尔，每人一杯，堂加米罗付錢。”莫拉列斯高声說，又低低地接着說：“你吝啬，可是今天我要叫你掏几个出来，否則我就不叫路西奥·莫拉列斯。”

酒店掌柜斟了酒，大家都喝了。监工同其中一个顾客站在一旁，做出表示与此无关的样子。看見了他这副模样，莫拉列斯认为还应当要酒。

“再給每人斟一杯，也是堂加米罗付錢。”

“如果他贏了，我就去当神父。”胡安說，他比旁人更喜欢这場玩笑。

“那就快去买呢子做黑法衣。看到你穿着裙子，誰都会惊奇的！”

监工继續談話，看来还不打算走，莫拉列斯就继續鬧下去。

“啊喲！堂加米罗很願意請我們，那么就再給每人一杯，堂加米罗付錢。要知道，他卖了十头肥牛，是应該这样做的。”

笑声揚溢。监工的吝啬是著名的。一个玩台球的人插身进来，喊道：

“对，一个卖了十头肥牛的人，不請旁人……”

“誰說他不請？他想把大家都灌醉，难道还是不請嗎？”另一个自慰地說。

西拉芬中断了自己和一个熟悉的当地居民的談話，对莫拉列斯說：

“我倒要看看，假如堂加米罗固执到底，你們怎么脫身出

来?”

“你这个猫头鹰，住口！怎么会固执到底呢?”莫拉列斯用拉长的声调反駁說，“难道你沒听到又要了一杯嗎?”

除劳林那外，大家都以为酒已把莫拉列斯灌糊塗了。酒店老板不知怎么办才好。

“斟酒!”莫拉列斯坚持說，“您等什么，朋友，应当把您放在火車輪子上，让您运动运动嗎?”

透过这种嘈杂声和笑声，监工清楚地听到他們要他付酒錢的話。一方面，奉承他卖了十头牛的話使他很高兴；另一方面，莫拉列斯叫他付錢的无礼行为使他很气憤。他刚露出要走的样子，酒店老板就問他，是不是付雇工們所喝的酒錢。

“他們是为您的健康而干杯的。”他加了句話說。

监工看見无处可躲，臉上笑着，但是心里很憤怒。他付了三个多比索的酒錢，向他們打了个該走的招呼。

他上了馬，心里咒罵着那些一起在木桩旁走着的毫不掩飾心里高兴的雇工們。下次他宁願挨刀，也不給这些土匪付酒錢了！这还不够嗎！这个印第安人莫拉列斯，难道他不怕因为这种魯莽行为而从庄园解雇嗎？还有这个装做安靜的胡安！还在打貝尼泰的主意！让他受着吧，从今以后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就是离得再远也休想看得到貝尼泰！这些可恶的賤坯，厚顏无耻的懶虫，流浪汉，一文錢也积不起来。在稳定的好地方工作或是到处找短工做，他們反正一样！他們被解雇时，还敢要求讲明理由；如果不滿足他們的要求，还要威胁。印第安人莫拉列斯就是这样，衣服襤褸的胡安更是这样。但是他要管管他們，叫他們在他面前要絕对服从！

监工沉溺于这些念头中，把他所听到的薩巴列达說过上千

次的那些話反复想着。一个火車头在車站上調車，把装着牲口的車皮連接起来。长长的一声鳴叫，消逝在寂寥的田野里，火車开动了。雇工們已經走上大路，还最后回头看了看火車。

“牛走了。”其中一个人說道；另一个人回答說：

“是的，走了……”

他們再也沒有說什么。他們給牛打了烙印，做了閹割，鋸了牛角，給它們洗刷，医治它們的潰伤和肿脹，收放它們，不論冬夏，在正月的烈日下，在六月的寒風中，經常和它們在一起，花去多少力气，流了多少血汗，現在火車却把它們运走了。薩巴列达用卖一头牛的錢就足够付一个雇工半年的工資。这次卖牛所得，足够付八个雇工二十年的工資。由于这些无名的雇工的劳动，地主在二十年內可以卖两万头小牛，两万头母牛和两百万公斤羊毛。

雇工在别人的土地上，在别人的木棚里，收放别人的牲畜，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失去了和妻子共同生活的願望，失去了亲眼看見儿女成长的机会。他們从出生到死亡，从未享受到这些最微小的、最誠实的普通人生来就要求的一点点的幸福。他們从小就习慣斗毆，在可怜的茅屋中长大，不知有父亲，憤恨地劳动一生。他們衣著襤褸，經常挨餓，却用自己的手創造了巨量財富。可是，英国公司为了轉运这些牲畜到四百公里外的地方去所得的錢，就足够付圣塔一露莎所有雇工一整年的工資。

火車加快速度，轉过弯，消逝在山丘后面了。明天一早，牛将卖給美国冷藏屠宰厂，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工业加工的阶段；那里也是一样，城市里的工人也吃不飽，穿不暖，也逐漸丧失自己的精力和希望，甚至在吸血的机器中，在有毒的酸类中，在鍋炉的灼热中，在冷藏庫寒冷的空气中，牺牲了生命。然后，英国

和美国的股东获得了巨额的利潤。最好的罐头肉运到他們的国家里去，不幸的雇工从来沒有嚐过滋味，他們命定永远吃老閹羊的肉。在遙远的地方，打开罐头来时，任何哪个英国公民，任何哪个美国公民，都不会想到罐头里包藏着千百万南美洲工人农民的痛苦和貧穷。

群山中吹来柔和的風。监工驅馬疾馳，雇工們尾随前进。馬蹄声在黃昏的靜寂中得得作响。这种响声，使遙远的微弱了的火車轰隆声听不清了。他們的右方有大团的发紅的濃云，遮住天空，他們头上的空中已呈現出鉛色的云彩。

他們一直疾馳到夜色的到来。在半明半暗中，寂靜籠罩着整个平原，籠罩着沉默前进的人們的思想。夜的靜謐，好象减弱了人們臉上显示的紧張，使他們簡单的思想也在感觉不到的夜色中消溶了。

秋天的夜空，象一个平滑的巨大的圓穹，复盖在大地上，无数的星辰在上面鉆透了一个个窟窿。大自然对普通人的心灵藏着多少秘密，多少謎語啊！在千万年間，从有历史記載之时起，一代接着一代，这些謎語使人們迷惘，奴化了人們的意識。由于这些謎語和秘密，人們創造了上帝，創造了以上帝之名統治着人們的王国。关于駱駝和針孔的格言，即屬此类。在不变的法律所确定的王国中，有着各种不幸的受損害的告示，有着大地上无辜的人的各种痛苦的告示，号召直接进入天国的容忍和順从的告示，有皮拉尔为儿子死亡而得到安慰的告示，有对劳林那的七十年痛苦劳动生活进行安慰的告示；在这些生活中，他甚至沒有得到埋葬自己的一米土地。也有要貝尼泰束縛在监工的龌龊的床上的告示，也有要胡安失去貝尼泰的告示，也有要在黑夜眨眼的星空下肩起重負的每个雇工的告示。

但是容忍和顺从不能掩藏住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把那些在牧場上有工作的人赶到大路上，村子里和城市中。因为失业的人如果不住在村子里，也会被較好生活誘惑到城市中去。那些留在庄园里的雇工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受的压榨更厉害，于是也开始听从許多亲友对他們的召喚。

不，他們沒有容忍，他們不会屈服。他們不是輕信的人，而是倔强的人。一股强大的力量逐漸使他們的心灵扔掉順从，感到自己的不幸，感到自己所受的压迫；把他們赶走，赶到生活稍稍輕松一些的地方，不那么困苦的地方去。不，他們决不会永远順从的。在他們身上，已經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时間的变迁，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結果。

第 九 章

“快撈，快撈，快撈，否則会被水嗆死的！”监工不容分說地喊道。

胡安在他喊叫之前，就扔掉了手里的叉子，全身弯到水池上面，抓住羊頸上的毛。劳林那放开把羊身支在水面上的叉子，胡安尽力弯下身去，把羊拉了上来。沒有气的牲口嘴里，吐出褐色的、发出油污和粪便臭味的水来。

胡安把羊扔在池边，它躺着不动，睜了睜眼睛，毛里流出的水，形成了一个小水潭。

“喝了很多水。”监工嘟噥地責备說。

“它是发癲癇病了。”劳林那反駁說。

胡安沉默地用手帕擦掉臉上的汗珠和濺上去的髒水。

西拉芬和莫拉列斯从和水池出口相接的狭窄通道里把羊赶到水里。牲口慌成一团，旋轉着拥挤而过，用那种温順的、愚蠢的、充滿恐慌的眼睛看着人們。人們赶着它們；挤成一团的羊群向前跑着。人們突然弯下身子，用右手抓住它們的腿，左手捏住脖子，而后放开右手，在肚子下面扯下一团毛来。把羊一举到空中，它們就完全沒有了办法，沒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就象在蒼鷹爪下的小鸡。雇工們走到水池边上，把牲口一下子推在水里。有一些滑倒了，絕望地用蹄子刨着，爬在水池的斜坡上，而后沉进了攪混的、冒泡沫的水中；另一些在恐慌中打算跳出水池，不声不响地撞在池壁上，象口袋一样倒下去了；还有一些企图向前逃，又想抄近路，就撞上自己的同类，踐踏着它們。这时候监工向站在通道口的雇工呼喊，叫他們停止再赶。另外一些雇工就用叉子尽力救起掉在水中的羊，先把上面的拉上来。

通道已經通暢无阻，羊群又走向水池的另一个出口通道。羊抬起恐慌的头，雇工的叉子不断地、无情地把它們沉到水中，好让药水浸透羊身。羊顫抖着，站在水池的一端，痙攣似地抖动着，最后走上洋灰地；羊身上流下的药水順着水沟又流回水池中。

工作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西拉芬和莫拉列斯管的通道里一只羊也沒有了，所有的人又都到了畜栏里。有一些人揮着口袋，另一些人搖动着裝滿石子的铁桶，发出不可忍受的喧鬧声。人們的喊声，狗的狂吠声，以及震耳的铁皮声，在这場喧鬧中汇合在一起了。一群羊又被赶到通道里，人們在前面一齐散开，走向羊群，抓住企图冲出圈子的羊。牲口乱竄着，企图逃出来；一只羊也沒有跳出通道，但是这些牲畜还是相继做着这种可笑的无用的跳跃。

把通道塞满到使所有的羊都失掉活动的可能时，領导这工作的监工就发命令喊道：

“关上門！”

关上了和通道相通的畜栏的大門，通道的这一头寬大，另一头狹窄。人們从畜栏里跑出来，跳过铁絲网，在水池旁又不間断地开始工作。

畜栏的尘土，通道的灰雾，数千只蹄子不断踐踏而升起的从未降下的灰尘，粘到人們汗湿的皮肤上，吸进肺里，落在衣服上，盖住了树叶的光彩，染污了四月的清新空气。

然后，一天一天地騎馬赶着新的羊群，穿过牧場，直到圣塔—露莎一万五千只羊完全洗过防治疥疮的澡为止。人們为了不致疲倦而倒下，需要有鋼铁般的身体，鋼铁般的臟腑，鋼铁般的肺部，和永恒的青春。可怜的劳林那的体力已經无法进行这种野蛮的竞賽了。

人手不够，把紅头发也派来洗羊，甚至連貝尼泰也加入了共同的、耗去了雇工全部时間和一切精力的忙乱中。她在这些日子里不得不做男人做的工作。她夜里起来挤牛奶、劈柴和搬运木柴，抬沉重的厨房的髒水桶，喂猪，剝玉米，所有这一切，她都同平日自己必須做的事一起做了。

貝尼泰不拿工資，任何人，甚至她的母亲，也沒有想到这点。貝尼泰是雇工的女儿，这个雇工在她生下以前就已离开庄园，以后从未回来——因此，她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女儿，也許是風的女儿——她在圣塔—露莎长大，在圣塔—露莎和母亲以及长年自由繁殖的猫狗作伴长大，直到薩巴列达命令把小猫、小狗都打死为止。她在圣塔—露莎孤独地生活，不和自己同年岁的人交往，与复杂而遙远的世界隔开，人世間的声音通过收音机广播到她

这儿来——战爭、革命、罢工、政变——这些她听了也不懂，好象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一样，任何时候都和她不发生关系。誰也沒有对她說过她的劳动值多少錢，对她說来，工作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她不断地工作着，到現在也还継續工作着。她工作，似乎是为了把她在地上爬行时对繁荣庄园还不能作有益工作时欠下的飯錢偿还薩巴列达。

在这个意义上說，她还被看作是一个准备当使女差遣的女孩子。然而在堂加米罗的充滿淫欲的眼睛里，她已經是一个能做包括滿足他欲望在內的家务工作的使女了。

监工沉默着，情緒很坏，每天更加严格地监視貝尼泰。他把胡安差到离住宅很远的地方，遇到方便机会就派他去砍柴或者帮助伏列依塔斯。他用威胁着她女儿的危險来恐吓厨娘；他們一起使貝尼泰的生活变得更加不能忍受了。

一天晚上，在第五天或是第六天洗羊的日子，貝尼泰拿着斧头走向靠近水池的木柴堆去。滿臉尘土污秽的雇工們，洗着被药水弄伤的手和发紅的眼睛，結束了一天的工作。綿羊哀愁地咩叫着。在地主住宅后面的这些房子，被寂静籠罩着，这里沒有孩子，只有为自己而活着的成年人。把天空染成絳色的太阳，已經落山，血紅色的余輝洒在田野上，土地、天空、树木都染上了这种顏色。

雇工們結束了工作，在这种突然来临的静寂中，貝尼泰和胡安长时間地互相注視着。

姑娘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她軟弱地靠在斧子柄上，垂下眼瞼，好象要保住这种目光。这种火热的溫情傳遍全身，她感到了为胡安而保持住自己整个身子和心灵的願望。

监工从木棚里嫉妒地观察着貝尼泰，发現了这种目光。不

一会儿，他看見一个雇工走向木柴堆，这不是胡安，而是身体最弱的、薩巴列达认为最狡猾的阿巴里修。

阿巴里修迈着他那小步走到木柴旁，监工看見他同貝尼泰談話，过了几分钟，貝尼泰放下斧头，把胳膊在胸前叉起。阿巴里修不慌不忙地开始为她堆放劈好的木柴。在监工看来，这个雇工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触到了她的胸脯。最后，貝尼泰带着木柴走开了，而雇工則去把手車推到劈木柴的地方来，拿起斧头，开始劈柴。他沒有发現监工。他很累，但是很滿意，能够帮助姑娘做一些沉重的工作；他和她談了話，之后又給她劈柴，这几分钟是他一天中最美的时刻。阿巴里修最近想"稍稍地离开"庄园，他憎恨主人和监工，恰好这天早晨又发生了激怒雇工的事件。疯子馬蒂阿斯过了这几年后，又在圣塔一露莎出現了。他赤着脚，衣衫襤褸，模样十分可怜，而且更加疯癲；他的头脑里充滿着幻想和冒險。他对监工說，他僥幸地在克古契果森林中从一队警察手中逃了出来；他仍然以为自己是傳說中的英勇、机灵的俠盜，是为人們打抱不平的維护正义的战士。他已經瘦弱不堪，受着疯病和在森林里长期饥餓的折磨，可是，虽然如此，监工却还派他去劈木柴。

疯子拒絕了：

"怎么，先生？您不招待逃避通緝的人嗎？我怀疑您也是投靠了政府了……"

他以高傲的眼光看着监工，然后一甩长头发，接着說：

"是的，是的，看来这里一切人都投靠了政府……是的，是的，投靠了……多么可耻！"

监工担心会因为这个疯子而受到薩巴列达的責駡——主人由于庄园人数愈来愈少，劳动力不足而产生的困难，情緒很坏

——就向他报告了发生的一切，問怎么对付馬蒂阿斯。主人的做法，和大家所猜想的——这是阿巴里修从貝尼泰的話中剛剛肯定的———样，他給丹波累斯警察局打了个电話，要求派警察来抓这个疯子，教訓他一頓，以后別再到圣塔—露莎来。

在中午休息时，来了两个警察。馬蒂阿斯正在睡觉。阿巴里修憤怒地想到了現在还使他心情痛苦的情景：馬蒂阿斯以极大的尊严向警察投降，相信自己是完了。

“让他們杀掉我吧。可是您这个变节的叛徒，”他对监工的臉看了一眼說，“更坏。”

警察把他带走时，他不相信他們不会杀他，喊道：

“再見，伙伴們，我倒了楣。要提防这个人，他投靠政府，出卖了我。他会象叛徒一样死掉的。别相信他，他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在給貝尼泰劈柴的时候，阿巴里修忧伤地問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呢？可怜的疯子作了什么坏事呢？最好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他会被治好的。

他正在这样想，监工走到木柴堆旁来了，問道：

“阿巴里修，有人吩咐您劈木柴了嗎？”

“沒有，先生。”

“是貝尼泰嗎？”

“不是，先生，誰也不是，我自己干的。”

“好，如果沒有人吩咐，那就別干了。”

阿巴里修吸了吸快灭的烟头，含糊地問道：

“这是犯法的嗎？”

“您干的是我命令您的嗎，嗯？”

“我問是不是犯法的。”

“您沒有什么可問的。无緣无故地干沒有命令您干的事，是嗎？如果她劈木柴，您就让她劈！”

“我問，这是不是犯法的？”

监工被沒有預料到的雇工的魯莽所激怒，回答說：

“是犯法的。”

“眞太好啦！不是嗎，眞太好啦！”阿巴里修气憤地說，“那么我从前和剛才同她談的話也都是犯法的了？”

“我不許您饒舌！”监工喊道，“这里有学問的太多啦，啊？放下斧头，住口！假如您不滿意，尽可以滾。”

“我正打算这样。虽然我不得不服从您，可是我不允許您或任何人提高嗓子对我嚷，明白嗎？”

他看着监工，眼睛里露出憤怒的光芒。

“明白嗎？”

“找您自己的馬去，立即离开这里。”监工命令說，“我不想打架。”

“假如不想打架，就要学会尊重别人……因为說不定什么时候会把您的嘴臉点綴一番的！”

这些話使得堂加米罗气恼已极，这次他想干到底了。

“可不是象您这样的坏蛋！”

他伸手去摸手枪，可是阿巴里修坚定地举起斧头，威胁着說：

“别动，否則我用斧头砍掉您的脑袋，狗强盜！”

监工面色蒼白，退后了一步，想贏得距离。阿巴里修高举着斧头，向他逼近。

“别动您的枪，否則我就打破您的脑瓜！您已經把我惹火了！您就是那种把一切都归罪于穷人的不讲理的人！”

堂加米罗向木棚退去，希望雇工們来干涉，可是那把斧头仍然在他头上高高举着，在落日的光辉中閃閃发光。监工开始让步，已經不能再等待了。虽然他把胳膊举在头上，但还是怕阿巴里修用这可怕的武器砍掉他的脑袋。阿巴里修也担心，如果自己稍一懈怠，监工就会掏出手枪，因此就一步一步地逼他。在这黄昏的时刻，在这被羊咩声所打破的寂靜中，他們以这种可怕的姿势走了大約三十米，直到雇工們把他們圍上为止。

“先取下他的手枪！”阿巴里修举着斧头，要求說，“疯子馬蒂阿斯說得对，这个人不能相信。”

堂加米罗毫不抗拒地交出了手枪，然后阿巴里修也放下了斧头。监工感到已經沒有危險，才敢說道：

“这个野蛮人要用斧头砍我。”

“我应当让您打死嗎，您这老賊！”阿巴里修喊着說，“眞太好啦！眞太好啦！”

薩巴列达的出現，才使这場風波宣告結束。他正把汽車从車房里开出来，要到丹波累斯去。他发現了这个不平常的事件，就把車停在他們的旁边，沒有关发动机，从汽車里問：

“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都等监工先說。他离开人群，指着阿巴里修，用受了委屈的人的声調解釋說：

“沒什么，这不声不响的家伙要走了；他侮辱我了，想用斧头砍我。”

薩巴列达关上发动机，从汽車里走出来：

“您怎么說，卡里阿？”

“他說慌。因为我替貝尼泰劈了点木柴，他就要我走，好象这是犯法的，后来又想用枪来吓唬我。”

“他砍了您嗎？”薩巴列达問监工。

“沒有砍着，可是有这打算。”

“你們呢，看見是怎么回事？”

“我們只看到結尾。”莫拉列斯替大家說。

“看到什么呢？”

“堂加米罗老是向后退，好象看到了幽灵一般。阿巴里修举着斧头向他逼近，叫他别拔手枪。”

“要求他别拔手枪。”阿巴里修证实說。

薩巴列达对他的話未加理睬，他冷冷地把双方看了看，决定說：

“您，卡里阿，立即就走，牵了自己的馬走，到丹波累斯算帳。要感謝我，我不把这件事报告警察局。”

“我不打算感謝誰。”

“反正一样，”主人坚决地打断了他的話，对其他的人說，“要知道，我不准許这里有任何混乱，已經发生的就算了。誰要弄出类似的事件来，我就把他送监獄，听到了嗎？”

雇工們发出了抗議的喃喃声，可是沒有一个声音說得很响。薩巴列达沒有理睬雇工們对他投来的視綫，命令监工說：

“您回屋里去，在卡里阿沒有离开前，您别出来，明白嗎？”

他坐进汽車，开了发动机。监工向住宅走去，而阿巴里修則搖着头，慢慢地回到木棚里。汽車向后退了退，就冲向前，发着巨大的响声，疾馳而去。在暗影圍繞的黃昏中，汽車的前灯把几束强烈的光抛向广闊无边的原野。这是一片无声无息的原野，在这里流过了圣塔—露莎的无数岁月。

阿巴里修走后，留下的雇工的工作更加重了，这样就加深了圣塔—露莎酝釀着的不滿。在厨房里，在木棚里，各处所談的

話，当主人和监工走近时，就立刻沉默下来。这是含有一定意义的沉默。这种消极的不安，秘密地渗透在庄园的空气中。雇工們在监工和主人面前备馬时，在很少有的这种一起到田野里去的机会中，时常有人在沉默中忽然学着阿巴里修喜欢說的話說道：

“眞太好啦！眞太好啦！”

这比沉默还坏。

另一方面，监工的气势看来是开始衰落了。很显然，如果薩巴列达沒有找一个人来代替他，那只是因为还沒有找到熟悉畜牧的、合乎他理想的那种精明、能干的人。薩巴列达对貝尼泰的命运已經不那么感到兴趣，他不会贊成或反对他的任何下屬，不管他是誰，迟早会得到她。虽然他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可是他又不能允許他的监工和雇工之間的关系复杂化，为一个女孩子互相爭風吃醋。他已把这一点直接和堂加米罗說过。这个人不承认这种責备，可是他看到事情对他有不利的風头，就停止了和牧人伊西多罗的勾当，并且尽力避免和部下摩擦，虽然他还是逼着厨娘严格地监視女儿。

总之，他不得不担心会有某个雇工在不适当的时候来要求算帳，使得庄园的情况更加严重。薩巴列达采取了預防措施，他命令把馬尔加的几个雇工調到圣塔一露莎来，并派监工到庫尔金那村去雇两个可靠的人。可是他明白，这些措施还不够，必須把邪念根本鏟除。雇工們发生了什么事呢？最近，蒙得維的亚的工会提出了庄园雇工的最低薪金要增加为六十比索的問題，这种宣傳已經开始在庄园里发生了影响。在某些庄园里，虽然不多，例如在內格罗河以南，已經付三十五到四十比索了。难道雇工們不知道这些消息嗎？他們都知道。他們也知道城市的工

人賺得更多些。薩巴列达却决不願意这种要求在北方也傳播开来。他每月只付二十五比索，他說这些已經够了，再多他們不值。当然，如果可以雇到規矩的劳动好的雇工，使庄园免掉雇工經常流动的麻煩和不便，他也会多給一些的。然而，只是这个問題嗎？不是，多給工資，表示承认雇工有权多得工資，这更加鼓励了他們，等于把木柴扔到了蒙得維的亚燃起的烽火中。这样做不行。可是，薩巴列达明白，雇工留在庄园沒有走，幷不是因为他长着漂亮的臉，应当立即采取某种有效的措施。于是他决定每年賞两百只羊的羊毛錢給雇工。他們每个人在年終可以得到七十或八十比索，这对他們是一种誘惑，可以使他們留住。这幷不是由于他們的要求，而是一种賞賜，一种自願的好心的礼物，他們应該感謝，但也不是毫无条件。

雇工們以惊訝和抑制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消息。主人被什么蒼蝇咬了？这眞正是他善意地对待雇工，打算改善他們在圣塔一露莎的景况的表現嗎？

“这个核里还看不到果仁，不知里面是什么。”莫拉列斯說。

“我們一个人在一年的羊毛錢里能积下多少呢？”西拉芬問道。

莫拉列斯算了一下說：

“如果卖掉，卖得好，大約有一百比索。”

“这就够我們做一个地主了！”劳林那譏笑地說。

雇工們笑了。莫拉列斯想到，在一方面，这笔賞金不能輕視，另一方面，这笔錢使他能償还主人預借的工錢。这笔債务，如果不償还，将把他束縛在圣塔一露莎，就象馬系在桩上一样。因为，在他純朴的头脑中，他看不到别的离开庄园的可能。

“眞太好啦！眞太好啦！”紅头发模仿着阿巴里修的話感叹

說。大家一陣笑声，驅散了雇工們的疑惑情緒。

“那个砍柴的人知道了不知会怎样呢？”劳林那禁不住說了出来。

他指的是胡安。监工因为要叫他离家远些，派他去砍柴了。

“这个小伙子喜欢的不是錢。”西拉芬暗示說。可是他們之中沒有一个接他的話，因为这个問題已經越来越严重，他們都小心地不去提到它。

第十章

森林里傳出单調而又清晰的斧头砍击声。受惊的鳥儿在枝头来回飞着，使茂密的树林中充滿沙沙的声音。阳光只在有一些地方透过树隙，照到腐烂在湿地上的落叶。胡安用斧头最后砍了一下，从他喉嚨里迸出了用力时的吆喝声，一株月桂树发着哀鳴倒了下来。

胡安扔掉斧头，擦了擦手。他的格子衬衫已被汗水湿透。他坐在倒下的树干上，擦掉臉上的汗水，开始卷一支烟。在长时間的工作之后，他的手指已經变得麻木了，卷的烟也是不匀称的，中間粗大，两端細小。他点了火，滿意地抽着。

林中的寂靜同任何其他的寂靜都有所不同。空气透过树叶，才能流进来，在这宁靜中，傳来几乎同潺潺的水声相混的簌簌声。昆虫的嗡嗡声，野鴿的咕咕声，溪中塔拉魚的跳水声，树上啄木鳥的丁丁声，水鴨在水中的潑水声，鳥儿的扑翅声，以及千百种神秘的模糊的顫抖的声音，在这寂靜中发生。可是，这些声音都不能穿透它，都不能打破它。它們同寂靜溶合在一起，凝

結起来，变得生动而有感应。这是树林的寂静，它和田野的寂静以及人們房屋的宁静是完全不同的。

需要有人到来，只有人的声音才能打破它。可是这个人不是胡安，他正在沉默地孤独地抽着烟，想到完全和森林、寂静无关的其他的事情。他在想貝尼泰。她这时在做什么呢？昨晚上她沒有逢到什么事情嗎？想到监工故意派他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企图利用他不在的机会，使他精神都失去了常态。当他想到这些时，他的臉由于憤怒而变了样。他握起拳头，血在两鬢上簡直要迸出来。在这种时候，他受着盲目的忿怒的控制，就不停地砍着，不停地砍着，好象在沒有完全伐完森林以前，不能得到安宁。含羞草、烏荆子、月桂树，都相继倒下。最后，他精疲力尽，倒在湿草地上或沙沙发响的树叶上。今天晚上，他将回家，可以看到貝尼泰了。在她房間的窗栅旁，他要說服她把正門打开，他可以在半夜里到她那里去。被发現的危险，他不在乎，也制止不住他。

他的热烈的願望，由于害怕监工搶在他之前，以及急于实現檢查員的忠告，变得更加厉害了。胡安觉得自己是一只被关在籠子里的野兽。可能失掉这唯一幸福的忧虑，折磨着他的內心。他不要那种在庄园里、在村子里、在村郊很多的，要么多子女的，要么从小就对爱情有經驗的那种妇女。他要貝尼泰只屬于他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报酬，他还为什么象牲口一样干活？还为什么要做一个忠实、正派、受大家尊敬的人呢？

胡安相信貝尼泰。他以自己純朴而善良的心灵的一切純洁和忠实来相信她，全身心地、毫不失望地相信她。可是他同貝尼泰相处的困难，监工的阴謀，要实現貝尼泰完全屬于他一个人的这种願望所逢到的阻碍，在他心灵里不禁产生了严酷的疑虑。

这原因不在于他心灵的特質，而在于他們周圍統治着的对妇女的忠貞的看法；这时候，象閃电一样，他的信任消失了，出現了对她的深深的憎恨。

当这一陣疾風过去后，对她的这种責难的感觉却使他的热望更加熾烈了。在这种恐惧和矛盾的殘酷折磨中，他的神經紧張到极点，逐漸使他有了采取强力手段的念头。

胡安吸完了烟。按照映在树叶上的阳光的方向，确定大約已四点钟，完成当日的工作——这是一个好雇工的驕傲——他已所余无多。他从早晨就尽力工作，打算在天黑以前回圣塔一露莎去。

他又拿起斧头，突然听到背后有不寻常的沙沙声。他回过头来，看見伊西多罗的妻子在溪水边的小路上走来。胡安知道她在溪水上游几夸得拉的地方洗衣服，但是她的出現却使他惊奇。

“别奇怪，”她一直走到胡安身边，說道，“想吸烟，回茅屋很远，我知道您很好，才来找您。”

胡安证实了这种評价：

“謝謝您的誠意。尽管抽吧，堂娜。”

“就叫我恩加娜松吧。”

“多謝您的信任。”

恩加娜松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圓脸，眼睛热情。她穿着細棉布的衣服，紧包住身体，胸脯結实，腰身很好看。她的个子和胡安相仿，具有某种征服人的热情的神情。胡安并不怎么喜欢她，可能是因为她同监工有关系的緣故。昨晚，他在伊西多罗家喝馬黛茶，后来又和他們一起吃晚飯时，他始終感到她的火热的視綫在看他。现在，在这树林的寂静中，在这个可能不只是为

抽烟而来的妇女面前，他感到有些惶惑。

恩加娜松熟练地卷了支烟，一面抽，一面在林中的空地上来回走着。

“还干活嗎，啊？不想快点回去嗎？”

胡安沒有回答。这女人轉过身来，瞧着他的两眼。胡安躲开她的視綫，看着斧头。从附近的牧場上，傳来馬匹的嘶叫声，拴在近处木桩上的胡安的馬，同样也发出了长嘶，使林子里每个角落都出現了回声，好象巨大的風刮过一样，驅走了沉沉的寂靜。这女人笑着說：

“好吧，干活吧。謝謝您的烟。在走之前，还到我們那里去嗎？”

“不，直接回去了。”

“好吧，那么不想喝点馬黛茶了……轉告干娘，我等她来作客呢。我好久沒看到她們了。嗯……再見吧。”

胡安伸手和她的火热的手相握，感到有点头暈。他用力地把她一拉，使她撞在自己胸部上，恩加娜松不禁呻吟了一声。他触到了她滚燙的嘴唇，两个人都不透一口气。胡安的胳膊摟住了她的腰，她的身子弯了下来；他們急切地拥抱着，好象即将死去的伤者，害怕在未得到最后的享受之前就失去知覚。

他們在揉乱了的草地上躺着，急促地呼吸着，随着每秒每秒时間的过去，感到了对本身安宁的恐惧。

“我一向喜欢你。”恩加娜松低声說了一句，又沉默下来。

他們仰面躺着，感到林中的寂靜柔和地悬在他們上面，使他們不能移动。胡安凝視着叶縫里閃現的几块藍色天空，时断时續的思想互相交替着閃現在他的脑海里。这个热情的女人是屬于监工的——可以不考虑她的丈夫——他随时可以占有她。想

到这点，他感到一种粗暴的滿足，因为这是对可憎的敌人的羞辱。可是，根据一切現象，监工現在是想摆脫同这个女人的关系，很少看見他到伊西多罗的茅屋里去，可能他是想用貝尼泰来代替恩加娜松。在这种情况下，胡安不是代替了这女人所寻找的监工嗎？她是不是在帮助自己的敌人实現計划呢？胡安想到他自己是在以恩加娜松代替貝尼泰，突然感到了应該拒絕这个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就离开了她。

恩加娜松看見胡安躲开了，叹了口气，把手伸給他。胡安又躲远了些。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我嗎？"她惊訝地說。

胡安尽力不看她。

"回答我！你不喜欢我嗎？"

胡安沉默地站起来。恩加娜松感到他的行为有些奇怪，也站起来，走到他身旁。

"告訴我，你不喜欢我嗎？你怎么啦？你觉得我不好嗎？"她觉得胡安太軟弱，就向他說。但是胡安还是沉默着，她就看着他的臉說："也許你觉得象我这样的女人对你不合适嗎？"

胡安用手背在她的臉上打了一下。

"下流东西！"她譏笑地駡他，"从沒有想到你是个这样无聊的人！"

"我就給你看看，骯髒的女人！"

他伸手抓住她的衣服，猛然一拉，就撕破了一大块。

"現在走吧，母馬，去找监工去吧！"

恩加娜松不能明白胡安心中想的是什么。她的自尊心受到損伤，她憎恨这个用这种侮辱来报答她的屈从的粗野男人。可是，虽然这样，她还是全身心地需要这个粗野的男人，願意顺从

他被她的身体所激起的願望，感到这是唯一使他就范的方法。这种願望，她已在他的憤怒的目光中看了出来。她整了整衣服，毫无恐惧地走近他說：

"我要打死你，混蛋，你有什么用！"

胡安看到她气得发抖的身体，又一次屈服了。从树林远处又傳来的馬嘶声，和胡安的馬的踩蹄声，盖过了他們急促的喘息。

胡安的憤怒已經过去，他感到羞耻，而且更多的是忧愁。恩加娜松在这件事上有什么罪过呢？男人应当这样对待妇女嗎？胡安开始給自己找理由解釋，但是不能使自己信服。他想說这是由于监工，而不是由于她的行为；他是根据其他的原因这么說的。恩加娜松很高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要紧。她要急忙赶在丈夫之前回到家里，不让他看見撕破的衣服而惊訝。

"什么时候再来这里，就到我洗衣服的溪边来。知道在哪里嗎？不知道？只要越过山丘就是。我等着你。"

胡安同意了。

恩加娜松是个粗野而专横的女人，在一定的場合也会变得溫順。她吻了吻胡安，笑着指着自己的衣服說：

"嗯，我走了。假如他看見我这个样子，不太好。你想想，假如我对他說，这是只猫給搞的，他会相信嗎？……"

她又一次吻了他，很快地沿着她来的小路走了，只留下树枝在簌簌地抖动。

胡安不动地站了一会，不久林中又傳出了他斧子强烈的砍击声。离日落还有一个半钟头时，他从林子里出来，緩慢地走过林边的礫石地段，就放馬奔馳。会見貝尼泰的願望折磨着他。他并沒有感到自己对她不忠实，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应当在这个

意义上忠实于她，但是有一种不安和忧郁却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他在树林中想占有的，不是牧人的妻子，而是貝尼泰。当时他被从未有过的恼怒所控制，冒犯了恩加娜松，現在他也在这种恼怒中懺悔着。命运对他很不公平：把他未要求过的放在他手中，而把他全心灵所要求的，却夺走了。

为什么他不是一个溫順的人，象黑人皮拉尔那样呢？皮拉尔对生活要求不多，不觉得特別受到束縛。他遇到了已有两个孩子的尼古拉莎，同她住在一起，来对付不合理的生活。他不和她无謂地爭吵，而是低下头来小心地躲到一旁。难道这样不好嗎？为什么他，胡安，硬要貝尼泰这样美丽，这样新鮮，这样与众不同的女人；他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屬于他呢？她虽是厨娘的女儿，但在地主住宅里受过教育，不知道茅屋里的生活，比較清洁，比較嬌弱，比較高貴。一个穷雇工怎么能和主人和监工相爭呢？甚至即使她爱他，显然，别人迟早也会打断他的这条路的。

傍晚恬靜，空中无云，忧郁的重担，好似遙远时代就存在在人們心中的古老風俗，压着一切。他让馬緩步而行。压抑他心胸的忧伤控制了他。为什么着急呢？

他放馬緩步走了很久。在他思想深处的阴影中，恩加娜松的形象清楚地显現。

他上到山丘頂上，远远看到庄园的房舍。从这样的距离看去，房舍周圍的一片树木，已和黃昏的夜色相溶。在辽闊的田野中，两眼尽情看去，只有在圣塔—露莎右边的谷地里的瓦尔台內哥罗的房舍显得很触目，这是最靠近薩巴列达的邻居，虽然在两个庄园之間几乎有半里格相隔。

为什么胡安突然会想到这两个家庭旧日的敌对情緒呢？为什么他脑中盘旋着一些附近老人都知道的訴訟的故事，說薩巴

列达老头占了瓦尔台内哥罗老头一半土地的事呢？无論如何，他暂时忘記了貝尼泰、监工、恩加娜松和一切和他相关的不愉快的事情。在他的幻想中出現了瓦尔台内哥罗老头的形象，严厉、阴沉，受着一种不管任何牺牲也要保持最后一点土地的願望的控制，坚决不向想用訴訟的威胁、欺騙的建議占有他的土地的强大邻居投降。

叙述这个故事的劳林那的形象，也出現在胡安眼前，而后又出現了一些断續的、无联系的、支离破碎的形象；对童年模糊的回忆，他整个悲惨的生活經历，又挤走了这个故事……

晚上凉爽的空气促使他这样休息了一会。后来他又回到了这主要的思路上来，在几乎安静下来的心灵里，又发生了新的疑虑。如果說，监工明知道恩加娜松对丈夫不忠实，他最近故意派胡安到森林里去干活，因为她就住在那里，可以使这个女人引誘胡安，使他和貝尼泰离开，无論如何，这也不能說完全是猜想。他再也不想和恩加娜松相見了。甚至打他他也不去。这完全有可能是这个无耻的监工和恩加娜松彼此商量好的。因为这个有野心的、自私的女人，是会为了得到一条牛或一匹馬而給他效劳的。不然为什么她会到树林里来就他呢？为什么堂加米罗常常派他到这牧場上来呢？

不，他使她满足了，而且很满足了，在这方面，上帝也不能怪他，但他决不上另一次当。現在他首先应該遵照檢查員的忠告去做。他是一个有生活經驗的人，知道这事情的曲折和复杂。

回到庄园，他立即往住宅走去，想去通报他已回来，可是监工听見狗叫已經知道，为了不让他在厨房看到貝尼泰，走到大門口来迎他：

“晚安。”

“晚安。”

“柴劈好了。”

“好，明早套上車，把它們运回来。这要花些时間，带块烤肉去，或者你願意，就到牧人那里去吃；如果需要帮助，告訴伊西多罗，說是我的命令。”

“好。”

“沒有别的事嗎？”

“沒有。”

胡安走了，相信自己已陷入了圈套。又到树林里去！又是一个人！沒办法，堂加米罗怕他，沒有理由把他解雇，就采取这种手段。如果恩加娜松再到树林里来，他可得好好教訓她一頓。

他沒有去厨房，到了木棚里，从那里走进花园。月光下，主人住宅的墻壁白得象透明的一样。貝尼泰在这样明亮的光綫下会不会在窗口出現呢？

突然，她在窗栅后出現了。胡安走到她的旁边。

“怎么样？想我嗎？”貝尼泰問。

“很想。你呢？”

“也很想。”

貝尼泰傾听着从房屋里傳来的声音。监工正在主人的房間里，随时会出来。

“我应当走了，胡安。”

胡安摟住她的腰，立即請求她晚上把大門开着；白天他們不能見面，只能这样在窗栅前偷偷談話。这多么殘酷啊。貝尼泰想到了許多危險，拒絕了。胡安坚持着，热情地紧貼着她，吻她。在窗栅这里被人发現，难道不更危險嗎？傳来了吃晚飯的敲击铁板声。貝尼泰臉色发紅地想走，让步了：

"好，胡安，只是别在今晚。堂赫苏斯有时要发肝病，我和媽媽就睡在隔壁的房間里，怕他叫……下次……明天……"

"你答应嗎？"

"是的。放开我，否则要看見咱們了。"

胡安放开了她。貝尼泰理理头发，踮着脚跑出去了。她的两頰发紅，一种甜蜜的强烈的激情控制着她。爱情，对答应下的事情的羞澀，以及哄騙监工和母亲的願望，在她身上交織着。而况，她从小就单独睡在一个地方，因为监工总和她媽媽在一起。她觉得愈早屬于胡安愈好。

她被激情和无限的好奇控制着，但却并不影响她想到院子的铁栅門会发响，而且还要穿过花园。最好是打开离她房間最近的汽車房的門。她想到在房間里单独和胡安在一起，想到将要发生的一切，体会这未知的即将来临的幸福，不禁因为欢喜和恐惧而顫栗了。她急忙地去給堂加米罗侍候晚餐。

第十一章

貝尼泰未能实現她給胡安的諾言，胡安也沒有机会要求她实現。第二天，薩巴列达的妻子女儿带着陪伴他們的一群青年男女从蒙得維的亚坐游覽专車来到了。因此，他們两人的計划也不可能实現了。客人住滿了所有的房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們，他們跳舞或玩牌，直到深夜，喝得酩酊大醉；喝醉后为了使头脑爽快一下，就单独地或成双地在深夜或破曉时在內院和花园里散步。通常，他們在太阳升得老高时才起床，急忙地喝了許多鸡尾酒，然后用午飯；午睡后，就带着照相机去玩

賞乡下生活的美景。他們用各种調子贊美这种景色，虽然一分钟也不放棄城市的生活习慣。

貝尼泰的乡村美，和这些身材高挑、匀称地穿着雅致服装的有閑阶級姑娘的装飾文雅的精致的美相比，就有些逊色了。然而，貝尼泰給这些男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們的口味是經常在变的。貝尼泰了解他們的目光是什么意思；这种目光看到的只是身体；这种目光仿佛在撫摸，甚至还在想占有。这些年輕人是有热情的漂亮的人，而且也是具有随便勾引一个女人或拋棄一个女人的手段的能手，他們不費时間，就打听到关于貝尼泰的一切；而且还偸偸地避开自己的同伴向她說了些恭維的話，使她激动得昏了头。

第三天，貝尼泰偸听到了一些使她臉都发紅的談話。女人們責备男人們，說他們欢喜貝尼泰。而男人們则大声笑着，厚顏无耻地列举她的美处。这些女人們也笑着說要拿雇工們来代替他們。于是立即进行了挑选，对外表討人喜欢的胡安和西拉芬还进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后終于大家都同意了。男人們又反对，說女人們有那么多的人可选，而他們却只有唯一的貝尼泰，她太年輕，还沒有經驗，不能有效地为大家服务。

他們这样不过是說說笑話嗎？貝尼泰不知道怎么想才好。这些人使她糊塗；他們自由，无忧无虑，充满自信，而且还有那种世界上什么都不能制止他們的厚顏无耻。在他們的行为中，有一个情况使貝尼泰特别茫然：不算女主人，他們一共四男四女，分成四对，但是完全不可能知道誰在向誰求爱，每天都在变化，甚至早上和晚上每对的人也不同。而且薩巴列达女儿的未婚夫都在蒙得維的亚沒有来！更坏的是，女主人也和他們在一起玩笑，似乎什么也未看到。至于說到主人，他总用最好的方式招待

客人，可是却从不和他們在一起。

虽然，年輕人的殷勤不自禁地誘动了貝尼泰，使她心里有些发昏，可怜的姑娘却不可能不对那个在她偸听到的爭論中爭得了胡安的女客人感到强烈的嫉妒。另一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也激怒了她：这些人自由地恋爱，随便地更換情侶，而她和胡安却注定着只能偸偸地見面，或者完全不能相見。

有一天夜里，貝尼泰听到院中有声音。好奇心驅使她跳下床来，从門縫里观察。一对男女正在胡桃树下散步，其他的人都在大厅里跳舞。貝尼泰看見他們拥抱，然后很平靜地走向一个女人住的房間里，关上門，在里面大約停留了半小时。这种同样的場面，四对男女在以后几夜里都重演了，甚至一夜中好几次。

到了第三第四天，尽管客人之間的关系少有的随便，貝尼泰却发現那四个男人对薩巴列达的女儿特别感到兴趣。而且他們表現的兴趣不只是恋爱，因为其他漂亮迷人的女人也同样受到这种不加选擇的注意，并不因此而有所不利。可是在这些日子里，貝尼泰的任务是侍候客人，她很快就明白：男人們互相严密监視，而薩巴列达的女儿則夹在中間，他們都願意以这两个女人为伴。如果他們和其他女人在一起，那也是由于他們的关系的性质就是如此。

虽然貝尼泰认为他們的关系不道德，却还是不停地以某种有罪的好奇心观察着他們。作为一个誠实的姑娘，她对答应胡安的諾言所应有的謹愼，突然消失了。每次她看見一对对的男女在一起，不禁也热切地想学他們的榜样。她不止一次想告訴胡安，門已开着，这不只是因为她已經答应了胡安，而且也因为不甘落在别人后面。可是她沒有这样做，因为住宅里滿是人，会被发現的。在这些日子里，她只和胡安說了几句話。

一件意外的事情，彻底地消除了客人在她天真的心灵中所引起的暗暗的羡慕和贊美。圣塔一露莎通常吃晚飯不超过半小时；客人来后，在上菜时或吃飯时，总是无尽无休地談話，把晚飯拖到两个小时左右。所以等到厨房收拾完毕，最早也得要到十一点。貝尼泰通常总是帮助母亲。有一个下雨天，母亲由于風湿症发作，倒在床上，貝尼泰只得一个人工作，收拾到十一点半才完毕。当她經过走廊，走到自己房間里去时，有一个人影迎她而来，对她低声地說：

“别怕，貝尼泰，是我。”

这是四个客人中最年輕的那个；他那么地靠近她，貝尼泰向后退了一步，恐惧地嘟囔說：

“先生……您要什么东西嗎？”

說話的人向前走了一步，又紧紧地靠上她，貝尼泰臉上感到了他的急促的散发着酒气的呼吸。

“你为什么跑，宝貝？来，来，我一点也不碰你……”

这些話的粗鄙，由于他的打算而更显得下流，在姑娘心里必然激起了反感；但是她的回答的口气却不能表示出她的情感；这是那种服从主人要求仆人在任何情况下必須尊敬的女仆对主人的回答：

“让我走，先生，让我走，請您……”

这个醉汉不能了解她的哀求，以为这只是乡下姑娘假装的推拒。他觉得大胆的阿諛和竭力的討好既然不行，就不說話而动手了。

他們是在与厨房、儲藏室和仆人房間相連的住宅厢房里。厢房对面的一个房間里还点着灯。她想到人家会看見她和这个人在一起而发抖了；人家会說是她勾引他来幽会的。她一声不响，

从男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可是他又擋着她穿过走廊的路，她只得不顾下雨，繞道跑过院子。但是当她把手伸到自己房間的門栓上时，男人的手又把她拉住了。

“你为什么不願意呢？”

現在他生了气，称她为“你”，并且使勁压住了她。

“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

貝尼泰突然挣脫出来，把他一推。醉汉向后退了几步，在廊檐下踉蹌地絆了一跤，咕咚一声坐在地下，屁股跌在泥里，被雨澆着。

这件事情，由于这一跤而更加可笑了，使貝尼泰对这些原来对她很有礼貌的青年的尊敬化为烏有。她什么也沒有对胡安說，免得他更加苦恼；她只希望这些陌生人的假期赶快結束，离开这里。

假如薩巴列达的女儿和客人在圣塔—露莎逗留期間所加在她身上的損害，只限于这夜里所发生的事件，以及使她不能和胡安会面，使她累得要死的工作的可怕負担，那么貝尼泰还是会感謝蒼天的善心的。

可是，事实上却沒有什么可以感謝。在动身前两天，薩巴列达的妻子溫厚地向她說：

“貝尼泰，你想去蒙得維的亚嗎？”

貝尼泰顫抖了一下。

“您說的是真的嗎，太太？不是吧，太太？”

太太引得笑了。她已經五十岁，可是由于按摩、整容、遵守有規定的飲食，看起来年輕得多。她好弄权势，脾气大；在这个場合，却很和气地說道：

“为什么呢，糊塗孩子？你从未离开过这里。到蒙得維的亚

去見識見識吧，那里很漂亮。住一两个月，等我找到个使女再說。”

根据問題提出的方式，貝尼泰猜到这一切已經决定。在这种劝告后面隐藏着一个簡单的事实：必須叫她去当使女。这好似一把短刀，插进了姑娘的心里。

“不，太太。”她开始祈求，“我不想去，媽媽还病着。”

“这只是临时的，貝尼泰，我带你去只是短时期的。”女主人坚持說，“你母亲不会一个人在这里，罗薩里亚会从馬尔加来帮她的。”

現在女主人說的話虽然还很溫和，却已不再是建議，而是一个决定了。一切都已預先安排好，包括誰来代替貝尼泰。

“我带你去，”女主人声明說，“因为你受过教育，懂礼貌，很快会学会怎么处世办事。”

“不，太太，我不会写也不会算。”

“可是你漂亮，有礼貌，这就是最主要的。”

主人的意志又和貝尼泰的意志对立着。要反抗主人的意志，不服从命令，是很困难的。她的胸膛里在反抗，在喊叫，但是她的巨大痛苦在她受屈辱的声調中却沒有流露出来。她以这种声調来反抗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她的一切希望都要破灭，因为从第一秒钟起，她就預感到：如果她被带走，她就再也見不到胡安了。

“我不想去，太太，我不想去……别带我去，我沒有什么用，让我留在这里吧。”

薩巴列达太太微笑着說：

“难道你是在恋爱嗎，貝尼泰？”

貝尼泰把眼光轉到一旁。她甚至不能說出自己的爱情，因

为这可能更成为带走她的理由。她从自己的不幸的无能为力的深淵中哀求着：

"我不去，太太，我不想去，别带走我。既然我不願意去，您为什么要带我去呢？"

薩巴列达太太又笑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子啊！你很快就会在那里习慣的。将来你会喜欢蒙得維的亚，而不喜欢这里的。"

这样，就决定把貝尼泰带去了。女仆的問題，在蒙得維的亚越来越不好解决。很难找到象貝尼泰这样能干、爱清洁、可靠、勤儉的人了。女主人把这件事和薩巴列达与厨娘談过，两者都不反对。貝尼泰願不願意，是用不着管的。

貝尼泰跑到自己房間里，倒在床上大哭。为什么她这样不幸呢？为什么世界是这样不合理呢？为什么要使她这样痛苦呢？哭了一会后，她决定当夜就和胡安談談，但坏的是他們怕被发現，昨夜已經商量好，在客人走以前胡安不到窗口附近来。怎么办呢？唯一能帮忙的就是紅头发。

貝尼泰請他帮这种忙，感到很难为情，可是又沒有其他办法。她等了他好几小时，看見他推着装木柴的手推車到厨房里来，就迎到門口去等他。

"紅头发，"她臉色发紅地說，"我想求您帮我一个大忙……"

通常好开玩笑的列米修很注意地严肃地看着她，好象預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說吧，貝尼泰。"

"告訴胡安，今天我必須和他談談。"

"沒有别的了嗎？"

"是的。眞謝謝您，紅头发，您是个好人。"

"沒說的，貝尼泰。胡安一来，我就对他說……人有好的，也有坏的，看他怎么着吧……"

紅头发輕輕地走着离开了，一路摇摆着双肩，好象要抛掉某种負担似的。

这天晚上，夜色剛剛籠罩住庄园，胡安就出現在貝尼泰房間的窗棚外面。她通过第三者叫他，表示沒有好事。当貝尼泰告訴他，說太太决定把她带到蒙得維的亚去当女仆时，胡安大为吃惊，一动也不动了。他紧紧咬住牙关，皺起眉头，把視綫投向这个使他們不得不分离的深淵。然后，他用嘶哑的声音說：

"不让他們带你走。"

这句話表达了他所有的反抗和所有的憤怒。

"不让他們带你走。"他重复說。

貝尼泰沉默着，这一句話深入到她的心中，流到了她的血液里，浸透了她的心灵，使她充滿了恐惧。她期待着胡安再說些什么。

"不！不让他們把你带走。不管这个糊塗女人是不是需要一个女仆，可是就不能把你带走。"

貝尼泰继續等着。胡安的嘶哑的声音向她投来：

"明天半夜我在大門外沿路的第二个洼地里等你。"

貝尼泰打了冷战。逃走嗎？他們不会馬上被抓住嗎？

"向你发誓，我会回来的，胡安。"她說服他說，"最好你等着我，別做糊塗事。"

"如果带走了你，你决不会回来的。"他决断地說，并且又加上一句，"如果你同这些女人走了，那就是同我永別。我不願意再見到你，即使有一天你真的会回来。"

"为什么，胡安，为什么？多么殘酷啊！"

胡安沒有回答。如果把她带走，从那里会回来个什么呢？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荒淫的女人！象到这里来的五个女人一样！区别只在于一个富有的蕩妇是一个闊太太，而一个穷苦的蕩妇則总归是一个蕩妇。

“不！”他憤怒地說，“如果你走了，一切都完了。”

貝尼泰看到再坚持沒有好处，沉默了一会，問道：

“你带我到哪里去呢，胡安？”

“到契卡杜庫拉，我姑母那里去。”

“我們不会发生什么事嗎？不会把你逮捕嗎？”

“你願意跟这些疯癫的荒唐的女人走嗎？”

“你知道我不願意。我为你担心。”

“我会发生什么事呢？忘掉这个。同我一起逃走。上一次你和我是怎么說的？如果你眞爱我，就同我一起走。”

“因为我眞爱你，因此我害怕，胡安……为你害怕。”

“你以为我是个胆小鬼嗎？”

貝尼泰让步了。当他們在暗夜中分别时，她拉住了他，在黑暗中望着他的眼睛，声音顫栗着喃喃地說：

“胡安，上帝保佑我們一切順利……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把我带走了，你就等着我吧……等着我，我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我会回来的……”

“什么也不会发生的，”他固执地反駁說，“明天半夜。”

他溜过了住宅和花园之間的一块空地；他的影子在树木之間消失了。

第十二章

貝尼泰非常焦虑不安地渡过了第二天的白天。她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好象随时都会从胸膛中跳出来一样。她不善于掩飾自己的情緒，她逃避别人的目光，怕在人們面前出現。他們要做的事是一件瘋狂的事。人家一发現他們失踪了，薩巴列达就会打电話給警察局，馬上就会把他們捉住，把她送回圣塔一露莎，然后带到蒙得維的亚去，而把胡安关进监獄。她有权利使他遭到这样的危險嗎？为什么在事情还沒有全部失望的时候，他不能忍耐一下呢？为什么他相信她被带走后，多半就不会回来了呢？这种可怕的怀疑是从哪里来的呢？假如她被带走了，他們之間的一切都会完結，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这是可能突然完結的事情嗎？

好在所有的人都知道，女主人是違反着貝尼泰的意志而要把她带到蒙得維的亚去的，因此相信她情緒这样坏是为了这个原因，有些人甚至还安慰她，企图振作一下她的精神。至于为了什么原因貝尼泰不願离开圣塔一露莎，在那些客人們看来，却很不相同。有人认为貝尼泰是个乡下姑娘，对城市有一种本性的恐惧。另外一些人想起自己有些女仆是乡下来的，她們那么容易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因此肯定不可能有任何恐惧。只有少数几个人在猜想姑娘是暗中在爱着什么人。

貝尼泰的情况被他們认为是一件好奇的事，成了他們肤淺輕率地分析人們心理的材料。他們对待貝尼泰的遭遇非常淡漠。他們所以这样談論，并不是因为痛苦不能使他們感动，而是

因为他們，尤其是妇女們，认为象貝尼泰这样供人差役的人，不会有什么痛苦。如果她爱上了什么人，他們不认为这是眞正的爱情，不相信离别会使她非常难受，不相信她不可能很快就忘記自己的爱情。按照他們的理解，使貝尼泰主人行为随便的一切因素，一定会自然而然地使她的行为也随便。貝尼泰进城去只使一个人有些不愉快，那就是薩巴列达。他的作父亲的感情，虽然冷淡，但自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城去念书后，就暗中在这个庄园里长大的姑娘身上找到了苦悶的出路。但是他并不反对妻子的决定。他在任何情况下不和她吵架，也不和她冲突，这点已成为常規。这就是表示他自己对她不信任，对她所过那种生活的譴責的方式，也是可以避免和她长时間談話的方法。他們之間的夫妻生活几年以前就停止了。

至于堂加米罗，毫无疑問，对貝尼泰的离开感到非常惋惜，但这并不是因为她的遭遇使他难过，而是她的离开破坏了监工有利地挽回自己摇摇欲墜的地位的計划。事情就是这样。

夜終于来临了。貝尼泰从列米修那里——当然，他是参与这个秘密的——知道了胡安已經把自己的枣紅馬牵来放在畜栏里，假装为了使它在他星期日出去旅行前能够得到休息。就这样，逃跑的时間愈来愈近，貝尼泰的决心也愈来愈弱。住宅，院子，人群，她都觉得是陌生的，好象它們对于她已經只成了頑强地糾纏在她心头的过去的回忆。它們继續不断地使她不能恢复常态，不能头脑清醒。她害怕；她觉得自己不幸。有时候她感到她对胡安的爱并不那么强烈，她失望了，于是在她身上就起了反应。难道現在能够对他背信嗎？他正在洼地里等着她！她願意去蒙得維的亚嗎？

薩巴列达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为了他們要走而高兴，这晚

上請客人吃飯。这些客人經过了这十天美好的乡下生活，已經十分厌煩了。貝尼泰被恐惧和怀疑折磨着，头脑里充滿了矛盾，心里惶惶不安，一直在担心会給胡安带来不幸。她只是机械地上菜，然后在厨房里給母亲帮忙。她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直到最后一分钟。

工作完了之后，她慢慢地从厨房走进了自己的房間。她正要关門的时候，什么东西阻止了她，一种神秘的不可解的力量控制了她，她站住了，望着院子。月光明亮地照着，正开花的橙子树和檸檬树的光滑的树叶，发出了銀色的光芒；古老的噴水池边緣放着几盆山茶花和仙人掌，这些都是她亲手放在那里的；还有几株并排的小菩提树，散发出的香气掺和了橙子花的淸香。对面，卷曲的蔷薇新枝盘繞在走廊的圓柱上。在她度过了童年的院子里，月光照得发白的秋夜，显得那么美妙。回忆在她脑海中涌起，令人暈眩的一連串希望、幻想，一瞬間的微薄而純洁的幸福，隐約閃过。这些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她感到，在生活中唯一眞正屬于她的一切，已經一去不复返了。那些人，都是粗暴的、卑污的、自私的，他們殘酷地用脚踐踏一切。但是这些經常在她周圍的东西，是溫柔的，充滿了安宁、柔情、忠实和溫存的信念；这些才是屬于她的，就象夏天的太阳，橙子树的影子，冬天晚上从树叶上流下来的雨点，无限的天空，在畜栏挤奶的早晨等等，都是屬于她的一样。現在要把她从这里带走，所有这一切都被剥夺了。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和胡安逃跑，或是跟女主人走。

貝尼泰預感到，这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会剧烈地改变她的生活，而伴随着这种剧烈改变而来的，就是不幸。

她沒有鎖門，門半开着；沒有点灯，月光已足够了。月光穿

过窗戶，投下了窗栅的影子。

她自己对这些并沒有清楚地感觉到。她的問題不在于爱情，而是在这最后的几小时中对胡安的看法改变了。胡安是一个急躁的、容易冲动的人。他不仅有他热情的力量，也有其他隐蔽的强暴的力量。这种力量冲到她的生活之中，就象帕姆巴斯草原上刮到田野里来的怒吼的風。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什么东西徹底消逝了，那就是她的童年，她所仅有的一点天眞；这是在孤寂中，在圣塔—露莎的由人、牲口和其他东西所造成的恶劣环境中，直到現在她所能保全的一切。

貝尼泰感到焦急、疑虑和煩恼一起在折磨着她，并且有一种什么力量在她的內心活动，用力地推她，趁她沒有可能克服的时候，就一下子把她从过去的安靜生活中連根拔起，拋入了成人的粗暴的世界。而胡安，虽然那么爱她，虽然那么忠誠、勇敢，能够为她牺牲，能够向任何危險挑战，但是不管他是否願意，他总是屬于这第二个可怕的世界的。

貝尼泰躺到床上，哭了起来。她哭得就象对任何奇迹都失去了信念一样。

胡安在洼地里等着貝尼泰。他藏在一条山沟的阴影中，那里可以使他不受到月光的照射。他仔細地望着貝尼泰一定会出現的方向。他知道，旣然貝尼泰还沒有成年，法庭就会认定他是个拐騙者。但这只有在他被捕的情况下才是这样。他告訴貝尼泰，要把她带到契卡杜庫拉去，因为那时候他沒有想到任何别的地方。現在計划变了。人家首先会到契卡杜庫拉去找他，因为那里住着他的姑母。除了劳林那外——劳林那是絕对不会出卖他的——他沒有告訴过任何人，他在离塔夸倫博两里格，离圣塔—露莎八里格的特朗格拉斯河岸上，住着他的朋友林达罗·

培涅，他会給他一切帮助的。为什么早沒有想到这点呢？胡安想起了林达罗也就够好了，命运对于他和貝尼泰已經不是显得那么殘酷无情了。他的果断的性格現在已經帮助他摆脫了糾纏在姑娘心头的这个可怕的疑虑。他的思想現在完全集中到行动的問題上。

他和培涅已經有四、五年不見，但是知道他还活着，还继續在特朗格拉斯自己的小牧場上工作。胡安是在那一带当雇工时认識他的。他已經上年紀，爱干活，而且性格溫和。他有一大群孩子，在巴托菲举行市集时，他总带着妻子到那里去卖油煎包子。有一次，有几个酒鬼来作弄他，百般地侮辱他，胡安那时不顾自己的危險，挺身而出，为他打抱不平。这可怜的人滿怀感激地对他說：“上帝保佑你百事順利。假如什么时候你有了困难，記住这里有你的朋友；假如你不記得了，願上帝帮助你記得。”他的牧場不在大路附近，誰也沒有到培涅那里去过。当他們可能在那里被发現以前，貝尼泰也許已經怀了孕，那么法官一定会让他們登記結婚的。

胡安脑子里的这許多計划，使他完全忘記了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危險。他已經很久克制着自己不立刻去尝試任何冒險，現在他完全决定了。但是他开始失去了耐心，看来貝尼泰耽誤的时間比他所料想的还要长。可能客人們在飯桌上継續着沒有終止的談話，忘記了明天他們要早起，因此在大家沒有散席的时候，貝尼泰不敢走开。无論如何，这种耽擱也是麻煩的，因为他們俩在天亮前必須騎馬跑八里格路。

胡安算了一下，月亮还有两小时就要落下。他拍了一下显得很不耐煩的枣紅馬的脖子。天空浮着一层薄薄的灰云，遮掩了月亮，在地上投下了阴影。阴影薄得象面紗，变幻莫測。胡安

觉得貝尼泰好象在小山頂上出現了，但这个幻形立刻消失了，沒有变成有生命的东西。

眞見鬼！为什么她这样迟迟不来呢？难道她被发現了嗎？胡安想着貝尼泰到洼地来的必經之路。从她的房間到汽車房有十二米，不經过任何有人住的房間。汽車房的門是不会发响声的，几天以前紅头发对她說过已經上了油，因此，不可能因为响声而被发現。从汽車房到房子后面的花园有五十步路。难道她脑子里偏偏就想从他到她窗戶跟前去的那一边走进花园嗎？如果是这样，那么监工和她母亲都会看見她的。貝尼泰是不会做这样愚蠢的事的，而且誰在这时候不睡觉而去看着窗戶，也是不大可能的。不管从哪一边去到花园里，都沒有什么危險。

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貝尼泰继續迟迟不来，那么等天完全亮了他們才到特朗格拉斯，一切就都完了！

胡安沒有忍耐的性格，就是他仅有的一点耐心最后也消失了。他絆好了馬腿，把繮绳拴到什么植物的莖上，把篷乔扔上馬鞍，然后走到谷底，向能够走近住宅而不致有被发現的危險的地方走去。假如貝尼泰已經出来，他們一定能在半路上碰見的。

胡安所感到的极大不安，漸漸地变成了憤怒和失望。这不是愚弄人嗎？他陷入了騙人的把戏中去了嗎？他不再想以前所假設的貝尼泰迟迟不来的原因，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对他不忠实。他的生活是不是已經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候，就象所有的男人所应該有的那样，已經完全失敗了？

假如胡安起初就看到这后面有一种盲目的力量，他正以他的全部思想来反抗着，那么現在在这些力量中，开始出現了貝尼泰的輪廓，仿佛把它具体化了……

胡安走到窗栅跟前。窗戶半开着。他好象听到了压抑住的

哭泣声。他低声地喊：

"貝尼泰，你在这里嗎？"

沒有回答。他又喊，这次稍微响了一些：

"你在这里嗎，貝尼泰？是我，胡安。"

沒有回答。

第三次又喊，声音里充滿了惊慌和焦急：

"貝尼泰……你在这里嗎？"

他仔細地听了一下。仍然只是沉寂。他得出了肯定的結論：貝尼泰不在房間里，否則她会答应的。难道她睡了，那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即使睡了，她也会醒的。貝尼泰一定不在那里。

那么她在哪里呢？是誰病了嗎？究竟是誰呢？在这应該出发的时候，她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多么可恶的玩笑啊！

他竭力防止发出任何响声，在月光下繞着住宅走；住宅沉寂着，現着白色，象坟墓一样。沒有一盞灯，什么也沒有。他不只一次地把耳朵貼到墙上去听，竭力想听到哪怕一个声音也好。墙里只有一点模糊的回声，沒有任何人的声音。

貝尼泰藏到哪里去了？这些房間中，她究竟在哪一个房間里呢？原来他受着怀疑的折磨，現在却处在完全迷惑的状态中了。他只想坏的，其他什么也不想。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要杀死她。

她現在和誰在一起呢？老实說，她和誰在一起对他不关紧要。他并不打算用血来洗去侮辱，渴望报复的念头并沒有支配住他，的确他也沒有时間考虑这些。他只有一个强烈的願望：馬上結束，杀死她。

他象野兽一样按着脚印走回貝尼泰的窗柵跟前。他在窗前

站住了。他突然明白了，不能把她杀死，連这个机会他也沒有。这座住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他能够爬过正門上装着尖刺的栅栏以前，他就会被人发現。在这里，在她自己的房間里，她会不会正和誰在一起呢？胡安犹豫着，要不要喊她。他喊了：

"貝尼泰！"

这时他又听見了哭泣声；这一次非常清楚，这种声音他好象是第一次听見一样。这不是風在树叶中的唏嘘声，这是从人的胸中迸出来的痛哭声。她在里面！

胡安呆住了。然后他抓住了窗栅，好象在恶梦中一样，看見了房間的昏暗籠罩着的貝尼泰的身形，离自己只有两步远。

"貝尼泰，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他問，声音由于怀疑而低沉了，"你在哪里？"

她走近窗戶，但只近到他碰不到她的地方。

"我不能，胡安，不能，难道你不看見我不能嗎？"她用顫抖的声音低声說。

他不明白。她怎么說呢？她不能做什么呢？她疯了嗎？

貝尼泰又說了：

"你为什么回来了？离开我！你杀死我也是我应得的，但我不能。"

她不能拿定主意逃出去赴約。她不能答应他几分钟前的叫喚。她害怕跟一个男人逃跑，害怕两个人騎在他的馬上。跟他跑了，别人会因为她而把他关到监獄里去，凶狠地对待他。誰告訴他們能逃脫命运的摆布呢？

她的声音里显出了眞正的悲伤，因此也就打消了胡安以为她是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怀疑。他精神一振，命令說：

"走吧，我們馬上走，不然就会被他們发現的。"

但是貝尼泰不能服从这种命令。她已經对他讲过。怎么說才能使他明白呢？她有些头暈，但还是拿定主意要叫他明白；她走近一些，胸脯貼在窗柵上：

“杀死我吧，假如你願意……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胆怯。但是我不能，告訴你，我不能……”

胡安惘然若失，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好久，想在她的眼睛里找到話中所得不到的解釋。最后他終于感到这些話就象喝下去的毒药一样。她不願意，就是这样。她不願意。是的，她变了！这就是从哭声中，从眼睛中，从声音中所表現出来的一切。

“那么你要跟他們走了？”他好容易才說出了这句話，抓住了她的手，“說呀！”

“是的……他們有权利带我走，而你沒有。我不願意你因为我而遭到不幸……”

“假如我依你的要求把你杀死，那又怎么样呢？但是，他們沒有权利……”

“他們有，胡安。我跟他們走，什么也不会发生，而跟你……”

“我們不到契卡杜庫拉去。我們去另外一个地方，那里他們找不到我們。”胡安坚持着說，声音里还带着微弱的希望。

貝尼泰看出胡安并不了解她。

“那样的地方是沒有的……难道你不觉得我不能嗎？”

胡安格格地咬着牙。变了！是的，变了！他从胸中威胁地說出了这句話来：

“那就是說，你宁願跟她們去卖淫了？”

貝尼泰紧貼着窗柵，她的胸脯从铁柵中凸了出来。她用迷惘的眼睛看着他，眼光中有一种盲目的死的渴望，这种渴望比她

对胡安将来命运的担忧更强烈一些。她說：

“杀死我，但是不要对我說这些。胡安，杀死我，或者走开。”

胡安把手伸向背后，拔出刀子。鋼刃在月光下閃出亮光。貝尼泰看到这个动作，閉上了眼睛，更挺起了胸脯，使那只猛烈地把她抓紧的手失去了作用。

这就阻止了这一刀。胡安不可能杀死象这样要求死，而且把自己献給他杀的人。他不能胜利地走，但也不能委屈地走。他要保卫自己，要一跳而冲出貝尼泰周圍毫无意义的、背信棄义的可恶气氛。他对着她的臉吐出了这一句話：

“我不让一个淫妇的血沾污我的刀子！”

他看着她的臉，把刀插进刀鞘；然后轉过身子就走，連四周都不看一下。

就在这最后的最美丽的一个五月夜晚，他永远离开了圣塔—露莎。

第二部

村　子

在极度的悲惨状况下，所有的人所忍受的困苦，簡直无法描述；他們的肢体裸露在外，只披着一件破烂的蓬乔；这就是英勇的东岸人民的唯一裝束。

——阿尔蒂加斯

第 一 章

有一个春天下午，劳林那在到丹波累斯去的路上，认識了檢查員弗洛倫蒂諾·努涅斯，向他叙述了拿托將軍的故事。这段故事不仅是近年来使烏拉圭乡間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經济变革的广大图景中有趣的情节之一，而且根据劳林那的叙述，这个血腥的掠夺者要想經过整个巴桑陀省而不踏过别人的土地，結果被独裁者拉多列及时干涉，才截断了他的野心道路。

那么，拉多列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比他的同道拿托更加厉害的血腥統治者嗎？是一个具有各种各样劫掠行为，只不干政治劫掠的无情迫害者嗎？是一个私有財产以及可以用火与劍来达到的生活的热誠保卫者嗎？不論从什么程度来說，无疑地，他都是，而且还不止这些。

在他上台执政以前，那些游蕩在整个国土的辽闊田野上寻找牧場的畜群，除了遇見大自然所賜予的河流、小溪、沟渠和湖泊之外，沒有其他任何阻碍；沒有任何东西擋得住野馬的跳跃奔馳，庄园的边界是靠自然的屏障和騎馬巡視的雇工来划定的。只要有勇气，有力量，就可以把并不是完全确定的边界扩大。这样，就經常不断地引起仇恨、械斗和使城市里律师发財的訴訟。

英国資本家带着工业和铁路涌入南美洲时，正是拉多列上校統治的时期。他不过是这个远远胜过他的意志和怪癖的势力

的一个玩具。当时他頒布了用铁絲网把大庄园圈起来的法令，并且予以貫彻实行。爭吵、械斗和凶杀就不再存在了。因为英国的臣民在这种不尊重私有財产和个人生命的野蛮气氛中是会感到不安的。移动边界和牲畜經常越过边界而产生的訴訟、爭执和欺詐也不再有了，因为在不尊重私有財产和私有財产得不到可靠保护的地方，英国的臣民会感到很大的惊慌的。

因此，这些就可以說明，为什么拉多列知道了他的伙伴拿托放纵不羈，不服从法令，继續残害人命，掠夺别人土地时，要把他召到蒙得維的亚去了。但是，很明显，正象誰也沒有向穷苦的劳林那指明理由一样，也沒有誰向拉多列指明他所采取的措施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后果。因为，这些措施虽然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但是在地主庄园里巡視边界的雇工却沒有了工作；同时，还有无数的小牧場主和小农場主，他們沒有安装铁絲网的錢，也沒有可依据的法令，能避开有势力的邻居的貪婪野心。从此以后，沒有土地的人和失业的人愈来愈多，因为英国人美国人的冷藏屠宰厂要求地主改进古老的原始的生产方法，于是許多人都流落街头，加入到失业者的队伍里。这些沒有土地、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栖居在城市的郊区，或者在四野里建立起孤零零的村子。这种一个挨一个的茅屋，盖在公地上，或者沒有明确主人的地段上，或者已經破产的人口众多之家的小块土地上；这些悲惨的茅屋，組成了許多所謂“老鼠窝”的村落。

契卡杜庫拉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子。在皮拉尔回来一个月以后，胡安也在自己一生中最苦痛的时期来到了这里。

这个小村子，是由一群奇怪地散落在长滿棘树丛的、貧瘠而滿是礫石的土地上的茅屋所組成，周圍有几株树木，徒然地点綴着这一片荒凉的景色。有的茅屋用芦葦抹上粘土搭成，有的用

土坯和干草，也有的用石头和铁皮或者只用铁皮。总之，这些茅屋很简陋、孤单、脆弱，里外都非常丑陋。胡安一直向馬利文娜姑母的不算很坏的茅屋走来。他自从四岁丧母，在十二岁到一个庄园上当学徒前，是由馬利文娜姑母把他撫养大的。这个为了給一群孩子糊口而从早到晚劳累得伸不直腰的不幸的妇女，对胡安說来，就象他自己的唯一的亲生母亲一样。在这个寒冷、可憎的黎明，胡安毫不犹豫地一路向契卡杜庫拉走来时，就这样想着。

当騎馬的人离茅屋只有几米远时，馬利文娜正从門口走出来；这个年老而瘦弱的妇女，高高的个子，一張瘦削清朗的臉，和一双虔誠的眼睛。

“看，誰来啦！”她用手在眼睛上遮住阳光，惊訝地喊道。“眞是个奇迹！”

胡安不言不語地下了馬，臉上露着不自然的微笑，让馬利文娜拥抱自己。

“您好，姑母！”

“好，孩子，我很好。因为天气变化，孩子鬧病啦，現在已經好多了，只是更瘦了些。”

“眞是謝天謝地，姑母。”

“你的臉色怎么会这样？你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好，你先卸下馬鞍，过会再說。我去給你弄馬黛茶。”

她走进那間很小的只有两平方米的厨房。这房子是用各式各样的来源不同的铁皮搭成的，好象要显示出人們的发明創造的能力。馬利文娜高声喊道：

“孩子們，快出来吧，来看看你們的表哥！可以出来了。”

这些生病剛愈的孩子——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相继

跑了出来。他們用犹疑的眼光望着这个陌生人。一个穿着有許多补丁的褲子的九岁男孩认出了他，說道：

"这是胡安。"然后就把注意力轉移到他的馬上，开始贊揚起这匹馬来，"好小馬！让我騎一会儿吧？"

他以活潑的炯炯发亮的目光看着枣紅馬。另一个男孩也目不轉睛地盯着它。那个蒼白瘦小的女孩跟着母亲跑到厨房里去，正遇着母亲出来，撞着了她，把她摔倒在地上。她放声大哭，不想爬起来。母亲一把拉她起来，大致看了一下，說道：

"别怕，不用哭，沒摔着，别发脾气。"

她让胡安到屋里去。整个房間用麻袋做的帷幕隔成两半，与这貧困的状况很相称。前室作为"客厅"，摆着一只小松木桌子，一条几乎占了一边墙的能容五个人坐的粗木板凳，几只用板箱做的椅子，代替了原来的干草垫。一个三十厘米高的白藍两色的小磁圣母象，放在漆成天藍色的小架上，摆在屋中明亮的地方。誰也不能使馬利文娜放棄关于圣象有灵的思想。

胡安不加解釋地对姑母說，他不給薩巴列达干啦，在沒有找到新的工作以前，請求暫时在姑母这里住一些日子。

"只要我活着，就有你住的地方。"姑母回答說，"我对你总和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馬利文娜生了十二个孩子，包括家中現有的这几个。三个已經夭折，一个被車压死，其余五个有的当雇工，有的在本省庄园里当厨子，其中有一个女儿，就住在契卡杜庫拉，离馬利文娜茅屋只有几步远，已和一个馴馬的雇工有了两个孩子。胡安从未忘記姑母，手里有錢的时候就带給她，而馬利文娜实际上也把他当成了亲生儿子。

当天中午，睡了一个充滿恶梦的午觉以后，胡安去看了看

表妹，喝足了馬黛茶，到小鋪去买点东西，又去看皮拉尔。他的激动的感情已經給强烈的忧伤代替。这时候，永远失去了的貝尼泰已在八十里格之外。他們把她从他手里夺去，仅仅因为这个老糊塗女人需要一个女仆，这是事实，但是，她自己願意去，这也不能否认。她对他負心了。

黄昏緩慢地来到了这些分散的无秩序的茅屋上，周圍也沒有很多树木来遮掩它們的貧困和丑陋，暗淡的天空悬在这凄凉的景物上面。胡安突然想到了在圣塔—露莎的树蔭下，和雇工們一起在厨房里喝馬黛茶，等待着和貝尼泰偷偷地相会的情景。这是多么不同啊！片刻之間，憤怒和懊丧又赶走了对圣塔—露莎的回忆。圣塔—露莎对他說来是个可詛咒的地方，它同胡安的不幸联系着；它就是他的不幸。

但是，胡安并不明白，他带着自己不安而痛苦的心灵去找皮拉尔，不仅是找一个朋友，而且也是去找过去的一段生活，因为他是那段溫暖幸福生活的見证。这种生活他已永远失去，但他还不相信，好象割去手足的人不相信自己已經沒有了手足一样。

他看到皮拉尔更加穷困，但很滿足。这样的生活很新鮮，現在他和尼古拉莎生活在一起了；这个黑女人很胖，身材挺大，她也很滿足和丈夫的共同生活。好象两个人都忘記了到城里謀生的計划。皮拉尔对从圣塔—露莎来的朋友很感兴趣。当他問到貝尼泰时，胡安很不自然地撒了慌，沒有承认貝尼泰已不在庄园：

“好象是女主人把她带到蒙得維的亚去了，至少，人們都这样說……”

“那她同意嗎……”

“誰知道呢？我看，不会同意……可是，她不能自己作主。”

尼古拉莎知道一些胡安的恋爱問題，打断了話說：

"哪会有穷人自己作主的事？姑娘年紀还小，只能听女主人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想当仆人的原因，免得被主人差遣，終日受折磨。这我是知道的！"

皮拉尔对胡安有很深的友誼之情；他把这种感情也轉給了尼古拉莎了。他們两人現在在一起生活，很幸福，对朋友的不幸也感到忧伤，但他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尼古拉莎把話題轉到了对有錢人指責上来：

"因为有錢的人认为穷人不是人。穷人象牲畜一样終日劳动，对他們說来就不算人了，那么就成了牲口了嗎？如果法官和神父都不給你們結婚，那也因为你們不是人。"

皮拉尔带着点哲学意味說：

"世界这么大，有什么用处。时間已經证明，在这样极不公平合理的情况下，地球上的地方是不够用的！"

皮拉尔陪着胡安到小鋪里。胡安买了些东西，要請皮拉尔喝一杯甘蔗酒。他們到了酒吧間。这个狹窄的房間里聚着許多人，除了两个雇工穿着长靴和篷乔外，其余的都是普通便服：羊毛衫，扎脚褲和粗料的短上衣，这些衣服多半有补丁。在两張桌子上，有人在用一副骯髒的旧牌賭酒玩；用这种牌，說明賭博的人必定誠实和互相信任。

由于座位不够，有些人在柜台旁站着喝酒；他們由于礼貌，挤了挤，給胡安和皮拉尔让出了地方。有一些人向他們打了招呼。老板是一个肥胖的上年紀的加里西亚人，但是他的性格和口音早已看不出是那里的人了。他緩慢地在柜台后面走动着，这种緩慢的动作連最有耐性的人也会受不住的，但是他能对所有的顾客都照顾得很周到。他那緩慢的懶散的动作从未影响他及时地滿足顾客的要求；他从不破坏自己的工作程序；他有很好

的听觉和眼睛，以及一双牢靠的手。

当胡安和皮拉尔要酒时，一个粗笨的、眼睛不太好的、比其他人高出一头的乡下人，对他們談着这个老板說：

“他这样走动，看着使人噁心，是吧？但是他又能一刹那間給你斟滿酒。你們看！”

果然，滿滿的酒已經送来了。

那个高个子又补充說：

“外表是不足为凭的，因此大家都叫他‘冷門馬’。对不对，堂弗朗西斯柯？”

老板笑了一笑，不停地走动着，把手放到禿头頂上，好象要試試溫度似的。皮拉尔认識这个高个子，他喜欢叙說自己虛編的高貴出身的故事，因此都叫他說謊者。

“我在軍队里服役时，在巴梭一台一洛斯一杜洛斯认識一个酒店老板，名字叫邦皮里亚，后来他破产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去喝，所以他就破产了。”

高个子用力地晃动着寬闊的肩膀上的小脑袋，对自己的笑話哈哈大笑起来。

“你又說謊，契吉托[1]！”有人向他說道，“你从来就沒有当过兵！”

这个綽号契吉托的人严厉地瞪起玻璃球一样的眼珠說：

“怎么沒有当过兵？难道你当过嗎？你不过放了一輩子猪而已！”

这句話引起的笑声使契吉托更加起劲了：

“我在軍队里当过中士，是的，先生，如果不是因为我一下子

① 契吉托：意即小孩子。

杀死了三个人而被开革的話，也許会升为上尉的。”

“不是四个人嗎？你忘掉一个啦！”

“对，先生，是四个人，現在我想起来了，但是有一个人沒死。”契吉托在一陣笑声中机灵地脫身了。

胡安又要了酒：

“老板，来酒，还有这位朋友，让他讲讲事情发生的經过。”

“一下子叫三个基督徒流血而死，大概很可怕。”皮拉尔狡猾地說。

“那是在战爭的时候！”誰开玩笑地說。

“不，先生，不是在战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沒有战爭。”契吉托急忙解釋說，“哪里会有在战爭时杀人而被开革的？战場上允許杀人，誰杀的人多，誰就能得到提升。可是在和平时期，杀人越多，罪就越大。”

人們又发出了冷淡的断續的笑声。今晚契吉托受到了打击。

“事情是这样的，”等大家稍稍静下来时，他开始說，“我同一个女人恋爱，爱上了这个女人，甚至連頑石都羡慕我……”

“不要听这个契吉托胡說吧！”

“誰說謊也說不过这个家伙！”

“是的，先生，她非常漂亮，就是你們看見的这張象片也比她逊三分。”他指着一个梳辮子的女人的象片对大家說；这是日历上印的新出品馬黛茶的广告，“可以設想，我是一个中士，穿着制服，并且牙齿齐全……現在我的牙已殘缺不齐了，那是被那匹該死的馬給踢掉的。是的，先生們，这事情的过失不在我的身上，而是那可怜的教父，他眞是个又笨又懶的人。这事发生在卡拉柯达，在已故的杜明盖斯的庄园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好象是杜明盖斯的叔叔和拍卖人阿比拉德·阿古尼亚一起騎着

馬……"

这时人們打断了他的話：

"先說怎样杀死三个人的……"

契吉托張开搭拉着嘴唇的大嘴笑起来，遺憾地看了看自己的空酒杯。有人吩咐給他再倒酒。

"正是象我告訴你們的那样，她是个美到极点的女人，要五十个丑女人才能凑得成这样的美人……"

"太多了吧？"

"至少是长得……不錯的，"契吉托毫不在意反駁着継續說，"头一天，我看見她在街上走，一面哼着歌一面扭着腰肢，甚至空气都要长出眼睛来看她了……"

听众中哄起一片喃喃声。烈酒刺激了胡安的想象力，从契吉托所描述的妇女的形象中，他看到了貝尼泰，因此也越来越有味地听着他的故事。契吉托喝了一大口酒，詳細地描述了同这个姑娘第一次会面时的全部細节。

当他談到第二次会面时，有人問道：

"那三个被杀死的人呢？"

"让他說，死人不会自己走掉的。"胡安又要了酒，說道。

說完第二次会面后，又談到舞会，說这个姑娘打扮得象明星一样，而契吉托开始恨那些对她献殷勤的男人。时間不断地过去，酒也滔滔不絕地在消耗。当讲故事的人把这段故事說到高潮时，已过去不止一小时了：

"有一天晚上，天色烏黑，我象瞎子一样摸索着离开她的家回营房去，在我的前面忽然有三个埋伏着的人跳了出来……"

"怎么，不是四个人嗎？"

"是的，先生，是四个人，但是我只談那三个死掉的人……"

契吉托的随机应变，引起了大家的笑声和贊許的喊叫声。

"……那四个人，手执匕首，扑上来了，还沒有把我圍住，一个家伙就一刀刺来，好象要結束我母亲这唯一的儿子的生命似的。我感到脖子上吹过一陣冷風，眞是毛骨悚然！結果他失了算；当他一刀刺来时，我趁势蹲下，沒有等他刺第二刀，就抓住他的一只脚，象打鼓似地把他扑通拉倒在地下。可能是脑売撞在石头上了，因为他再也沒有动一动。"

"干得眞棒！"

"其余的三个人又向我进攻，这次我的胳膊上中了一刀，但是我立即抓起死人的刀子，第一刀就把一个人的眼睛挖了出来。这家伙那么地叫喊，就是現在好象还能听得到……他倒在地下，灵魂就从眼窝里飞走了……"

契吉托起劲地喝干了酒；周圍全神貫注地傾听着的人們都贊許地喝采。

"剩下的那两个人可不好对付。他們向我冲来，好象猪想吃南瓜似的！我就一再后退，想把他們引到亮着孤零零的一盞象孤儿般的灯下去。可是他們趁我后退，一刀一刀地刺来，簡直象要掏出我的臟腑。那些天使好象眞要致人于死命……我到了光亮处看清楚他們后，就停止后退，这些坏蛋也明白了是在和誰相斗。"

"眞行，契吉托！这就是打架的本領！軍队里竟然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上校啊！"

"是啊，事情的經过就是这样！只听到刀子的鏗鏘声。一个人又向我刺来，假如不是落了空的話，那我就不能給你讲这个故事了！我一刀砍断了这个人的手臂。弟兄們，这一刀可眞了得！力又大，刀又快，甚至那个人都沒有发觉他紧握着刀子的手已經

落到地上了，他又一次竭尽全力向我冲来，还以为有着手和刀子呢！結果却把我噴了一臉的血……”

这場决斗的細节，使听众捧腹大笑。契吉托在听众中間滿意地搖晃着机灵的小脑袋。最后，当笑声和戏謔的談話沉靜下来时，他簡单地結束說：

“末了的那个人吓得轉身逃走。我就追他，象鴕鳥似地跑着，因为我腿长；我喊道：‘投降，坏蛋，否則就完啦！’那人把刀子扔在地上，站住了請求我看他老婆孩子的面上别杀他……”

“这就是四个人中未死的那个……”

契吉托不喜欢旁人給他說完故事或者猜測結果，立即反駁道：

“不对，先生，未死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被我抓住腿的那个。”

“多么野蛮，契吉托！已經手无寸铁，还以老婆孩子的名义求你，你还把他杀死了嗎？”

“是的，先生，我杀了他，但不是出于情願。”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不是情願的，先生，因为我不是劊子手。我抓住他的領子，想把他带到警察局去說理，因为我有义务这样做。但他却自己倒在地上，开始痙攣起来，然后一动不动了。”

“那么这說明不是你杀他的，而是他自己死的了？”

“不是，先生，他不是自己死的，是我把他吓死的！”

契吉托的幻想故事，引起陣陣大笑，洋溢在酒店里。当他和胡安、皮拉尔一起离开这里时，已經很晚。三个人都喝得烂醉，每个人醉后都有不同的表現。黑人皮拉尔非常溫柔，心里充滿了对亲人深刻的爱，他要尽力使大家了解，并不断重复說：

“再沒有比伙伴更好的了……一个穷困的不幸的人和自己

的伙伴在一起，是最愉快的……朋友們，不是这样嗎？”

“是的，先生；是的，是这样，”契吉托同意說；烈酒更推动了契吉托已經很活跃的想象力，“一个好伙伴比一个好女人都强……”

“这正是我要說的，”充滿兄弟之情的皮拉尔肯定地說，“一个伙伴就是……一个伙伴！”

“因为一个伙伴，”契吉托說，他比皮拉尔更善于使用形象的語言，“……你要說的似乎是……只要友誼长在，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了……妻子无論怎么好，却象钟表一样，需要經常撥动，免得停住……”

胡安沉默地走着，虽然他也喜欢这些朋友，但是心灵里充滿着忧郁的感情。夜色漆黑，天空滿布繁星，象水晶一样显得非常細密、坚硬。橙黄色的大月亮已在地平綫上露出，慢慢地升起来，它好象强加在景色中的異物一样，悬在空中。不久，它就失去了鮮明的橙黄色，把朦朧的光綫散播在大地上。阴影就象在地下爬，爬进了參差不齐的洼地里，一直伸展到沉睡的茅屋后边。狗吠声使黑夜充滿使人疲倦的、經常的不安……

皮拉尔和胡安把幻想家送到家里。漂亮的妇女，热烈的爱情，惊險的故事，幻想的奇迹，这一切同住在茅屋里的高大粗重的契吉托一起隐藏起来了。只有一个年老而丑陋的妇女，和他同住在茅屋里，分給他一个床位，靠洗衣、治病来养活他。

皮拉尔也回到家里。只剩下胡安一个人了。夜間的清冷驅散了醉意。他感到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僵化起来，好象心灵中打起了一个結子，他自己，甚至无論是誰，都不能解开它。他用不着仰望天空，眼前看到的就是昨天圣塔一露莎同样的星夜，在洼地里等着貝尼泰……胡安当时正被一种仇恨的憤怒的严肃心

情控制着。这种憤恨的意志，迫使他忘記过去，集中一切力量要从根本上摆脱这些侮辱男子的回忆。胡安忧郁地看了看脚下的契卡杜庫拉的石礫地，确信自己是在契卡杜庫拉，是在契卡杜庫拉的天空下，在契卡杜庫拉喝得酩酊大醉，在契卡杜庫拉过日子了。

第 二 章

胡安在契卡杜庫拉待了一周；沒有出去寻找工作。他怕庄园的孤寂生活，在那里的陌生人中，一定会使他回忆起圣塔一露莎的情景。他对当雇工已感到厌倦，也不想再和薩巴列达和监工那样的人打交道。由于无事可做，他开始修理姑母和表妹奧尔菲丽的相当破旧的茅屋；晚上就喝酒，和皮拉尔、契吉托一伙人閑談。契吉托經常在酒店里的顾客面前显示他的雄辯之才，这是穷人們可怜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唯一的安慰。

一天早晨，胡安正在替奧尔菲丽用新树枝修补房頂，她向他說：

“胡安，好几天来我就想求你做一件事，你眞是那么好……”

这个姑娘的眼睛因为流泪而发了紅。她并不难看，但現在很瘦，头发一縷一縷地搭在长期受苦的疲倦不堪的臉上，臉容忧伤而冷漠。胡安停下工作，听着她說。

“我知道，印达列西奥最近几天到爱尔一阿包里托去了。奇怪的是他沒有順便到家里来……据說他在給皮尼埃罗馴馬……他已經四个月沒有回来了。我想請你到他那里去一趟，告訴他，說是我让你去的，叫他来看看孩子，只有三里格路，也不算远。”

“好的，表妹，可惜您不早告訴我这件事。”胡安回答道，一面称她作“您”，表示委托的事的重要，“今天我吃过午飯立即就去。”

“告訴他，我和孩子們都得吃飯……”

“好，奥尔菲丽，但您不要灰心，可能他工作很忙。”胡安慈祥地安慰她，又想继續修理房頂。

“你想想，还是一个多月以前送来过十个比索……”

“我认为应該提醒他，这是他的責任問題。”

“胡安，难道不是这样嗎？我知道他是个拈花惹草的人；但是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奥尔菲丽，您說得很对。”

胡安不想继續听奥尔菲丽的解釋。他和她一样怀疑这个馴馬的人。即使他現在还未抛棄她，事情也正是在往这条路上发展。胡安继續修补房頂。强劲的寒風毫无阻擋地穿过滿是坑洼的茅屋的房梁，发着嘘嘘声消逝在光秃秃的滿是石礫的山丘間。远处，在褐色的茅屋群中象个白色班点一样聳立着的学校周圍，有几株树木孤独地在搖摆。

因为刮風而更显得微弱的奥尔菲丽的声音，傳到他耳朵里来：

“胡安，我到小鋪去一趟，你給我看看孩子好嗎？”

她站在下面，用祈求的眼光，象一条被鞭打的狗那样看着他，胡安感到很不愉快。

“我去吧。”

“不，胡安，那我可过意不去。”

胡安用規劝的口吻說道：

“今天我替您去，明天您替我去。”

奥尔菲丽难为情地笑了；这笑声中有着嘲笑自己的怜惘的神情：

"我？别和我开玩笑了，象我这样不幸的女人，能对你效什么劳呢？"

胡安又一次企图避开他表妹的訴苦：

"奥尔菲丽，您談这个談得太多。最好鎮靜一下，等到晚上，看看印达列西奥怎样，也許会給您带些什么来的。"

奥尔菲丽有些躊躇：

"……这个……我得自己去，因为我可以記賬……如果你去的話，那就不合适了。"

"您瞧，表妹，别再和我搪塞啦。如果您不同意，那我就生气了。"

奥尔菲丽感到这些話非常坚决。

"好吧……买一里尔[1]面条，一里尔馬黛茶，半公斤硬面包，一分旦[2]盐……如果印达列西奥不是这样一位老爷的話，我早就带着孩子到媽媽那里去住了。他不願意，要有个家，怕回来在这里找不到我……"

胡安未等奥尔菲丽的話說完就已經走了。南風搖动着沿路稀零的树木。胡安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信步前进。在前面一座茅屋的房頂上有一块破铁皮发着刺耳的嘎嘎声。除了远处路上有个騎馬的人外，村里一个人影也看不到。胡安走过一座用波紋鋅皮盖的房子旁边，这里有一个小窗开着，露出一个女人的面龐。这是当监工的西普里諾·拉摩斯的四个女儿之一；这四个姑娘都等待着出嫁，她們之中常有一个待在窗口向外凝视。胡

① 里尔：烏拉圭通用的銀币。

② 分旦：烏拉圭通用的銅币。

安称她們为"好奇的人"。除了两个女教师和酒店老板一家外，她們是村里最闊的了。她們的房屋虽然小，却是用鍍鋅铁皮盖的，里边衬着木板。屋子里还有厨房，磚砌的儲藏室，比狗窝稍大一些的厕所，外面还布置了一个小花园。

胡安向姑娘問好，她好象无所期待似的回了礼，就关上窗子，消失了。"这里可以尽管挑选。"胡安得意地想。

在酒店里遇到了契吉托；还不到十一点，他面前已放着一杯酒。胡安认为契吉托一定有几个里尔，因为堂弗朗西斯柯不会給他記帳的。

"你們好。"他寒暄了一下，就向契吉托說，"怎么样，朋友？今天这么早就来酒店了。"

"不是，我到这里来想和堂弗朗西斯柯談談。您喝点什么吧？"

胡安不想喝酒，但是他想到不应該拒絕契吉托，特别是在他有能力付錢的时候。他要了一杯酒，接着又回請了他一杯。契吉托又再請了他一杯，而胡安怕欠下情，又要了一杯，之后又連續喝了好几杯。

当他夹着給奥尔菲丽买的东西回家时，他觉得脑袋发暈，后悔自己多喝了酒。而且，这个可怜的人什么时候做午飯呢？

他看見她流着眼泪，抱着小女孩；另一个男孩坐在地上，啃着一小块硬面包，不时地哽咽欲哭，但是沒有人注意他，又只好再啃那块硬面包。

胡安对自己的耽誤感到很慚愧，认为自己是这种情景的唯一罪人，就請求表妹原諒。而她却反对說：

"胡安，你怎么啦，如果所有的人都象你这样善良……那我真是个糊塗的人了。給我，我去做面条，湯馬上就好。"

她把女孩子放在床上，带着紙包就出去了。胡安很想安慰她一番，但不知怎么做才好。他惶惑地抱起女孩，想不到她却大声号叫起来。他的粗大的手不知如何对待这样一个皮肉柔嫩的小孩。奥尔菲丽回来看見了，悲愁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給我吧，胡安。”

“沒什么；告訴我，怎样抱她……都应当学习……”

奥尔菲丽告訴他怎么抱小孩。她看見胡安笨拙的举动，甚至笑了，而且在整个吃飯的时間內好象忘記了自己的痛苦。飯后，她看見胡安喝多了些，就要他在去爱尔一阿包里托前午睡一会。胡安不願睡，但是他的头和脚却觉得很沉重。

“去躺会儿吧，要不我认为你太固执了……”

胡安和衣倒在床上，感到身体舒适，但不能入睡。烈酒使他非常兴奋。外面，大風在吼叫。胡安觉得好象有个巨大的有彈性的东西在头頂上滚动着，房屋的梁木也在这种压力下破裂了。奥尔菲丽搖晃着女孩，低声唱着忧伤的哀痛的搖籃曲。他們处在这四面阴暗的墙壁的包圍之中，听着狂風的野蛮的号叫，好象孤立地处在空曠的与人隔絕的地方一样。

歌声最后停住了。奥尔菲丽看了看胡安。他閉着眼臉朝上躺着，他那結实的下巴骨在短上衣的暗色陪衬下显得很突出。她走到床边，这是屋里唯一的床，小心翼翼地怕把胡安惊醒，很自然地在他旁边躺下。

胡安一动不动，也未睜眼，但是，身边有个妇女，却立刻激起了他不可抑制的願望。他还沒有想到要抑制自己，就轉过身来，靠近了她，不过还沒有睜开眼睛。奥尔菲丽也未打算避开。

“胡安，你醒啦？”她把头轉向他低声地說。但她还沒有說完最后一个字，他却使她惊訝地喊了一声。这就是一切。她就象

一生中經历过的所有的事那样屈服了。之后，他們平静下来，她誠恳地說：

“向你发誓，这样对待印达列西奥，我还是生平第一次。我从不願象其他人那样。但这是他的錯，把我这么长时間扔下不管……是这样吧？”

胡安沉默不語。他的行为怎么也不能和早晨他被委托的事相容。他起来，打算分别責任問題：

“奥尔菲丽，你看，我沒有坏念头，而你却……”

“胡安，我什么也沒有对你說。”

生活把她养成了一个并不特别要求很多的人，因此她不觉得被胡安的坦率所損伤。她对剛才发生的事情，不感到伤心，也不感到羞辱。丈夫不經常在家，两年来她总是忠实于他。現在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好象生活中一切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事件一样，事情过去也就結束了。从另一方面說，她把胡安看得比印达列西奥要高尙一些，很願意以胡安来代替他。然而胡安却既沒有孩子也沒有她所忍受的非常穷困的生活，很明显是不会屬于她的。眞是多么可怜！这时候，她悲伤地看着胡安。她感到他不知为什么懊丧了，她想安慰他，遺憾的是她不知道怎么做。現在她又怕他拒絕把她的要求去告訴印达列西奥，她是非常急于需要这个帮助的。

“好吧……”她含糊地說，“是我錯啦。就算沒有这么回事。随便你把我想成个什么样子吧。但是如果你不再觉得不好过的話，我还想請你去找印达列西奥一次。”

生活对她多么殘酷啊！十分钟以前，这个男人还是她的，而現在却不得不談到别的事情了。胡安感到遺憾而憤慨。他不能再忍受任何别的解釋，但是奥尔菲丽却还继續說下去：她卸下了

他的一切过失和責任，十分眞誠地向他提醒关于早晨請他以她的名义向印达列西奥去商談的請求，好象什么也沒有发生过似的。但是他有什么臉再去呢？有什么臉去完成这个委托呢？当可怜的奥尔菲丽这么貧困，她洗衣服所得来的錢只能維持一周的生活，而小鋪又不給她賒賬，又怎么能拒絕她呢？难道他沒有看見她用硬面包加点水煮一煮，就算一頓午餐嗎？連喂孩子的一点儿牛奶也沒有，馬利文娜的儿子彼得里托，不得不每天早晨到附近的庄园去，为了討点牛奶，追着学教义問答嗎？可怜的小天使啊！

受慣生活打击的胡安，沉着地回答他的表妹說：

“不要难过，你也沒有任何过失，以后也不要再談这件事了，否則你会更加不幸的，明白嗎？”

他到牧場上去，牵回馬来，就奔馳着向爱尔—阿包里托去了。天空被一层阳光透不过的微白的云彩遮掩着。村子里显得很沉寂，風不停地刮着，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寒冷，带着嗚嗚的声音扫过空曠的平原。胡安急馳半小时后，就让棗紅馬自己奔跑了。

他突然想起五天前他也是經过这条路来到契卡杜庫拉的，感到很惊訝。这是可能的嗎？才五天嗎？这些天里人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啊！他自己問自己，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眞的嗎？因为时間太短，好似什么也沒有发生过，好似一切都是梦。但是他抛棄了这种愚蠢的想法。事情就是这样，一切都那么眞实，就象他叫胡安一样地眞实。

一路上他很忧伤。他企图鼓起自己的勇气，企图激起自己的憤怒和仇恨，但都沒有用。对貝尼泰的回忆和失掉她的忧伤感情，又回到了他的思想中来。他心里充滿着为奥尔菲丽的利益而努力給她取得合理解决的願望，一路考虑着怎样和印达列

西奥談判。但是，驟然間，这些念头都烟消云散了，在他面前重新出現了貝尼泰的形象。今天他和奧尔菲丽所发生的事，使他忧虑，一想到就难过，但也总盖不过对貝尼泰怀念的思想。这时候，他正是为別人去寻找公理，而他却感到沒有公理的殘酷，因为他自己就是不公平的牺牲者。他的心灵又激动起来。

棗紅馬的蹄子在堅硬的路面上发出得得的响声。風揚起尘土，刮得不高。草原上的鳥"低娄低娄"地叫着，不时打断移动着的嘘嘘发声的空气，消失在远处。

胡安来到了爱尔—阿巴里托，他看到了密得兰铁路的車站的光秃秃的石头房子。远处，在阴暗的灰色天空下，小蒙得維的亚村的房屋显得很模糊。用黑土抹过的黑色茅屋隐藏在树木的茂密枝叶中了。小蒙得維的亚与契卡杜庫拉的不同之处，就是这里土地肥沃，茅屋稠密，花草甚多。但是生活却是一样的。

当胡安順着狹窄的街道进入村子时，跑来一群穿白上衣的小学生，很快在大街上空地上散开，頓时使凄凉的景色充滿活跃的气氛。然后，茅屋的門又把这些孩子吸收了进去，只有两三个孩子騎上不灵活的矮个子小馬，出村去了，一路上使劲地用腿踢着馬腹。

胡安在一家附設酒吧間和台球房的鋪子門口下了馬，走了进去。当地的理发师，人很消瘦，有着濃密的染色的头发，里面穿得很暖和，外面套着很髒的白罩衫，在同鋪子老板一起玩台球。两个黑女人在看花色的法兰絨，笑着同店員高声談話；店員咧着嘴，看来也在笑。

胡安的出現使笑声稍为沉寂下来。

"你們好。"

大家都轉过头来，看着胡安，回答了問候。胡安要了一杯啤

酒，打听怎样找馴馬师。

"今晚上，梅里菈家有舞会，他一定会去的。"理发师含糊不清地說道，"如果您想找他談，可以在这儿等等，日落后他会到这里来的。"

胡安决定等候。两个黑女人继續和店員开了会玩笑，最后走了。进来一个小孩，买了点东西，还要了块糖吃；后来进来一个妇女。理发师和老板又打了一局。風順着街道扫起干枯的树叶：楓树、白楊树、桉树的树叶，发出颯颯的声音。树叶不断打旋，飞奔远处，盖上大地，迟早也就烂掉。

理发师是个好奇的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老是不停地直接地或暗示地向你打听。輪到他的对手該打台球时，他就利用老板考虑的空隙，走到胡安旁边，倚着台球杆問道：

"怎么，堂包尼法修·宾托斯还在彼埃得拉一索拉嗎？"

"是的，先生，他在。"

"您是在那儿当雇工的嗎？"

"不是，先生，不在那儿。"

"那么說，是另一个姓孟台斯的。"

"是的，可能是另一个。"

理发师去打了一下，又回来說：

"堂包尼法修是个好人！可惜他的儿子們都是土匪。那么說，您沒有在那里待过？是的……我說的还是八、九年前的事，那时您还很小……那是另一个孟台斯。"

理发师得出了是另一个孟台斯的毫无錯誤的結論后，一杆就得了十二分，接着又以萎靡不振的声音說：

"現在想起来了，那个孟台斯也是个馴馬师……三十年前，所有的庄园都有馴馬师。現在当然是另一个时代了，現在很难

找到会馴馬的人。”

“这是对的。”

“但您想不到，还有好几个。印达列西奥就是……都說他手艺很高……好，当然您比我更了解……”他一面看着台球的位置，一面說，“我要一杆打三球……”他准确地打中了，“都說，經他馴过的馬就变得很馴良，不咬人，也好套……”

“都这样說，可是我沒有看到他馴的馬。”

理发师并不表示惊奇，只是說：

“我以为你們是朋友……那么說，您有馬要馴？”

胡安說不是。理发师做了个手势，表示继續打听下去不甚合适，說道：

“明白了，私事……”

外面的風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六月的乾树枝子不停地摆动着互相碰撞，互相糾纏，不断地在这世界上遙远的角落里发出一陣陣的喧鬧声。風車的叶片也以极大的速度旋轉着，刺耳的嗡嗡声摻杂着树叶的簌簌声。暮色漸濃，一道失去光澤的灰色的光透进門来。胡安又喝了杯啤酒，从他坐的地方只能看見一小块暗淡的天空和他的在木桩旁站着不动的馬。理发师走了。抱怨天冷的妇女們，默不作声的男人們和孩子們，都来到店鋪里。鋪子用板壁对半地把酒吧間和杂貨柜台隔开。胡安伏在柜台的一头，对进来的人都能看見。

两个陌生人来到酒店，要了杯酒。店員对胡安說：

“他不多久就会来。”

果然，一会儿之后，馴馬师就来了。他是一个有印第安人特征的人——高顴骨，柔和而坚决的眼神，走路时搖摆着；他穿着翻口的带馬刺的长靴，披着篷斧，戴着寬檐的帽子。低声地問候

以后，他认出了胡安，就慢步走到他面前。

"您好？"他問道。

"您也好嗎？"

"真奇怪……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您看就是来了。"

"到哪里去？上契卡杜庫拉嗎？"

"不是，从那里来。"

"那么是回去嗎？"

"不是，就是到这儿来的。"

他們这种对話的声調沒有一点急躁。終于，馴馬师不相信地問道：

"到梅里茲家跳舞来的嗎？"

胡安笑了：

"又錯了，印达列西奥，我是来找您談話的。"

"随您便……如果您不反对的話，我先喝口酒。"

"为什么不！請原諒我沒有先請您。从礼节上說来，应該是我……喝什么呢？"

"和您一样。"

"那么甘蔗酒吧。"

"甘蔗酒。"

"您准是为私事来的，"老板剛送来酒，印达列西奥領悟地說，"准是奥尔菲丽要您来的……"

"您說对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很苦恼……我不願干涉别人的事情，可是这种帮助誰也不能拒絕，特别是亲戚……"

"这是对的。"

"为了养活孩子，她不停地干活，可是，非常貧困……他們也

眞可怜……"

"奥尔菲丽找了一个不錯的律师。"馴馬师說道。

"謝謝您的夸奖，印达列西奥。我看見她和孩子們生活非常穷困，我认为我这样說是对的，对您这样的人不算冒犯。"

"怎么冒犯，先生！誰告訴您的？"

"我想，告訴您会使您不高兴。"

"有些人散布謠言，說我脾气大，因为他們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他們。如果您低下头，您就是个一錢不值的可怜虫；如果您不让他們侮辱，您就成了个坏蛋……"

印达列西奥終于答应最近几天就去契卡杜庫拉料理家事。然后立刻就轉了話題：

"那么您是离开了圣塔—露莎了？"

"厌煩啦。"

"我不是自夸，沒有比我干的工作更好的。用不着听誰的話，并且在什么地方馴馬，就可以在什么地方任意騎馬奔馳。"

胡安肯定地点着头。黃昏时分，酒吧間里开始热鬧起来，話題是談論梅里茲家的舞会。有些人已經打扮了一番：擦得干干净净的靴子，綢圍巾和短上衣。所有这些都是蹩脚的、廉价的，但很干净和整齐。过了一会，香水味滌清了酒吧間中充滿着的烟雾和潮湿的空气。賭徒和观众圍着台球桌。

"黑人容許到那里去嗎？"有人对馴馬师开玩笑地說。

在他們旁边站着一个健壮的矮个子黑人，目光善良，脖子里圍着条白圍巾。馴馬师因为喝了点酒，很兴奋地回答說：

"不行，先生。舞是人跳的，难道不知道黑人不是人嗎？"

黑人笑了，露出比白圍巾还白的牙齿。那个人好象沒有看見他似地继續說：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黑人竟想跳舞。”

“大概是臉皮厚的人吧。”

“最好是混进人群，钻到那里去。让他們試試看吧！有一次我和一个黑人一块去跳舞，在进門的地方把我拦住了。‘您可以进去，您不能进去。’人家向我們說道。‘这是为什么呢？’虽然让我进去，我还是問。‘因为不允許。’‘朋友，这不是理由，我們一起来的。’我反駁說。这时黑人发起怒来：‘說吧，是什么理由？’‘不让您进去，因为您顏色不一样。’”

他們和黑人开了一会玩笑，有几个人十分高兴。但是他們却既沒有恶意，也沒有种族歧視的成見。一会儿后，到处都在笑鬧。在乡間，特别在老鼠窝这样的村子里，艰苦困难的共同命运，使人們团結起来，使他們經受得起考驗。在考驗中，沒有其他差别，只有最有能力和最强有力的人比其他人更具备显著的优点。象皮肤顏色，生理缺陷，某人的性格特点，或者誰发生了某种事件，都可以成为虽无恶意但却相当粗野的玩笑的对象。

馴馬师請这个叫做奥尔登西欧的黑人，以及两个站在旁边的酒店的其他顾客喝酒。胡安和新相識的人很快成为朋友，尤其是看到了奥尔登西欧那双充滿天真和愉快的溫柔的大眼睛，使他对这黑人充满了同情心，甚至对原来使他情緒上有些不滿的印达列西奥也同情了。

这时談話中断了，胡安利用停息的机会对馴馬师說：

“好吧，已經很晚，我該回家了。”

“别走，跳一会舞吧。”印达列西奥請他說。

胡安以輕微的責备口吻回答說：

“謝謝，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

馴馬师向后仰起头，电灯的黃光射在他的顴骨上，在面頰的

一面留下的阴影，順着堅实的下顎滑下去。

“这么着急，”他說，“就不和我們一起再喝杯酒了？”

胡安无話可說。他心中暗自詛咒自己对奥尔菲丽的一时的軟弱。印达列西奥是否对他有什么怀疑呢？

“当然不是，”他急忙回答，“这一杯是您請的，下一杯我請。”

“我也請一杯。”奥尔登西欧接口說。

“让我来請你們吧。”第四个人說。

胡安終于留下，到梅里兹家跳舞去了。

过了两个小时，他們走出鋪子，都喝得醉醺醺的：胡安、馴馬师、奥尔登西欧和另一个同伴。他們喜气洋洋，笑語不絕。真見鬼，連这个胡安也想消遣一番了。他們在烏黑的街道上向前走着，对貝尼泰的回忆，在印达列西奥面前的困难处境，这些天来的苦恼，一切都好象被埋葬在他心灵中的一个遺忘的角落里了。

風继續在村子上空吼叫，看不到一盞灯光。除了看不清的暗影，模糊的輪廓，夜的漆黑的斑点以外，什么也看不見。天空好象怕迷失道路似地紧紧拥抱着大地。

“别落在后边，黑人，不然这么黑的天把您丢了，鬼也找不到您的……”

大家都笑起来，而風却夺去了他們的笑声。不久，他們透过树木的簌簌声听出了風琴和小提琴的一陣音乐，最后透过黑暗，閃出了一盞灯的顫动的光。

梅里兹家的房屋很大，比較寬暢，簡直不可能再寬暢了。为了开舞会，梅里兹家借用了邻居的家俱，其中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长凳和一打左右的形形色色的椅子。从酒店老板那里租来的汽油灯——原来是准备沒有电灯时用的——用强烈的白光照射着房間，粘土的墙刷上鮮艳的玫瑰色。一幅石印的耶穌圣心

的画象挂在明显的地方，对面却挂着一个广告日历，上面有一个半裸体的美国女郎，露出越过大陆来的遙远的微笑。

乐师奏起迷人的探戈舞曲，手風琴送出悲戚的旋律，六弦琴以单調的諧音伴奏着；在夯实的洒了水的土地上，紧紧摟抱着的双双对对舞伴神情集中地移动着脚步。

胡安看了看乐师說道：

“音乐已經不合調了。”

“这儿在开始跳舞前，音乐总是不合調的。”奥尔登西欧說。

女主人們接过客人的篷乔和帽子。她們一个叫宝丽达，身材瘦小，淡黄头发，尖尖的臉，約四十岁左右；另一个叫宝拉，头发蓬松，一張圓臉，大約三十多，身材肥胖而結实。第一个說話声音尖細，走起路来象蜥蜴；第二个声調低沉，举止安稳。这宝丽达和宝拉两姊妹，什么时候逢在一起，为什么不到别的村子而到这里来，只有上帝曉得。她們两人之間很难找出共同之处，而好开玩笑的人却給她們起了个名字叫梅里茲，意思就是双生姊妹，而这个綽号就紧紧跟着她們了。

梅里茲姊妹对待来客就象对待老爷一样，接过他們的篷乔和帽子，就送到茅屋中不能用来跳舞的唯一的地方。茅屋里有一間客厅和两个卧室，在开舞会时就把客厅和宝丽达的卧室的漆着玫瑰色的隔板拆去，把家具搬到宝拉的卧室里去，于是这間卧室就做了衣帽間。

“我喜欢那个大的。”胡安評定說。

“我喜欢小的。”奥尔登西欧說。

“不能同大的比。”

“但她是淡黄头发的。”黑人辯解說。

“是的，說到她是淡黄头发的，那就无話可說。”

然后他們就观看其他的妇女；这里有年輕的，有中年的，有肤色白的，有肤色深的，大多数穿着紅色和藍色的衣服，也有些人穿着玫瑰色的，和屋子墙壁的顏色相混了。喝了不少甘蔗酒的胡安，感到輕松愉快。他很久沒有参加舞会了！难道人有时就不需要快乐一下嗎！

“我們在跳舞之前，不嚐嚐梅里兹家的酒嗎？”奥尔登西欧建議說。

胡安同意了。他們走出一个門口，到檐下的厨房里。那里，在汽灯的照耀下，有一个敏捷的老太婆在卖酒，两个里尔一大杯。

“嘿！这么大的杯子！”胡安对酒杯大为惊奇地說。

“别怕，这里面掺水。”奥尔登西欧狡猾地望着天花板輕蔑地說，“我看大概是房頂漏了，漏到酒里去了……”

“黑人，你嘟囔什么？”老太婆問道。

在大家的笑声中，老太婆以喜鵲似的声調喋喋不休地說：

“黑人，你就不漏嗎？你的管子坏啦！”

老太婆的恶毒的笑話引得大家都高兴起来。这个年老的女厨子的嘴是拦不住的，然而好开玩笑的奥尔登西欧还继續逗她說：

“瞧你这条老毒蛇！你沒有了牙，只剩舌头，还能咬誰呢？”

“小心咬你的屁股！”

客人們笑得气都透不过来，都摇晃着挤成一堆。老太婆机敏地放下酒杯，用鳥一样的眼光看着奥尔登西欧，准备随时应付对方的任何进攻。可是黑人沒有理她。大家都离开了厨房。胡安非常兴奋，邀請一个穿凉鞋、紅色毛料裙子和深黄色薄紗衬衫的卷发姑娘跳舞。奥尔登西欧想約宝丽达，但被另一个人截去了。宝拉和看起来是舞迷的印达列西奥跳起来了。

胡安用力地摟着舞伴；她抱怨說：

“別那么用勁啊，把我压死啦！”

这个姑娘不过十五、六岁，但跳舞却并不是新手。胡安致了歉，放松了手。在人群中，他撞着了擋住他路的一个胖女人，无意中踩了她的脚。那女人痛得叫了一声，責駡他說：

“这不是在牲口圈里！”

“請原諒，太太，我不是故意……”

热閙的舞会继續了整夜。不时有男人邀請自己的舞伴說：

“您觉得怎样，我們不到外面去凉爽一下嗎？”

在黑暗里，在树下，在房檐下，在露湿的地上，他們結合在一起了。就在这寒冷的被音乐声所激蕩的夜里，在烈酒和欢乐的刺激下，会生下一些嬰儿，会傳染着各种疾病，使身体腐烂，或者会失去口袋中的一些比索。这些男男女女，都是上帝的子孙，也都是单純而善良的人，大地上的生物，他們的重大罪过就在于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得到必需的粮食，很高的代价换取偶然的相会，很高的代价得到孩子，很高的代价取得虛假的爱情，更高的代价得到眞正的爱情，甚至罪过和純洁也需要很高的代价才买得到。契吉托說得对：

“这种生活沒有任何廉价的东西，沒有任何廉价的东西。只有死亡是廉价的，但这也只是对死者来說，因为他无須收进或付出，而对于家里的人說来，死亡还是要花費很多的。”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得很高时，胡安才在一間茅屋中醒了过来，这里有許多孩子和妇女，但沒有男人。他的舞伴殷勤地給他弄了些苦茶，好象一生中从来沒有做过其他活儿似的。胡安留下几个里尔，給她买个別針做紀念。

这一天是星期天，胡安午后又到鋪子里去，在牌桌上輸掉了

所有的錢，連一个分旦都未剩下。傍晚，回到契卡杜庫拉，他想到应該立即去找工作，又想起了貝尼泰。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忧伤和孤独了。

第 三 章

多石的山地上建着許多畜栏，山坡上下布滿灰色的礫石，坡下环繞着一条两岸綠草如茵的小河，使得風景不显得那么单調。除了这一块圈着五百头牛的地方以外，大地上复盖着一层白靄靄的薄霜，暗淡的云彩边緣映着太阳的余輝，預示已近黃昏。

一群惊慌失措的野性的牛，不願进入畜栏，喊叫声，狗吠声以及牛馬的蹄声，震动着空气。在被踐踏的土地上，揚起了和人畜呼出的湿气相混的尘土。

胡安为了追赶一头牛，騎馬奔下山坡，大小石块跟着飞滚下来。这样冲下山坡，好說也得折断手脚。可是雇工們从未考虑到这种危險，他們被雇来就是专做这种工作的，不得不去完成。胡安在河边追上牛，迫使它向后轉。但是畜群发現了騎手之間的空隙，又逃散了。有一个人刺着馬喊了一声：

“怎么回事，它們都惊跑了嗎？”

牛都向不同的方向跑开了；有一头牛跑到河边，过了河，向草原上跑去。几个雇工分成几群，追赶它們，其中三个迎头拦住了它們的去路。

“快追那头跑到草原上去的！”

两个騎者从不同的方向纵馬追去，这就是胡安和皮拉尔，他們跟着猎犬追上了牛，拦住了它。馬蹄踏过复霜的草地，留下一

条綠色的长带。他們費了很大力气才把牛赶回畜栏的方向。胡安利用喘息的机会，燃起一支烟。在山崗上又响起牛馬的蹄声，猎狗狂吠着，人們却以严厉的吆喝声来制止它們。

胡安吸着烟，放松了繮绳。他們从早到晚追赶畜群，已經連續四天；他們騎馬圍牛，把牛一群群地分开，以便星期日拍卖，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胡安在契卡杜庫拉附近徒劳地寻找两天工作之后，才由皮拉尔介紹得到这个临时的工作。

胡安越过小河，雇工們重新把牲畜圈在一起。这时他們圍成一圈，迫使它們进栏。突然，牛群又騷动起来，有一头白色棕斑的牛冲出圈子，牛群也随着它跑去。雇工們的辛苦白費了。胡安刺着枣紅馬沿河奔馳过去，拦住了畜群，牲畜开始向后轉。但是还有两头牛逆着胡安赶的方向逃走，胡安立即向这两头牛追去。

“横过去擋住它！”

一个騎者大胆地从山坡上急冲下来。胡安勒住枣紅馬时，回头看見那人的馬蹄向了天，他大声喊道：

“有人摔倒了！”

三个人，其中包括胡安，跑来营救摔倒的雇工，其他的人看守着牲畜，不让它們跑掉。

“圣母啊！他摔得多厉害啊！”有人激动地說，“滾了至少二十米……”

那匹馬——胡安立刻认出是皮拉尔的馬——空蹬着前腿企图站立起来，騎手則一动不动地躺着。

胡安和庄园监工首先下馬。皮拉尔的头上臉上染滿鮮血。拍卖人，一个肥胖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低声細語的家伙，来到发生事故的地方，默默地摸了摸伤者的脉搏。三个雇工带着不安

的目光守着伤者。胡安到河边取了滿滿一帽子水来。

給皮拉尔洗了臉，胡安以为他的朋友已經断了气，但是拍卖人說，他还活着。走到人群里来的庄园主人搖头摆脑地贊同这个意見；他的这种忧愁苦恼的样子，不知是不是习慣如此。

喊声停息了，雇工們怕畜群跑动，沒有离开原地。烏云使阳光显得更加暗淡。胡安赶走了那些嗅着伤者的血而挤到人群里来的狗。幸好拍卖人和主人是乘汽車来的。

“小心地抬起他。”拍卖人說。

馬仍旧在地上无力地掙扎，使勁伸长脖子，弓着腿，抵住平滑的地面企图站起来。主人认定馬已折断了腿。

“誰去把它杀掉了吧！安布罗修，你去吧！”

这个雇工走到馬跟前，看了看馬，好象有点犹疑；不，这不是犹疑，而是怜憫。他抽出刀来，蹲着用刀順着胸膛比划着，选擇如何下手，然后刀子就刺了进去，拔出一半，轉了一下，又刺进去。

当雇工們把馬的主人沿着山坡輕輕地抬上去时，馬还在不断地揚起头来。把伤者抬过铁絲网是很困难的，因为必須穿过畜栏。汽車就在一旁停着。拍卖人吩咐从皮拉尔的馬鞍上取个垫子，以免弄髒汽車里的座垫。胡安看了看包着皮拉尔的头的自己的手帕，已染滿了血，就扭过头去。馬头終于搭拉在地上了。雇工們仍旧在低地边上看守着畜群。远处，阳光下閃爍着一片白茫茫的淸冷而空曠的田野。

牲口群中傳出了哀怨而瘖啞的哞叫声，打破了这突然发生的悲痛的沉寂。雇工取来了垫子，把伤者抬进汽車。

“把他送到彼埃得拉一索拉去。”拍卖人說，“要有人坐在后面陪着他去，”他看着一个雇工說，“您願意去嗎？”

这个雇工不願去，很显然，这种不幸的事件給他留下强烈的印象。这个雇工不願陪送，但也不願意人家把他当做一个沒有同情心的人。

"如果誰也不願去……"

"让我去吧。"胡安說。

他安排得很好，让皮拉尔占了整个座位。又从主人屋子里拿了一条被单来，給伤者包了头。

"依我看，他还在流血。"胡安絕望地喃喃地說。

"您知道他是哪儿人，有家嗎？"

"知道，先生，他是契卡杜庫拉人，他有家，我知道。"

"好吧！我們回去时，可以通知他家。可怜的人眞倒霉。"

汽車在荒僻的道路上隆隆地飞馳着前进。寒霜在阳光照耀下开始融化。潮湿的石头，露水沾湿的电綫，草地，白云，一切都在閃閃发光。拍卖人沉默地开着車。胡安在想：人就这样死了，眞岂有此理！人們都这样說：为了死就必須活着！沒有别的办法，这是命中注定。可是为什么命中就注定了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死掉呢？

"看着，别让他太顚了。"拍卖人說。

"就为看他，我才坐在这里的。"

拍卖人知道这个意見不大合适。他回头看看伤者，又說：

"血还流嗎？"

"流得很厉害。"

"倒霉！可怜的人，象疯子一样，失去了理智，往山下直冲！"

"对，是倒霉。可是不得不往下冲，我們都往下冲了。"

到彼埃得拉—索拉大約一小时左右，公路很坏，忽高忽低，拐弯很多，还得越过每周只駛行两次火車的铁道。隔了好几里

格，才有一两个稀落的桉树丛或庄园，打破了沒有人烟的单調的景色。整条路上只出現了一个赶着一小群羊的男孩。

誰会告訴他說，这么快他就把圣塔一露莎走过的路又回头走回去了一大部分呢？生活起了多么大的轉变啊！一种从未經受过的束手无策的感觉控制了他。胡安看着皮拉尔的臉，一条血絲从乾裂的嘴唇中流出来，隐約地流到稀疏的鬍鬚中。裹着头的被单盖住了前額和眼睛，只有象死人般的尖尖的大鼻子露在外面，使其他特征都不能显現出来。

胡安扭过头去，看見一个小山丘上有一株孤零零的树，伸着光秃秃的枝干，显現在晴空里。阳光从綠色的草原上映到山崗的頂上，山崗被薄雾籠罩着，象波浪一样流过地平綫。远方，在树木的模糊不清的輪廓中間，出現了彼埃得拉一索拉教堂的紅屋頂。

汽車在医生診所門前停住时，医生正預备出診。現在他已不騎馬，而坐一辆一九二九年的敞篷汽車，一种农村用的很坚固的車子。医生很年輕，黑头发，高个子，有一双聪慧的眼睛和使人愉快的举止。他吩咐把病人抬到診疗室去。

“他从未淸醒过来嗎？”医生問道。

“从未淸醒过来，大夫。”

“情况很严重。”他对拍卖人說，又問胡安，“您是他的家屬嗎？”

“不是，大夫，仅仅是朋友。”

医生点点头說：

“我沒有别的办法帮助……必須立刻輸血。”

医生把伤口消了毒，扎上绷带，并給皮拉尔注射了咖啡因和樟脑精。这就是一切，大夫再也无能为力了。只有等待，就象在

伤者面前坐着的这两个人一样，只有等待。可是亲人和朋友所等待的却更多，他們期待着医生自己也不相信的这种可怜的医疗措施的特殊效果。他們不仅期待，有的还用目光，有的大声疾呼，請求着央告着医生多想办法；还有些家屬打了医生，有些失去了理智，用手枪胁迫医生，希望拯救病人的生命。

过了十分钟，医生宣布皮拉尔死了。

胡安呆住了。本来他看到皮拉尔流了那么多血，說实話，就不相信能救活他。現在他看着皮拉尔的僵硬的沒有灵魂的躯体，觉得这是非常荒謬的事；仿佛在尸体旁边，在这个突然变为異物的东西旁边，还有个活生生的皮拉尔存在。他想起在圣塔—露莎和契卡杜庫拉与皮拉尔相处的日子，他是个好幻想的伙伴，幻想妻子、土地、天倫之乐和比黃金还貴重的眞正的伙伴的友誼。这个可怜的黑人有着一顆善良的心。

是的，皮拉尔在这儿，但他已經不存在了，他死了，应当使自己相信这个事实。

医生签了一張死亡证，告訴拍卖人把尸体送回家去。他帮着把尸体抬进汽車里，这是他所能做到的一切。

太阳升高了，草地呈現出金黃而发綠的光輝，代替了早晨白茫茫的寒霜的景色。云也稀少了，只有几縷薄云，鑲在蔚藍色的天边。

拍卖人急于回家，但还是在酒館門口把汽車停下，請胡安喝了杯酒，才继續前进。医生还在这里用电話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了契卡杜庫拉。他們在小蒙得維的亚停車时又喝了杯酒；酒鋪老板认識皮拉尔，很感到伤心；理发师也来看了看皮拉尔的尸体。拍卖人借此机会付清了胡安和皮拉尔的工資，另外还給了三十比索。

“把这个給可怜的女人开銷吧。”

“多謝，老爷。”

他們到达契卡杜庫拉，到达現在已不屬皮拉尔所有而归尼古拉莎所有的茅屋門前时，門口已有很多人等着，男人們在街上抽烟，晒太阳，妇女們都挤在茅屋里。人們把死者抬出来，拍卖人借口不能久留就走了。

又悲伤又痛苦的尼古拉莎抑制着眼泪，帮着把皮拉尔放在床上。她不断地哭泣着說：

“可怜的人啊！多年分别，不在一起，如今团圓了，他很高兴，現在却送来了一个死人。”

女人們都来安慰她，說眼泪并不能解除痛苦；男人們却沉默不語。胡安出去买棺材，带来了追悼用的蜡烛和酒。契吉托的妻子克列达来主持做禱告，她的身材比丈夫还高，滿臉皺紋，身材消瘦，牙齿都已脫落。她迈着坚定的細步很快地走着，而契吉托在她旁边却迈着笨重的步子，戴着一頂旧軟帽，搖晃着脑袋。当他們到达尼古拉莎的家时，克列达以教訓口吻說道：

“体面点，听見沒有？異教徒，你在禱告时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皮拉尔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契吉托反駁說。

“我对你說，别喝醉了！禱告，禱告，别让死人灵魂下地獄。”

“要是穷人生前是好人，为什么他会下地獄呢？可以不用禱告，我……”

“别說了，異教徒。”

为皮拉尔的禱告进行很久。死者的妻子尼古拉莎和死者的朋友胡安都竭力使供桌摆得齐全。人們好久就放棄了旧时送殯前禁食的习慣。現在，如果丧主請喝酒，大家就喝起来。凡是参

加丧礼的人都請到，因为这是对死者的尊敬。胡安給奥尔菲丽留下十个比索，因为她丈夫不顾自己的諾言，到现在还未回来过，其余的錢都花在丧礼上了。皮拉尔是个誠实的、毫不虛伪的伙伴，值得这样做。有誰能象胡安这样不是用言語，而是用慷慨帮助的行动追悼已故的朋友的呢？

客人們不停地喝了半天和整整漫长而寒冷的一夜。男人們挤在厨房里，他們喝得越醉，夜越深，声音也就越沙哑。他們有时高声談起来，有时坐着沉默无言。从停灵的屋里傳来在負有拯救灵魂使命的克列达不断指导下妇女們念經的細微而悲切的声音。

男人們傾听着，开始心中发顫，继而崇敬虔誠，最后变得冷淡起来。当祈禱結束时，有人在沉默片刻之后又傳起一只酒瓶，一个个地傳下去，好似在做一个重要的仪式似的。之后，有一个喝过酒的妇女的声音緩和了这种气氛：

“又下霜了。”

有人补充說：

“如果冬天眞的来了，那……”

他的話沒有說完，好象怕想到冬季的严寒会給人畜和土地带来无数的災难。

漫长而沉重的黑夜，纏繞着死者、活人、痛苦的人、失望的人、祈禱和喝醉的人，最后，終于消逝了。

早晨，到处呈現着白茫茫的景色。白霜复盖着平原、山丘和茅屋，只有人走过的地方踏破了这洁白的大地。这时候，契卡杜庫拉的每座茅屋里都燃起了炉火，人們互相递着馬黛茶。它的滋味只有在死者的屋子里，起着不一样的作用；它是新鲜的，发苦的，烈性的，振奋的。

契吉托的妻子继續做超度亡魂的祈禱。太阳升起来，出殯的时刻到了。送殯的行列向墓地蠕蠕前进。周圍圈着铁絲网的公墓只有几平方米土地，中間立着一根纏滿了杂草的粗大的十字架。然后，人們就散开了，冬季的靜謐又籠罩着村子。

由于祈禱通宵未睡的人都在酣睡，只有胡安不能入睡。他想在午飯后騎馬到拍卖場去。他必須去带回自己的枣紅馬，还打算如果有买主就把皮拉尔的馬鞍和馬具卖掉；这些东西，尼古拉莎沒有用，虽然卖的錢不会多，对她却很能救急。

皮拉尔死后，胡安还沒有从茫然若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的脑海里縈繞着圣塔—露莎的綠色牧場，縈繞着他留在山崗上、小路上、山坡上的足迹，那里到处閃現着純朴的热心的皮拉尔的形象，这形象好象否定了他这突如其来的死亡。

他象怀念死人一样地想起了貝尼泰。但是，皮拉尔已經长眠于九泉之下，胡安可以亲自給他添上几鏟土，把这个人永远和阳光、空气隔絕起来，可是貝尼泰呢？她現在在做什么呢？她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会怎样死去呢？

胡安脑子里被这种沉重而阴郁的念头压着，不知不觉已来到了拍卖場。在这儿，他簡直是一个昨天失去女人今天又死了朋友的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沒有一个人认識他的女人，也几乎沒有一个人认識他的朋友。他开始为皮拉尔的馬鞍和馬具寻找买主。

从周圍許多里格远的地方来的人，挤滿了临时搭起来的看台，或者单独地成群地站在畜栏的木棚旁边。拍卖人在畜栏里，騎着一匹好馬，手执馬鞭，用迫切的目光注視着那些即将成交的牲口，口里对每一头都贊揚一番，企图挑起一些人的欲望和另一些人的竞爭心，也想激起所有人的兴趣。他就象自动手枪在射

击一样，向人群不停地用拍卖术語喊着：

"六十三，六十三，六十三，六十三……誰还加碼？"

他的声音忽高忽低，忽而委婉动听，忽而单調刺耳。有个人举了举手。拍卖人用馬鞭指着他說：

"六十四，六十四，六十四！加到了四，四，四……"忽而他凭空又出了新主意，"六十四块五，四块五，四块五，五，五……"

数字从他嘴里飞奔出来，直到忽然发現誰都不再加价时，他就以嘲弄而假装激怒的声調喊道：

"先生們！先生們！这是良种肥牛啊，沒有一点缺陷！太不象話了！怎么办呢！这些牛值七十多呢！"

畜栏上空，尘雾弥漫，一直沉不下来。几个雇工牵出一头牛来作为样品。尘土被風卷走，远远地落到几百辆牌子不同的汽車停車的地方。这些汽車在日暮余輝的照耀下閃发着亮光。

胡安在观众中徘徊着，找寻皮拉尔的貨物的买主。他本来不喜欢干这种事，但是为了帮助不幸的尼古拉莎，不得不这样做；他还打算不卖掉这些东西就不回去。

傍晚，他听說这場交易做了五十多万。两三个大庄园主，其中有薩巴列达，买了許多牲畜。胡安看見薩巴列达用几乎难以发現的头部的动作来估定价格。几群好牲畜都被他买去了。这个圣塔—露莎的主人不时地在别的庄园主陪同下走到搭在一辆載重汽車旁的临时酒摊上去，那里有威士忌酒等着他。近几年来，牲畜的交易大为兴旺，国外市場正以高价收买烏拉圭的羊毛和肉类，这是由于战爭引起的。羊毛价格每十公斤由十五比索上漲到二十五比索，一头肥牛最低也要一百五十比索。牧畜业看来是到了繁荣的时期。薩巴列达和他的同道在喝威士忌酒时，就这样談論着这个問題。

“不能永远这样順利。虽然交易很不錯，不过也已經可以看得出有下降的趋势……”和薩巴列达談話的人这样說。

薩巴列达回答說：

“您說得很对。回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物价高得直上云霄，后来又降到地面上来。每两年需要有一次新的战爭，这样我們才能有救。”

这个人热望“新的战爭”。毁灭三千万人，一半人类饥餓而死，而他，薩巴列达，这个庄园主和畜牧主，却要“新的战爭”，以便高价出售他的羊毛和牛。这就是他們拯救自己的办法。

胡安在酒摊的另一头背朝他站着，一面喝酒一面听着；对于他們談的俄罗斯和美国，他几乎一点也不了解；照薩巴列达和他的同道所期望的，这两个国家最近一定会激烈地冲突起来。但是他很想多了解一些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他很想成为检查員那样的人，好来駁斥他的旧主人。然而有一桩事他却了解得非常清楚，就是买卖牲畜和举办拍卖的人都赚了大批的錢，而皮拉尔却为了掙几文錢养家糊口，摔破了脑袋。

胡安离开酒摊不久，就遇上了一个人，出四十比索买了死者的全套馬具。胡安决定和庄园主和拍卖人談談，能否賠偿皮拉尔的馬錢。他要得不多，只要八十比索；皮拉尔的黃馬也就只值这些。可是他們回答說，对此不負任何責任。胡安坚持說，忘掉死者不幸的寡妇是不应該的。这样他們才同意了，不过只給五十比索。拍卖人說他已付了三十比索，庄园主只給了其余的部分。胡安带着悲痛而憤慨的心情，带着做了二十年雇工的皮拉尔遺留給家屬的全部财产，回到契卡杜庫拉来。

第 四 章

契卡杜庫拉的小学教师滿心失望地望了一下教室，这天有一多半学生缺課。有几分钟，她垂头丧气地望着窗子，窗子被雨打得砰砰直响。在雾气瀰漫的玻璃外面，隐約可以見到一片灰色、单調、令人难以容忍的煩悶景象。

坐在第一排桌子后的一个栗色头发垂到明亮的天藍色眼睛上的男孩，和一个青銅色皮肤的女孩，以活潑好奇的眼光凝視着女教师。

她回头看了看他們，剛好那个男孩用袖子在擦鼻涕。

"阿里維斯，我对你說过多少次了，不許把鼻涕擦在袖子上。你沒有手帕嗎？"

男孩毫不恐惧地望着教师，这就意味着沒有。他沒有手帕。于是她感到自己提的問題是那么无知和沒有必要。男孩的两只髒得发黑的脚从桌子下面交叉着伸了出来。为什么她現在不告訴他应当用干凈的脚走路呢？

女教师把視綫轉向其他的学生。这些黑色的棕色的白色的以及各种顏色的小臉，長着淺色的、烏黑的以及鬈曲的头发，其中沒有一个孩子超过十岁。

"准备好练习本，我們来做听写。"她以萎靡不振的声調說。

她来到契卡杜庫拉这样偏僻的地方，既沒有消遣，又沒有朋友，更沒有男朋友；她只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願意做这个艰难的工作；即使工作有些成績，她也不觉得有什么滿意。失望折磨着她，她只想轉到巴桑陀或者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市鎮去，那

里可以逛逛大街，看看灯火、橱窗、电影，和衣着时髦的男人、穿得讲究的女人。难道她讀了几年书就为的这个嗎？这个环境对一个在农村生长的和終身住在农村的女教师說来是很好的。不，她决不是这样！她討厌农村，她甚至討厌自己的职业；有时候，在她极度失望时，她好象对学生都感到了厌煩。她长得漂亮、健美，有一副討人喜欢的容貌，許多年輕的地主都追求她，可是他們的相貌多么丑陋啊！他們那穿着靴子和肥大馬褲的模样是多么可笑啊！特别是他們穿上了城市里的服装，那就更难看了。反正他們怎么也遮盖不住馴順的狗熊般的笨拙，改变不了他們的乡音土語，更摆脫不掉象咒語一样永远伴随着他們的馬臭味。她什么都情願，就是不能嫁給这样的一个人，生下一大堆孩子，和他在这个偏僻的地方白头偕老。

下課以后，她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里；在她情緒郁悶不堪时，她总把这个房間认做"牢房"。其实这个房間并不很坏，大部分的乡村教师都是在木板和粘土的茅屋里教书和居住的。但是这間房間对她不但不是慰藉，反而使她觉得象是"牢房"里的囚犯一样。

虽然如此，这个房間还是異常清洁。这个女教师知道，一旦她失去了有条不紊的整洁的习慣，那就是說彻底的絕望已經完全吞沒了她。

她倒在床上哭了很久。后来稍微舒暢一些，她就拭去眼泪，鋪平床单，拿了一本书看着。傍晚雨停了，天空豁然开朗，太阳的余輝射进窗子，滿屋充滿金色的光輝，但不久也就消逝了。黄昏靜寂时，她听到好象有人在拍掌。一个姑娘，校长的女仆，走进房里来說：

"校长問您能不能代她接見客人，她头痛躺着呢。"

于是女教师出去了，客人原来是馬利文娜。还沒等这个女人張嘴，女教师就已經猜到她是为什么来的。每逢学生无故缺課，就給家长发一两次通知，如果通知沒有結果，就告訴警察局。这最后一种措施往往是有效的。

馬利文娜激动地瞪着两只眼睛，叙述她的困难处境：

“小姐，我是为彼得里托来的……我收到了两次通知，我不願意和警察局打交道……我明白，孩子应該多多学习。可是，您要知道，我們是穷人，穷人哪有不犯錯的……”

女教师只有默默无言地听着，可是馬利文娜认为还有必要继續解釋：

“我不是来向您或向校长訴苦，我知道您很善良，对孩子很好，上帝和馬利亚救救我們吧……”

“很好，”女教师打断她的話說，“您打算让他做什么呢？”

馬利文娜輕輕地叹口气說：

“是的，小姐，上帝饒恕我，已經决定……他长大啦，应当帮助我……我老了，需要一个象孩子父亲那样的男人……因此，我决定……”

在这种无庸置疑的貧困的事实面前，沒有任何办法，也沒有任何忠告不象恶意的嘲笑。决定让孩子做工，賺一頓飯吃或者一两个比索，这样，最低限度可以少花几个錢，免得和弟弟妹妹爭着搶一块面包。

“偷人不好，是不是，小姐？”

女教师同意了。她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保证不通知警察局，就打发她走。馬利文娜用粗俗的話向女教师道謝，但女教师却是不喜欢听这些話的：

“小姐，願上帝賜給您一个富有的善良的好丈夫，子孙滿堂，

万事顺心。”

女教师沉默不語，馬利文娜不停地禱告着圣母回家了。街上很清靜。远处，在逐漸昏暗的黄昏中，汽車头灯时明时灭地奇異地閃爍着。隆隆的馬达声象直泻奔流一样横过充滿冰冷空气的田野，令人想起契卡杜庫拉荒凉街道以外的人們和他們的生活。

馬利文娜順路到奥尔菲丽那里去了。

“順便来借把面条。”她望着女儿，好象要把她看透似的。

奥尔菲丽避开母亲的目光。最近她們的关系变得不好了。母亲怀疑胡安帮助奥尔菲丽，使馬利文娜受到損失。她并不了解女儿对馴馬师的忠实；这个人經过胡安的調解后，只回来过一次，甚至都未住下。根据这些情况看来，这个坏蛋是遺棄了她的女儿了。在这种情况下，奥尔菲丽为什么不象許多别的女人那样，接受别的男人的帮助呢？她眞是太謹愼了！为什么她要这样依賴胡安呢？就連胡安也厌煩了，他已有一个月沒有到契卡杜庫拉来，到五、六里格外的地方装铁絲网去了，这样的迟迟不归使人深感不安。

奥尔菲丽回答母亲的要求說，她沒有面条。

“随便給我些什么做湯吧，我什么也沒有了。”馬利文娜坚持着說。

“我也什么沒有，媽媽。別向我要，因为我也沒有。到小舖去买吧。”

“他不再給我記賬了。不管什么先給我一点，明天我給人家洗衣弄到錢，再还你。”

“跟您說，我什么也沒有。您自己找吧。”

馬利文娜眼中燃起怒火。蜡烛冒着烟，发出令人不快的焦油气味。外面的風刮得一块铁皮鏘鏘作响。

“胡安給你的錢呢，奥尔菲丽？”

“那是什么时候？早已花光了。如果我有，为什么不給您呢。”

“我不知道。”

“媽媽，看上帝的面，别这样說。”奥尔菲丽痛苦地說，“如果我有，也是給孩子們的。”

“别太神气，以为自己是个貴妇人，别忘了是我把你养大的。”

“别这么說，也用不着生气，我可不象您……”

“一切都因为这个不中用的坏小子，惹起这些口舌来。”

奥尔菲丽哭着坐在凳子上。馬利文娜出了門，走到漆黑的院中去了。什么地方閃着炉火的光芒。母亲不能理解她給奥尔菲丽引起的是什么痛苦，她只感到女儿的拒絕和眼泪使她生气。她回到家里，把几块硬面包和一点糖放进开水鍋中。家里再也沒有别的了。

胡安乔已經餓了，貪婪地吞下有点甜味的干面包湯；最小的卡吉塔躺着一动不动，正在发燒，直打哆嗦。

“喝点吧，女儿，喝一匙，很好吃。喝点，病就好了。”馬利文娜劝着說。

但是怎么劝也沒有用，她哭了起来，很难使她安靜下来。

“孩子，你哪儿痛？告訴我，哪儿痛？胸口痛嗎？别哭，就会好的。不要哭了……”

好容易把女孩子劝好，睡着了。恶梦使她呻吟着，在床上輾轉不安。馬利文娜給她盖好，就拿着蜡烛到房間的另一边去了，那里放着胡安的床和磁圣母象。她在圣母象前面跪下，为女儿禱告。

風从門縫中吹进来，搖动着烛光；亮光和阴影移动着，在昏暗的茅屋中摆动不定。圣母披着天藍色的外衣，在黑墙的背影中閃閃发光。盲目的信仰使馬利文娜在晃动的光亮和阴影中看到圣母似乎显現了奇迹，动彈了一下。

圣母听見她的禱告了！她动起来了，她对馬利文娜笑着表示上天給她的保佑。馬利文娜又惊又喜地打着哆嗦回到发着燒呻吟着的女孩躺着的那边房間去了。

“安靜吧，女儿，圣母已經显灵，很快会把你治好的。”她变了臉色，坐在床边上对孩子低語着。她摸摸孩子发燒的前額，继續說着溫柔的話安慰孩子。孩子安靜地一声不响。

第二天早晨，女孩的溫度有些下降。馬利文娜很感激圣母。可是到了中午，女孩又发起高燒来，病情显然恶化。馬利文娜不得不再懇求圣母。

这天下午，胡安回到契卡杜庫拉来了。馬利文娜向他說了孩子有病，赶上一个錢也沒有，但是她指望着圣母。胡安觉得小表妹的情况不太好，她的眼睛已陷下去，呼吸困难，全身发燒。

“病了好久了嗎？”胡安問道。

“两三天了，我发現她不舒服，昨天起病就重了。”

“病得很重，可怜的孩子。”胡安吃惊地提醒說，“姑母，您不想請个医生嗎？”

“要不試試……可是拿什么給人家？”

“我有几个錢。如果要付錢，我付。听說彼埃得拉一索拉的医生很善良，对穷人很好。”

“不必了，她似乎好了些。”

“我看不。您沒看見她在說囈語嗎？”

“这是病发到外面来了。”

“可怜的孩子眞燒得干瘦了。”

“我养大了那么多孩子……”

“不管您怎么說，虽然我一个沒有养过，但我看孩子情况很坏。”

“圣母不会降什么不吉利的事給我們的。”馬利文娜坚决地反駁說。

胡安不再坚持，但是过了一小时后，看見馬利文娜在圣母象前面跪着，不管病越来越重还在請求保佑，使他不能再抑制自己，就走进屋里直截了当地說：

“姑母，别禱告了。您在这里跪着，孩子却就要死了。我去請医生，我付給他錢。”

馬利文娜立即站了起来，惊愕地望着他。这样說是对圣母的侮辱，而且对她女儿的生命更加危險。

“别去啦，”她热狂地回答說，“圣母……”

胡安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話：

“誰对您說这个磁偶是有灵的？别开玩笑了，馬利文娜姑母！”

馬利文娜从心灵深处感到受了屈辱。

“亏得有她，你們这些孩子才一个也沒有当土匪，因为我是这样向她祈求的。她把你們从危險中拯救过多少次，还說她沒有灵驗！”

“如果她那么灵驗，子彈就打不进她的身子，对嗎？”

馬利文娜惊恐地凝視着他。可是胡安被姑母把女儿生命寄托在圣母象上的愚昧无知激怒了，他不打算屈服。如果他当时就走，早就把医生請来了，然而他知道姑母的頑固，会不让医生进屋，所以他重复說：

“如果她眞象您說的那么灵驗，子彈就打不进她，是不是？”

馬利文娜由于气恼和恐惧，索索地抖着，要胡安出去。胡安却毫不在乎，从腰带里拿出一卷鈔票，放在桌子上。

“五十比索。如果子彈打不进她，您就贏得这些錢，我也相信她是灵驗的，能治好孩子的病。如果子彈打穿了她，您就該忘掉这个东西，我把碎片扔得远远的，免得您再找到它，然后我就去請医生。”

馬利文娜瞪大眼睛，看着錢、圣象和胡安手里的手枪。刹那間，她的眼睛里閃着对不信神的誘惑。胡安做了瞄准的姿势。

“姑母，您同意嗎？”

“野蛮！太野蛮啦！”馬利文娜号叫起来，用自己的身体把圣母象擋住，“这是褻瀆神圣！圣母啊！我怎么能想到原来这样好的人会把灵魂卖給了魔鬼呢？滾出去，坏东西！你会受到怎样的懲罰，上帝，怎样的懲罰啊！”

胡安收起手枪，淸楚地說：

“好，那么我去請医生。他会找警察帮忙到这里来的，听見了嗎？”

他不等回答就出去了。到了小鋪，他請老板接通彼埃得拉一索拉的电話，給姑母和奥尔菲丽还清了賬。接通电話很困难，終于，老板通知他說，医生馬上就来。

“現在請医生多么方便，”老板以欽佩的口吻对胡安說，“在从前，等不到科学发揮作用，病人就先死了。”

“是的，还有些困难……”

“就会好的。亏得这个搬到彼埃得拉一索拉来的医生。我对您說，如果是政府，我們都明白，它是不会派医生来的，它只派收稅官。我本人再也不选这些人了。只要說收稅，我們每个公

民都漏不掉。您說，他們給我做了些什么？我选举他們，可是他們征我的税，榨我的錢。眞太好啦！”

老板举起手掌，以习惯的姿势放到秃头上，好象要摸摸他的思想是否还存在。胡安笑了，謹愼地半开玩笑地提醒他說：

“可是对您堂龐乔說来，是用不着发牢騷的……”

“都这样說。我不否认，我还有点錢在手里……当然不会餓死……可是我在柜台上干了一輩子，会有很多錢，您相信嗎？那不早就成了个地主了嗎？”

过了一小时，医生来到契卡杜庫拉。胡安在村口接到他，坐上汽車指給去馬利文娜家的路。由于胡安的威胁，医生的到来，以及对女儿命运的耽心，馬利文娜終于让医生进到屋里，但是看到胡安就象見了魔鬼一样，要他在外面等着。

医生的診治救活了女孩，并且对馬利文娜說来，也是在她守旧的思想上打开了一个豁口；由于她的迷信无知，和根本缺乏那种哪怕是很少一点的改善穷苦处境的經驗，以致使她看不到任何反抗命运的可能。然而她并沒有立刻寬恕胡安；他已經到奥尔菲丽的茅屋里去了。从这天晚上起，他代替了粗暴的馴馬师。

第 五 章

几个月过去了，这座曾經是奥尔菲丽和馴馬师一起居住的茅屋，現在成了她和胡安同居的地方。这是一座用稻草和土坯盖的破烂的小茅屋。时間已經竭力把它损坏了許多，到处都是不牢的补丁。屋頂傾斜的两面已經成了灰白色，不少地方已經破裂塌陷，东一块西一块生銹的铁片，就用来补住这些窟窿。唯

一的光綫来源，就是不知什么时候安上的两片玻璃；一片在門上，一片在窗戶上。这門窗也都是用白铁皮修补过的。

事实上，这不是人的住所，而是个洞穴。在下雨的日子，即使吹着風，也得开着門或窗，或者把它們半开着，以便透进一点光亮。到了晚上，才可以把它們全部关上，因为有散发着臭味的蜡烛照亮屋里居住的人們的臉了。等到通常总是最后一个睡的女人灭了蜡烛后，屋里就完全黑暗。可是，如果有月光，墙上門上的裂縫，以及屋頂上的窟窿，就开始显現出来，透过这些无数的窟窿，掺入冬日的严寒，望見閃电的光亮。从帕姆巴斯草原吹来的怒吼的狂風，也从这里闖进来，摇动着蜡烛的火焰，吹拂着破烂不堪的被褥和毯子的边緣，搖曳着在地面上来来往往的女人裙子的下摆。

胡安現在已經有了妻子。奥尔菲丽不久就要分娩，那就是說，胡安就要当父亲。在村子里他得到了在庄园所得不到的一切：起先是跳舞、朋友、女人，而現在是一个妻子，很快就会有一个儿子。幸而他老成了，不再沉湎于那誘惑人的，但又很少有人能不被誘惑的酗酒和賭博。

时間在流逝，村子里沒有什么特別的新聞。夏日来临，带来了成群的蒼蝇和蚊子。二月，流行起伤寒来，尽管医生每天从彼埃得拉—索拉坐着自己的汽車来援救，但这次的时疫还是夺走了两个孩子和三个成人的生命。整个村子被疫病所籠罩，在顫抖着。潜伏在茅屋中的病菌，药物的缺乏，妨碍了医生的工作，但是他坚毅地經受了这次严重的对他医生的职业理想的考驗。他現在认識了那些在課堂里沒有学过的問題，那就是說，在这种条件下，当一个医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做一个經受得住鍛炼的人，做一个准备在这个活动范圍中忍受比自己整个职业更

多挫折更多煩恼的居民和一个組織者。但是……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經受得住呢？

契吉托是第一批得伤寒的人，但是他活着留下来了，尽管他的女人暗自认为这是由于她向神灵祈禱，才救了她丈夫的命。这证明了野生的草是富有生命力的。疫病引起了人們深重的忧虑。必須打井净水的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都提出来了，只是因为誰也不願意負起这个責任，因此也就渺无音訊。

三月中旬，村子里来了一个新的教师。他是来代替那个极为苦悶的女教师的，她終于調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輕人，身材瘦削，剪着平头，有一双活潑明亮的象閃电一样的眼睛。他很快就和所有的人熟識了，而且不久就給自己找到了事情做。他随身带来一只装滿书籍的箱子和一辆自行車。他在課余就騎着車到处跑，忽而在村子里，忽而在小蒙得維的亚，忽而在附近的庄园里。不久，人們便都知道他已經着手办理打井的全部工作，正在征集向当局提出的申請书上的签名。他为了这个目的，还得到了医生的证明，进行了人口調查。另外，尽管人們都知道这絕非短期內所能办到的，因为全村子里一間合适的房子都沒有，只是一些破烂的茅屋，加上得到必要的設备也肯定是个艰巨的任务，但他还在进行着在本村建立診疗所的申請。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奥尔菲丽感到了一陣临产的陣疼。胡安当时沒有在家，奥尔菲丽叫人去通知自己的母亲和做接生婆的契吉托的女人。契吉托的女人命令契吉托說：

“干些活吧！去打一点灯油去，灯里都空了，現在就去！不然夜里就得摸黑了，听見沒有，給你錢……”

契吉托照着吩咐去做了。他經过监工的屋子时，象往常一

样，在窗口看到一張女人的臉。他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由于他眼睛近視，沒有觉察到坐在窗口的姑娘身后还藏着另外一些人，在嘲弄地看着他：这是跟什么牲口交配而生出来的吹牛大王啊？契吉托继續走自己的路，沒有发現他們的嘲笑。妻子的专横使他心緒很不安宁。他到底不是个什么普通的人，而是个有根底有来历的人；在酒店的客人中，他以有声有色的談話經常叙述的就是这个經历的开始；但是他不談結局，因为結局是众所周知的；他也不談中間，因为就是这中間的一段，使他得到了現在的結果。当初他得到了五十夸得拉的土地和一百头牛羊的遺产，接着就狂飲和賭博。从他的庄园騎馬走一小时，就可以到庫尔金那，那里，女人、酒店、台球房、骰子、紙牌、賭博的伙伴等等，应有尽有。契吉托起初是每逢周末和星期日去那里，以后就頻繁起来，几乎每天都到。在这个社会里，他成了一个紅人，不少漂亮的女人爱上了他，而他也以自己的故事和慷慨揮霍博得了普遍的好感。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間，土地和牲口就都揮霍干凈了。后来他又得了花柳病，眼睛几乎失明，而且身体也衰弱下来了。他很长时期到处游蕩，回忆着庫尔金那过去的欢乐日子。他在契卡杜庫拉受着这个女人这样的折磨，使他不能忍受，但也摆脫不掉，因为如果他不想餓死，就只有忍受这样的不幸。这眞是非人的生活！

喝了几口酒，冥想又会把他带回到往日的幸福时刻里，使他兴高采烈。契吉托很想給自己找到几个听众，这样的确使他感到极大的虽然是短暂的快乐。他到了酒店，就毅然地要了一杯酒。老板問道：

“你老婆好嗎？”

“到奥尔菲丽那里接生去了，她要生孩子了。”

“又有一个孩子要出世了！……眞是个能生养的姑娘，是不是？好象昨天她还来这里买了点东西，”老板想起来了，“那不是有三个了嗎？咱們可漸漸老了……”

契吉托又喝了一杯，用克列达給他的錢付了酒賬。很快他的情緒就低落下来。他还想再喝一点，但糟糕的是煤油得賒賬。他那双擱在柜台上的长长的手，不知怎么办好，双脚也站立不定，徬徨的視綫偶尔惊疑地凝視着老板的浮肿的臉，而老板却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不开口。

一个黑人妇女带着两个細长腿的小姑娘走进店里来，要了一杯甘蔗酒，就咂着嘴唇把酒一飲而尽。契吉托看見了她，就把柜台上的手縮了回来，搔了搔胳膊肘。两个小姑娘目不轉睛地看着罐子里的糖果，似乎要把它发出的異常的美味都吸进肚里。这些商品正因为她們买不起，因此更加厉害地誘惑着她們。

她們走了出去，老板朝外看了一眼，仍旧打起盹来，并沒有理会在那里愈益不安的契吉托。忽然他連看都沒有看契吉托就說道：

“我这儿有一点你的活儿……”

契吉托惊訝地眨着眼睛：

“眞的嗎？”

“眞的。我想把貨物搬到一个新仓庫去。我給你两个比索。”

契吉托什么也沒有問，甚至也沒有計算一下工資与工作是否相当，他只問了一句，能不能先預支一些。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就要了酒、煤油、烟草，然后閃动着两只眼睛，恳求再給一个比索。

“一个比索？你要它干什么？”

“有急需。”契吉托用非常含蓄的語調回答說。

"你拿它干什么？"

"有用处。"

尽管老板不願意把錢預先付給他，可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还是把一个比索給了他。他小心地把鈔票折起来藏好，然后来到了大街上。

傍晚很清朗。一个騎馬的人向西急馳而去。一个妇女从茅屋門口探身出来，从房頂上取下了一只洋铁盒，里面晒着沏过了的馬黛茶叶。

远处有草原上的馬的嘶声，天空中飞着一群鶇鳥。契吉托加快了步伐。

当他来到胡安的茅屋里时，新生的嬰儿已經躺在奥尔菲丽的身旁了。两个大孩子对这个新出世的嬰儿感到很惊異，却使母亲感到厌煩。

"你为什么不再晚来一会儿？"克列达怒气冲冲地对她的男人說，"这里已經不需要你了！走开！"

这个罪犯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酒店。假使她知道他的口袋里有一个比索，那么他会連五个里尔也留不下的。当晚他决心要狠狠地向她报复一下。契吉托喝了五个里尔的酒，天黑了他才离开酒店。他現在去拜訪尼古拉莎，当然，他不是象往常那样，去談談死鬼皮拉尔，而是要去和一个年輕的眞正的女人厮混，因为他有这样的需求。因此，他才藏好了这一个比索。貧苦的尼古拉莎，現在为生活所迫，"接待"着一些可信賴的客人，那么即使沒有收費規定，也应該給她留下一点礼物。

尼古拉莎給他沏了馬黛茶，喂好了孩子，把他們安置睡了。她不知道客人到这里来是打的什么主意，她就开始談起奥尔菲丽，然后又說到胡安。

“他看見孩子，該多么高兴啊！眞是个好人哪，难得的！死去的人也非常喜欢他，多亏了胡安……可怜的皮拉尔！我什么时候也不会找到这么一个好心的人了……我还記得他在圣塔一露莎时，連三个比索的烟酒錢都舍不得花，都带給我，为了我和孩子們不至于忍饥挨餓……”

尼古拉莎給馬黛茶沏了水，走上前来递給契吉托。契吉托的眼睛一直盯着这个黑女人。

“他几乎連烟都不抽……眞是个好人。您很了解他，沒有比他更忠实的朋友了。”

这些回忆打乱了契吉托的計划。她要是这样談着死去的人，想着他是个多么好的朋友，那才眞叫活見鬼，怎么向她暗示呢？皮拉尔要是活着，什么事都沒有，可是他死了，她呢，还一直在談他，談他。

这个黑女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給他斟水递茶。他的热望也就更加熾烈。契吉托試着向她暗示。

“孩子們都已經睡着了吧？”

尼古拉莎毫沒有理会这个暗示。

“是的，当然罗，已經很晚了，您女人一定在等着您……”

“哪里的話，”契吉托匆忙地改口說，“今夜她得跟奥尔菲丽在一起，胡安不在家……我在这里坐着，您是不是吃飯不方便……”

“唉，我眞糊塗！我淨想什么哪？我的天！我怎么沒招待您吃晚飯。来吧，咱們吃晚飯吧！放心，够咱們吃的……”

她在一張散发着一股碱味的簡陋松木桌子上，摆上了两个洋铁盘，端来了青菜燉通心粉，都是人家送的。客人还沒来得及坐下，她又开始嘮叨起来：

"死鬼也总是坐在您現在坐着的地方。契吉托,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一看見您,我就会想起他来……当然,这是因为你們曾經是好朋友,不是嗎?"

"大概是这样……"

"是我运道不好,沒有錢,可是孩子們跟我要东西吃。有时候我一个錢都沒有……怎么办呢?誰也不能說皮拉尔在世的时候,我已經对他变了心。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晚飯就在沉默中吃过了。尼古拉莎請客人允許她去洗盘子。契吉托开始抽起烟来,呆呆地望着急急忙忙洗着碗碟的尼古拉莎。怎么办呢?她就快收拾完了,应該决定了,继續拖延談話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刻終于来临。尼古拉莎已經收拾好了碗碟,擦干了手,叹了口气,坐在发窘而沉默的客人的对面。

"事情就是如此,契吉托。"她終于說了。

"然而……也并不就是如此,尼古拉莎。"

这两句話,表面上很空洞,然而却充满了对命运的屈从,也充滿了对他們現实生活中所造成的一切不幸的相互同情。在茅屋的瀰漫烟雾之中留下了追忆往日生活,追忆那些不曾实現的願望和激情的痕迹。契吉托几乎不知不觉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事情并不就是如此,尼古拉莎,有时候往往使人看到另外的可能,但是人却已經习慣于躲避开它,而且也不会尽力去追求……"

"是啊,我也是这么說。"

契吉托的眼光凝視着就在他旁边的这个女人。

"尼古拉莎,我这么猜想,我到这里来,您給我喝茶,假使什么时候我来要点吃的,我想您是不会拒絕的。今天我什么也沒

請求，您就招待了我，这就是证明，对吧？”

“对。”

“但是誰知道我挨着餓，只喝馬黛茶的时候，还有沒有勇气去求人？”

“圣母啊，契吉托！要知道我可不曾拒絕过您……”

“是的，不論什么事……”

尼古拉莎終于把这些話和客人的眼光結合在一起了。老实說，她并不喜欢这么一个粗暴的病态的而且被恶习腐蝕了的巨人似的男人，可是她違背了自己的意志，又可怜他，当然她不是想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是未必能給她什么帮助的。

“难道我向您說了什么嗎？俗話說：孩子不哭娘不理。我再給您泡壶馬黛茶潤潤嘴吧，要嗎？”

“好，好……”契吉托有些胆怯，但还是鼓起勇气，兴奋地同意了，他輕松地感到死鬼好容易不来拦阻他了。

当尼古拉莎給他端茶来时，契吉托的瘦削的手馬上抓住了茶壶，抓住了她的一只手，以及这只手上的溫暖。这一夜，是紧随着他驕傲地回忆起往事的下午而来的一夜，这些事，与当前越来越困苦沉悶的現实生活比起来，他觉得更加美好更加光采。这一夜也是胡安和馴馬师妻子同居所生的儿子降生的第一夜，現在胡安自己的妻子正在照料着这个新生的小生命。深夜严密地复盖在沉睡的契卡杜庫拉的茅屋上，所有的一切：阴影、土地、人們，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成了同样的东西，一个唯一的漆黑的模糊不清的东西。契吉托和死去的友人的妻子在一起，感到很幸福，他是墮入不幸的处境中的可怜人之中的幸运鬼。

就在这一夜，在尼古拉莎的茅屋里燃起了爱情之火，在胡安

的茅屋里創造着奇迹；疲倦、饥餓的人們，負着沉重工作負担的人們，伤心流泪的以及怀着希望而焦急的人們，都在睡梦中得到了休息。但是在村子里还是有一个人，为了大家沒有睡觉。

这个人就是教师埃克托·白朗柯。前任的女教师是个不懂得珍惜时間的人，她好似被抛在天边的云雾之中，这里沒有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人。她总是沉默寡言，有时又要說挖苦話。村子里的悲剧使她苦恼。和她相反，白朗柯却总觉得时間不断地从他手中溜去，总觉得时間不够；他热情，具有无穷的精力，只知道工作，急于想精通一切。

在油灯的明亮光綫下，他的手急速地移动着，記述他日間工作的印象和結果。他的桌子上放着练习本、书籍和紙張，仅有的装飾品是他的学生用粘土塑成的一些小巧的玩物。这些模拟不同形状的馬、牛、羊的塑象，尽管它們由于不匀称而显得可笑，但却充滿了生气。从来沒有人把这种技能教給孩子們。将来他們多半会为了帮助父母維持生計，离开了学校，受雇于随便哪个庄园，几年之后，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雇工；工作使他們变得粗野了，起茧的双手忘記了雕塑粘土的技能，怎么不令人惋惜呢？

今夜，再沒有比这件更糟糕的更使这位教师不安的事情了。傍晚，他知道了二年級的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阿拉西由于已經怀孕而不能再上学的消息。他以前也听說过这种駭人的事情；但是听到或說到是一回事，与事情本身有关就又是一回事。他认識这一个牺牲者，天天在学校的长凳上看着她，爱着她；他心中想象着她的小脸和她的神态，想象着她在这种可怕的母性压迫下所受的蹂躪。

阿拉西是異父同母所生的七个孩子中年紀最大的，她家里除了她以外还有两个孩子上学，所有的孩子都很骯髒，面有饥

色，常流鼻涕，而且都患有瘰癧症和佝僂病。这三个孩子常是貪婪地把在学校領到的一杯牛奶和一块面包吃完，这多半就是他們的主要的有时也是唯一的飲食。

可怜的阿拉西！两个星期以前，当教师問她将来的志願是什么时，她用非常尖細的声音回答說：

“我想当一个女教师。”

“为什么啊，阿拉西？”

“能够什么都懂，并且把懂得的东西教給孩子們。”

当女教师！能够什么都懂，并且教給孩子們！这一句回答的話就足以使一个人或者立即改变自己的职业，或者把自己的一生献給这个工作，傾出自己的全部热血，用来記載自己的經历。这个遭到如此可怕的暴行的小姑娘的回答，說明了她对这个暴行的严重后果完全懵懂无知。可怜的孩子！你一定会知道很多，阿拉西，知道很多不屬于人类知識范圍以內的許多可怕的事情，当然其中有很多是你将来肯定不会教給孩子們的。

教师停了笔，油灯的烤得发烫的灯罩，宛如一团气泡。他把灯芯擰低了些，朝着窗外看了看那潜伏着无数秘密的契卡杜庫拉的阴沉的夜色。这里的夜聚集着一切衰敗和陈腐的东西，等亮光一熄灭就乘机侵入室內。夜已在近傍，它凝神地待着，象一个在暗中潜伏着的龐然巨物，准备猛扑过来，以它那黝黑的滿布皺紋的皮囊，把沉睡、不眠、爱情、罪恶、希望、变节、疾痛、污秽，全都包圍起来。

教师把眼睛轉过来，望着那被明亮灯光照得发白的墙壁。夜在沉重地呼吸，远处孤独的猫头鹰啼叫了一声。教师又重新拿起笔写了起来：

“……我无愧于这一双干凈的脚，沒有虱子的脑袋，象奇迹

那样占有的这間讲究的屋子，这張桌子，桌子上还經常有那么一小块面包。不，我也不后悔我生在这世界上，来到这古老的荒蕪的祖国的一个角落。我只感到欣慰，我願意奋斗，我应当也必須奋斗。我向你，小阿拉西宣誓，也向其他在饥寒交迫中的为疾病、污秽所纏繞，但又渴望入学讀书的許多不幸的孩子們发誓，我要尽我一切的可能来斗爭。我知道在其他許多学校里有許多和我有同样感觉和同样想法的人，这种人也遍布于所有人类生存的地方。我并不孤单，我是屬于世界上最强大的集体的。小阿拉西！决不要向别人哭訴自己的慘痛遭遇，要时时刻刻地战斗，要有决心把人剝削人的現象从世界上扫除干凈。剝削是一切罪恶的淵藪，要牢牢記住，亲爱的阿拉西！

“我要睡了；我要吹熄灯，这仅仅是一个短暫的动作，就除掉了这个奢侈品，这个由我支配的光亮。契卡杜庫拉的夜啊！你来吧！带着你那使人惊異的无数隐秘的阴影。一切都很清楚，十分清楚，我从这里望着，望着那照亮世界的朝霞的到来。”

第　六　章

胡安在傍晚时回到了契卡杜庫拉，这时他的新生儿子已經落地两天了。天色黯淡，烏云密布，不时地向大地傾泻着寒气襲人的雨点。田野上狂風怒吼。阴沉的黃昏里，山丘的景象显得旣呆板又无生气，象是一只拙笨的手在郁悶的时刻描画出来似的。在一片起伏的山坡上，牲畜背着風跪伏在地上吃草，一群野鴨排着整齐的队形在高处飞过，逐漸消失在远处。就从那边，一个騎馬的人正在走近前来。

胡安一路都是快步而行，这种步子既不使馬匹感到疲憊，却也不知不觉地走了一程又一程。他用巴西烟草卷了一支烟，津津有味地吸起来；为了不让烟在風里白白地燒掉，就用手捂着。他的臉，看来并不太瘦，但他两只黑色的眼睛和嘴唇上的皺紋，却带着不甚明显的忧伤的阴影。他的面貌还依然和从前一模一样，只不过一年前他离开圣塔一露莎时臉上所保有的青春光澤，已經完全消失了。

胡安已經不再思念貝尼泰。他偶尔回忆起往事，也是既不动情，也无恶感，只不过感到伤心而已。他不去試着想象貝尼泰在蒙得維的亚生活如何，他把一切严重的假想都丢在脑后。至于他和奥尔菲丽的生活，也是既不感到什么满足，也不感到什么不满足。他并不爱她，事实上他也从来沒有爱过她，可是她却成了他的妻子，一直对她念念不忘。他們共同嚐到了短暫的有限的幸福，而更多的时刻都是一起經历着痛苦的考驗。他沒有抛开她的念头，但他决心不再回去过雇工的生活。他是有妻子的人，而且妻子正在撫育孩子，那么和他們分离会是多么痛苦啊。圣塔一露莎留給他的只是不愉快的回味，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对赫苏斯·薩巴列达的仇恨，而对薩巴列达这样一个地主的仇恨，实际上也就是对所有地主的仇恨。但願什么时候命运能給他机会，清算一下他所遭到的压迫。

远处，茅屋象谷粒一样稀疏地四散分布在淺綠色的地面上。風不停地搖曳着稀稀落落的树木。地平綫上低垂着絳紫色的濃密的云层，一条落日的鮮紅色的光带夹在中間，忽隐忽現。云层上面是一片落日的余輝。

胡安冒着傾盆大雨走进了村子。

新生的孩子安詳地睡在自制的搖籃里；孩子沒有象人們所

期待的那样使父亲感到多么大的惊異和快慰。奥尔菲丽掀开孩子的被子，让孩子的父亲看。胡安一言不发地端詳着孩子的微紅的发皺的有些不安的纖細小臉。

“你看，多么象你呀！”奥尔菲丽說，“跟父亲一模一样。”

胡安可看不到有什么相似之处；剛出世的孩子就象剛出世的孩子，和一只小羊羔和另一只小羊羔相象一样。但他感到快慰的是生了个男孩子，将来他长大了，胡安一定能把他教育成一个眞正的男子。

他的作父母的心情也就滿足于此了。对他来說，一个人的誕生，沒有什么神秘，这是适用于一切生物和人的自然規律，但是为了不使奥尔菲丽感到失望，他承认这个孩子和他本人确有相似的特征，又問她：奶水够不够，然后就到厨房里喝茶去了。

連着几天，他沒有去工作，每天清早，就在种南瓜、土豆、甘薯以及其他蔬菜的园子里忙来忙去。多石的土地本来不宜种植蔬菜，但他却用了前所未有的极大耐心来耕种着这块菜园，这种耐心也是由于奥尔菲丽和馴馬师所生的两个孩子加上他們一共五口人的生活必需鍛炼出来的。拉西达还小，一周岁半了还只能勉勉强强地站起来，經常用两只小手扶着木箱嚶嚶哭泣，或是吮吸用破布做的包糖的假奶头，再不就在那里发呆，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小姑娘的发育很不好，已經到了年龄，还不会跑，也不会走。可是父母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們只能盼望着有那么一天，上帝会帮助她学会走路，让她长大成人。

一天早晨，胡安象往常一样，干完园子里的活之后，在茅屋門口坐下来喝茶。奥尔菲丽带着大孩子印吉达——这是个总抓着媽媽的衣裙不离左右的孩子——到河边洗东西去了。留在家里的孩子还睡着。胡安坐在一張用木棉树做的板凳上，背靠着

被阳光照得使人感到温暖的墙。宁静蔚藍的天空，万里无云，似乎只要有一块白云就会貶低碧空的无限深邃。这时远方傳来了汽車馬达的隆隆声，随即又在辽闊无垠的空际消失了。

胡安正在沉思，喝着馬黛茶，不断地沏着水，沏得連茶味都沒有了。他看不見正在开来的汽車，可是馬达的隆隆声却逐漸地增强，整个宁静的空間都充滿了这种声响，听来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

两个人影引起了胡安的注意，那是阿拉西和她的母亲。他們头上都頂着衣服包，正从河边轉回家去。胡安已經听說小姑娘怀孕的事，所以一看見她，立刻有一种类似受了耻辱的感觉，也有一种似乎是犯下什么罪过的苦痛心情压上他的心头。要无情地打击那些摧殘孩子的罪犯！

两个人影走进了离奥尔菲丽的茅屋五十米远的茅屋里。胡安还在想着小姑娘，但已不象剛才那样激动了，只是惋惜而已。

就在这时，汽車的隆隆声愈来愈响。汽車駛近村子附近时，发出一陣刺耳的象是枪炮齐射的噼啪声。胡安抬起头来，呆呆地向大道上望着。汽車已經駛进村子。这不是医生的福特汽車，而是一辆小型載重汽車，車子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亮，使人目眩。它在小鋪的旁边停下了。

馬达声停住了，整个村子立刻也靜了下来。胡安沒有顾得汽車的事情，他仍然在盘算着今年剪羊毛的季节里能不能找到什么活儿。要是不喝酒不賭錢，就能带回二百比索的現錢，这样就可以維持好几个月，不受穷困的折磨。奥尔菲丽已經瘦得多了，她应該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免得沒有了奶水。

小型載重汽車的馬达又猛烈地响起来。随后車子又停下

了，这次停在一間茅屋的近傍。胡安开始好奇地注視着汽車的行徑：汽車逐漸地一段一段地靠近了他所坐的地方。汽車到这里来为了什么呢？多半是地主又来找什么女厨子或者雇工吧！

他仍然靜靜地坐在那儿，一会儿功夫，汽車已經临近到可以看見車里的两个人的面孔了。終于汽車在他的茅屋前面停住。

胡安把帽子往下拉了一拉，然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就算对来人向他問候的回答。坐在駕駛盘后面的那个年輕金发的人滿不在乎地对着他說：

“請您告訴我，这里有沒有誰願意当雇工？我們需要一个能干的雇工，按月付工資。”

这問題显然就是提給胡安本人的，但他却用漠不关心的語調回答說：

“不知道，先生。”

車上另外那个人是个上了年紀的胖子，有着一种好象是褪了毛的肥母鸡似的蜡黃色皮肤。他用着可以感觉得出的恼怒的声音对胡安說：

“那您自己不想找个工作嗎？我們会付很高的报酬。”

他沉默了片刻，等待着胡安表示出有利可图的反应，但胡安却只是冷淡地搖搖头。这种表情使得胖子更加恼怒。胡安甚至連从板凳上站起来这样的恭敬表示都沒有賞給他們。他坐着，手里端着茶，帽子低压着眉头，对这些人和那辆載重汽車投以冷漠的眼光。

“这就是說您誰也不知道？”年輕的又重复問道，“那么我們能不能跟您商量一下……”

“我誰也不认識，也不知道把誰介紹給您，先生。”

“我們需要一个按月付工資的雇工。”

胡安又否定地摇了摇头，希望結束这次談話，一面又开始用开水沏茶。

胖子在汽車里嘮叨起来。

“这村子里的人是怎么搞的？一个也不願意工作，簡直是群懶汉，还說我們地主不給他們活儿干，这是什么話？”

年輕的那个正在設法安慰这个被激怒了的老头子。胡安站了起来，把帽子往后推了推，迈着沉着的步子，走到汽車跟前，坚定地說：

“您已經老了，說实在的，您干过象我这个年輕人干过的那么多活儿嗎？您有什么权利可以闖进誰也沒邀請您来的地方发脾气？难道是我打手势叫您停車的嗎？”

“好吧！得啦！朋友，您說得对。”年輕人带着几分和解的意思出面調停說，“請不要着急。”

“庄园里有一万二千夸得拉土地，但是雇工却只有七、八个。請問你們两位当中誰曾經在庄园里弯着腰工作过，就有权利把我們叫做懶汉？”

“就算您說得对，”老头子承认了，“我可不願意得罪您，問題是我們大清早就白来一趟，連一个找活干的雇工都沒有找到。”

“假定說，你們需要雇工，”胡安接着說，“另外一个地主也需要雇工，那么即使我們都想当雇工的話，我們也得搔搔后脑勺想想，因为把你們所有这些地主都凑在一起，也未必准能把工作都做完，甚至不能保证干得了我們所做的四分之一。不是这样嗎？你們为什么不把这些不干活的人叫做懶汉呢？”

胡安提出的这种問題，以及他的毫不掩飾的高傲，使得这个长在蒙得維的亚的对乡村生活一无所知的地主儿子，感到十分

惊訝。

“朋友，請原諒我的好奇，您旣是一个勤劳的人，为什么不願意当雇工呢？我們有四千夸得拉土地，六个雇工。”

“我？”胡安指着茅屋对他們說，“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你們允許我带着他們一块到庄园去嗎？”

“咱們走吧！”老头子說，“已經晚了。”

“等等，”年輕的一边請求，一边又重新向胡安表示說，“我想問一件事……您一定說我太好奇……”

“不，先生，只有懶汉叫我厌煩。”

“假如您想就近有个家，为什么您不找个附近的庄园去工作呢？”

“您說得倒容易。那里給得少，后来他們又不要，据說是因为我們老躲在村子里。他們要找住得远的人。”

“走吧！”老头催促着說，“你不会从他嘴里得到什么的。”

年輕人向胡安說了声“謝謝”，車就开走了。胡安还听見那个被激怒了的老头子在說：“磚头里是挤不出什么油水来的。”而儿子还在跟他爭論。胡安在原处坐了下来，嘴角边依然带着沒有立即消失的輕蔑的微笑。

第 七 章

今年契卡杜庫拉的冬寒显得異常凜冽。寒冷、饥餓、貧困，一齐襲来。物价每周都在上漲。无論是男人腰带里取出来的錢，或是妇女头巾包袱里取出来的錢，都象水一样地嘩嘩流掉。小鋪老板用习慣的手势，撫摸着自己的脑袋，似乎在檢查是否还

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切都說成是最近发生的战爭的結果，以此来搪塞人們的抗議和怨言。顾客們疑虑重重，都不願意相信这些話。难道在世界上另一个角落里发生的战爭，而且是快要結束了的战爭，能够給这个国家里的这么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地方以如此剧烈的影响嗎？

当那些比較聪明的人，象契吉托，或是常到丹波累斯去的监工西普里諾·拉摩斯，以及那些深知內情的人，故意麻煩他的时候，这个老加里西亚人就把原因都推到批发商、工厂老板和工人的身上，总之，一切都是他們引起来的。工人們要求提高工資，宣布罢工，于是工厂老板就給他們增加，一方面就把物价提高，提得——他說得就象真有其事似的——比应付的工資增加額要高得多。

顾客当中有一些从前很想到軍队里去找个事情做的人，現在听見了，都向往着到城里去找工作。西普里諾，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矮胖子，爱开玩笑，怀疑地說：

"这就象原野上有一个动物的尸体一样，成群的烏鴉正想乘机飽餐一頓，屋里的狗也冲过来搶一块了。"

"您这是說我嗎？您是說我也打算发財嗎？您說得不对，西普里諾！我絲毫沒有多卖錢，我可以把除去本錢能剩多少算給您看。政府不向大資本家征稅，却尽向我們要，压得小商人喘不过气来。我不过勉勉强强不亏本，可也沒有賺錢。"

有一天下午，契吉托很高兴，在酒店柜台旁边編了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从前有个老乡，外号叫'分旦'，待人可好了，喜欢招待朋友。不論是誰見到他，就跟他一起喝杯甘蔗酒，而且总是由他付錢。常常可以看見他和許多穷人在一起，孩子們也常常跟'分

且'的孩子們——小'分旦'在一起游玩。

"后来他的事情搞糟了，他也就沒有再和他們交往的心思，即使在街上見着了，碍着老交情的面子聚聚，但是无論是酒賬或是什么其他的賬，他都付不起了。这就只好找'半块'先生。'半块'先生对穷人也很慷慨，是穷人的朋友，但在程度上和'分旦'有些不同。'半块'心地善良，无可指責，但活动起来却不灵活，是一个飞不起来的鳥儿。五六个人和他商量好，到了酒店，他却突然感到不舒服，突发急病，不得不叫别人付酒錢。

"这可怜的人也破产了，当他請朋友时，他感到慚愧，因为手里沒有錢……

"至于'里尔'先生，有时他也付賬，但次数很少，非常少，因为他害怕伙伴們，就象猪害怕刀子一样，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喝酒。他經常躲避着众人，因此要找到他是很难的。末了，不少恶毒的舌头造出謠言說：他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随着故事的发展，愈来愈难于抑制的笑声終于象一陣震耳的爆炸声那样爆发出来。堂西普里諾已經笑得直不起腰来，他特地奖給說故事的人一杯甘蔗酒：

"压一压肚子里的小羊肉吧，不然要肚子疼的。"

今年冬天的饥荒这么使人难熬，不少人，連契吉托在內，甚至把大庄园里在風暴中冻死的八个月的小羊羔都吃了，还都說这肉很好吃。穷人們时常和野兽烏鴉一起，为一头新近得了瘟疫死去的乳牛互相爭夺不休，而这头乳牛实际上殘留在地上的也不过是一堆发出恶臭的臟腑而已。他們把那些腥臭的僵硬的血还沒有流尽的牛肉带到家里，象做賊似地偷偷切碎，赶忙收拾干净。烏云似的蒼蝇，村子里的男男女女，甚至还有許多孩子，都圍住了血淋淋的死牛，无数把刀子插了进去。一頓拳打脚

踢的恶战，警告那些野狗：肉不是給你們預备的，是給人吃的。不論野狗，烏鴉，成群的蒼蠅，蛆虫，螞蟻或是細菌，甚至世界上的一切，对人們說来，都沒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只是饥餓。他們把肉都弄走了。如果有个庄园主担心邻居的健康，不准他們走进庄园里来寻找死畜尸体的話，还会有人使他相信，用火燒过可以消毒，非进去不可，总比餓死强些。村里比較謹愼的居民，把感染鼠疫的兽肉煮熟了才吃，而那些不太謹愼的人則在煤火上烤一烤就吃了。因为他們可以失去一切：耻辱、爱情、勤劳、幻想、健康、希望，但却去不掉饥餓。这种可詛咒的感觉始終不肯离开他們，陷入絕境的人們无力忍受饥餓；他們自己的饥餓还可以克服，而他們的孩子的饥餓就更难。他們开始偸窃，夜間他們钻进铁絲网圍着的庄园里去，在月光下把羊杀掉，就吃了，虽然御寒的羊皮他們也需要，可是他們却把羊皮和骨头一起埋好，不留下任何罪行的痕迹。因为这样盜窃牲畜，会受到法律的懲罰。

契吉托饥餓时，毫无忌憚地吃着羊羔身上的那种白蒼蒼的东西，可是他不喜欢在人們面前提到这事。他已慣于"在人群中炫耀自己"，特别是其他人象野兽一样躲在家里床上的时候，因此，在回答堂西普里諾的暗示时，他撒謊說：

"这都因为老太婆吵着要吃肉。"

"老太婆想吃肉嗎！"一个肥胖的黑女人在远处听到之后突然高声喊了起来，"难道是让魘鬼迷住了心窍？"

在这傍晚的时候，鋪子里来了許多人：有手里攢着硬币渾身冻僵的一群孩子，他們象是在学校里詩歌朗誦晚会上那样嘴里低声念着媽媽囑咐他們要买的东西；也有包着头巾的疲憊不堪的妇女，她們聞着灌腸的香味，問問腸子或干酪的价錢，但却很少买什么，如果买了，准会抱怨分量不足；也有从庄园来的板着

脸一言不发的雇工，肩上扛着提包，手里拿着用鉛笔写得密密麻麻的小紙片，来采买貨物，和所有的人淡漠地握手。有几个女人总是在一边嘀嘀咕咕說些閑言碎語，抽着烟，要是身上有些零錢，就喝一杯甘蔗酒到胃里暖和一下。人們呼出的浊气，熏人的酒味，烟雾，还有破旧衣裳的汗臭，潮湿的气息，都混杂在一起，連摆在柜台上的食物的清香气味都聞不出来了。

奥尔菲丽在回家的路上，顺便走进小鋪里看了看。她还是午飯后带着一包衣服出来到小河边去洗的，現在正要回家去。她給附近的一个雇工洗熨衬衣，每月可以得到三个比索的工資，又給小鋪老板家洗衣服，每月可以得到六个比索的工資，付的却是实物：三公斤脂油，两公斤通心粉，一公斤盐，这就全在里面了。可是一周之内，她得洗成百件各式衣服，她的双手布滿了水泡，手指都已浮肿，而且由于冷水的刺激都裂开了。她变得瘦削了，皮肤枯干，腰身因为生育过多而粗大了。在她的疲憊的臉上还可以看得出年輕时美貌的痕迹，但在說話和微笑时却消失了，露出了蛀坏的牙齿。

契吉托要她代向胡安問好，然后她就到了街上。外面冷气逼人，寒風猛烈地吹着，一直吹透了她整个身子，使她不由得不顫抖起来，胸部感到疼痛。她一边走一边想着炉火的溫暖；她靠着这种默念，才勉强支持着。

村子的房屋象一个漫不經心的播种者用手随便撒下的，毫无秩序地分散着，貼伏在大地上。这些暗褐色的斑点和夜晚的阴影已經联成一片。这里缺少那种使得住所富有生气的花草，也沒有調剂景色的树木，因此，这个僵立在北風之中的村子就显得更加空曠。寒風在那些早已冻僵了的妇女們的身軀上，显示了它所有的凶恶力量，愈来愈猖獗。

奥尔菲丽回到茅屋里，喝了壶茶，身子慢慢暖和过来。小胡安身下湿漉漉的一片，冻得直哭，她給他换了尿布。

"别哭，别哭，乖儿子。"她用央求的亲切的声調一遍一遍地說着，"胡安，你把牛奶放在火上热热。"

胡安在煤炉上煮熟了甘薯，照她吩咐的做了。奥尔菲丽已經沒有奶，所以只能用牛奶喂孩子，一起初孩子吐奶、腹泻，而且发燒，但到底他的瘦弱身体还是适应了这种改变。牛奶是从努西亚大娘——监工的妻子——那里按每公升一个里尔买的，她家有头牛，她的孩子們都已长大，所以每天卖給奥尔菲丽一公升。

印吉达已經三岁，是个活潑的孩子，他規規矩矩地坐在炉旁，沉默地看着烤着的甘薯，聞着甘薯散发的香味。在他背后的小箱子里，沒人看管的小妹妹正用她的黃瘦的小手无聊地撫摸着他的蓬乱的头发。

奥尔菲丽把家里仅有的通心粉和盐一齐放进了鍋里，鍋里正煮着几个甘薯，家里再沒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她把奶嘴放在胡安的孩子嘴里，可是他还是哭个不停；她为了安慰他，只好让他吮着自己已經沒有奶的乳头。

"好哭的孩子，"印吉达輕蔑地喊了一声；胡安只是微笑地看了看他。

"嗯？你好，当你是这么大的吃奶孩子的时候，你不哭？"

"我沒哭过。"

"你哭得更厉害。"奥尔菲丽打断了他的話。

"听見了嗎？"

"我沒有哭过。"孩子坚持說。

"你要是有这么好記性，你記得那时候在干些什么呢？"

“吃烤甘薯！”

“嗯！你不是在跟我耍滑头嗎？”胡安笑着高声喊了起来。

他用粗糙的手指輕輕地撫摸着儿子的小臉，孩子已經被他的笑声吓呆了，吐出了媽媽的奶头，流着口水，“你呀！你这小牛犢，也跟你哥哥一样是个小滑头嗎？”

“这孩子将来比他們都聪明。”奥尔菲丽滿有把握地説，为了让胡安感到滿足。

水在鍋里微微地沸騰着，外边的風在野蛮地吼叫，也把远方的喧囂声一起吹进了茅屋里。茅屋的門是关着的，可是寒風的呼嘯从裂縫里冲了进来。蜡烛的火焰象是在惊恐地顫慄，閃搖不定。拉西达在小箱子里潮湿的尿布上睡着了，可是他們吃晚飯的声响又把她鬧醒。奥尔菲丽喂了她一羹匙甘薯作的菜泥，小姑娘却怎么也不肯吃。牛奶已經不够她吃的了。給了印吉达一块烤甘薯，他就用他那象耗子一样尖利的牙齿把皮剝了，津津有味地吃完，然后就沉默地长久地望着那两块剩余的甘薯，这两块一块是胡安的，一块是奥尔菲丽的。母亲又把自己的甘薯分給了他一小块，匆匆打发他睡觉去了。胡安在靠近蜡烛处坐下，卷起了一支烟，然后就开始讀起廉价版的《馬丁·費埃罗》来，这还是他在圣塔—露莎工作时花一个比索向一个小販买来的。他认眞地聚精会神地讀着，不时地发出贊許的喊声。奥尔菲丽洗着鍋，已經累得几乎睜不开眼了。她突然想起来說：

“听說警官今天到村里来了，調查阿拉西的事……这是克列达大娘在河边告訴我的。”

“要不就是那小子干的……”

“圣母馬利亚，胡安！”

“或者就是小法貢台斯。”

"是小法貢台斯。"

"听說教师和医生联名在蒙得維的亚上告了，写了状子，所以警察才着了慌。多亏他們，不然……"

"只有小法貢台斯才干得出这种卑鄙的事。"

小法貢台斯是附近地主的一个儿子。十四岁时就以淫蕩，打架，械斗，嗜酒聞名。在首都他并沒有受到眞正的教育，只是在那里沾染了一切恶习。这个年輕人个子高高的，結实而匀称的身材，留着一副濃密烏黑的小髭子，一双明亮而蛮横的眼睛。有一次，他答应两个村里的雇工——两个子女众多的父亲——可以把死牛肉拏走，可是之后却把他們都关进了监獄。另一次他在酒店里叫了一群醉鬼，邀請他們到蒙得維的亚去跳舞，把他們騙上了汽車，但是到了中途却說汽車坏了，把他們都攆下了車，雇工們还沒看清是怎么回事，汽車就开跑了，把他們扔在荒郊僻野。还有件事：有个女教师对他的求爱沒有理睬，他就送了她一件礼物，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請求她原諒他的无礼，要她收下这份菲薄的礼物"以备暇时消遣"，姑娘打开了小包，里面是一副貝壳做的小望远鏡，試着往里瞧了瞧，却只見裸体的一男一女正在干下流事。这就是他做的好事，用来消遣他的乏味的生活。

这个青年地主也常常到更远的地方去，霸占任何一个他所中意的女人。有一次，他遭到小蒙得維的亚的一个忠于自己丈夫的雇工妻子的反抗。一天夜晚，他趁丈夫不在，溜进了茅屋。邻居听見喊声从四面八方跑了来，小法貢台斯不得不逃跑了，饒过了一頓着实的痛打。过了几天，他却又回来纵火燒了这座茅屋。

人們痛恨他。他强迫阿拉西这样年龄的小姑娘順从他，已使人惊訝，而尤其使人震惊的是使她怀了孕。这是小法貢台斯

的罪恶，因此更引起了全村的憤慨。阿拉西从前常常把母亲洗好的衣服送到法貢台斯的庄园里去，这个年輕人也有时用汽車把她送回家来。

这天晚上，胡安完全被这本书的內容吸引住了，沒有注意奥尔菲丽所說的話，直到她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猛地从洗碗碟的盆边閃开，用手捂住了嘴时，他才警觉。

胡安轉过头来，一下子看見了血。奥尔菲丽的咳嗽发作了，全身战慄着，象是被自己吐出的血嗆住了。她的臉頓时变得象死人一样蒼白，眼睛也因为惊吓而可怕地瞪着。胡安跑到她跟前，一下扶住了她。

"沒什么，会过去的，不用怕，鎮靜些！"他慌忙地低声說着，害怕她会在他怀抱中死去，"别激动，别激动……"

他已經嗅到了一股热血的甜味。奥尔菲丽的臉抽搐得都歪曲了。她用悵惘的充滿极度不安的絕望眼神看着胡安，似乎是在請求寬恕她所造成的惊慌，也似乎是在請求寬恕她的全部罪过——在他們共同生活的道路上她首先停下的罪过。

"我不行了，胡安！……我要死了……"

她的一双圓睜着的眼睛在恳求帮助。胡安把她抱了起来，放到床上。

"不要着急，喝口水，漱漱口……"

他让她喝了几口水，把臉上的血迹洗掉了，又給她盖上，然后不知所措地站在床边，因为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很困窘。

"放心吧！不要怕，不然会更不好……这不是已經好了嗎？你看……"

她不再咯血了。奥尔菲丽舒展地躺在床上，胡安的篷乔一直盖到她的下顎，虽然她的意志和生活的本能在尽力保持住全

身的静止，但她的身体还是在遙乔下不住地抖动。

終于，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血……胡安，血……”

“不要紧，你別說話了，我就来。”

他拿了块抹布，开始擦拭地面上的斑斑的血迹，尽力不触到它。他不是有意避开它，而是本能地不去触到它。这不是按照人的意志而流出的牲畜的鮮血，也不是燃燒着热望的血，虽然血自己在流着，可是他却模糊地想象着它是在循环。这血液也有它自己的經历，它能引起生命的惊惶，以及可怜的耻辱的感情。可是这一切都混合在一种极度的怜憫之中了。

他又走到奥尔菲丽跟前，走向这一双含有急切热望的眼睛跟前；这双眼睛无言地向他請求着，但又不滿意于任何回答。

“去把媽媽找来。”她終于請求說。

“好吧，等你好些了，就去……”

寂靜中，屋頂被風吹开的洋铁皮发出刺耳的响声，狗在这渺茫的黑暗中吠个不停。

“放心好了，快些睡吧！明天你就会好的。”

明天……現在，夜才剛剛来临。这漆黑的深夜，这深夜似乎在深思之后，忽然在半路上停滞不进了。它那巨大的穹窿永远罩在大地之上了。永恒的日夜交替不再重演了。

胡安去找馬利文娜时，三个孩子还在安靜地睡着，不知道自己的不幸已經来临。他們的天真无知是自然的智慧的礼物，然而也是令人害怕的礼物。

第 八 章

地平綫上，在沉静的雾的海洋上，露出了拂曉的光亮，夜風随着黑夜消逝了，气氛显得異常平静。天空和大地已經准备好，从东方虚幻朝雾的深处，迎接姗姗来迟的黎明。

这时候，田野里有一輛汽車发出恶狠狠的吼叫声，飞駛过来，穿过了契卡杜庫拉，小法貢台斯直奔蒙得維的亚去了。他凶神似地开着車子，在坑坑洼洼的不平的道路上一顚一簸地前进。忽然，小法貢台斯用无賴的眼光向阿拉西的茅屋看了一眼，含含糊糊地罵了一句，詛咒这生活和这倒楣的旅行。

大地蒙着一层白霜，在这一片白色上面，茅屋就象一个个黑色的山崗，山崗頂上升起了蔚藍色的輕烟……

太阳已經老高时，警官騎着一匹漂亮的馬走进了村子，后面跟着两个警察：一个胖子，騎着一匹骨瘦嶙峋的黄褐色牡馬；另一个是瘦子，騎着一匹大肚子带白斑点的花馬，好象一匹怀了孕的牝馬。在阳光的照耀下，霜漸漸地融化了。湿漉漉的綠草閃耀着晶瑩的光芒，辽闊的大地又回复到生活的怀抱里。

警官大約四十多岁，粗短身材，紫紅臉膛，鼻子向上翹着。他气势汹汹地騎在馬上，挺直腰板，两只脚用力踏在馬鐙上，好象不这样装腔作势就配不上这匹公馬的雄壮姿态。可是他的两个随員恰恰和他相反，怯生生地，迈着小步紧跟在后面，他們的神情好象吃过了什么苦头似的。

这三个穿大衣的維持治安的代表，慢慢地走上一条狹窄的街道，看样子是上村西头那座石头砌的屋子去。早晨的天气还

很凉，空气有些湿潤，太阳的光綫愈来愈明亮了，但是整个气氛却显得那么沉重，好象空中压着一块金屬似的。新釘的馬掌有节奏地发出得得的声音，走在礫石路上，石块被踢向路的两旁。

监工家的一个姑娘，正在盆里洗衣服，听到了馬蹄声，抬起冻得发紅的脸，看着这几个穿制服的人。

“媽媽，”她喊道，“警察！好象是往咱們这儿来啦……”

媽媽惊訝地从門里探出了身子。她是个上了年岁的女人，白净的面皮，从脸上可以看出过去生活給她留下的困苦和劳累的痕迹，但这些并沒有損伤她的容貌，反而使她显得更加端庄，这种光采只有乡村妇女还保持得住。

“不要再看了，”媽媽責备女儿說，“警官会想出别的花招，誰知道会不会上我們家来……”

“我沒有看他，媽媽。”

“那么你在做什么？”

警官在路上看到了她們，把馬停在茅屋的籬笆的小門前面。一个警察催馬向籬笆走近了几步，跳下馬，打开了小門。

“你看，我和你說什么来着！”媽媽抱怨說。“象老鷹扑食似地乱闖，快回屋来吧！”

姑娘跑进了屋子，努西亚向警察迎上去。警官赶忙問候，下了馬，向女人伸过手去，寒暄說：

“堂娜，您好？”

“很好。您可好？”

“堂西普里諾赶牲口出去了嗎？”

“是的，警官老爷，他昨天就出去了，到弗拉一本托斯去了……”

“真不巧！……我正要調查一件案子，想和他談談。”

"但願上帝保佑他明天能回来……"

"好吧，但是我要訊問一下所有的居民，也要打扰您和您的女儿一下……"

"噢，象我們这些妇女能知道什么呢，警官老爷？"她回答說，提高了警惕，想把警官对付过去。

"不要怕我，堂娜，我只不过向你們問几个問題……我需要邻居們帮忙。"

努西亚让开了路。

"好吧，請进来吧！……"

在这間既是餐室又是会客室的房間里，有一張桌子，上面盖着一块脱了漆的很清洁的漆布，一架簡陋的碗柜，挂着一条花布帘子，还有两条长凳，順着墙摆在桌子的西側。警官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女主人叫了一声女儿，在另一条长凳上坐下。警官想起一些工作中不愉快的事，正在大发牢騷。一个姑娘进来了，坐到媽媽身边。过了不大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姑娘，也坐在那条长凳上。又隔了一会儿，来了第三个姑娘。現在警官对面是四个女人，她們坐在一条长凳上，好象树枝上落着的四只鴿子。姑娘中最大的一个約有十七八岁，姿色秀丽，身段窈窕。其他两个姑娘不論在哪一方面也都不亚于她。这三个姑娘，岁数小的以自己的青春美貌，岁数大的以自己的身段衣着，岁数不大不小的以兼有姊妹的优点，使坐在她們对面的这只野兽——警官，神魂顚倒了。他的色迷迷的眼光，从一个姑娘身上轉到另一个姑娘身上。他貪婪地看着姑娘們，他的目光中流露出对母亲的敌意，因为她的謹愼与怀疑不許他放肆胡为。

姑娘們用羞怯的、惊異的、模糊的目光偸偸地瞧着已經渾身发軟的警官。他的粗脖子脹得通紅，他很有把握地知道，不論哪

个姑娘同他单独在一起，也經不住他这狂暴的野兽和政权代表的两方面的逼攻。她們会象小牛犢那样在有經驗的凶暴的公牛襲击下屈服的。

他感到煩恼，想先把她們吓唬一下：

"我說的并不是你們，因为你們沒有給当局找麻煩……但是事情是严重的，誰不願意和警察合作，誰就要倒楣……如果使你們感到麻煩，那也是因为我要尽我的职責……"

"很明白，不用多說了，可是我們什么都不知道啊，警官老爷！"女主人打断了他的話說；她象用翅膀保护着自己的雛儿的母鸡，"我們能知道什么呢？我們是些可怜的女人家，从未离开过家門……您亲眼看到了……"

"别想逃避，堂娜，現在是在进行审訊，您要好好回答。您不知道我要問些什么……請您原諒，我要向您說明，我的职責要求我必須一个个单独地审訊你們……如果你們……那就更糟……"

"唉，警官老爷！"

"……要把你們都傳到警察局去，是嗎？那就更麻煩了……"

"姑娘們能告訴您些什么呢？"

"放心吧，堂娜，放心吧。我不会把你們怎么样的。先从姑娘开始，一个一个来。只要一会儿。单独訊問。如果行，請留下一个，其他人走开。"

三个姑娘沉默地坐着，縮着身子，低着头，絞着手。但是警官越狡猾，越着急，越欺騙，母亲的怀疑也越厉害。

"請原諒我，"她坚决地說。"西普里諾不在家，我决不让您碰一碰姑娘。她們还未成年，什么事都問我，您要什么帮助也問

我，不要再糾纏她們。”

母亲的这种少見的勇敢使警官恼怒了，他冷笑一声，决定改变說服的方法。

“听我的話吧，堂娜，我是想叫您免掉更多的麻煩。”

“如果您是来了解阿拉西的事，我們什么也不知道。听說，罪犯是小法貢台斯，他已經不在这里了，今天早上天还未亮，他就开着汽車从这里过去，好象还带着行李。”

老太太的坚决抗拒，打乱了警官的計划，他站了起来：

“我不是問您这个。您住在这里，是近邻，您沒有看見杜尔托到她的茅屋去过嗎？我有材料，他經常到那里去。”

“我从来沒看見他到那个茅屋里去过。这不是事实。”

“你們呢？”他轉身問姑娘們道。

“我沒有看見。”一个姑娘搖了搖头，一口气地說。另外两个姐妹随着重复說：

“我也沒有看見。”

“我也沒有看見。”

警官扫兴地离开了西普里諾的家。临走时他說，主人在家时，还要再来一趟。他按照他的計划继續进行調查。他走到了胡安的茅屋，这座茅屋离阿拉西父母的家最近。

胡安走到大門口，他好久沒刮臉，鬍鬚滿面，眼睛里充滿了血絲。警官寒暄几句后，直截了当地問：

“你和他們是邻居。小姑娘是和誰发生关系而怀孕的，你知道嗎？你最好老实說。”

“不知道，警官老爷，我不知道。”胡安带着一种怀疑的神情回答說，“我什么也不知道。”

“眞的嗎？你要明白，誰要是隐瞞一点，誰就是同謀，这对你

可不太好。”

警官警告着說，一面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这是眞的。我为什么要否认呢？”

“你和他們是近邻，应該知道。我听說，杜尔托常去那里……”

“杜尔托？沒有，老爷。杜尔托从来不到那茅屋里去。他和罗沙諾吵架已經好几年了。”

“可是，有人看見他到茅屋里去，那时罗沙諾和他的老婆都不在家，他一个人和姑娘在一起。不要死不承认，你要明白，蒙得維的亚的法官們已經鬧成一团，誰要是隐瞞，我們就不客气。”

“那么，是誰說看見他到那里去过的呢？請原諒，这不是事实。”

“你太狡猾了。你难道不知道罗沙諾和他的老婆已經被逮捕了，姑娘已經送医院去了嗎？”

“那又怎么样呢？那我就应該把沒有看見的說成我看見的嗎？”

警官向前走了一步，用充滿了虛伪的寬容的声調，好象有权势的人在劝說不幸的人似地說：

“你最好还是承认，明白嗎？我这样說是为了你好。我不想把誰关起来。然而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案子，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因为現在不承认而后悔。”

“我不承认，是因为沒有这回事。如果事情眞是这样，我为什么不承认呢？”

印吉达躲在門后，显着惊慌的神色，注視着这几个穿警察制服的人。馬利文娜伸手把他拉进屋里。在这三个警察面前的，是一間破旧的茅屋，門关得紧紧的，从茅屋里傳出嬰儿的哭声。

可能是由于寒冷和惊吓，婴儿哭得很厉害。

胡安懂得了警官的意思，但是，他还在坚持，而且坚持得更厉害了。他克制住胸中的怒气。最后，他再不能抑制下去了，生活一次次的打击告訴他要沉默，但是对于这种非正义的事，他却不能忍耐。

“請原諒，警官老爷，她的父母，罗沙諾夫妇，不是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嗎？难道說，这个可怜的姑娘不知道和她干这件事的是誰嗎？这眞是怪事……”

“是我在审問你，不是你在审問我。可是我可以回答你这个問題，好让你知道我的这一片好心。她控告杜尔托，不是沒有原因的。”

胡安犹豫了一会，用手把被風吹到前額来的头发向后撂了撂，說道：

“請原諒我的冒失，他們眞是些卑鄙的坏蛋。他們出卖了另外几个女儿，每个只卖两个里尔。这一个大概是受到了威胁……”

“听着，你应当了解我的意思，”警官开誠布公地說了出来，“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应該承认杜尔托在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到茅屋里去过，那时只有姑娘一个人在家。你以后不要后悔，我这些話对你可不是白說的。”

“为什么您不提另一方面呢，警官老爷？”

“你想說什么？”

“昨天，堂法貢台斯的监工特地到我这里来，对我說有个雇工的空額，每个月掙二十五个比索，每星期日放假，还供給孩子牛奶。”

“我代表政府，还是你代表政府？”警官大声喊道，“你們有义

务和政府合作。你得明白，法网难逃！”

“我沒有逃呀！”

“好，你說的話可要当心。叫你老婆来。”

“她病了，在床上躺着。可怜的女人昨天差点儿死了。”

“不会的。我要見她，对她說話。”

“改个时間不行嗎，警官老爷？今天下午医生要到校长那里去，我想請他也到我这儿来一趟。請您現在让她安靜一会儿吧，我請求您。說实話，昨天我以为她也許会升天了。”

警官看到这里有个缺口，就乘虛而入。

“好吧，如果你說实話，我就不麻煩她。”

“您想要我說什么呢？”

“就是我剛才提的关于杜尔托的事情。”

胡安知道，杜尔托是无罪的。但是他感到有必要不这样一味否认。

“我要是在您这个地位，我一定要对小法貢台斯試探一下。”

“可是你知道，你这就是破坏法律嗎？”

“就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帮助你們把杜尔托关进监獄嗎？是这样嗎？那么我是个老破坏者了。”

“你这是哪儿学来的？”警官怒气冲冲地尖利地說，“你說說，哪儿学来的？混帳东西，該是你閉嘴的时候了，說起来就沒个完；該你張嘴，你倒把嘴閉了。我不能让你这么放肆。你被捕了。”

警官叫警察过来。警察呆立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象个标本似的一动不动。馬利文娜跑了出来，央告着，哀求他們可怜胡安，可怜奥尔菲丽有病。茅屋里，孩子們的哭声鬧成一片。早晨清爽的空气被人們的不幸的呼声玷污了。胡安臉色苍白，眼睛

里閃着仇恨的光。突然，他抑止住胸中的怒火，要求和病人告别，要求去拿篷乔和帽子。这些都被允許了。

胡安走进茅屋。印吉达正在一种想显示自己勇敢的願望和害怕警察的心情之間徬徨。

“爸爸，”孩子哭着含混地說，“等我长大，我要把警察坏蛋打跑，不許他們把你抓走。”

胡安抱起了奥尔菲丽的儿子，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做。胡安把他放在板凳上，替他擦掉眼泪，激动地說：

“好哇，真是我的好孩子！是好样儿的！……沒关系，不要哭。等你长大了，咱們一起去打他們，好嗎？可是現在不要哭，明天我就会回来的，他們不能把我怎么样。让我走吧，咱們将来好打这些魔鬼的嘴巴。”

孩子平静下来了。馬利文娜把孩子們集中在茅屋的另一間里，奥尔菲丽躺在这一間里，这两間房間用树枝編成的間壁隔开着，壁上抹了一层土和粪合成的灰泥。这是隔开屋子的唯一能用的办法。

胡安走到病人面前，俯下身子。病人由于痛苦改变了模样，无神地望着胡安。胡安尽力安慰她說：

“你不要担心，我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不是罪犯。多注意自己身体，医生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在胡安的粗哑的声音里，流露了異常的溫存，使奥尔菲丽深为感动。

“上帝現在不允許你离开我們，我們这样需要你的时候，胡安，你不能离开我們，这是上帝不允許的。”

馬利文娜从奥尔菲丽身上拿下了她盖着的篷乔，换上了一块破布似的东西。奥尔菲丽微弱的祈祷似的声音在黑土墙之間

消失了。

胡安吻了她一下。告别就这样結束了。胡安轉身对馬利文娜說：

“不要忘了，姑母，到学校去請医生，听到了嗎？”

胡安把馬具扛在肩上，胳膊里夹着篷乔，走了出去。

一个警察押着他，到牧場上去找他的馬。警官和另外一个警察則朝着杜尔托的用石块砌墙的茅屋走去。

从她深深的不幸中，从她生活过的和继續在生活的穷困深淵中，从充滿眼泪的无数饥餓的冬天中，从穷苦人們的經常呻吟和无法了解月亮秘密而对之狂吠的狗叫声汇合为一的悲慘命运中，从深处蠕动着吞食尸体的虫子的大地上的一切事物中，从对警察、对这种少数人对一切人实行罪恶統治的非正义的力量和懲罰的手的恐惧中，馬利文娜发着抖，非常惊慌地急忙想到磁圣母象前面去祈求。

她把妹妹和弟弟托付給似乎已經长了几岁的印吉达，很快地跑到街上去。風颳进村子里来，好似无数看不見的鞭子在抽打着，好似千万人的嘴在吹着，又象一群胜利者到了被征服的土地上。茅屋好象有过失的狗在狂怒的主人面前一样，蜷縮在地面上。一切都把背向着風，一切都傾斜着，蜷縮着，甚至石头也变得平滑了。太阳以寒冷而无力的光綫照在大地上，枯萎的树叶和房頂上颳下的干草，象失去了理智似地飞向远方，飞向由于孤寂寒冷而变得僵硬了的山丘和綠油油的平原。

馬利文娜不出声地哭着，跪在圣象面前。披着天藍色罩衣的圣母好象也冻死了，她的手和脸仿佛在盐中浸过的，在半明半暗中閃耀着冰冷的光亮。

馬利文娜的两个孩子单独睡了一夜，只吃了一块硬面包，現在很餓，想到学校去，那里有杯热牛奶在等待他們。母亲的姿态并沒有惊动他們，他們已經习惯于她在抽搐的大哭中哆嗦着，跪在圣母面前的模样；他們只是怕看見她的眼睛，当她站起来时，眼睛里总露出一种奇怪的亮光。

馬利文娜沒有听清他們在說些什么，她祷告圣母别舍棄他們，奥尔菲丽病得这么重，胡安又已被捕，他們怎么办呢！她恳求、祷告，无意識地感到必須把是非分别清楚，使人信服。她重复地說，胡安沒有罪，她也沒有罪，奥尔菲丽也沒有罪，孩子也沒有罪，他們任何人都不应当受到上天的懲罰。

她慢慢地平靜下来。有灵的圣母啊！馬利文娜不明白，如果这个上釉的磁偶根本不存在，她受到了生活的打击和宰割，一样也会忍受，一样也会平靜下来。

她打算站起来，去吻圣母罩衣的冰冷的下襟，但这时已跑到街上的两个孩子喊了她一声，好象发生了什么意外。馬利文娜因为恐惧而急速动了一下。这件不可避免的好象父亲无意間用枪打了儿子一样的事发生了——圣象倒了下来。这女人想突然起来抓住它，但是由于手指哆嗦，滑掉了。圣象摔到地上，头部象砍掉一样和身子分离，滚到一旁。

馬利文娜猛然恐惧地号叫起来。她想起胡安想用手枪打圣象的事，現在災难已經临到他头上。胡安完了！她不听街上孩子用全力喊她的声音，在失望中拾起两块碎片，打算把它們粘在一起。

她在痛苦中把两块碎片粘着，但是她自己也沒有信心，而且家里連一点做浆糊的面粉也沒有，这个念头，压下了这个戏剧性的場面。于是她失望地抬起眼睛，穿过孩子敞开的門，看了看。

于是她把裂成两块的磁圣象放在怀里，摇晃着走到外面，又象軟弱无力的牲口一样跪在地上了。

大街上，两个騎馬的警察押着被捕的胡安和杜尔托走了过来。从茅屋的門口里沉默地涌出了里面居住的居民。一个倚在門旁的人向前走了几步，好象有人在推他。成年人站着一动不动，好似釘住在地上了一样；用目光望着被捕的人；一群孩子跟在后面，就象飞蛾看到了光亮。杜尔托是个中年的混血儿，寬大的鼻子，扁額头，厚嘴唇，头戴一頂头盔似的軟帽，穿着不合身的破裂的皮上衣，鼠灰色的篷乔系在腰間，就象独立战爭中的加烏乔那样。他赤着脚，以沉静而蔑視的神情，用独眼看着前面。胡安同他并排，穿着篷乔和靴子，挺直身軀，昂着头，帽子推在脑后，模样很自負。他那高傲的神态同警察成了鮮明的对比。

風在他們的背后吹着；草原上的風好象要把馬和騎者推着前进，憤怒地吼叫着，吹拂着馬尾，把它吹到馬的两腿之間，又象鞭子一样抽打着人們的脊背；刹那之間，它屏住了气息，然后又象疯牛一样猛冲而来。

在犯人和警察后面不远的地方，跟随着一群孩子，都赤着脚，衣服襤褸，头发蓬乱；另一些穿羊毛衫和白上衣的上学去的孩子，也参加了进来。漸漸地，这个跟随着的孩子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多。最勇敢的孩子紧跑到騎者两旁，把他們圍成了一个半圓形，以好奇的目光注視犯人和警察的臉。一个警察生气地勒住馬說：

“退后，兎崽子！散开！”

他的臉冻得变成了土色，一陣疾風使得从他嘴里吐出来的罵声都听不清了。可是他不但沒有赶散孩子，反而使他們更圍近来了。甚至那些单独走在后面的最胆怯的孩子，受到好奇心

的驅使，也紧跟着参加到孩子群里来了。

在一所茅屋的門口，有个妇女探身出来，叫着离开家的儿子，叫他回去，这喊叫声同样被風吞沒了。

孩子們不声不响地走着。有一些岁数大的孩子知道这个把杜尔托陷于警察魔掌中的阴謀，就向同伴們說了几句。但是他們对胡安却一无所知。把他們带走总是有逮捕的理由，然而从被捕者的臉色却看不出究竟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根本沒有原因。他們决不会有罪；人們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而最重要、最根本的事实却是他們被捕了。孩子們在秩序的維持者面前感到害怕，但也感到一种儿童的天眞的对自由的要求；一个被捕的人立即和被捕以前不同了，驟然間从这一个世界变到了另一个世界，熟悉的变成了不熟悉的，亲近的变成了陌生的，因为他就要消逝在对他实行殘酷威胁的势力的虎口里了。

孩子們受着这种秘密的吸引，紧随在后面走着，暗暗地希望把被捕者釋放，希望他們不管有罪无罪都回到他們中間来；但是，他們却也願意这种游行继續下去，誰也别来打攪这个以他們自己为主要活动人物的場景。

相反的，成年人更加現实些，他們有一顆沉重的慣受生活折磨的心灵，对这种事另有反应。他們大多数人都确信杜尔托和胡安沒有罪，对非正义的暴行的单純而激昂的情緒控制着他們。这些无能为力的人憤怒地看着騎馬走过的被捕者和警察，和好象反抗的象征或良心的声音那样跟在后面走着的一群孩子。他們能作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从他們的嘴里，吐出了咒駡，吐出了将来要受懲罰的威胁，和对被捕者行为的贊美的話語，而被捕者則昂首从容地走着。

可是胡安心里非常痛苦。他一生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驕傲

感，被有权有势的政权代表者的卑鄙行为所踐踏蹂躪了。他想做一个好人，以便得到他給别人的那种尊敬，但現在却完全落空了。他尽力躲开了用刀子解决爭执的誘人的地方，擺脫了圣塔—露涉的枷鎖，监工的卑鄙伎俩，忍受着失去貝尼泰的痛苦，这一切全成了白費，他徒然地埋葬了自己的理想，象可怜的皮拉尔和莫拉列斯一样，象他們所有的人一样，为了自己一家糊口而容忍一切，虽然只是一座茅屋，一个女人，和几个別人生的孩子，就算满足了家庭、妻子的幻想。他徒然地隐藏了心头的創伤，沉默地忍受痛苦，躲避在一旁，但还是有人来把他从茅屋里赶了出来，就象被一群狗所追逐的野兽一样。

他心里很痛苦；他的臉象石头一样坚硬，他的表情驕傲而輕蔑，但是心里却很痛苦。他尽力显出驕傲的样子，把它集中在臉上，因为在这种时刻，在人們的面前，只能以这种石头似的臉出現。憎恨折磨着他，好象胸口上受了伤一样；虽然他知道自己沒有任何罪过，但是这种在街上游行的場面，使他很难过，他也害怕法律的机器把他拖进它的齿輪中去。他对那些以全身心来热爱的家里的人怎么办呢？病得那么重的可怜的奥尔菲丽怎么办呢？任凭命运摆布的孩子們又怎么办呢？

然而，胡安还是不断地看着杜尔托。他并不害怕；他在他所遭到的侮辱和冤屈的重压下，連一点意志消沉、一点軟弱、一点恐惧的影子都沒有，使这些在法律的掩飾下迫害人的坏蛋沒有可能抓到任何弱点。

胡安的同伴的独眼，在他身旁炯炯发光，这只眼睛象个有骨气的男人那样驕傲地閃耀着。眞見鬼！哪里还有比杜尔托更孤独更不幸的人呢？胡安想起拿蒂維达特·考魯赫——这个人由于失去一只眼睛而失去了这个名字——的一切，在他的生活中

想找出使他在命运的打击下始終很坚定的原因。在契卡杜庫拉，他过了十年打猎生活，住在石头房子里，一个臭虫和跳蚤的窝里。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地主土地上干活，就象創造国家历史的一代代用自己血汗和尸首給土地施肥的所有农民一样。“勇敢些，杜尔托，勇敢些！”他为同伴担心，默默地重复說，好象杜尔托就是他本身的一部分，好象他知道这个人最后会軟下去。这种想法折磨着他，这些穿制服的野兽看着他就和看着杜尔托一样，正在希望抓住哪怕是一点点的軟弱的表現。“勇敢些，伙伴，勇敢些！”他好象看見一面撕破的褪色的旗子似地想起一个場面，那是他听見别人說的，还是在三十年以前，胡安还沒有生，那时候他是个眞正的汉子。“勇敢些，兄弟，勇敢些！”在这由于刮風、寒冷、冤屈而呻吟的契卡杜庫拉的早晨，胡安被屈辱地拉到了全村子从屋中走出来的人的面前，他們都好象从洞中被赶出来的野兽一样；胡安看到了在一个选举的星期日杜尔托在另一个村子的街道上走着，那时候，还是那两个敌对党派的酗酒、賭博、毆斗的时期；杜尔托脖子里圍着一条紅圍巾，高傲地边走边喊紅党的口号，撞上了白党的拥护者，其中的一个喊道：“白党万岁！打倒野蛮的紅党！”杜尔托狂怒地喊：“紅党万岁！可恶的白党該死！”于是他看到白刃閃耀，脖子上圍白圍巾的人倒在地下，圍紅圍巾的人揮舞着匕首，任何敌人一接近，他的血就象紅党的党徽一样流出来了。

但是这些形象，被牢獄的黑暗和长期忧郁的岁月的幻想磨灭了，現在就只是这个胡安从小认識的人，溫順的孤独的人，受尽生活的折磨，靠捕捉鼬鼠、水獺和狐狸过活；他隐居在石头的茅屋中，穷苦而不幸，因为地主法貢台斯不允許，只好夜里偸偸地到田野里打猎。

“勇敢些，老兄，勇敢些！”但是他想起了自己从圣塔一露莎象挨打的狗那样跑出来的事，这念头象阴影一样在他的思想里縈繞着。他想到他在那里被踐踏，在这里又被踐踏。他咬紧牙关，咬得牙齿格格发响，想抓住最后的一点的希望。

妇女們站在茅屋門口，風吹着她們的裙子。监工的女儿們也都走了出来，她們美丽的嘴由于恐惧而扭曲着，表示出她們心里的反抗。枯瘦的克列达跑到屋里，念起咒語来，而契吉托則搖晃着小脑袋，走到铁絲网旁問警察，为什么把胡安和杜尔托带走。警察未加理睬，他們的职責就是服从和沉默。

队伍在人們默默的詛咒之中继續前进，突然不知是誰的声音打破了这冰冷的沉默：

“釋放他們！”

孩子們的声音立刻和这声音会合到一起。警察冲到孩子群里，但是这种喊声还是到处在响：

“釋放他們！ 釋放他們！ 釋放他們！”

尘土和喊声，鬧声和叫声，風声和人声，响成一片。人民表示出了自己的憤怒，一致起来反抗。在这种反抗声中，警察心里咒駡着把他們这样扔下不管的警官。酒店門旁，一个高个子的神經质的三十岁左右的人，他是个宗教的热誠信仰者，但也是十分憎恨法貢台斯的人，正在風中指手画脚，駡着那些占有土地的地主。

“嘿，可恶的人！ 嘿，可恶的人！”他一面咒駡着警官、法貢台斯、阿拉西的父亲等人的罪恶，一面断續地嘶哑地喊道，“沒有看見上帝在上面瞧着嗎？ 到末了要下地獄的！”

对胡安很好的尼古拉莎擦着眼泪，把自己的喊声加到了孩子們的声音里：

“釋放他們！釋放他們！釋放他們！”但是她还不止如此，她还对警察大声喊道：

“逮捕法貢台斯！”

所有的人都重复着喊道：

“逮捕法貢台斯！逮捕法貢台斯！逮捕法貢台斯！”

那个高个子也重复說：

“地獄里空着呢，朋友，地獄要吞掉他們的！”

在風声、喊声、尘土、悲伤、抗議之中，四个騎者在学校旁边經过，孩子的人数減少了。孩子們的白上衣被風吹动着，和被捕者告別，和希望，和受殘暴和仇恨压抑着的无辜者告別。教师眼睛里含着憤恨和狂怒的眼泪来到街上，把孩子集合起来，带到学校里去了……

到了村外，胡安回头看了看。阴暗頹丧的人脸好象蒼白的斑点，逐漸消逝，隐藏在茅屋的黑暗里。一切都消散了，都停留在后面了：一間間的茅屋，一辆大車伸向天空的車轅，偶然长出的胡桃树的光禿树枝……

但是他們带走了这些抗議的兄弟一般的感情。胡安感到喉嚨一陣哽塞，他的視綫同杜尔托的眼睛相遇了；两个大地的風的儿子，安詳地瞻望着前方。

第三部

剪毛工人

团結起来，亲爱的同胞們，胜利必定来到。

——阿尔蒂加斯

第一章

从九月初以来，一直下着倾盆大雨，天空上的水好似无穷无尽一样，整日整夜大雨如注，凄凉地在茅草屋頂上嘩嘩地流个不停。茅草秸漸漸湿透，到处漏着雨水，一切都是湿漉漉的，不得不把床鋪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破烂的家具也得挪来挪去。在漏雨的地方，只好放些破铁桶接水，但是这都是白費力气，因为吵鬧不休的孩子稍微不小心，就会把铁桶弄翻，地上立刻变成一片水洼，并且就是最干燥的地方，象病人的床或是小孩的搖籃，也会突然淋着雨水。

漆布、篷乔、鞍垫，都象簡陋的帳篷一样，当作了遮蔽物。人們默默地飲着馬黛茶，暖着自己的肚子，忧郁地望着那堆少得可怜的貯存着生火的干糞。便溺的臭味，炉火上烤的尿布和湿衣服的气味，以及腐烂的麻布袋及熟羊皮的臭味，混在一起，形成了令人窒息的污浊的空气。

在最初的日子里，人們还能給自己找些事做：釘好板凳，或者悄悄地做点别的活儿。后来，无論在早晨，在中午，还是在晚上，人們只有喝馬黛茶解悶了。有些人在大雨前好容易賺了几个錢，就到酒店去玩牌，或者打台球。妇女們僵硬的手指縫补着破烂的衣服，但是針脚弯曲不齐，十分粗糙。有一些人家里还有面和脂油，就烤些餅，孩子們也不怕不能消化，拚命地吃。

村子里，霪雨日日夜夜下个不停。人們被困在迷梦和惆悵之中。这种阴沉昏暗的日子，使人的臉容变得越来越消瘦了，极度的疲劳控制着四肢，心灵和身体都失去了知觉，就这样，一天天地在世世代代忍苦受辱、无告无助的路途上掙扎，生命緩慢地在这到处是水的日子里消逝。有一天下午，饥渴难忍的契吉托，从克列达那里弄到了几个里尔，就跑到酒店里去了。

"嘿，多么大的雨呀！"老板迎着他說，"什么时候能停？"

"雨总要停的。"他随口回答說。

这是下雨的最后一晚，第二天早晨，和煦的太阳就照耀着水浸的原野，天空沒有一块云片，好象蔚藍色的磁杯，巧妙地鑲在天边。宇宙間充满了異乎寻常的清新和恬靜，只有大自然才能創造这种环境。綠油油的草地上开满了粉紅色的嫩黄色的鮮花，随着白天的到来，犹如嬉鬧的馬駒一样馳騁在平原与丘陵之上的輕快的風，打开了春天的大門。

春到人間，剪羊毛的季节开始了。这是乡下村子里成千上万的人一年中有可靠工作的唯一时刻。这种工作得干八九个星期。在这期間，那些夏秋冬三季賺不到一文錢的人們，都一定要把长期不干活欠下的債还清，因此就不計較报酬低微，时間不长了。

从七、八月起，包工头就跟地主商量剪羊毛的事，并把人們招募到自己的手下来。到那时候，胡安要出門去，他赶着牲口，到巴姆帕車站，又为了保证能找到活干，从那里再到庫尔金那，加入一个剪羊毛工人組。这个組是要給瓦尔台內哥罗和薩巴列达剪羊毛的，但是現在他觉得在圣塔一露莎也好，在任何其他地方也好，都一样干活。尽管他曾发誓不到圣塔一露莎去，然而在剪羊毛的时节，即使和薩巴列达或者监工相遇，也管不得了。胡安在很早以前，在彼埃得拉一索拉的市集上和西拉芬見面以后，

就打听到貝尼泰已經怀了孕，回到圣塔—露莎，生了个嬰儿，象牛奶一样白，生下来就死了。現在她和监工同居。胡安对于这桩事也无动于衷，他听从命运的支配，凡事到头来总有分曉。

在警察局里，把他拘留了两昼夜，只給他硬面包和水吃，然后警告他說下次再犯就要不客气，就釋放了他。至于杜尔托，則被送到了巴桑陀去。事情是这样的：医生最后总算使阿拉西承认是小法貢台斯的罪行，是她的父母在威胁之下逼迫她說是杜尔托干的。杜尔托被釋放了，回到契卡杜庫拉，心里充滿了对法貢台斯，对警察局，对法官的仇恨。女儿的父母被抓去了，但是法律只是一架破旧的机器，到此就停頓了下来。教师把揭发眞相的稿子寄到首都和本省的报紙去，但却毫无結果。法貢台斯的金錢和势力把它們征服了。在一个时期里，教师因为这件事精神极为痛苦。他能給这些生活在饥餓齷齪环境中的孩子們做些什么呢？他继續这样自我牺牲下去有什么用呢？他咬紧牙关，默默地思索着这些涌到头脑里来的問題，直到有一天早晨，他象用脚踢球一样地踢掉了这种沮丧的心情为止。

胡安在契卡杜庫拉等待着剪羊毛开始，由于一桩事，使他心情沉重；这桩事比被捕受辱更痛苦得多。在他被捕的那一天，医生吩咐說：奥尔菲丽不应該跟孩子們住在一起。他給孩子檢查以后，囑咐要把他們送到馬利文娜的茅屋去住。下一次他来診治时，就預先和胡安商量好，因为剪羊毛的季节临近，以后他不能再照看她，就把她带上汽車，送到彼埃得拉—索拉，再从那儿坐火車把她送到塔夸倫博，进了肺癆隔离病院。胡安回忆起离别时的情景，內心禁不住顫抖。奥尔菲丽一声不响，眼泪从面頰上流下来，只是說：她要死了，不能再回来看見他們了。胡安仿佛还看到她在擦着眼泪，安慰着請求一起同去照看她的印吉达

的情形。

于是，馬利文娜就带着五个孩子在饥餓中过活。从前是便宜的貨品，象馬黛茶、面条、面粉、脂油等等，都漲价三倍。馬利文娜想起过去的时光很伤心，那时候面粉只卖五个銅子，大伙都能吃得飽。現在这种面粉沒有了，有时运到一批进口貨，一公斤要卖三个里尔。

在这些日子里，胡安无事可做，天天早晨在菜园子里随便拣点什么，放在湯里煮了吃。下午他就跟杜尔托聊天。他們坐在茅屋的阴影里喝着苦味的馬黛茶，一連几个小时不声不响，也不觉得这样沉默有什么苦恼。貪食的鴕鳥有时候竟走到离他們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有一种在茅屋屋頂上筑巢的鳥，在他們头上飞过，发出独特的叫声。当他們談到人們的貧困生活的时候，他們显得很庄重，甚至还很幽默，这只有受苦最深的人才能这样。

"在我的衬衣里面就是我的身体，沒有換洗的衣服了，"胡安自己开玩笑說。

"昨天到小河边去，但是怕洗完了手里只剩下不能穿的破烂。"

"向小鋪老板借債吧，不久就能挣点錢了。我不能借給你，因为你明白，我不是把自己的衣服脫下来，給另一个人穿上的圣徒。"

"可是我說，"胡安接着讲，"你走进一个鋪子，除非你是个異教徒，否则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能穿条好褲子，穿件好衬衣或者再买一双皮靴，从商店里走出来……"

"只好聞聞气味吧，新衣服的气味是很好聞的。"

"是啊，比香水还好聞。"

有一天下午，教师騎着自行車到茅屋前来了。他靜靜地坐

下，杜尔托在給他沏瑪黛茶时，他等着要說什么；等他拿到了茶，就問道：

“在庫尔金那要开一个剪毛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提高工資，你們知道嗎？”

“听人說过。”杜尔托回答。

“好象是后天。”胡安接着說，然后沉默着，等待教师說話。

他們听到过一些消息，但是不知道工会組織者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有沒有可能；在彼埃得拉—索拉，有人肯定地說：剪毛工人什么都不会得到，只有失业。听到了这种說法后，他們的好奇心和对自己利益的关切就大为减低了。

“須要去一趟，”教师断然地說。“事情是很明显的，假如每一个剪毛工人組都要求地主增加工資的話，他們会增加的。”

“可是如果地主拒絕增加呢？”杜尔托反問說。

教师的炯炯有神的眼睛轉动着，說：

“那就不給他剪羊毛。嗯？怎样对他們更有利呢？是不剪羊毛呢，还是增加工資呢？”

“这有道理。”杜尔托同意他的話。

“他們会頑抗的。”胡安微笑着說。

“让他們頑抗吧！你們看他們会怎样！只有增加工資。”

杜尔托在自己的腰带里摸索了一会，小心地抽出一張折叠着的小紙条，把它展开，在膝盖上撫平，递給教师說：

“就是这个嗎？”

“就是这个。”

“我讀过了，写得很好。”胡安說。

这是剪毛工人工会的一張傳单，号召剪毛工人去参加在庫尔金那召开的大会，团結起来为提高工資而奋斗。一个从巴姆

帕来的剪毛工人在彼埃得拉—索拉散发了这样的傳单，在当地許多信奉天主教的地主中間引起了軒然大波。

这是傳遍乡間的新的呼声。一捆傳单送到了塔夸倫博，又从那里往各地飞快地散发；經过薩尔托，傳到东部的塞克斯达—塞克西欧，索巴斯；經过梅洛，傳到特列斯—克魯塞，庫奇里亚—台尔—奥布，比加达—台—格林奥，巴梭—台尔—巴拉却，热古里，欣哥—苏塞，拉斯—托斯盖斯，伏拉依列—莫尔多；經过巴梭—台尔—塞罗，班亚脫特—罗切，密納斯—台—柯拉萊斯，傳到北方；經过巴脫維，阿尔迪亚—桑—霍金，巴梭—台—洛斯—諾維列斯，拉馬斯—台—薩莫拉，阿罗—克拉罗，傳到桑—格利高里；又經过巴脫維，庫奇里亚—台—奥斯—斯洛斯，庫尔金那，帕姆巴，阿卡尔，巴梭—台—洛斯—杜洛斯，到达南方。

这种提出明确目标的要求的呼声，象在靜穆的气氛中响起的枪炮声一样，傳播到剪毛工人居住的阴暗的茅屋里来，激发起他們的觉悟，使他們对这种凄凉的生活有了希望。这些被人們遺忘的过着悲苦生活的老乡，开始从长久的梦幻中觉醒过来。他們的历史，一代接着一代，总是停滞不前的。

“我們想上那儿去一趟，”胡安說，“我老早就說：我們去一趟吧，哪怕只是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抓羊工只給七个半里尔，可是人們說我們应該得十二个里尔。”

“不会給的。”杜尔托說，把嘴上的烟头由一个嘴角轉到另一嘴角。

胡安接着說：

“这不对头，因为有些地主能够按二十比索的价格在本地出卖羊毛；我想这是不公道的，羊毛天天漲价，可是付給剪毛工人的錢还是跟从前一样，何况又在这物价上漲的时候呢！一双鞋

得一个比索，三天就破了。”

“迪奥斯美特告訴我，我們如果对他們施用压力，他們就会让步。”杜尔托补充說。

“当然。”教师满怀信心地說。

黄昏慢慢地降临在原野上，吞沒了光亮。茅屋的阴影延伸着，越移越远，象要接近那堆压在死狗骨骼上的石头。这条死狗是这座茅屋主人独身多年的唯一同伴。

教师問这个迪奥斯美特是誰。

杜尔托解釋說：“迪奥斯美特·西尔維拉，他是这一带知名的人，是个好样的伙伴。他做监工，但不投靠主人。他是我們这边的人。”

从这些人所特有的冷静、淡漠的臉上，很难猜出他們的內心活动；他們的眼睛发射着不平常的光芒，說話时夹杂着急躁的腔調，但他們的动作却总是緩慢笨拙的，好象能生动地感染旁人。这些表情上的輕微变化，这种潛在的热誠，不是通常由飲酒、賭錢、打架或女人所引起的心情激奋的結果。不，这完全是一种新的东西，它与某种巨大的感情发生以前的激动心情是相同的，是一种在他們生活中还不稳定的，并且与不坚定和畏怯心情混在一起的东西。这种心情是多年来在迟鈍的无知的保守习惯的重压下产生的。

教师懂得，他現在看到了人的感情的变化。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到的。他深受感动，在这样一个下午，深藍色的天空籠罩下的原野与平日一样一望无际，十分寂静，高空中大片的卷层白云静静地游动着，他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事件之中，因为他能够看見和贊揚这些人以及全体人民的功績，他能够感受和庆賀一个崇高事业的斗争及其胜利。但是，这种內心的活

动，这种饱經風尘的心灵的新的血液，这种喚起人們所有的力量，象黑夜中一声呼喊似的号召，这种有决定性的发自中心的震动，恐怕是誰也沒有注意到的。

“那么你們要到庫尔金那去嗎？”他嘴唇微微地顫动着說。

“当然要去的。我們早就想过，現在更一定要去了。胡安，你說对嗎？”

“对的，拿蒂維达特。”

茅屋的阴影最后延伸到石堆那里，遮盖住它，又移向远处，消失在深紫色的沟壑里了。一株肥厚多汁的孤独的仙人掌，在殘阳里发出金黃色的光芒。路上，有一个附近庄园里的雇工，騎着馬，象在睡梦中似地緩步前进，嘴里吹着心爱的曲調；这曲調的声音象香味一样，在傍晚的天空中繚繞蕩漾，久久不息。高低起伏的原野，远远延伸到地平綫尽头。

太阳消逝不見了，大地籠罩着金黃色的余輝。高空的卷层云彩染上了玫瑰色和黃銅色，而在西方，在深藍色的天空的背景前，在紫紅色紋路的暴風雨的烏云之間，出現了一片綠色。

从村子那边傳来馬的嘶叫声，伴随着馬蹄在地上奔跑的連續得得声，冲破了这寂靜的气氛。这是两匹馬，其中的一匹停下了，躺倒在地上，脖子紧貼着地，在草地上滾来滾去。它用細长的腿的輕快动作来扭轉沉重的身子，一会儿扭到这边，一会儿扭到那边。它有一个翻滾动作沒做好，倒到側面去了。它玩够以后，就抬起头，站起来，四条腿站得很带劲，象从水里爬出来的狗一样，抖掉身上的尘土，发出很象風吹帆布的猎猎声，然后就很平靜地吃起草来。

“加里斯托回来了。”胡安說。“他給沙尔西甫台斯赶牲口。”

他們继續喝着馬黛茶。在这寂靜的傍晚，时而閃射出抽烟

卷的火光。胡安与杜尔托对教师很信任，毫不拘謹地同他談自己的私事，他也同样以很大的兴趣听着。难道他說得不对嗎？地主从羊毛上得到一亿三千万比索的收益，但剪毛的全部工作花去的費用还不滿四百万比索。几乎所有的羊毛都从木棚里运往仓庫，再从仓庫用船往外运，运到他們从来沒見过的外国去。教师肯定地說，假如只在国內洗凈羊毛，那成千上万的男女就会經常有活儿干了。他們难道不願意这样嗎？有了固定的活儿干，就不能随意压制他們了，也能跟妻子团聚了；有了固定的活儿干，他們也就不会再过貧困的生活了。可不是嗎，就各方面来看，教师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懂得很多，一切事他都明了。

夜来临了，在远处的村子的酒店里，閃現着火光，通过濃暗的夜幕，照射过来。教师跟胡安和杜尔托握手告别。他們还站在那里，注視着自行車照射到奥秘的深夜中的一股閃动的灯光。

"他从来沒有离开过他的小铁馬。"胡安微笑着說。

"这匹馬怎么不好呢？它馴順，从不踢人，而且眼睛有光……你要是城里人，也会喜欢它的……"

第二章

在庫尔金那的阿尼塞托·摩拉的店鋪門口，拴着一群各种毛色的馬匹，有的系在铁絲上，有的系在馬桩上，有的拴在树上；这些树木环繞着一座破旧的磚屋，屋上复盖着多年生长的綠苔。

"你瞧卡尔多梭的本地种馬，"一个剛下馬的老乡对同伴說，指着一匹有斑点的矮小而結实的馬，这匹馬很健壮，脖子短而粗，眼睛有神，驕傲地搖动着头。

“都說这匹馬是純种。”另外那个人仔細看了看說。

“不知道是不是。可是我看象是純种与混血种交配的……很好，嗯？”

“好，个子稍小一点，可是很好。”

“我看，个子够大了，再高大有什么用？是匹好馬。”

“是好馬。”

两人交談着，向鋪子走去，一面在地上揮打着馬鞭，馬刺叮当地响着。一匹很不安靜的白額棗紅馬，正在咬着馬嚼子，嘴边滿是沾染着春草綠叶的唾沫，弄得很髒。它的旁边是一匹黑馬和一匹淡栗色的馬，安靜地站着，头和身体在树蔭下，臀部却在阳光中晒着。这时候，鋪子里傳出許多人的哈哈笑声，压过了人們的喧嚷；馬的耳朵灵敏，听到这种声音，馬上就伸直了腰，象被推动的彈簧一样。那匹有斑点的馬，四足直立，細听着响声；这匹馬的視觉、听觉和嗅觉，都极敏銳。“瞧，卡尔多梭的飞馬，是匹好馬，純种本地馬。”人們都这样說，可是馬的主人卡尔多梭，却并沒有怀疑这匹在美洲草原上被西班牙征服者所遺忘的安达魯西亚种馬，这种馬在三个世紀的野生生活中飽尝了各种惊險；在这段过程里，它已經学会了忍耐夏季的盛暑、冬季的严寒，以及毁灭一切的旱災的本領；它击退了美洲豹的侵害，它获得了本地的特色——沙土的顏色，阳光晒枯了的干草的顏色和尘土的顏色。所有这些特点混合起来，才成了本地种的馬。本地的土著，在爭取独立的战爭中，曾經騎着这种馬，开拓了广大的富源，建立了早期的运輸綫。有斑点的馬的主人，却只曉得一点——这一点对他就足够了——就是这匹馬在原野上干活好，跑路好，一言蔽之，是人的好伙伴。

“嗳，說說看，斑点馬的主人，要多少錢？”一个剛走进来的人

开玩笑地喊着。

“要您二百張鈔票。”馬的主人回答說。

“只算尾巴和蹄子，不算腿。”

这里大約有五百个人，有的喝黑啤酒，有的喝甘蔗酒，有的在抽烟談論。卡尔多梭面貌端正，精力充沛，白色的皮肤，但由于風吹日晒，色澤就如炒熟的砂糖，眼睛明亮，身材高大匀称。他的一生經历很多，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会有这么多的經历。他曉得全国各地的情况，他在許多庄园里当过雇工，在冷藏屠宰厂当过腌肉工，在蒙得維的亚当过兵，在明納斯当过磚厂工人，在里凡拉当过煤矿工人，在塔夸倫博当过小鋪店員，在包涅杜一达一罗却的稻田里当过长工，在里奥一內格罗当过伐木工人，在巴桑陀当过巡查員、馴馬师、牧人和剪毛工人。他不知道疲乏，从来沒有空閑，过慣風尘僕僕的流浪生活，总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住下去。一提到天上，地下，人世各方面的知識，他一点就通。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他很快就会感到无聊。他在巴托維的沙土地上种过落花生，在薩尔托的烏拉圭河平靜的水面上放过木筏，他是最先在阿尔蒂加斯省土地上栽种木薯的人之一。在很年輕的时候，他就备上馬，流浪到北方的雅瓜里河一带，穿过庫涅皮罗的黃金土地，丹波果斯的山脉，跨过里奥一內格罗河，越过杜拉斯与弗罗里达連綿不断的平原，經过南方的耕作的土地，来到蒙得維的亚。他在哪里都沒有停留多久。他的內心，最初由于不滿意自己貧困的生活，想到城市里来，但是在时光的流逝中接触到世界上多种多样奇妙的事物后，就逐漸淡下去了。

胡安和杜尔托慢慢地喝着甘蔗酒，注意地听着卡尔多梭在朋友們要求下讲述的經历，讲到他怎样会成为小鋪店員的事。

流浪年代里所得到的讲故事的柔和嗓音和善辯的口才，使得他的經历听来更富有深长的意味。

“我在拉一阿尔台的堂埃米里奥·卡尔多梭那里馴馬……可是不要以为他和我是亲戚。穷人和富人同姓，是一件稀罕的事，这倒不是从我这里搶去的……馴馬完了，他們給了我几張藍色鈔票，我塞在腰带里，就出发到塔夸倫博去了。在离底埃拉一科洛拉达斯还有一里格多路的地方，我在一家酒店門口下了馬，想潤潤嗓子。柜台后面是一个穿丧服的妇女，长得漂亮，神情忧郁，我看見了，便怜惜她起来。我喝了一杯甘蔗酒……又喝了一杯……喝到第三杯，还不敢和她攀談，因为她总是那么一副严肃而忧伤的样子。最后我終于开口对她說：‘天冷啊？’她回答說：‘是的。’我又說：‘大概要下雨了。’她說：‘是的，大概要下。’然后我又对她說：‘我喜欢这里的甘蔗酒，因为不掺水。’她回答說：‘先生，这里的甘蔗酒是不掺水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間里，再沒有一个人到酒店里来，我就对她說：‘这个鋪子的地点不好，是吧？’

“她沒有来得及回答，隔壁有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她走过去，只剩下我一个人。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眼睛望着大街。我坐着抽烟，偶然看她一下，却发觉她也在瞧我。我猜想她大概是不久前才成了寡妇的，就决定从这方面談起：

“‘太太，我看您穿着丧服，是您母亲还是您父亲呢？’

“‘不，先生，是我丈夫。’

“‘这不幸的事很久了嗎？’

“‘快两个月了。’

“我心里想，这个时候寡妇需要更多的安慰，就对她說：

“‘虽然已經迟了一步，但还請允許我向您致深切的哀悼。’

"她道謝后，又端詳着我，我想是不是她发現我跟死者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您一个人过活嗎？'我向她探問。

"'我一个人，带着个孩子。'她又瞧着我的臉，仿佛在搜索些什么。我开始有些不安起来，因为在一个人身上发現跟死者有相同之处，那是沒有什么好处的。

"'应該离开这里。'我心里想；这不是我胆小，但是我还是留下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并且又要了一杯酒。她給我滿滿斟了一杯，还溢出了一点；我觉得在我沒有看她的时候，她不停地瞧着我。'喝了这最后一杯就走吧。'我已經拿定主意，但对死者的想象，还不能从我头脑中消除，我总想問問，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請她把象片拿出来給我看看，好对証一下和我是否相象……好奇心煎迫着我。我又要了一杯。她誠心誠意地給我斟上，而我也終于开口問她了。

"'他叫埃魯特里奧·西尔瓦。'她回答說。'您认識他嗎？'

"'埃魯特里奧·西尔瓦，埃魯特里奧·西尔瓦……'我重复念着說，'我认識一个叫埃魯特里奧的，只是不記得他姓西尔瓦还是西埃拉，是个好人。'我这是胡扯。'您有沒有象片給我看看，太太？'有的；她从柜台下面一个木箱里的一只白铁糖果盒里取出来了。"

听故事的人发出笑声和各种叹息声，都不約而同地問道：

"有点象嗎？"

"有点象嗎？鴕鳥跟猪会有点象嗎？"

等他說的話所引起的笑声停下来以后，卡尔多梭結束他的故事說：

"你們請想一想，我跟死者毫无相似之处，可是她总望着

我……这么一来，我就在那里呆了下来。小鋪很拮据，瞧她又很可怜，我到鎮上去，把四个月馴馬賺来的一百多比索买了些貨物……我在那里做了几个月买卖。她很喜欢我，但是我很快就討厌这个小鋪了……喂，朋友，这里再来一杯！”

安尼塞托·摩拉斟了酒来。他有印第安人血統，高个子，呆板的闊臉上留着两撇撅起的小胡子。“还来吓唬你嗎，阿尼塞托？”一个老乡开玩笑地問他。

“有这个意思……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年，学会了看人的本領。‘我不象别的商人那样，靠你們过活，’我对他們說，‘我是靠貧苦的人过活的。即使与我預料的相反，也一个样……’他們說，迪奥斯美特和蒙得維的亚来的代表是共产党。你想一想，这算什么通知？‘就因为我把地方租給他們，你們就这样来搶夺嗎？’我說，‘用不着来吓唬我。迪奥斯美特要求我借地方开会，只要我早晨还活着，就得在这里开会。迪奥斯美特的請求，对于我来說，要比任何人的請求或命令都重要。’”

“一起喝一杯吧，阿尼塞托。后来怎样了呢？”

“后来？还是那几句話：迪奥斯美特和代表是危險人物，你自己是不是也是共产党。我已經发火了。你們都知道，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我就对他們說：‘假如是，又怎样呢？’他們用种种方法逼迫我，因为他們会說話，可是我却听膩了。我把执照給他們看，說：‘誰付执照費呢？是你們还是我？是我嗎？那么，先生們，請原諒，这里的主人是我，談話就到此为止了！’”

已是第三次宣布开会了。大会在店鋪里最适宜的地方举行：在玩台球的两边傾斜的草棚下面，賭錢的角落里，这里沒有墻，場子尽头的板壁前摆着一張小桌，三把椅子。一小部分开会的人坐在摩拉所有的一些板凳和椅子上，大多數人則站着，或者

爬到圍着場子的栏杆上。大家都很高兴地等着开会。有一些人現出热切的神情，另一些人等待着，还有一些人則很沉着。

胡安手里卷着紙烟，他生平第一次参加这种性质的会。他以为在这里会看到許多新奇的事物，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不仅因为这个环境不是新的，也因为許多剪毛工人他都熟悉，在他們中間觉得很自在，而且也因为他善良的天性与这些年来的經驗所激起的从未有过的渴望，在与他同样的人們中間，在他的同伴中間，得到了眞正的共鳴。

小桌子周圍坐着三个人。中間的一个是蒙得維的亚的代表，高高的身材，很結实，一把黑色的短鬚，相貌端正。他的两边坐着的是临时委員会的秘书和会計，都是庫尔金那人。秘书有五十岁上下，一副白人的臉型，却是混血儿的黑色皮肤，他跟卡尔多梭一样，是个走南闖北的人。他之所以在世界上流浪，却并不是漫长的行程吸引着他，也不是經常渴望改变环境，想逃避生活每个轉折点在令人喜悦的美丽景色和陌生人的面孔后面隐藏着的失望。决不是这样，迪奥斯美特·西尔維拉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头脑清楚；他已經受了四十年生活的煎熬，他这样到处流浪，并非是为了渴望冒險，解脫煩恼，寻求滿足或是想实現什么空洞的理想。卡尔多梭想望着天涯，但天涯并不存在，天上地下都沒有，不过是人的視野的极限。但是他，迪奥斯美特，即使有一顆阿耳戈斯的心，他也决不会出去寻找金羊毛，因为金羊毛并不是在遙远的不可攀的地方的光芒里，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內心里，就是所有的人的幸福的黃金种子。迪奥斯美特在塔夸倫博省走过无数村子，找过无数的人，无数的剪毛工人。这种时間都不能用日子、年月来計算，仅在一个省份里，就有几百个村子。他对每个剪毛工人都談了很簡短，但很易于理解的話：“弟兄們！

我們应当团結起来，我們应当象工人一样組織起来。你餓得难以忍受，可是地主却用我們的血汗賺了百万財富，这是不公平的。”是他，而不是卡尔多梭，算得一个眞正的天涯的探索者。

現在他在反复說明的，就正是这些道理，他把这些道理說給聚集在一起的代表們听。他的話具有一种深刻的說服力，好象他已經把这些話說过千百遍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还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意思，他还会把这些話当做未曾說过的一样再說給他听的。

“朋友們！我問你們，假使大家拒絕剪羊毛的話，地主們会自己去干嗎？自己去剪嗎？羊毛会完蛋的，但是不要忘記，他們决不願意受一点損失。假使我們对他們說不干了，他們就不得不增加工資。他們害怕我們的組織；否則畜牧业联合会的地主們就不会无緣无故地夺走我們原定召开这个会議的会場。現在会議还是照常举行了，但是誰去参加他們召开的会議呢？誰也沒有去！他們夺走了我們的会場，而且在那里和我們同时召开会議，这是大地主的手段，他們想阻撓我們的組織，反对我們的利益。可是他們什么也不会得到的，伙伴們！而且他們永远什么也得不到。他們把我們租的会場夺走了，想在我們中間制造混乱，可是我們在这里集合起来了，应当把实际情况当面告訴他們。以前三个里尔一双的鞋，現在卖一个比索了。对他們来讲，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們——可不是他們——在买鞋的时候，却就是一个重要的問題了……这种事情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几乎裸身赤脚的剪毛工人到店鋪里买些衣服之类的东西，好去剪毛，他想起了鞋，就問：‘一双鞋要多少錢？’‘一个比索。’人家回答他說。‘一个比索？几个月以前不是才卖六个里尔嗎？’‘是啊！現在卖一个比索。’‘那么給我一只鞋吧！买一双錢不够。那一只

等剪完羊毛我再来买。'"

人群发出了一陣表示贊許的夹杂着笑声的喃喃声。杜尔托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这在沒有看見他那怀着极大兴趣望着迪奥斯美特的独眼的人看来，还会以为他是一种不自觉的机械的动作。一个藍眼睛、淡黃色蓬松头发的老乡，一直在把已經熄灭了的烟头从嘴角这边移到嘴角那边，好象要想說些什么，但又沒有打好主意，或者怕說得不是时候。卡尔多梭象是已經睡着了似地听着。胡安臉上的肌肉一动也不动，貪婪地傾听着迪奥斯美特的話，努力地理解它，并且感到在他的內心里产生了深刻的作用，把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已經銘刻下的对主人的权威和勢力的恐惧的殘余，一扫而光。迪奥斯美特結束他的話說：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团結在一起，他們的力量和勇气就会增加……要是十五个人或二十个人团結在一起，那会怎么样？伙伴們！不要忘記！只要有羊，就該剪毛，但是剪毛工人本身决不当羊！"

迪奥斯美特·西尔維拉的話，在一陣掌声中結束了。那位代表迎上去把他拥抱住了。藍眼睛黃头发的那个人終于異常兴奋地开了口，高喊着：

"把他們打回去！让那些律师們受点教訓！"

"他們这就受不了啦！"胡安插嘴說。

"眞是好样儿的！"杜尔托不停地贊揚着說，"嘿，这样的人！朋友們，应当找这样的人！"

那位代表准备要发言了，很快地恢复了寂靜。一时間，在茅草屋頂下嘘嘘发响的春天的微風中，傳来了一群麻雀的吱吱叫声。远处，大路那边，一辆汽車隆隆响着駛过，逐漸消失。树木

之間，現出了近郊的村落，和在落日余輝照耀下变成一片金黄的草地。会場上的寂靜与周圍的靜謐融成一片，就象一滴水与另一滴水融在一起一样。这时候，隔壁屋子里有两个妇女，走到了圍住屋子的铁絲网旁边，誰也沒有理睬她們，她們就待在那里听起来了。

“伙伴們！我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議，”代表开始讲起来，虽然声音不高，但他的声調却很有力而坚决。“我到这里来是要把我爭取更好生活的斗爭經驗介紹給你們……同时也向你們学习新的东西。剛才迪奥斯美特·西尔維拉把我贊揚了一番，可是我是沒有什么可以値得贊揚的。我是个城市工人，就象你們是农村工人一样。你們有一双起茧的手，我們的手也长滿硬皮。”他說着，把掌心向外伸出手来，“你們过着貧困的生活，我們也正在穷苦中度日；你們的孩子要面包吃，伙伴們……”他的声音开始高亢起来，就象被風吹脹的船帆一样，“我們那里的孩子也要面包吃。当然，城市里的无产者集中在一起，使我們比較容易地組織了起来，然而我們也知道，到目前，你們乡村里的雇佣劳动者，还沒組織起来，还沒有团結成一个足以使大地主发抖的力量，我們的队伍还不是象它应有的那样强大。”

他停頓了一下。外面，有一只奥內罗鳥在忽高忽低地叫着。卡尔多梭还是那样，坐在那里出神地听着，看来好象睡着了一样。象这样的話，他已經听到过不只一次，很使他感动，他也要求过自己别忘記，可是到后来，因为他是風的孩子，一陣風来就把它們吹得无影无踪了。他心里因为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話而感到驕傲，另外他也觉得很焦急，他希望把那些已經提出或将要提出的事情，尽快动手就干。他和胡安交换了一下眼色，胡安只

是勉强微笑了一下，他怕任何一点小事都会妨碍他的听讲。

“为什么剪毛工人就应当象狗似地挤在一堆，睡在棚屋里滿是跳蚤的地上呢？”讲話的人問道。胡安觉得这是个沒法回答的問題。因为沒有理由。这样的問題也不可能向上帝提出来，因为上帝也不能解答。“为什么不改善卫生，放置床鋪呢？难道这些人不是替他們干活的？不是靠他們发财的嗎？”这个声音又問，它坚定，充滿着理由，因为无論是誰，即使是上帝，也不敢說人就是不如狗。“至于吃的，伙伴們……应当把好吃的充分的食品給那些整日整夜忙碌地干着繁重的活儿的人們吃。很少有人在剪毛工作結束时不減輕四五公斤体重的，这是你們知道得比我更清楚的事。”

“我們瘦了，他們却胖了！”人群中发出了譏諷的喊声。

“說得太对了，”讲話的人赶忙支持說，“地主們越来越胖。这是公平的嗎？难道能說这是合理的嗎？”胡安同大家一样，心里都在說“不”。他很高兴地听着这些鼓舞人們的信心、消除人間不平的清楚而明确的問題。“至于发生意外事件时用的装得滿滿的急救药箱，在牲口受伤时或生病时，馬上就拿来給它治疗，簡直太好了！可是如果是一个人的生命发生了危险，連一点儿碘酒和绷带都沒有了！对他們說来，牲口比人还可貴！”

讲話的人越讲越有力，听众的热情和注意鼓舞了他。农民要求土地，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在南方的却該达，在北方的巴托非，他們已經組織起来和大地主斗爭；雇工們要求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条件；他們全体，包括雇工，农民，剪毛工人，都应当团結起来，互相支援，摆脫身上的枷鎖。这些話闖进了他們的意識深处，使他們站起来，向前走；这些話不是說給死人听，而是說給活人听的；不是上帝說給人听，而是人說給人听的；这是水、火、

盐、面包、权利、幸福的启示；这也是使用一种武器的启示，这种武器，在这个晴朗的傍晚，在庫尔金那的古老的天空下，在这沉睡村子的世代綿延的冬天夏天、干旱水災、生产死亡的不停交替过程中，在阿尼塞托·摩拉的喝酒、賭錢的店鋪里，被人們所掌握了。

“伙伴們，爭取面包的斗爭就是爭取自由的斗爭。让我們团結起来，組織起来吧！这是唯一的道路。”

第 三 章

胡安和杜尔托的一組剪毛工人要在一两个星期之后才开始剪毛，他們两人决定第二天早晨回契卡杜庫拉。現在他們騎馬奔向何塞·伊土拉达的家，那里距庫尔金那一里格左右，为的是在天黑以前到他那里，借宿一夜。一路上，他們兴高采烈地交換着参加剪毛工人代表大会的感想。忽然胡安沉默不語了。

过了一会儿，杜尔托問道：

“这个老瓦棱西亚人近来怎么样呀？”

“我已經好几年沒有看見他了，”胡安回答；而且以一种对伙伴的坦率的願望补充說，“老瓦棱西亚人很喜欢我……”

“你在他那里干过活嗎？”

“干过一年多。眞是个好人哪！当然，有許多人并不比他差，但是比他好的，可找不到……”

“那么你为什么离开他呢？我看他从小就待你很好，現在你长大了也总会待你好的。”

胡安默不作声，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馬蹄有节奏地在路

上乾硬的車轍上发响。太阳落下了，金黃色的晚霞从西边升上了藍色的高空。就在这暮色初临的时刻，夜的宁靜和朦朧的幽暗，象一个无边的复盖物，一齐降临到人們的头上，压抑着人們的心灵。阳光已經不在春天草地的綠茵上閃爍，也不再在那張开的眼睛般的水潭里倒映。这些水潭虽然光溜溜的，但却很純净，充滿了由来已久的平靜，滋潤着大气。騎馬的人放松了筋骨，双脚无力地踩在馬鐙里。胡安想起了奥尔菲丽，就有一种忧伤在心中压抑着他；这种忧伤是难以忍受的，似乎不仅是心中感到痛苦，甚至連整个生命都在受着煎熬……忽然他觉得他心中受到了什么东西的一下打击，这东西縮成了一团，縮成了一种清晰的难以摆脫的思念。肺病，肺病，奥尔菲丽得了肺病！馴馬师和他都有罪过，因为他們两个人都是不幸的，他們一生都在汗流浹背地劳动，让别人发財致富！血冲到他的臉上，他不自觉地在馬鞍上伸直了腰，沉思着最近才了解的事情，今天下午在眞理的激发下才了解的事情。他以乡下人那种对提出的問題要过了很久才回答的习慣，回答剛才的話，說道：

"……我离开老瓦棱西亚人，为的是不对一个好人不忠实……"他又想了一会，然后继續說道，"你认識堂何塞嗎？他是个地道的乡下人。他到这里来时还很年輕，后来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土著。就拿說話来說吧，听不出他的口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教給我怎样干活……他的小女儿那时候还沒有出嫁，現在已經嫁給在阿却尔开汽車的彼得列拉了，当时她不时地来看我……眞是个漂亮的姑娘！雪白的皮肤象是一团浪花，能使你看見了头昏目眩……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抑制着自己的，我沒有絲毫放纵自己……我是忘不了老头儿的：'要是我对他做出什么卑鄙的行为，我可就太无耻了。'我沒有干对不起老头儿的事，

因为我如果呆下去的話，姑娘一定是我的了，可是我却走了。”

依土拉达虽然已經是接近七十岁的老人，却仍旧精力充沛，喜欢唠叨，却从不口角。但是他怎么也沒有能使自己发財，他把这原因归之于不幸的命运和自己的正直。他很清楚地明白其中还有其他因素，他也常常說起，但是，作为一个好瓦棱西亚人，他永远是固执的。他同时用好运道和欺騙手段来解釋許多人致富的原因，尽管有时候老头也說出了完全不同的說法——欺騙往往比好运道更有用。至于相反的可能性，他是不相信的。好运道是和劳动分不开的，而劳动，用不着更多的說明，自然就能积累一笔小康家財。依土拉达从心底里欽佩那些富人，但是在五十多年的实际劳动生活中，如果不能說使得他怀疑——老头是有很多理由可以怀疑的——那么至少使得他适当地减少了对他們的欽佩。

他嘴里咒駡着，来迎接客人：

“强盗！是你嗎？这么久不到这里来，怎么又象个小贼一样偷偷地回来了？从哪儿出来？是不是监獄？你带来的这个黑臉汉子是誰？旣然是跟你一起来的，那总是好人。”

他赶开了狗，啐了口吐沫，低声說道：“行啦！要是沒有警察在后面追你，也該下馬卸鞍啦！”

从继續进行的談話中，他知道了剪毛工人决定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三十的事，就很快地在心中盘算了一番說：

“你瞧！从原来每一百只羊二十五比索加到三十二比索半。那就是說，今年你們得多要我四十多比索。眞是强盗！你們鬧不出好事情来。要是我不付怎么办呢？”

“我們就不剪羊毛。”

“不剪羊毛，懶虫！你們就只敢跟小畜牧主作对！狗崽子

們！我一共只有几百只羊，你們不会占什么便宜。我倒要看看，在有一两万只羊的地方，人家不答应你們的要求，看你們剪还是不剪。你們要是剪，那就得把你們象牲口似地閹了。”

他咳嗽了一陣，把他得的节气病駡了几句，然后就开始一一列举小畜牧主的倒楣事情：租金的增加，捐税的提高，铁路运費的漲价，貸款的停止等等，諸如此类。

“人們象头驴一样地工作，把得到的一切交給国庫、地主和铁路公司！”他攻击起政府、上帝以至整个世界来；他又声明道：“我說的不是你們，你們到底比我更不幸。我并不在乎这四十多个比索。你們是应得的！不过你們要对付的是大財主，要是見了他們就害怕，你們这些猪还不如全都得瘟疫死了的好！”

次日早晨，拂曉之前，依士拉达和他們两人以及他的雇工一起喝过了茶，給了他們一頓烤肉吃，然后吩咐他們带上一块肉一些茶叶在路上吃。客人們不好意思地推辞着，可是他却乾脆地把他們的嘴堵住了：

“瞧你們这些餓鬼，还要跟我客气！拿走吧，强盜們！只要以后提起老瓦棱西亚人时不要說他是个吝嗇鬼就行了。”

他跟客人們告別，嘴里还在嘟噥着說，象他們这样的傻瓜，不能抱任何的希望，要是他們将来現了眼，就別再向他伸手，他会放狗咬他們的。

胡安走出了柵門，回头看了一眼。老头子模糊的身影，在晨曦的微光中一动不动地他佇立在屋子門口，还望着大路。胡安向他招手示意。他看到老头子也在揮手回答，然后就消失在籠罩着他屋子的薄雾中了。杜尔托对依士拉达待人的热心关切，怀着感激的心情，尽管表面上看来好象很无礼；他搖着头說：

“老瓦棱西亚人确是个心地很好的人，眞有点舍不得离开

他，你說是不是？”

杜尔托善良的心灵所受到的苦难，比他剛剛受到的这个人給他的粗野的招待，不知要多多少，因此，这时候他的心里感到极大的滿足，甚至为老头子祝福起来，願他日后能时轉运来。法貢台斯的无耻罪行所引起的忿怒和仇恨，已經被对依士拉达的高尚的欽佩之情所代替了。

雾气遮住了道路，弥漫在洼地里，只能隐約地看到馬的輪廓。整个天空是阴沉沉的，看不出任何东西的形状，卷烟冒出纖細的藍色螺旋形的烟圈，悬在空中，似乎想直升到消失在水汽后面的太空上去。

他們到达契卡杜庫拉时，已經傍晚。

从远处，胡安发觉馬利文那的茅屋前聚集着不少的人，走近了才认出是克列达和别的女人。胡安猜想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幸。他首先想到奥尔菲丽，然而后来又想到了他的儿子。

“这时候会是什么事情呢？”他茫然地低声自問，尽力使自己鎮靜，“我不喜欢这么一大群人在这儿。”

杜尔托一言不发，他立刻意識到这是不幸的事情。他沒有回到自己的茅屋去，沉默地继續和胡安一起走着，而胡安也什么話未說。

他們就这样沉默着，不慌不忙地下了馬。胡安准备着要坚强地忍受这新的不幸，杜尔托则准备在他的朋友的不幸中始終伴随着他。馬利文娜从茅屋里走了出来，虽然她眼睛里沒有眼泪，可是两眼已經紅肿了。她走到胡安面前，把他抱住。

“就在一个钟头以前，他們告訴我，”她說着，“我的可怜的女儿啊！孤零零地，胡安，孤零零地，誰想得到啊？……”

胡安被这个噩耗压抑住了，他依旧沉默着。他无論如何也

想不通奥尔菲丽怎么会孤零零地沒有和自己的孩子、母亲和胡安見上一面，就在陌生的地方死去了。这么些人都沒有和她見一面，因此馬利文娜就不得不对他重复地說着“孤零零地”这句話了。它在某种程度上使死这一事实本身失去了可怕的意义，却充滿了孤独生活的无限凄凉的感觉。

杜尔托，克列达和另一个女邻居，圍着死者的亲屬，不知怎么办才好。沒有死者的遺体，使死亡这件事具有着神秘不可測的不眞实性，特别是在这样晴朗的落日光輝下，人們的理智很难把这种明淨的世界和一个人的不可思議的消失相調和。这种变化，与其說是死亡，还不如說是一个騙局，一个吓人的玩笑。

他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茅屋。这里就显得更加空落了。契吉托从麻雀吱吱叫着的路上走来，要向胡安表示自己对死者的悼念，他也感觉到在哀悼之中似乎缺少着什么。他走近来，向胡安問好之后，才觉得沒什么話可以和他說，因为他还沒打消对死者尸体不在的奇怪感觉。

“眞是不幸啊！”馬利文娜呻吟着，“孤零零地！你明白嗎？咱們怎么办呢？”

“安靜些吧，姑母。”胡安安慰着她；他十分忧郁，被充滿內心的失掉亲人的感觉折磨着，“愈哭事情就愈糟。只好我去給这个可怜的人送葬了。等太阳落山，让馬休息一会儿，我就去塔夸倫博。沒有我，人家不会把她送到墓地上去的。”

被馬利文娜馬虎地修理好的磁圣母象，在靜候着祈禱；这場祈禱本来早就应該由完成这一神圣使命从不倦怠的克列达太太开始的。

她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邻居家去照顾，免得他們妨碍丧礼的准备工作。只有她，因为很不放心死者的灵魂，眞正能沒有死

者的遺体而把丧礼安排得完全合乎基督教的仪式。

胡安出发的时候到了，杜尔托終于打破了沉默說：

“我們把馬照顾得还不坏，它們并不累，天又凉快……再跑一程誰也不会說話的……我不是說不停地跑，而是偶尔跑一程。”

胡安听出了这些話的意思：杜尔托打算和他一起走。

“可是你的……”

“怎么了？我是个糟糕的伙伴嗎？”

“謝謝你，好兄弟，只是不必了。跑一整夜……”

“那么你要怎么样呢？难道你想一个人去嗎？”

胡安沒有再說話，点了点头。杜尔托的友爱的帮助，使他想起了皮拉尔，他感到有些兴奋。好朋友总是找得到的！在这充滿着虛伪和阴謀的世界上，他又得到了一个忠实的朋友！

杜尔托是个好伙伴，他所以陪伴他，只是为了使他的朋友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他不想用任何說話或别的什么来破坏朋友的孤寂，所以胡安可以說是孤独的，也可以說是不孤独。黃昏正在蜿蜒的道路上四处散开，弥漫在丘陵和洼地之間，把整个辽闊的漫无人迹的原野籠罩住了。几只燕子在一座庄园附近飞过，对逐漸消失的白日发出最后的鳴叫。然后，在暮色蒼茫中，一只白鷺好象告别似地在遙远的天边划过。猫头鷹坐在自己洞口，望着走近的騎者，想要藏到隐秘的角落里去，但却仍然威严地滿有把握地坐着，这些騎馬的人却沒有察觉。远处，夜色已經降临，草原上的特罗一特罗鳥叫了起来，叫声响亮地四处傳布，沉沒在海洋般的寂靜中。

天空里，云霞已經失去光彩，光輝在逐漸消失，模糊的地平綫移得更远；騎馬的人继續一語不发地急速行进，他們并沒有觉

察到原野上黑夜的生活已經开始，悄悄地代替了黄昏的阴影，可恶的鼬鼠的气味敗坏了夜晚新鮮的空气。

高空中群星高悬，千万点星光在閃爍着、顫抖着，仿佛被大地的神秘誘惑着，要从天上脫落下来似的。从綿延的山丘背后，突然升起了一弯新月。一縷低垂的光綫，照清了附近的草地，在黑暗中投出了騎馬的人的側影。凉爽的夜晚，甜蜜而溫柔，似乎所有的一切，除了死亡之外，都在它的怀中哺育着。死亡是一具冰冷的死尸，抛棄在黑夜所栖息的空間时間的疆界之外。它是冰冷的，一具冰冷的尸体，在冰冷而遙远的死亡中。

“孤零零地一个人！这比什么都可怕。”他突然沉思地說，“躺在临死的床上，死亡突然来召喚，毫无办法，只得死去……它召喚你，你却不能和亲人訣別，这多么痛苦啊，上帝！”他譏諷地結束說。

“那么說，你不信上帝了。”杜尔托說，“要是上帝眞存在，你也不会这样不信。这个可怜的人犯下了什么罪呢？”

“什么罪也沒有。总是默默无言，忍受一切……心里盼望……吸烟嗎？”

杜尔托伸手拿过了烟包。馬匹热烈地亲切地长嘶了一陣。杜尔托在那变成橙黄色的月光下开始卷起紙烟来。他在和他自己也不清楚的一种什么思念进行着斗爭。

“我是說……”他終于开口了，“这是处罰！……要是有上帝，他也是不公平的。你相信他会这样不公平嗎？”

“想这些有什么用呢？”胡安回答說，“我十分清楚，那些不公平待人的人……我将来有一天总要好好地問問他們。”

第 四 章

圣塔—露莎庄园所在的地区，除了少数家庭經营的小农場外，是从来沒有人种地的。这里的土地自古以来一直未开垦过；出沒在大森林中以打猎捕魚为生的土著沒有种过，劫掠牛皮发財致富的西班牙殖民者沒有摸过，向来从事畜牧、反对农业和农夫的土生地主們也沒有开过荒。这块土地的历史，就是大地表面的历史：即草原与牲畜的历史。最初是徒步的印第安人，然后是騎馬的加烏乔，近来是乘馬車、火車、汽車、飞机的文明的人；所有这些人，眼前看見的就只是草原和牲畜，牲畜和草原。

草原和牲畜。最初，埃尔南达利亚斯运到这个土地上来的几头牛变成了两三千万头的时代，这是財富和輕松的生活的历史：一根套索，一副球索和一把刀子，人們就消灭了饥餓。后来，当殖民政权第一次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并且应时而产生了法律、道德、习慣来加以保护时，于是一切东西：一头牛、一寸土，都有了貪吝的主人，这时候就是貧困和艰苦生活的历史了。

如果赫苏斯·薩巴列达，現代的地主，能够对土地有什么幻想的話，那就是看見它永远如此，永远是草原和牲畜，牲畜和草原，直到世界毁灭。

然而，今年春天，在剪羊毛的季节开始以前，这个地区里有一百夸得拉土地开垦出来了。从远处看来，很难明白是什么东西使得土地上出現了这么一个黑块，破坏了冬季牧場的一片綠色，不知是鋼犁还是草原的火焰。走到了近处，这块开垦出来的四方形土地，看来就象一面黑色的旗子，平鋪在草原上。

但是这块土地并不在圣塔—露莎的牧場上，而是在瓦尔台內哥罗家的不大的产业內。它不是这一家人努力的果实，而是弗洛倫蒂諾·努涅斯努力的果实。弗洛倫蒂諾·努涅斯在本省內走了好几个月后，回到了彼埃得拉—索拉和丹波累斯地区，认識了瓦尔台內哥罗的女儿，后来就同她結了婚。他和他的岳父进行了一年激烈的斗爭，努力把自己对农业有利的想法来說服他的岳父。年已老迈的瓦尔台內哥罗謹愼小心地望了望圣塔—露莎，不敢作这个尝試。他觉得这个尝試是冒險的，一旦失败，就有完全破产的威胁，辛辛苦苦由瓦尔台內哥罗一家保存了三代的一块地，就有轉入薩巴列达之手而被大地产所吞沒的可能。

“你給我留下我的羊吧，”他固执地重复着說，“这是可靠的牲畜，穷人的好友；它不怕天旱，蝗虫也吃不了它，到了年終，你看，毛有了，只要卖了它，就可以还債弥补亏空。”

“是的，但是沒有任何前途，”弗洛倫蒂諾反駁他的話說，“有时有富裕，有时就亏空，那个牲口有疥癬的邻居还在整日地垂涎你，嫉妒你。而种地呢，只要两三个丰收，一切就都妥貼了。”

瓦尔台內哥罗搖着头继續坚持着，但是不知不觉地在后退。他只是对女婿的說話坚持，而不是对他的意志和毅力坚持了。不久，他自己的女儿也和丈夫联合起来，热心地宣傳种地的好处。弗洛倫蒂諾的妹妹阿尔西拉得到了农艺师的毕业证书，假期中到他們这里来作客，測量了土壤的深度，作了估計，把土壤样品寄出去作了分析，得到結論，宜于种大麻和向日葵。最后，当瓦尔台內哥罗終于表示同意的时候，弗洛倫蒂諾却不得不认識到自己的事业还有种种困难。为了得到貸款，他生了不少的气。首先是同丹波累斯的銀行分行經理激烈地吵了起来。經过三四次接洽以后，經理提出了一大堆条件和法律上的附带条款，

弗洛倫蒂諾就直截了当地問他，薩巴列达給了他多少錢。

“簡直是强盗，”他怒喊起来，“一个人竭尽了力量要想給祖国作一点貢献，可是这些游手好閑的懶汉，这些无耻的蠢物，却百般阻撓，往路上拋石头！显然是受了賄賂。”

“我不是对你說过嗎，我不是对你說过嗎……”瓦尔台內哥罗哼哼地說，希望弗洛倫蒂諾能放棄自己的計划，幻想自己能安定地度过晚年，而且深信自己的羊会渾身长滿了毛。

他的女儿安娜很象母亲，沒有继承瓦尔台內哥罗家的阴沉脾气。她努力安慰自己的丈夫，玩笑地对他說：

“弗洛倫蒂諾，有你这样的鼻子的人永远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沒有人能坚持反对这样的鼻子。我也就是因为这个而爱上了你……”她微笑地看着丈夫的大鷹鈎鼻子，它象石头那样硬，象海船的龙骨那样尖。

弗洛倫蒂諾找遍了和他父亲尙能保持友誼的那些有勢力的人，踏破了他們的門檻，終于弄到了貸款。那时候还不能幻想买拖拉机。第一，他沒有那么些錢；第二，这个国家里还沒有卖的。但是奔走張罗的結果，他到底租到了一架，于是这一百夸得拉土地就种上了向日葵。这块地恰恰是在和圣塔一露莎住宅接近的那一段地上。

这是一个挑战。連着两年坏收成，薩巴列达就会吞了它。連着两三年好收成，薩巴列达就会看到，在他的大地产的中心，耕种的土地将不是一百夸得拉，而是七百夸得拉了。

弗洛倫蒂諾深知自己的危險，但是他生来为人不願苟且偸安，享受养羊所給予他的可能性非常大的安定。阿尔西拉对哥哥所从事的新的事业不断地給以鼓励。这位姑娘，由于她的見解，由于她的职业，也由于在国內开始掀起的要求土地改革的运

动，成了一个热心的农业拥护者。她知道农业的前途不是单单依靠几个有勇气有毅力的象她哥哥这样的人所能实現的，而是要依靠广大的社会运动，依靠强大的革命力量，依靠足以摧毁长期以来存在的大土地所有制的人民的坚决斗爭。虽然如此，她对于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热心加以支持，力求培养出把全部力量貢献給这个事业的人来。瓦尔台內哥罗虽然以后沒有再看到这个身材纖細，眼睛烏黑的小姑娘，但是他始終不能忘掉她出色的聪明和不可遏止的少女的热情。他們，瓦尔台內哥罗一家，永远在担心着自己的命运，受着恐惧与忿怒的折磨，在圣塔一露莎的长期威胁下生活着；这个威胁已經象淹沒平原的洪流一般殃及了邻居的土地。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和他本人，拚着性命，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洒过他們汗和泪的这个小島上，作生死存亡的搏斗，忍受了最艰苦的貧困饥餓，牺牲了一切。而現在，出現了这个姑娘，仿佛率領着一支龐大軍队的将軍一样，閃灼着两眼，宣布說圣塔一露莎存在的日子沒有多久了，分配土地給大家耕种的日子就要到了；薩巴列达和他的家屬，如果他們想有一块面包吃的話，就不得不用他們自己的双手来耕种土地。分配土地的話，瓦尔台內哥罗不太高兴听，但是他想到分配的日子来到时，因为他是穷人，是劳动的人，他也可以得到些什么时，他也就平静下来了。

“您不是大地主，”阿尔西拉很友好地对他說，“您会生活得更好，沒有現在的顾虑和煩恼。”

“即使是照您所說的那样，全都实現，我也看不見了。”瓦尔台內哥罗用和解的語气回答。

“不，先生，您会看見的，您还不那么老呢。”姑娘坚定地回答。“世界变化得很快。人民都在組織起来了，觉悟起来了，都

在进行着斗爭。您坐在这里是觉察不到的。您看，蒙得維的亚的工人不是在斗爭嗎？您看，南方和沿海的农民不是在屡次开会要求土地嗎？剪毛工人不是組織起来了嗎？我相信您会看見的。到那时候您会想起我来的。”

过了不久，他真的需要想起这位姑娘来了。

十月剛开始的一个傍晚，剪毛工人来了。瓦尔台內哥罗、弗洛倫蒂諾和一个年輕的雇工已經在木棚的一部分土地上鋪上了木板，准备好了剪羊毛的場地。清新的微風从木棚的一面吹进来，从另一面吹出去，沒有掀起一点尘土，只是輕輕地把挂在朽坏的棚梁上用黑铁絲自制的鉤子上的絆子和繮绳，吹得来回晃动。剪毛的工作已經准备好。布置齐全的木棚靜靜地等待着，人們安排布置的談話声也不再听到了。給瓦尔台內哥罗剪羊毛的一組工人，也就是給圣塔—露莎和馬尔加剪毛的那一組。他們先在这里开始工作，干两天，然后到薩巴列达那里去，干到季节終了为止。

象往年一样，一清早就有一辆載重汽車把机器运了来，然后剪毛工人或是单个儿或是結着伙陆續来到了；傍晚时，机器已經在場地上安置好，一部分羊群則赶到木棚里，免得到早晨羊毛沾着露水都湿了，使工作增加困难。弗洛倫蒂諾同胡安談起話来，发觉他变得很沉默。他从胡安本人的話中，得知奥尔菲丽已經去世，就认为她的死亡是胡安沉默的原因，虽然他觉得这个頸子上圍着黑圍巾，臉色安詳，举止稳健的人，已經不再是两三年前他所认識的那个性情急躁的年輕雇工了。他們两人之間在过去的机会中所产生的同情和信任，連一点儿都沒有恢复。他們只是很友好地互相問候了一下。

現在胡安把弗洛倫蒂諾看成是主人。他和卡尔多梭是剪毛

工人和主人談判的代表。胡安竭力使自己对弗洛倫蒂諾·努涅斯的好感不致妨碍了自己活动中应当保持的堅强，他找到了卡尔多梭問他：

“您和誰談过沒有？”

“和托庫阿托、加尔西亚、維斯卡以及罗薩列斯都談过了。罗薩列斯和加尔西亚很坚决，其余的两个有些动搖，他們說，如果主人們拒絕增加工資，最好不要丢掉工作。您那边呢，伙伴？”

“杜尔托是靠得住的。貝拉尔弟也可以。黑人特里尼达說：大家怎样，他也就怎样。”

“連黑人都如此！”

“他还年輕呢，可怜的人，头一次嚐到这样的艰苦。迪奥斯美特已經和罗得里格斯以及路易斯都談过了。两个人是铁打的，咱們去看看他們吧？”

路易斯是个矮胖子，和善的面孔，低沉的嗓子。

“你們可以信賴我。”路易斯說了这話，又窘急地加了一句：“我是个識字不多的人，可以說完全是个文盲，无知无識，但是你們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叫他們知道知道咱們的力量，”高身材的罗得里格斯皺着眉带着边区的口音接口說。“他們到哪里再找别的工人去？我倒要看看他們。如果他們要頑抗的話，咱們就刺激刺激他們！他們稍微一拖延，羊毛就完蛋了！”

“对，”胡安表示同意，“那么咱們在屋里集合喝馬黛茶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說一說。依我看，就由卡尔多梭开始談吧。”

“还是由您开始，您說效果好一些。”卡尔多梭建議。

“您擅长說話，”胡安出于礼貌地回答了一句；他再一次看到了伙伴們对他的信任，并且也看到了自己和以前已大不相同，有

一种他不知道的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足以不辜負这样的信任。

"应当您来說。"罗得里格斯說；路易斯也支持着。

胡安接受了。应当由他来說。这是剪毛工人群众的意志，不由他不同意。他相信瓦尔台內哥罗不至于拒絕增加工資，但是薩巴列达却难以对付。要抓这头牛必須抓住他的角；到了同他談判的时候，人們必須事先作好准备。目前，那个被委托管理机器的代理人，一遇到困难，肯定就会退縮。最坏的是这个代理人对有些工人有影响。胡安决定首先說服这个人，于是就把已經表示态度的人集合在一起，把代理人叫了来。

代理人知道了說的是什么問題以后，就企图支吾搪塞：

"如果大家都願意这样，我也同意。但是如果主人拒絕增加工資，而有許多人却仍願意工作时，我怎么办呢？"

卡尔多梭忍不住地打断了他的話：

"如果大家都願意这样，您当然沒有办法，除非您能弄到已故的普魯登西奥·洛佩斯想发明的那种机器，叫羊从管子这头爬进去，从管子那头爬出来，身上的毛就都剪光了，并且由机器自动地把羊毛装进口袋，縫好袋口。"

剪毛工人奚落地哈哈大笑起来。代理人弄得很窘。胡安接过話来說道：

"我們說，您应当支持我們，应当帮助要求增加工資而斗爭的工人們。您掙的錢比大家多，得到的好处也比大家多。"

"要是主人們說：那你們就走吧，我怎么去向机器的主人解釋呢？我的工作也就完了！"

"您和我們一样，都是烏拉圭人，不是嗎？"卡尔多梭冲着他的臉故意这样問。

“那又怎么样呢？”他也用同样的声調回答。

“那您得跟我們一起冒險。”

“我得自己願意。”

胡安在庫尔金那大会上沒有听見过这样的話，那个会上的一切詳情細节，他都还記得很清楚。他觉得这个代理人的話不对头，就重新插嘴說：

“如果我們之間就这样彼此开始吵架的話，我敢下双注打賭，我們大家一定要失敗。”

剪毛工人們支持胡安的意見，談話就继續和平地进行。胡安几次心里急躁起来，也想象卡尔多梭一样用語言来責罵动搖的人，但却总是抑制住了。这些土著，逢到必要的时候，难道有誰不会拔出刀子，同最凶恶的敌人作殊死的决斗？他們有勇气，只是还沒有了解清楚而已。当胡安还沒有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是受过生活的鞭撻嗎！卡尔多梭走遍了半个世界，是个有毅力的坚强的人，但是急躁的性子毁了他不少事情。

黃昏临近，照得安娜和弗洛倫蒂諾結婚时修理粉刷过的老屋墻壁泛出粉紅的色彩。工人們都到了木棚里，那里炉火已經很旺。胡安拉着卡尔多梭的袖子站住了，第一次用你字称呼着对他說道：

“你听着，老兄，請你原諒我，但我应当和你說說……你不要見怪，我是誠恳地和你說的。不要象駑馬似地咬馬嚼子，不要急躁，否則我們会把事情弄坏的。”

这些話足以引起自尊心很强的卡尔多梭的恼怒，但是亲密的称呼和友爱的声調消除了他的驕气。

“你說得对，有道理，我总是有些輕率。”

“我也这样。”胡安坦白地承认，仍旧有些慚愧地回忆起自己

在圣塔—露涉和弗洛倫蒂諾冲突的事。"如果好好自己檢查的話，我也不知道怎么对你說……"

厨师是个青筋暴露的老头子，又濃又长的眉毛，結成一团，垂到眼睛上来。他拿着个长柄勺子在被烟熏黑的鍋里攪拌着，鍋里冒出羊肉味儿的热气来。入夜，天气凉起来了。剪毛工人們靠到炉火边来。几个馬黛茶的茶壶在晃动的火光中从这个手到那个手地来回傳递，人們的說話也就时不时地中断。胡安不住地回想着奥尔菲丽。他觉得只有現在，他才开始清楚地明白她沒有了，他才开始确信她不存在了；她不是带着孩子們在契卡杜庫拉等着他，而是在塔夸倫博的墓地里躺着。他的这些思念中混和着一种感觉，好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已經完全过去，好象这个損失的重担他已經担負了有一輩子，于是他的思潮又回到了圍繞着他和其他剪毛工人的現实中来。他不再想奥尔菲丽，他痛苦地觉悟到使她得病使她死亡的原因是貧穷。他觉得胸中有一种刺痛，这种刺痛把他的苦楚变成了冰冷的正义的怒火，变成了不可抑制的毅力。

有一个人，显然还沒有体会到人們暗中期待着的气氛，要求卡尔多梭吹吹口琴。

"等会儿，"卡尔多梭回答，"現在我們的談話很重要。我觉得孟台斯象是要說什么。先听他說，玩音乐有的是时間。"

有好几个人支持卡尔多梭的話，于是大家很快地安靜下来了。

"你們或多或少地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胡安看見伙伴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开始說起来。"我們这組人中，有的参加过庫尔金那的大会，在推选我和卡尔多梭为代表时，大家都出席了，如有沒出席的，想来也听說过这件事了，对不对？

我已經三年沒作剪毛工作，但是我以前作过，深知它的艰苦。剪毛工整天蹲在机器旁边，必須有坚强的腰和手，而抓羊工則把羊抓住不能动，也是整天弯着腰，至于包装工，那就更不用說了，在悶热的空气中蹲在木棚里装口袋，气都透不过来……理毛工的艰苦也是一样，誰也不能輕松，对不对？”

厨师站在一旁，一字不漏地听着。在铁鈎上挂的煤油灯光里，只見他深藏在凸起的弧形眉骨之下的双眼閃着光芒。胡安的目光順着大家的臉扫了一轉，停在他的臉上，就立即加上一句：

“还有厨师，我也可以說，世界上哪里有比一組剪毛工人的厨师工作更忙的？据我看是沒有……”

“沒有，先生，沒有。”厨师严肃而郑重地肯定說。

工人們都笑了。胡安继續着說：

“地主在羊毛上賺的錢越来越多。几年前，羊毛的价格是十个比索，現在已漲到三十个比索了。如果还按原来的数目給我們工資，我們就受到了损失，因为我們原先用一个比索买到的东西，現在用两个比索也买不到了，对不对？”

“对！”大家齐声說。

“因此，我們是有权利要求增加工資的。但是我們若是等着主人来加，那么我們就是等到老死也等不到手的。我們应該勇敢地挺身而起，提出我們的要求……許多工人小組都已經同样地提出要求，增加工資。这已經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了。我們要求每一个比索增加三个里尔，那么原領二百个比索的人就可以領二百六十个比索。家里有妻子儿女等待着的人請回答一下，值不值得这样作……”

大家轰然表示贊成。

“然而，为了达到目的，我們应当堅持到底，团結得就象火和这块木柴一样；如果不往火上潑水，那么火必須到沒有了木柴时才会熄灭。”

“嘿，好小伙子！”坐在炉旁木柴堆上的厨师用不高的声音說。

杜尔托不住地晃着脑袋表示贊成，对胡安越来越欽佩了。

“那么，咱們說好了，要求瓦尔台內哥罗增加工資，因为我們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他知道不增加工資我們就不剪他的羊，他怎能拒絕我們呢？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他拒絕，我們就不剪。但是要記住，法律是一視同仁的：比如說，如果瓦尔台內哥罗应允了，而薩巴列达拒絕的話，我們无論如何不能让步。我們不允許自己愚弄自己，这就是我要說的話。”

“若是薩巴列达撩蹶子呢，沒有象他这样更难駕馭的馬了，若是他說：你們滾开吧！那怎么办呢？”一个剪毛工人睜圓了眼睛反問。“那时候恐怕不只是三个里尔加不上，就連一个里尔也得不到了。”

这时胡安沒有讲話，掀起了一場喧嘩吵鬧的爭論。天生性格急躁的卡尔多梭馬上就插上了嘴：

“他能叫羊毛留在羊身上到草原上跑着玩儿去嗎？”

“不，他会雇別的工人的。”

“可是別的工人能放棄自己的决定去給他工作嗎？你想我們都是一群羊嗎？”

“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并不要当英雄，也不要当头目。”那个人恼怒地回答。

“好啦，好啦。”那个代理人插嘴說，“安靜些吧。我早就知道一定会引起爭論的，最后是我倒楣。”

坐在卡尔多梭旁边的胡安，轉过身来劝他不要說話。剪毛工人分裂成几群，每一群都展开了热烈的爭論。和卡尔多梭爭論的那个人眼睛睜得越来越大，继續議論着說：

“他这样大胆，因为他是个单身汉。难道能把单身汉和那整年等着剪毛来养活子女的有家的人相比嗎？”

罗得里格斯用毛茸茸的手指着他責备說：

“好象我不认識你似的，多罗托？去年你把所有的錢几乎全部喝光輸光了。或者你忘記了吧？你的臉皮眞够厚的。”

“去年我运气不好。”

“瞧他运气不好！运气好不好不在于輸，而在于賭：任何人即使以前贏过錢最后終归要輸。”

“难道你……听我說！”有个人以調解者的姿态对伙伴們举起手来嚷道，“听我說！”

但是誰也沒有听他的。有一个在爭論中保持着沉默的剪毛工人，一口口地吸着馬黛茶，忽然以坚决的声調說：

“誰也沒有見过我賭錢，但是我同意多罗托的話。”

“好，你有权利这么說，但是他沒有。”

“这是为什么？”多罗托問。

“因为你根本就是不走运的。”

厨师愁眉苦臉地听着大家爭吵。那位代理人总是搖晃着脑袋，努力使他隐藏着的怨言达到胡安的耳朵里去：

“我不是跟你們說过嗎，我不是跟你們說过嗎，最好是安安靜靜地工作，政府……”

“蒙得維的亚的工人是不等政府的！什么政府！工人們因为罢工才爭取到增加工資，如果等着政府的話，那就什么也等不到了……”

胡安一声不响地咬着牙，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怒火。杜尔托睁着双眼，目不轉睛地望着胡安。越来越激动的声調，混成一片喧嘩。灯芯燒得太旺了，熏黑了玻璃，把大家坐着的木棚沉入到昏暗之中。

“眞象娘儿們一样！”卡尔多梭鄙夷地嘟囔着，站起来向屋門走去，这时門外已經一片黑暗。他的血都沸騰了。“魔鬼，坏蛋！”他喃喃地自言自語着，好象一条打架的狗被主人厉声赶了开来。然而他始終沒有明白，这場事故的发生只是由于他一个人的过錯。

胡安继續沉默着，他很苦恼，他第一次尝到了力不能胜的人类热情的汹涌力量，这种热情足以摧毁一切理智。他缺乏經驗来控制正在他面前出現的这种盲目的力量，只有苦痛的失望才阻止着他跳起来对大家指着臉說出早想冲口而出的侮辱的言詞。

对这些激烈爭論中向他提出的問題，他一个也沒有回答。他从前的驕傲性格，使他为了一点小事就与弗洛倫蒂諾吵架，使他在圣塔一露涉与貝尼泰在窗棚前告别时激怒的那种驕傲性格，現在又在他的胸中汹涌起来，但是他沒有让它发作。他安然不动地坐在那里，注視着继續沉默着的杜尔托的溫暖而友爱的目光。

厨师也沉默下来了。这种由胡安心灵深处发出的积极的沉默，这种雄辯的沉默，扩展到了罗得里格斯、路易斯、貝拉尔第以及黑人特里尼达等人身上……爭吵停止了，室內安靜下来，大家都滿臉窘态，滿心羞慚，脚下好象失去了立足之地。

“我已經想过了，我是在給一群醉汉預备吃的，”厨师苦笑着說，“你們就象娘儿們一样，一下子嚷嚷地說起来沒完沒了。最

好还是让他……"他指着胡安，"說完了他要說的話……当然，如果在这种事情发生后他还有兴致的話……"

大家都沉默地看着胡安；胡安感到了良心上所受到的責备。伙伴們再一次地显示了对他的信任。他們願意听他讲；可能他的話会說服他們，可能他們会听他的話。胡安被这些恳切的目光俘虏了。这时候，他感觉到一种过去未曾想到过的危險。这些人对他十分信任，但在其中某几个人的眼睛中却显露出，一旦事情失敗，他們一定会要他負責；假使算計錯誤，他們一定会由于仇恨而对他动刀。但是他不但不惧怕，反而觉得比以前更加勇敢，更有信心，更为坚强。他終于站在和他一样出身、一样生活、一样困苦的弟兄們中間，他向反对最厉害的卡尔梅洛·兰薩的阴沉的眼睛看了一眼，以激动的声音說起話来：

"有些人以为我是想当头目，并且互相耳語，談論这事。他們不对，他們都想錯了。为了使他們不再这样想，我現在向你們說几句話。"他拉着圍在脖子上的黑圍巾的一只角，"两个星期以前，我死掉了妻子……如果我还象从前那样盲目无知，为这件事我一定会埋怨自己的恶运！然而命运还要可恶得多！这个可怜的女人是得痨病死的。我說这話并不是为了求得你們的同情，不，我是为了让你們明白她是由于什么原因而死的。是因为生活得很好吃得很多而死的呢？还是由于貧困，为了让三个孩子不致餓死，自己沒得可吃的而死的呢？来！"他更激动地喊起来，"让我們看看，有哪一个大智大賢的人会对我說这是謊話！"

他的眼睛炯炯放光。剪毛工人們都深深地沉默着，一絲不动地听他讲。只有一个坐在炉子旁边的人，弯下腰悄悄地拾了一块燒紅的木炭来吸烟。

"主人們认为我們是一群穷要飯的，一无所有而生，一无所

有而死。"胡安堅毅地說了下去。"他們的孩子什么都有：汽車、学校、药品……孩子剛有一点病，立刻就訂飞机票，送到蒙得維的亚去。而我們的孩子就沒有理由上学校；他們有了病，就象野兽一样，用草治疗……我要問：若是沒有我們，富翁們能作得了什么？迪奥斯美特說过，当我們工人团結在工会中的那一天，主人們就得給我們好工資，并且尊敬我們。他这話說得很对！因为沒有人替他們工作，最驕傲的公鸡也要垂下它的冠子！……随便請哪一位告訴我，如果剪毛工人坚决要求增加工資，主人們会怎样推托？他們一切都是用錢来衡量的，伙伴們，这是你們所深知的。我完全了解，他們可以把錢花在任何事情上面，但是他們必須先核計核計，是撵走我們值得；还是增加工資值得。但是主要的是我們大家必須团結成一个人，我們才能保证取得胜利！然而須要小心，他們并不是糊塗虫，他們一定会摸摸我們的底。如果他們看見我們不团結，我們就失敗了；如果他們遭到的是一条八根皮条擰成的又韌又牢的鞭子，那失敗的一定就是他們！"

对这些，大家都表示贊成。

"至于我，沒有什么别的可說，"胡安又說，"說到家庭，我已經提过了，有三个孩子要我維持生活。他們住在契卡杜庫拉，誰要是怀疑，可以让他去看看。为了这三个孩子，我决不畏縮。为了他們，我什么都干。"

人們都不作声，胡安的話給他們很深的印象。卡尔多梭安靜地說起話来，說他在蒙得維的亚工作时参加罢工的經驗。然后每个剪毛工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見。这些朴实的人是不善于多說話的，他們同意了胡安，他們从心底里感到不应当依賴命运，服从命运。最后說話的是卡尔梅洛·兰薩。他的嗓音干哑，行动迟緩沉重。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不能自制的人，好打架，往往

自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要干什么。

“我也同意，”他声明說，“我可不是怕你們以为我胆小，因为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胆小。我只是問，万一事情搞糟了，誰負責？”

“誰負責？”杜尔托惊訝地問，“我們不是兵士，誰也沒有命令我們，不是嗎？”

“我是問，誰負責？”卡尔梅洛坚持着說。

这时好几个人一齐說起来：

“誰也不負責！”

“为什么要有人負責呢？”

“我們大家要負責！”

这些解釋沒有使卡尔梅洛·兰薩滿足。卡尔多梭对他說道：

“好比說，我們請您喝甘蔗酒，您喝醉了，摔倒了，断了一只手，那是要您自己負責的，因为是您自己喝的，誰也沒有强迫您，对不对？”

“这个比喻不恰当，”卡尔梅洛倔强地說。“这事是孟台斯和卡尔多梭想出来的，如果事情弄坏了，至少要他們两个人負責。”說这話时，他扭过身去面对着大家，毫不注意卡尔多梭。

胡安和卡尔多梭很明白卡尔梅洛指的是誰。胡安就說道：

“如果您需要有人負責，請您放心，我負責。”

“我也負責。”卡尔多梭接着說。

“如果要有人負責，我也負責。”杜尔托迅速地加了进来。

人們轰然大乱，爭相喊嚷，大多数人都声明願意負責，結果，使得瓦尔台內哥罗在这天晚上和胡安以及卡尔多梭談判时不止一次地想起阿尔西拉来。

瓦尔台內哥罗想要压低增加工資的百分数，但是弗洛倫蒂諾坚决声明应当满足剪毛工人的要求。六百只羊增加的工資还不到五十个比索，难道就为这点小数目而冲突起来么？

“认为小地主付給雇工和羊毛工人的工資应該縮减的想法是不对的，”他劝岳父說。“您运一車皮的牛到拍卖場去，每头牛的运費不过和一个人的車費相等。可是客車价錢貴是因为旅客都坐着，并不象牛車那样挤在一起呀！羊毛也是这样，經紀人賺了您多少錢哪？省錢应当省在別的地方。我认为对这些人是应当花这个錢的，他們有这样的权利。听我的話吧，否則他們会拒絕剪羊毛的，他們已經明白地声明过了。”

剪毛工人的代表找不到象他这样更好的辯护人了。使他們惊訝的是，弗洛倫蒂諾公开地說，小地主們应当互相合作，把剝削他們的中間人排斥出去，团結起来爭取减税，并且要求实行根据資財累进計税的制度。

任何减弱大地主权势的措施都是对小地主有利的。应当支持剪毛工人，使他們能以全部勇气和决心来向大地主回击！很可惜，弗洛倫蒂諾不能加入他們一組到圣塔—露莎去工作！

胡安重新认識了在圣塔—露莎見到的弗洛倫蒂諾，从心里高兴起来。瓦尔台內哥罗屈服了。

“你們保证不在別处以較低的工資干活嗎？”他問。“否則我要原款退回的。在那里，”他伸手指着圣塔—露莎說，“对待你們不会象这里一样，那条狗立刻会向您呲牙咧嘴的。”

“那就让他自己去剪羊毛吧。”胡安坚决地声明說。

当代表們从瓦尔台內哥罗簡朴的飯厅里走出来的时候，弗洛倫蒂諾随着他們一起出来了。夜色很黑，一半被黑云遮满的天空中，一閃一閃的星显出藍黑色的光芒。在籠罩着广大土地

的黑暗中，只有一处灯火，圣塔一露莎的灯火，在放光。胡安和弗洛倫蒂諾向那里看了一眼，然后他們的眼光在黑暗中相接了。一只猫头鷹飞过去，尖厉的叫声打破了沉寂，翅膀的搧扑攪动了夜間的空气。

"若是沒有什么不方便的話，我願意看看工人們是怎么来迎接这个消息的。"弗洛倫蒂諾說。

"完全沒有，先生，为什么这样說呢。正相反，那样更好，让他們看看，主人中也有支持我們的。"胡安回答，于是这三个黑影就向木棚走去。

第 五 章

黃昏降临到圣塔一露莎，古老的住宅寂靜下来。这是严实的寂靜，它籠罩着整个庄园，濃重地散播到田野里。庄园上，模糊不清的声音：村头栖息的鳥儿发出的胆怯的吱吱叫声，免得露水浸湿羊背影响早晨剪毛而被赶在木棚里的羊群的咩叫声，和一陣春風吹动風車翼片而发出的軋軋声，象輕輕的微波一样在蕩漾。

貝尼泰来到花园里，一面望着大路，一面收着挂在铁絲上的衣服。剪毛工人就要从这条大路上过来。午飯后，一辆装滿机器和其他工具的載重汽車已經来过。貝尼泰把散发着新鮮的阳光气味的干淨衣服搭在手上，突然她看到了走近前来的騎馬的人們。他們正沿着丘陵頂上，分成小群地快步跑来；他們的側影，在被落日余輝反照着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清楚。馬群揚起一片金黃色的透明的尘雾，象纏住在馬足上的飄动着的罗紗一样。

姑娘一动不动地停了一会儿，又慢慢继續自己的工作。一个衣服卡子掉到地上，她弯下腰去拾，可是手直哆嗦，臉象火燒，渾身一陣发冷。她觉得她的心似乎要跳出喉嚨口来，腿在发抖，腋窝里直流汗。她回到屋里，想把她由于胡安就要在圣塔一露莎出現，就要在她长久痛苦日子的盼望后回来而引起的激动，鎮静一下。她曾經千百次地想着他回来，想着千百种同他相見的机会。在这种使她的灵魂和肉体陷入最可恶的最痛苦的遭遇的黑暗生活中，她有多少次想到了自己当时的爱情，以及他要和她騎馬逃走的那个可怕的黑夜！让时光倒流，把生的埋葬，使死的复活，用眼泪洗去作痛的創伤，战胜死的願望，克服对强加于她的別人意志的軟弱順从，来幻想胡安的回来，幻想胡安回来后就不走了，也不再說不让淫妇的血玷污他的刀子的話了。

現在他回来了。但是并不象她所幻想的那样回来，也不是为找她而回来，而是跟一个局外人一样来剪毛。他是一个有家、有妻、有孩子的人。而她呢，却是一个和别的男人生过孩子，而現在又同另一个男人一起同居的女人。对胡安来說，她不是别的，就是在最后分别的夜晚开始的：一个淫妇。

貝尼泰的幻想，撞在这个可怕的事实上，便粉碎了。她心里万分痛苦、空虚，象一条有病的狗一样，寻找着孤寂；她躲进自己的房里，倒在床上，抱住了那堆发出新鮮的、阳光的、甜蜜的、平静生活的气味的衣服。

在圣塔一露莎，还是以暴力維持着表面的平静，掩飾着內部的罪恶。貝尼泰仍旧住在自己当女仆时的臥室里，白天每个人都做自己应做的工作，沒有其他的事；到了晚上，这种虛假的白天的独立性就沒有了，貝尼泰成了一个姘妇。监工走进来，脫掉衣服，只剩发着汗臭的衬衣，他那九十五公斤的体重把小铁床压

得发着呻吟声，小铁床的女主人就在这种呻吟声中接待了自己的情夫。他饜足后，喘息着，只感到新鲜空气不足，就叫貝尼泰打开窗戶。他吸进大量氧气，开始休息。在黎明前，他就走了。这种事情，每星期要重复一两次。

但是，这种关系，刚回到圣塔—露莎来的胡安，不可能馬上就知道，不会因此而认为和貝尼泰打个招呼都是不値得的，而且这也并不是使她最感到痛苦的事。不，还有更坏的。然而，这也并不是那个在圣塔—露莎生下来不几天就死去的嬰儿；他使她遭受了做母亲的深重痛苦——旣是身体上的，又是精神上的；現在他已經包着白麻布躺在木匣里埋在地底下了。是的，这是深深的痛苦，可是也是一种純洁的痛苦，甜蜜的痛苦，就象她为他而学会的搖籃曲一样；这些曲子，在許多夜晚，还依然逗留在她唇边溫柔地哼唱。不，不，最坏的是这个孩子的来历。这一段在外面象泥土一样被命运捏弄的生活，虽然远离圣塔—露莎，却还是圣塔—露莎造成的。因为，旣然貝尼泰是圣塔—露莎的女儿，那么她的不幸，她遭到的黑暗生活，也是圣塔—露莎的产物。

这是有一天开始的，但她却不知道到哪一天才結束。薩巴列达女儿的一个年輕朋友，以他所有的誘惑、色情和經驗，一股脑儿地向她襲来。她当时刚到城里，眼面前是擋住自由广闊的綠色原野的无数高楼大厦，耳朵里是淹沒以前沉靜乡村里生活的无尽无休的喧囂杂沓，使她簡直昏了头，心里充滿着从此不能逃开这里，不得不死在这个使她头昏目眩的、和她格格不入的世界的恐惧。那个誘惑者就控制住了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把他历年来从法国妓女那儿学到的一切教給她，并且在有一个星期日，把她带到一間有許多枕垫的房間，称之为“茅屋”，把她灌醉，就在这种淫秽的环境中，在这种使貝尼泰羞耻得象失去母亲

的孩子一样痛哭的狂蕩中，把他的杰作給两个朋友看，夸贊她說象陈酒一样，让他們也嚐嚐滋味。他們一面在外边喝酒取乐，一面一个个地輪流着来嚐嚐这个杰作，这个花了三星期准备下的純洁和淫乱相混的鸡尾酒。他們都十分得意，受害者由于被侮辱而哭泣，由于受到这种暴行而痛不欲生，却使这些醉汉更加狂暴。貝尼泰病了好几天，充滿着对这件恶梦一样的丑事以及强加在她身上的暴力的恐惧，尽管她的背叛的肉体被拖进了逸乐的深淵。她聞到一点点的酒味就会嘔吐；她看見男人就感到厌恶。

这一切，横亘在她和胡安之間，好象发了一場黄热病一样，使人无法分清現实世界的显明輪廓。同这个恐惧相比，她現在夜間的遭遇又算得什么呢？自从发現她怀了孕，把她送到乡下来象牲口一样不知羞耻地生下孩子以后，她的母亲和监工就逼迫她在白天的工作之外，加上了这夜間的工作。

貝尼泰用她收下的衣服拭去眼泪，从床上起来，她不願意人家以为她是鎖在自己的房間里。她明白，她假如还有一点羞耻的話，就不应該出現在胡安眼前，因此决定这样做。可是美好的回忆不容易消失，她想让他看不到她，而她却能看到他；她可以藏在园子的树丛中。她要看他，这是她生活中对胡安唯一可作的事了。

她走出房間，薩巴列达正在叫她。他正在阳台上，同儿子談話。儿子是回来休息几天，并且和父亲商量一件事情的。他是个律师，三十岁左右，已經开始发胖，平静的闊臉，一双冷冰冰的藍灰色的眼睛，小鼻子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鏡。

“拿威士忌酒来，貝尼泰。”薩巴列达命令說。

姑娘在飯厅角落的桶里拿冰块时，律师开始继續中断了的

談話。他的声音很細，音調很有規律，带着慣于教訓人的单調腔調：

"我觉得，爸爸，你跟其他許多土地所有主一样，沒有把現状看得很清楚。你們說：'英国一向是我們的买主，我們还得同英国貿易。'太好啦！然而你不能否认美国也买我們的貨物，而且現在越来越多。沒有斯威夫特公司，怎么办？边境各省的畜牧主，和里奥一格兰得的阿摩尔公司訂了合同，有多少人发了財！"

"我不否认，可是英国市場一向可靠，价格稳定……馬尔柯斯，这是个好市場，不象美国，忽高忽低。就看羊毛好啦。"

"难道价錢不好嗎？"律师微笑着問道。

"是的，誰也不知道明天的价格是漲是落。我做买卖向来不喜欢捉迷藏。"

"你忘記战爭引起的波动了。今年的交易当地交貨就可卖二十比索。这几年来仓庫就賺了几千万比索。而且……"

"这姑娘怎么这样慢！"薩巴列达突然这样說。

律师正举手伸向前面，好象要找出证据来向父亲指明，听見这話就放了下来。

"发生那件事之后，她好象失了魂了。"薩巴列达似乎要轉换話題，就补充說，"总算来了。"

貝尼泰用托盘端着酒走来，放在小藤桌上。

"点灯来，貝尼泰。"律师吩咐說，一面打量着姑娘苗条的身材。

灯亮了，灯光在酒杯上，吸管上，酒瓶上，托盘上和馬尔柯斯·薩巴列达的眼鏡上閃閃发亮。院子里有只蟈蟈在热情地叫，显得更加黑暗。在地主儿子的脑海中閃过了这样一种念头：在貝尼泰床上代替监工几天倒不坏。这个念头来得那样自然，

并不妨碍他继續談論下去：

“我想說，爸爸，不要用粗淺的眼光來看待事情。在历史上，英国有过它的好时光，无疑的，这时光很长，而且也利用得很好。現在是美国开始在統治市場了，它挤走了英国。对于我們这样的弱小国家，最上算的是哪里太阳最热，就倒向那里。”

“你們对英国就一点不知感激？”

馬尔柯斯·薩巴列达很高兴地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别幻想了，爸爸，这对你不合适。”

“我們是受英国的帮助而发財的。”

“美国会使我們更富。你曾經千百次破坏了你自己吹噓的誠实！”

“只要对我有利。”父亲立刻反駁說。

“这就是我对你說的，而不是耶穌降生时那三个国王說的。”律师喝了一口酒继續說，“我們要做誠恳的人，也要做現实的人，爸爸。把仓庫卖給誰呢？是不是有利可图呢？一个人可能想起旧的情妇，可是在新的漂亮的情妇面前就不能自制了。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你也沒有給我这样的榜样。祖父一生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知道怎样抓住时机，才給我們今天的財富奠定了基础，并不曾一直貧賤下去。他年輕时，为了占有对他生活所必需，而人家又不卖給他的水源，私移了地界的铁絲网，他这样做，并不因为他是个强盗或者……”

“我不允許你这样来說他。”父亲了解了儿子对交易的这种看法，就打断他說，“别提老头吧，他对这件事毫无关系。”

“有关系。我不是对他的追念有所損害，而是对他称贊。别忘記我是律师，祖父所做的事在法律上有个名称。如果我們冷靜地予以研究……”

“算啦，”薩巴列达打断了他的話，“用这种办法，你不能使我信服。”

他臉上紧張的神色松弛了，又倒了杯酒。儿子的固执和沉着激怒了他。他想避免继續爭論下去。

馬尔柯斯笑了。父亲对他的眼睛看了一下，但是眼鏡玻璃的反光使他看不到。迷茫的微笑在馬尔柯斯嘴唇上停留了一会，就随着談話而消失了。

“你想想，最低限度我不过是請求你忍耐一下，听我讲吧。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休息，主要的是和你商量这件交易……”

“你已經对我提过了，我对你說，我考虑过，在原則上不能接受。”

“我不服。在这一点上你不能拒絕我。”

“如果这个交易本身不能說服我，你的辯論就更休想說服我了。”

“这不是辯論。我是想使你明白，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战前奉行的貿易原則重新予以估价。你和祖父一样，是一个現实的人，你以这种精神教育了我，你不能拒絕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

外面，从远处傳来卡尔多梭的口琴声，傳到院子里，已經很微弱。这支古老的波尔卡舞曲，使夜晚充滿了过去时代的气氛。它的輕快的調子，带来了过去封建家族畜牧生活的余味，它那勇敢而严肃的朴实，表現在給牲畜打印，巡視馬群，剪羊毛，主人的命名日和生日等等庆祝日子里。这个时代，是老薩巴列达在年輕时經历过的时代。这个已經一去不复返的世界，只是在木棚里，在音乐中复活了；也在这里，在住宅中，在律师談交易的辯論中复活了。

“祖父是他那时代的一个眞正的人，因为那个时代需要勇敢的人，不惜任何代价为自己創造財富，巩固財富。这种进取精神使他得到了坏名声。但是，有誰不是这样作的呢？对誰說来他是坏名声的呢？只有对那些无能的人，軟弱的人，他們一向落在后面……老头会因此而訕笑他們的呢……然后，你扩大了地产，进行現代化的經营，建造了飲水池塘，划分了牧場，改良牲畜品种，大量利用銀行貸款。如果你不做这些，我們会拥有現在所有的一切嗎？你也是你这时代的一个人物。此外，我們可以驕傲地不怕錯誤地說，統治着这个国家的是地主，政府机构內外，都是地主。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們就倒楣了！土地会被分割，种上馬鈴薯，一直种到我們脚下。”

馬尔柯斯·薩巴列达目不轉睛地盯着父亲，停了一会儿，摘下眼鏡，輕輕地擦了擦鼻梁。

“然而，”他使自己的声調带着些亲切的劝告的意味，继續說，“应当向你說，在最近几年来，作为一个干事业的人，你已經，如果不說落后，也得說停止不前。目前的局势，給大型工业企业开辟了很好的前途，但是，你还是强調事实上你从来沒有过的那种感情，因为我完全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借口，为了拒絕拿出五十万来投資……”

“別說五十万，連半个里尔都沒有！”

“在企业中五十万的投資，利潤要比在土地上高得多，它将使我，馬尔柯斯·薩巴列达，赫苏斯·薩巴列达的儿子，在企业界占一个优越的地位。美国資本家們准备把他們自己的資本投入这个公司；我只能这样来向你証明这个企业是十分可靠的。在商业上，美元是最靠得住的；假如我們不抓住这个机会，那就簡直太傻了。他們供給机器、技术和資金，我投入全部必要資金

的大部分，来办这个企业，由他們管理。由他們管理是对的，因为他們管得了。人家給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而且眞是个极好的机会，如果把它放过，才是罪过。假如我們不干，很快就会被别人搶走……使我惊訝，爸爸，你会在这件事情上显得那么胆小，你的性格一向是与此相反的。你这是耽誤了我的前途。我請求你再认眞考虑一下。”

薩巴列达从昨天起就考虑这件事了，現在，喝了几杯威士忌，在似醉非醉的情况下，他明白道理是在儿子这边，但是由于自己的尊严，不想馬上承认。

“我再想想。”他說。

“謝謝，爸爸！”儿子回答說，“我看，你对这几年来畜牧业方面的收入是并不滿意的，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新的战爭上面，說不定还可以做五年十年买卖……但是，另一方面，战争，它能使工业得到可靠的利潤，而畜牧却不行。”

“我說了，让我再想想。”父亲站起来，打断儿子的話說。

“我們进去吧，这里太凉。貝尼泰！”

“好吧！不过我要提醒你，讲究实际的人，現在的新口号是：不睡觉。”

貝尼泰端着托盘走来，把威士忌酒搬到办公室里去。馬尔柯斯相信自己已經克服了父亲的固执，根据他的本性，想立刻为自己的胜利庆祝一番，就情急地对她凝視着。除了跟他父亲在一起喝的那几杯威士忌酒外，圣塔—露莎这个古老的环境所能給他的乐趣，就只是跟这个姑娘調情了。

办公室里，窗戶开着，从外面园子里不断流入潮湿而清新的花草香味，和陈旧干燥的家具气味混而为一。父子两人坐在舒适的沙发里，而他們的头脑，却象游蕩的狗一样，不知想到哪儿

去了。这时候，他們彼此一言不发，但又找不到借口立刻分开。薩巴列达在家里所有的人中最喜欢这个长子，但是他并不喜欢和任何人住在一起，一会儿功夫就会使他生厌。他习惯于圣塔一露涉的孤独生活，經常到蒙得維的亚去旅行，几乎天天到塔夸倫博和丹波累斯的市集和拍卖場去，来調剂一下。他已經完全失去对家庭生活的乐趣，如果可以說他还有个家庭的話。好几年以前，他就在塔夸倫博养着一个年輕女人，但是他从来不問她对他是不是忠实。对他自己的妻子，他也同样不发生兴趣；这些年来，他从未接触过她一次。

馬尔柯斯很精明，对这种情况完全明白，他不但不煩恼，反而借此摆脫了他天生就討厌的父亲的管束。他已經結了婚；如果我們把他和他新娘之間的感情跟两个家庭的财产一起考虑的話，那么他們可以說是由恋爱而結合的。但是，只过了两年的时間，通奸的行为也就代替了夫妇之爱，新欢就代替了各自的地位。双方都是如此，双方的行为都极为謹愼，而事情的发現又是在彼此的容忍之下，在同样的謹愼的情况中打听出来的。

馬尔柯斯虽然根据自己的經驗和别人的經驗，证明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但还装出一副样子，对他父亲和家庭的隔离表示忧虑，显出一副虛伪的孝順相。

因此，家里的事很快就不談了。事务性的問題，一般也很快就解决，除了正在討論的这一件外。他們两个人又都不喜欢把政治事件提到理論上来說，交換意見也就用不了很长时間。

口琴声停止了，春夜的喧嚣傳到充满沉寂的屋子里来，就消失了。貝尼泰拿着一桶冰块进来，她垂下眼皮，避开这双清晰而冷淡的眼睛的逼視；这双眼睛似乎是赤裸裸的，缺少一些一般人的眼睛所有的东西。馬尔柯斯以为这种样子是对他敬畏的表示，

就一口喝干了酒。他感到口干，感到渴望。他幻想自己已經是公司的副董事长，不禁趾高气揚，躊躇滿志，一陣陶醉，似乎終于摸到了世界神經中樞的搏动。

父亲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幻想。

"听听新聞报告吧？"

"好的。"

打开收音机，嘘嘘响了一陣，后来声音清晰起来，广播員报告着一则工人罢工的消息。

"我很想知道政府对停止蒙得維的亚的罢工和怠工采取的是什么措施。"薩巴列达說，"每天都是同样的調調。到底是誰在掌权？是总統，还是工人的头目？我要把他們都关进监獄里去，所有的人，首先是共产党！"

"我也是。但是政府感到自己不稳定，有些害怕，唯恐发生風潮叫它倒台。"

"在我看来，它倒不倒台，沒有什么要紧。"

"对它自己說来，可就要紧了。"

"你是說工人的力量看来要强得多嗎？"

"不可否认。一旦发生騷动，可能有人出来发动政变，恢复秩序。"

"如果値得，就变吧。"

"如果値得，就要政变，"馬尔柯斯同意地說，"但是我要对你說明一件事：我是一个律师，有法律感，它使我宁願給政府以合法的手段来得到平定騷乱的必要能力。"

这些話，打破了这个地主的古板的严肃，他哈哈地干笑起来，仿佛要以此来打消儿子的顾虑。他嘲笑地說：

"这是讲究实际的人的口号……我倒很想看見你在罢工期

間担任公司的經理，看看你是要政府帮忙还是不要。”

“我当然要，”馬尔柯斯反駁說，“誰說不要呢？当然，我的一切都要遵照法律，法律能防止罢工的風潮，限制工会的活动。我宁願政治上的控制……”

“一切都很好，就是事实幷不是这样，罢工会吞沒我們。”

“你別忘了，去年政府已經准备限制工会活动，但是由于怠工罢工而屈服了。我們必須加紧压制……我……”

“你让我明白了道理。”薩巴列达打断了他的話說，“这样一个政府对我們的五十万有什么保证呢？”

律师探詢地望着父亲，急于想知道这个問題是不是使他原来提出的建議眞的发生了动摇。

“这場交易幷沒有危險。”他断然地回答說，“而且正相反，假如工业商业和农业都使政府了解我們幷不贊成国內的工人运动的話，危險很少。”

“又是个拉多列！”薩巴列达突然以固执的口气說，“我們这里就少一个拉多列！”

“为什么要一个拉多列呢？”律师起劲地反駁說，幷不是因为这个黑暗的独裁者使他特别反感，而是因为这个比喻在他看来是愚蠢而危險的，“难道拉多列在他那个时代能保护和发展工商业，比現在的政府更好嗎？”

“能啊！”

“什么，爸爸！我坚持：使政府采用激烈手段的决定权在我們的手中。不要担心錢，錢是靠得住的。”

“我想看到它們花得可靠。”

“不可能更可靠了。美国人是做买卖的眞正权威，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假如不是这样，他們就不会把錢投到我們的国家里

来，控制我們主要的工业。”

这时候，貝尼泰在門口出現了。父子两人轉过头来看她。她臉色蒼白，說話声音发抖，断断續續，掩飾不住她的激动。

“剪毛工人組的代理人和两个工人，說要跟您說話，老爷。”

“叫迪奥尼修·加米罗接見他們，問他們有什么事。”薩巴列达命令。

貝尼泰迟疑了一会，就不見了。

“这姑娘怎么啦？”薩巴列达好奇地說。

馬尔柯斯认为貝尼泰的惶惑不安，是由于他們之間有着心照不宣的秘密，就对这个問題做了个不关紧要的表示。过了一会儿，监工来了，得到允許进来后，就說工人們要直接和主人談話。

薩巴列达皺起眉头，站了起来；他人很瘦，但行动敏捷。他走到門口，已經迈过門限，却又回过头来溫和地对儿子說：

“我就回来，馬尔柯斯。”

儿子伸直身子靠在沙发上，眼睛窺視着門外，看看貝尼泰是不是在走廊里經过。

薩巴列达在正門台阶上見到了那三个人，认出了一个是代理人，一个是胡安；第三个他不认識。

“你們好！”他說，“有什么事？”

他似乎在等待着要代理人說話，因此目不轉睛地看着他。此外，他的姿态就象准备立刻解决对他提出的問題的样子。

代理人張着嘴，不知如何說起。在走廊头上昏暗的灯光下，在等待着的主人面前，他很难一下子說到正題。

“不知您是否知道，可是剪毛工人……各个小組……”最后，

他終于找到了从脑袋里溜跑了的繞弯話。“許多小組，不仅仅是一个……人們都想，我說，要求談判……說眞的，我不能……”

“是百分之三十的事嗎？”薩巴列达打断了他的話說。

“正是。”卡尔多梭严肃地說。

他和胡安在进来的时候早就預料到，代理人会害怕的；他們要他来，本来是想让他帮着和主人讲理。薩巴列达看了看卡尔多梭，但立刻又对代理人說：

“我跟您談起过另外一个問題：百分之二十。沒有想到現在又出了另一件事。”

“我知道，堂赫苏斯，我知道，但是他們要百分之三十，我不能强迫他們上工……这两位就是工人代表。”

他把責任推到了別人身上以后，就舒适地透了一口气。胡安还处在和貝尼泰相遇的印象影响下，他們彼此甚至連手都沒有握一握，只是互相疑惧地，几乎是粗野地看了一眼，认了出来。卡尔多梭好象回答問題似地从容地說：

“我叫阿列霍·卡尔多梭。”

“那么說，你們两位是代表先生了。”薩巴列达装腔作势地說，仿佛很难相信的样子。

“是的，老爷。”他們異口同声地回答。

主人突然邀請說：

“好吧，請进来，我們談談吧。”

他們經过走廊时，胡安透过院中的树丛看着厨房。他沒有看見貝尼泰。卡尔多梭用胳膊碰了碰他，彼此交換着鼓励的眼光。

在办公室里，馬尔柯斯等来的不是貝尼泰，而是三个男人。

“这是我的儿子馬尔柯斯，律师。”薩巴列达介紹說，“这两位

是剪毛工人代表，这一位是代理人。他們是来要求增加百分之三十的。請坐吧。”

他們都在椅子角上坐下。他們很气憤，明白薩巴列达把他們引进自己的窠穴，是想借助这个猪油般白皮肤的肥胖恶訟师来攻击他們。

薩巴列达并沒有注意他們，轉向儿子，譏諷地說：

“合法的手段，你說？他們想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他們能不能合法地这样要求？如果这个要求是合法的，那我第一个承认。”

胡安知道薩巴列达的內心正在狂怒。他看了看律师；律师做出沉思的表情，准备說話。

“我可以肯定，”馬尔柯斯开始說，“国家絕对沒有这种增加工資的法律。因此，你們不能这样要求；这是違法的。你們被雇来工作一个时期，就应当尽力而为。現在，如果主人願意給你們增加一些錢，那是另一回事。”

这时胡安說道：

“我們的要求是正当的。如果主人明白，那很好。羊毛的价格很高，对任何一个主人来說，增加的工資算不了很大的負担。物价漲了許多，錢都沒有什么多大用处。那边的堂瓦尔台內哥罗已經付了，他还是个資本不大的人。”

“他付他的，因为他願意，而不是他有这个义务，”薩巴列达反駁道，“你們想想，别人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照样做。可是你們要在我这里工作两个月，而不是象瓦尔台內哥罗那里那样两天。你們应得的，我会付的。”

“应該好好想想。”儿子支持他說，“你們不应当相信那些人，他們煽动你們用强力要求那些本来可以很好地得到的东西。你們不明白自己被騙了。我是一个律师，我可以告訴你們：你們

这样做可能会花很大代价。你們是本地人，却受了外国人的影响，也就是說，受了格林哥的影响。”他故意用他們的蔑視的称呼解釋了一句。

“如果是这样，”卡尔多梭說，“堂薩巴列达也是本地人。”

律师明白了这句話的意思。他知道要吓住这些机警的多疑的乡下人是不容易的。他继續說道：

“所以說，同是本地人，不是更好办嗎？現在你們用法律之外的方法来……”他发現胡安臉上有不相信的表情，就补充說，“或者可能在別的时候用这方法解决……那些外国人，对你們的好处并不感到兴趣；他們追求的是政治目的，把你們当作工具……”

“我們沒有同格林哥商量，”胡安急忙解释說，“因为我們是本地人，而且并不夸口，都是好人，不是嗎？問題是我們应当多赚些錢，剛才我們談到了法律，那沒有比穷困更殘酷的法律了。可以公平地說，地主付了我們增加的工資，既不会更富，也不会更穷……然而对我們說来，就是件大事。既然誰也不来关心我們的穷困，我們只有自己关心自己……”

胡安說了几分钟，誰也沒有打断他的話，卡尔多梭忍不住了，接口說：

“您說好办，这不錯。但是請求了就肯答应，看来比钻到水里出来身上一点沒有湿更稀奇。所以，如果主人不願付，我們就不剪毛。等着瞧吧，到底誰坚持得过。”

这些話使薩巴列达失去了自制。他的儿子向他使了个眼色，叫他謹慎，但是这个地主已經用严厉的声調說話了：

“你們知道我自己有机器，最近沒有用它們，”他轉向代理人，“是为了避免麻煩。但是我能找到人来使它們的，到那时候

看你們的需索还有什么用处。我对你們說，明天就开始工作，有什么事以后再說。”

胡安断然拒絕了他的建議：

“請原諒，先生，这不行。您是找不到工人的。如果您要找到，得到夏天羊毛坏了的时候。依我看，您自己也应当想想怎样对您有利。”

薩巴列达不能忍受这个在两年前只会回答“是，老爷”，“不是，老爷”的雇工現在居然用平等的口气和他說話。他看到，迄今为止未被侵犯过的圍繞着他的地主生活的安全地带，已經被冲破了。这些人成长了起来，并且变得强硬了。这个从前絕对服从的小雇工，突然来到地主面前，以平等的地位很自信地和他說起話来，这使薩巴列达不由自主地反問自己：这一切是不是在作梦。然而使他最不能忍受，在他心中引起了狂怒、憎恨和畏惧的，是胡安說話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大多数人。在这里，在他的土地上，在他的房子里，二十个干活的人，提出了条件，他們商量好了，选出了代表——更确切地說，选出了領头的——使主人陷于窘境。薩巴列达感到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这种侮辱实在不能忍受，他心中不仅充满了对这一群倔强的人的仇恨和憤怒，而且对允許这种不成体統的行为存在的社会秩序，也大为不滿。他感到自己被搶了，被騙了；必須懲罰他們，严責他們，粉碎他們。

他已經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人要和魔鬼結盟，而魔鬼不出現，使他不得不等待着的情况。

“你們明天就开始工作。”他粗暴地叫道，“开始工作，以后我們再談。否則不行。这是我最后的一句話。要么工作，要么餓死。这是我的庄园，由我发命令。就这样轉告别的人吧。”

第 六 章

三个人站起来要走的时候，薩巴列达暗示代理人留下，让胡安和卡尔多梭走出办公室。他們两人默不作声地跨过正門的門檻，使人討厌的蝙蝠的黑影在他們头上乱窜，差点撞上他們。

“真是个魔鬼！”卡尔多梭喃喃地說，气得发抖。

他們向前走了几步，停在一株树下，开始商量。

“你觉得怎样，这畜生頂得住嗎？”卡尔多梭問道。

“主要是我們的人要頂得住；誰能頂得住，誰就能使对方退却。”胡安回答，“考驗是严重的，老兄，但是我們应当經得起。”

“我們一定經得起。”

“可惜的是那个代理人，这家伙太軟弱了。”

“我們就在这里等他出来。”卡尔多梭建議說，“我們罵他一頓，免得他去扰乱人心。他准会这样做……”

“我們必須小心行事。他可能会打个电話告发我們，明天警察就带着手銬来叫醒我們了。现在薩巴列达給他套上了馬勒，要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的。”

“不管怎样，我們总得等他，就象守規矩的人那样，跟他好好談談……不过我們得拿鞭子給他看看，让他明白装糊塗沒有用处。假如随我处置的話，我馬上就把这坏蛋痛打一頓！”

胡安看了看在黑暗中的庄园住宅的輪廓。薩巴列达办公室的窗戶里还亮着灯，他正在里面搞反对他們的阴謀；这个窗戶就好象沒有眼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威胁地望着黑夜。風在树梢头沙沙作响，就象从前，他偷偷地到貝尼泰窗口栅栏前来时一

样。周圍还是同样由寂靜和虫鳴所形成的熟悉的夜声。可是貝尼泰，她已經完全不同了！可怜的人，她經受过多少痛苦呢！一陣澎湃的柔情，一陣消失了憤恨的柔情，从他胸中涌起。可怜的人，她經受过多少痛苦啊！

这种感情不过出現了几分钟，但他并沒有把它驅散，而是为将来保存了起来；現在他必須保持清醒的头脑，来处理手头的事情。他回答同伴說：

“好吧，等一等他吧。但是，卡尔多梭，你要沉住气，无論如何不要急躁，啊？要象我一样控制住自己，因为这件事不是儿戏，我們不能輕視，明白嗎？”

他們等着代理人，同时商量好，怎样把情况告訴伙伴們。在他們看来，薩巴列达的发脾气，表明他沒有斗爭到底的手段，如果他們坚持下去，就会迫使他让步。必須把这一点告訴伙伴們，使他們明白。

代理人沒有出来，他們决定不再等他，就在黑暗中沿着通向木棚的路走去。到了雇工厨房附近，卡尔多梭站住了，用仿佛是說什么秘密的声調說：

“我們应当胜利，兄弟，我們应当在这場斗爭中取得胜利。我多么想狠狠地打下这些老爷的威風啊！他和他的儿子，那个无賴，企图拿学問来恫吓我們！舌头倒是很长，可是一碰到硬的，就馬上軟下来了。”

“这些强盜总是把法律擋在前面，如果沒有法律，就編一套出来！法律也帮不了他們什么忙，总得吃苦头。”

他們正要走过雇工厨房，胡安停住了。

“在这里等我一下。”他說。

他到厨房門口，喊劳林那和莫拉列斯。他在圣塔—露莎工

作时的伙伴，还留在这里的就只有这两个雇工了。劳林那看样子并不見老，他沒有离开过这里，象他这样的年紀，怕在别处找不到工作了。莫拉列斯仍旧欠主人很多債，他添了两个孩子，家里更加困难，常常預支工錢。

“我們有很多話要談，”胡安对他們說，“你們不要以为我不願意；以后我們再长談，只要你們不怕累。”

“就为了这个，就应該把我們除外嗎，啊？堂劳林那？……那里的事怎么样？說吧，如果不算我太好奇的話。”

“那个人象受伤的牛一样在咆哮，”卡尔多梭說，“但他不让步，頑固到底。”

胡安直截了当地說：

“如果这疯子要把付給剪毛工人和雇工的錢都付給你們，你們有什么意見？我知道他未必有勇气对这張牌下注，但是，就象劳林那所說，我們应当巩固后方，对嗎？我不认識現在在这里和在馬尔加工作的人。”

“他不会这么干，因为誰也不会上鈎。”莫拉列斯說，“我們刚好在談这件事。雇工願意剪毛，他就出来当剪毛工人，不再被人雇用。”

“誰也不会上鈎。在这里，他找不到人，至少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他們正要继續向木棚走去，莫拉列斯把他們叫住了。

“我能来听听嗎？啊？我很好奇。生活过得象畜生，就有許多得学习。你怎么說，堂劳林那，說不定哪天我們雇工也要同样干一下呢？”

“瞧吧，世界眞是变了！”老头惊奇地說，“在过去，我們起来造反，拿着枪跟着主人跑到山里，主人就是头目。現在人們起

来，是反对主人，自己就是头目……而且象律师一样，用舌头来搏斗！”

人們愉快地笑起来。住宅里面响起了吃晚飯的铁板声；这朗朗的响声被潮湿的風吹着，飘向黑暗的无边的空野。往事的影子很快地在胡安的脑海中閃过。有多少次他听到了这响声，他的思念就越过了雇工厨房和住宅厨房之間的距离，想到了貝尼泰！但是現在，他已經置身于这种早晨、中午、晚上的响声所維持的秩序之外，置身于籠罩在圣塔一露莎的保守、压迫的气氛之外。他自己不自觉地就把莫拉列斯和劳林那看做了过去的复活。他心灵里激起一陣反抗的感情，就邀請他們說：

“我們在木棚里等你們。我們要吃过飯以后才談。”

晚飯已經准备好，但是剪毛工人由于很快地产生了的团結精神，决定等自己的代表回来再吃。厨师提出了建議，剪毛工人考虑后，认为不应該在两个伙伴为大家去談判时，坐下来先吃飯。在瓦尔台內哥罗那里的胜利，使他們有了信心和希望，但是生活对他們来說始終是严酷而敌对的，而且他們在这种性质的斗爭中还是生手，他們每一个人也都明白瓦尔台內哥罗和薩巴列达之間的区别，因此都焦急地等待着談判的結果。如果新的希望很大，那么旧的悲观也还很有力。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在进行斗爭。他們从好几代沒沒无聞的人們的孤独里，走到了集体觉悟的光明中。他們还在尝試，还不习慣不善于把自己个人的勇气引向集体的力量和行动中去。

胡安和卡尔多梭进来时，大家都沉默着。

“伙伴們，”胡安声明說，“主人看来想开战了。他恐吓我們，但是被吓倒的却是他自己。”

“他象一条被人踩了尾巴的狗一样，慌忙地打轉。”卡尔多梭

补充說。

“正是这样。我說，飯如果已經准备好，最好先吃，而后再談。”

“我們都在等着你們。”杜尔托說。

“用不着；这样我們会拿架子的……那么，大家吃飯吧。”

卡尔梅洛·兰薩咳嗽了一声，声音很大，他的长长的头发垂在沒有表情的臉上，黑眼珠隐藏在半閉的眼皮下。

“我贊成先吃。”他說，“不然胃口就完蛋了。”

有些人把这句話看作笑話；另一些人，其中包括卡尔多梭，把这句話看作挑战。他心里憤怒地咒駡說，剪完毛后，要让卡尔梅洛尝尝他拳头的滋味。厨师用铁皮盘子把湯和硬面包发給大家。晚飯沉默地很快地吃完了。湯匙和盘子的声音使談話都听不清楚。每个人尽可能地找方便的地方吃着，有的把盘子拿在手中，有的放在馬鞍上，有的放在木箱上。他們吃得很快，因为想很快地知道在赫苏斯·薩巴列达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的詳細情况。

胡安吃完飯，卷着一支烟。一綹黑发象一向那样搭拉到前額上。他把它摺到后边，好象有必要这样做似的，可是一低头，这一綹不馴服的头发又掉下来了。自从他在院子里看到了貝尼泰，他的記忆就变得十分敏感。他記起有一次貝尼泰用手指替他把这綹头发摺了摺而又掉下来时，微笑着說：“眞頑固，象你一样。”这个回忆是甜蜜而清晰的，想起来就历历如繪。胡安想到自己的确頑固，感到很难过，因为貝尼泰还不知道他心里已經沒有一絲对她的憤恨。他明白，貝尼泰的恐惧和折磨他的强烈的嫉妒，不是他們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的，而是圣塔一露涉絕对服从的生活注入到人們血液里的毒素。

大家吃完后，他叙述了他所記得的那次談判的一切詳情后，結束說：

“我說：我們不能让步。如果我們現在就开始工作，誰能保证以后他付不付增加的工資呢？我不相信他的話。卡尔多梭也听見的，他也不相信。如果他一开始就想欺騙我們，那以后还会騙我們的，这非常明显。他說，他自己雇人用自己的机器来工作，也不能使人相信。我們倒要看看他上哪里去找人！他无論怎么耍滑头，那可恶的律师无論怎么威胁，我們也不要被騙！他們把我們当做什么人呢？……从前我們糊塗，所以他們任意压制我們！难道我們現在再这样被压制，束手受縛嗎！我們弯下腰干活，他們却发了財！甚至連我們的老婆也成了他們的！……現在可不行了！如果他們要我們干活，就得付出增加的工資！并且要他們尊敬我們！我們看到他們那么恐惧，感到非常高兴；他們已經沒有办法干坏事了。让他們认識一下我們的力量吧，因为我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伙伴們，主人不让步，我們不干活。他一定要让步。如果他不让步，那就是因为我們让步的緣故。这是不可能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母亲在这阿尔蒂加斯的土地上生下我們来时，我們就是男子汉。”

說了这些話后，大家都沉默着。胡安对自己的話所起的作用很感到惊訝，他在伙伴們身上发現了使他自己坚强起来的同样的力量。只有衣服的沙沙声打破了寂静；这些人坐在板凳上，不断改换着姿势。有些人偷偷地瞧着卡尔多梭，但是这个人却并不想开口。路易斯、杜尔托、貝拉尔弟、罗薩列斯、黑人特里尼达、罗得里格斯和其他一些人，互相交換着热切的眼光。少数几个人的忧虑和恐惧，沒有具备反对伙伴們的那种力量，他們对发生的一切还感到兴趣。无論如何，明天不干活，并不意味着离开

庄园，失去工作。如果事情不好，还有調解的时間，虽然那是要到实在不得已的时候。

“現在听我說，伙伴們！”卡尔梅洛激动地跳起来說，“他說得对：我們不干活！你們会問我为什么，因为我从前問过他，如果事情不成功誰負責。可是，我說，我变卦了。如果誰还这样认为，那就听听我現在說的这話。我的名气很坏；可能，我是个坏人，在我的生活中有过这样的情形，不得不当坏人，可是却得到好的結果。我喜欢这个年輕人說的話，他說得对。見鬼，很对！今天我看到了那个从蒙得維的亚来的人的嘴臉，差点叫我嘔吐！他以为他是从城里来的学者，可以吓住我們。現在我的心已經热起来，如果事情不好，我也不要让誰負責。一切都会好的！我不再麻煩你了，我的朋友孟台斯，請原諒，以前我沒有能立即明白这一切。我們要象男子汉那样去干，主人和律师見他媽的鬼去吧！”

“决不干活！”路易斯以深沉的粗嗓子支持他。大家都一致同意。

“叫他让步！”

“叫他屈服！”

胡安和卡尔多梭互相望了一下；卡尔多梭感到了那种他从未感到过的东西，仿佛世界不仅广闊，到处都是道路和活动的地方，而且十分深沉，在人們的心中十分深沉。

第七章

清晨，剪毛工人又聚在一起了。他們已經吃过早飯，現在正

在喝馬黛茶，而且看来打算就这样一直喝下去。他們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庄园里的雇工带着狗已經到田野里去了，周圍一片沉靜。在畜栏里，貝尼泰和一个雇工結束了挤奶的工作。这个雇工身材不高，一双眼珠发黃的眼睛；他是个一言不发的印第安人，負責一切家务瑣事。地平綫上的濃云和从东方飄来的浮云，逐漸变成了誘人的紫紅色。

随着顫动的晨曦和鳥儿清脆的啼叫，白昼又到来了，大地上的一切都活跃起来，只有圣塔一露莎却被沉寂籠罩着。在剪毛的木棚里，听不到馬达的响声，一切都是寂靜。一个装口袋的架子，形状象木头的塔，上面有两个撑开袋口的铁圈，又好象古代的刑具。机器和剪子也放着，一动不动。远处，一台杆秤好象被遺忘了，秤杆翹着，也一动不动。

代理人昨夜是在住宅里睡的，早晨，他带着一張犯罪的臉到木棚里来了。

“看样子在那里把他的毛都理順了。”卡尔多梭低声說。

“那么你們沒有开始干活。”代理人支吾地說，就替自己辯白。他做了个毫无办法的手勢，解釋說他的处境怎样困难。当然他本人十分不得已，他心里是很乐于帮助剪毛工人，反对薩巴列达吩咐的話的。

“我誰也不反对，”他辯着說，“我站在中間，我并不偏袒誰。你們若是开工的話，主人就准备和你們商量增加工資的事……”

“我們的看法正相反，”胡安用沉着而坚定的語調打断了他的話說，“先給我們增加工資，而后我們开始工作。”

卡尔多梭精力充沛，他剛剛刮了臉，濃密的栗褐色头发梳得很細心；他用仇視的眼光看着代理人。代理人肯定地說：

“赫苏斯先生的話可不是輕易說的。”

“他不会說对自己不利的話。”卡尔多梭突然說，“您到这里来，是要把老头子說成是个天使吧？”这样称呼薩巴列达，在这里还是第一次；不提尊称，沒有名字，也沒有尊敬。继續爭吵了一会，什么結果也沒有。最后代理人压低了声音，以一种为朋友的利益而不惜泄漏秘密的口气对胡安和卡尔多梭說：

“主人要是不喜欢你們两个，那就太不好了。他叫我給你們每人二百比索，这是他自己付的，但是要你們立刻离开庄园……你們若是不走，他就叫警察……身上一个小錢都沒有而被赶走，还不如口袋里装着二百比索安然无事地走的好，不是嗎？担保你們不出事情。”

卡尔多梭的臉一下子通紅，由于憤怒而抽搐着，一双眼睛象灼热的煤似地燃燒着，向代理人猛扑了过去，胡安尽管也在盛怒之中，还是紧紧地拉住了他的胳膊。

“去告訴那老騙子手，誰也不能来收买我們，吓倒我們！如果警察来，我們就狠狠地揍他們！”

“好了，好了，不要对我发脾气。”代理人后退一步，用調解的口吻說，“跟我沒有任何关系……”

“沒有关系！那么是誰干的呢？难道是上帝嗎？”

卡尔多梭提高了嗓門，就有好几个剪毛工人走了过来。胡安就生气地大声說：

“我們不是在他的庄园里工作，而是在剪毛工人的小組里工作。他能命令我們嗎？既然不能命令，那么能赶走我們的就只有您，您一个人。可是我們沒有錯；因此您也赶不走我們。”

剪毛工人把他們圍了起来。他們庄重地沉默着，严厉的目光要求說明事情的原委。

“他想用二百比索收买我們。”卡尔多梭解釋說，“要我們立

刻离开庄园，或者让警察把我們赶走。想得太好啦！”

木棚里响起了簡短的激烈的抗議声。人們晒得黝黑的臉上，現出了憤恨的神情，每个人都感到好象自己受到了侮辱。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甚至那些不坚定的人，那些曾經准备按照給他們活儿干的代理人的話行事的人，那些不仅怀疑自己有胜利的可能，并且认为世界上不会有令人称心如意的事情的人，以及那些被充满侮辱和貧穷的生活引上宿命論道路，并且被宿命論所坑害了的人，連这些人，都感到这是伤害他們自己心灵的鞭笞，不禁憤怒塡滿胸臆，臉上燃起反抗的强烈光采。这时候，他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在世界上并不是孤单的，他們决不会把自己的两个伙伴棄置不顾。

憤怒的詞句从他們嘴中脫口而出，可怕的目光象露出的刀刃一样閃鑠。卡尔梅洛·兰薩挺直了身子，滿怀的激憤使得他說話也比平常快多了；他表示說：

“告訴这个黑心腸的人，沒有一个会受賄变节的，如果他叫警察来，就让这些警察头破血流，最好連那些不是警察的也尝尝滋味！哪儿見过有不受賄賂的人却被逮捕的！”

卡尔多梭用着昨夜望他时同样万分激动的眼光，看了兰薩一眼。杜尔托自从在契卡杜庫拉被捕过以后，对警察恨之入骨，他决心随时保护自己的朋友胡安；他喊道：

“让他們来吧，狠狠地揍他們一頓！”

代理人被人們团团圍住。这些人在性情宁靜时是如此和善，而在激动之中又是如此可畏。代理人竭力向他們說明：用警察来吓唬他們的，不是他而是薩巴列达。胡安感到心中沸騰着憤恨，这憤恨也使他卷入了周圍的怒火的旋渦中。他感到伙伴們的憤怒正在感染着他，把他吞沒了，推动着他憤怒地去斗爭，去

复仇。同时，他也觉得不能让代理人安然无事地离开这里。但是有什么东西把正要沉没到融合到群众中去的胡安拦阻住了；有什么东西使他回忆起他曾經立誓要永远保持沉着的話。他能这样对待伙伴們給他的信任嗎？他能这样濫用在他們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威信嗎？突然，他用有力的手势阻止着他們：

“等一等！你們靜一下！”

人們終于靜下来了。圍繞着他的是焦急的敌意的沉默，是被閃电一样的炯炯眼光穿透着的沉默。

“伙伴們！你們为了誰而这样激动呢？”胡安严厉地說，“誰？薩巴列达还是警察？警察什么也不知道，也沒有被叫来，而我們已經要打架了！如果需要打的話，当然要打，这沒有什么可說的，但是应該事先考虑好，我們不能陷入圈套，不能象鷓鴣一样撞死在铁絲网上。我說得对不对？”

杜尔托觉得自己錯了，首先表示拥护，大家也都同意了他的意見。卡尔多梭建議，他們在討論的时候，代理人要离开这里。大家一致同意，因为他的罪行太可耻了。

人們紧紧地圍成一圈，低声討論着如何答复薩巴列达。胡安沉着地思索着。既然薩巴列达企图收买他們，并且以警察来威胁他們，这就意味着他想破坏他們之間的团結，吓唬他們，在他們中間进行阴謀活动。然而这也意味着他并不打算不要他們工作，因此，他們如果毫不动搖地坚持下去，薩巴列达一定只好让步。

“应当用八股擰起来的鞭子抽他，让他知道这就是团結的力量。”胡安說，“我看，应当这样回答他：我們不是庄园的雇工，他不能把我們两人赶走；如果他叫警察的話，那我們全体都走。”

“这就是說，警察来了，我們就不揍他們了嗎？”兰薩問道，“我們能让他們把你們抓走嗎？”

“誰說警察要来？”胡安打断他的話，用平常的很謙逊的口吻說，“我并不怎么聪明，但是我认为警察的事不过是空話。”

“要不是空話呢？”

“我认为是空話……”

“完全可能。”兰薩同意了；他心里充满了对这些城里人的憎恶，又說，“这大概是代理人扯謊，想让我們进圈套！”

胡安又說：

“这完全可能。問題在于如果他知道我們决定全体离开这里，羊还沒有剪毛，他还敢不敢叫警察。”

“对，”卡尔多梭很快领会了胡安的意思，“我們一定要在时間上战胜这两匹調皮的馬崽子，看看他們是不是眞跑得那么快。我看这場比賽他們准输。”

剪毛工人受到侮辱的自尊心，增强了他們的团結。他們一个接一个地表示贊成胡安的建議，有些人甚至申明，如果需要的話，他們願意立刻战斗。

代理人正在木棚門口恼怒地吸着烟。胡安向他傳达了剪毛工人小組的决定。他默默地听完后，就往住宅那里去了。那所房子，在胡安看来，就是薩巴列达父子象耗子一样藏身的巢穴。

太阳高悬在蔚藍的天空，田野上复着一层朝露，有些地方长着黃色的花朵，映出夺目的光彩。无数透明的水珠在铁絲网上閃鑠。被阳光穿透的春天的柔軟树叶，向周圍散发出黃綠色的光澤。一切事物的阴影，由于无数发光的微尘，都变得纖細、稀疏，好象浮在发出水汽的地面。云彩被阳光照得雪白，停滞在地平綫上。燕子掠过天空，在各处飞来飞去。愉快而又响亮的馬嘶声，报导着草原上动物的苏醒，波动着傳过空間，在丘陵和谷地里响起千百个回声。

胡安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强烈草原气息的空气。空气中散发着桉树和野芹菜的气味。他向装着铁栅的古老住宅看了一眼，这是貝尼泰的牢獄，埋葬着无数幸福和希望的墓地；他用从容緩慢的步伐走着，心里又一次感到了那种痛苦的感觉，这是他过去的現实和他現在的生活之間的距离所引起来的。

剪毛工人无事可做，又喝起馬黛茶来。他們听着卡尔多梭談他在蒙得維的亚的見聞。

"对了，先生，那里的工人經常斗爭。他們十分勇敢，緊密团結。他們不在街上打架，那里的警察凶狠得不得了，常用馬刀砍他們，他們就擲石头。他們沒有武器，要是有一天武装起来，警察可就糟殃了。"

卡尔梅洛用心地听着，想起了薩巴列达的儿子，心里还十分气憤；代理人所使用的侮辱性的行賄計謀，就是这个律师主使的。卡尔梅洛是一个女厨师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誰，按他自己的說法，是跟猪仔在一起长大的。从他最初懂事的时候起，他就被粗暴地与那些地主的子弟分隔开了。当他們知道怎样侮辱别人时，就在游戏时把他攆出去，一边赶一边喊"滚开，小黑鬼，滚进木棚里去！"卡尔梅洛并不是黑人，他臉色稍微有点黑，有发亮的印第安人的直溜溜的头发。他即使是黑人，那又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呢？他就这样长大成人，心中充滿了对世界上的人的怀疑，对主人的恐惧，对在城里学校念书的地主子弟的厌恶。現在恐惧已經不存在了，但怀疑和厌恶却还有……

"那里的警察簡直是一群狗，"卡尔多梭接着說，"可是更坏的是指揮他們的头子，警察不过服从他們的命令。"

"那么，这里的警察不是更凶嗎？"卡尔梅洛問；他痛恨乡下的警察，所以不願意說他們不如首都的警察。

“不見得，那里的情况不同。”

“让他們到这里来看看吧，这里每个人腰里都有一把刀。”

“看来咱們得教工人們怎样使刀子了。”黑人特里尼达笑着說道。

上午逐渐过去。胡安到雇工屋子里，打算刮刮臉。多罗托喜欢各种各样的賭博，他从自己箱子里抽出一副油污的粘在一起的杂乱的紙牌，聚了一伙人玩起来。木棚里不断发出玩牌的人和观众們哈哈的笑声。有些人到近处的河边去洗衬衣去了；还有些人在木棚周圍閑蕩着聊天。草地經过風吹日晒，已經乾了，只有原野上鳥儿的尖叫声打破了沉寂。

人們有时交談着，說起代理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間还不回来。不安在增长。他們想出各式各样的不同解釋，焦急地等待着結果。有人在咒駡着出气。晨光下，纖細而稀疏的阴影，漸漸变得濃密而丰滿。周圍暖和起来了。但是在住宅那里，一点活动的迹象都看不見。时間在不停地飞逝。

洗衣服的人回来了，他們打听有沒有什么消息。可是什么消息也沒有。他們在那里干什么呢？特里尼达比誰都喜欢音乐，他想請卡尔多梭吹吹口琴，但是他看了看周圍，觉得和当时环境不适合，就放棄了这个念头。情势愈益紧張。假如薩巴列达打电話叫了警察的話，那么警察現在已經在路上了。

这些人，习惯于呆在自己的茅屋里，一天天地等待着，直到有一天組成了小組出来工作。他們的神經是紧張的，在体力上和精神上作好了工作的准备，很难再忍受这种集体失业。他們的心中充滿着无言的忿恨。有人想开开玩笑，用粗野的戏謔使他們掩飾不住的紧張状态緩和下来。

“你不怕把你晒得更黑嗎？”

特里尼达躺在阳光底下，对这种嘲笑只是露出他那白白的牙齿忧郁地微笑一下。

多罗托玩腻了紙牌，他完全被对未来失去信心的念头控制着。他有一双象海豚一样的活潑的眼睛，到处乱钻的小鼻子。他从这一角晃到另一角，和伙伴們交談着，用戏謔的口吻把那突然控制着他們的忧郁气氛，愈加扩大了。厨师用沉默回答了他每次企图开始的談話。他从和卡尔多梭在一起的那堆人旁边繞过，象是有什么事似地懶洋洋吹着口哨走到外面。他假装无事，用手遮住太阳，向路上看了半天，后来就向在近处磨刀的路易斯低声地說：

"怎样，老兄，事情会有結果嗎？我觉得情况不好……"

路易斯也不看他，把刀子小心地在石头上磨着，回答說：

"你已經害怕了嗎？"

多罗托用尖細的声音笑起来。害怕？他只有看見别人害怕才知道有害怕这回事，无論如何他自己从来沒有过。現在看样子还沒有工作，就更不害怕了。

"可惜現在沒有几个比索！"他結束說，"至于害怕，还沒有看見过。"

路易斯身材矮些，体格却很壮实，他突然站起身子，带着一股杀气，举刀向他扑去。

"看刀！"

"圣母呀！"多罗托惊叫一声，向后一跳，臉上已經沒有了血色。

路易斯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所以让你知道一下。"他解釋着說。

“不能这样开玩笑。你看，你刺伤了我，野蛮人！”多罗托用顫抖的声音抱怨着，一面指着正流出殷紅的鮮血的伤口。

“这还便宜你呢。”路易斯沉着地回答說，“这个伤痕把你不懂得的都教会了你，还教会了你怎样好好張嘴說話。”

剪毛工人們把多罗托嘲笑了好半天。他們贊成給他的这頓教訓，但却不同意这样把他弄伤。

“你手太狠了，路易斯，瞧你刺伤了他。”

“他的嘴太随便了。这是他自己求我的，不好意思拒絕他……”路易斯狡猾地回答說。

多罗托在伙伴当中散布不安情緒的毛病被治好了，他动手泡了茶。这时候，伙伴們已經把他嘲笑够了，开始談起关于畏惧和惊恐并不是一回事等等无味的話来。不久，木棚里出現了可怖的靜默。人們疲倦的姿态和他們疑問的眼神很不調和。这种情况得继續多久呢？薩巴列达、律师和代理人这三个人在那里計謀些什么呢？有些人悄悄地向路上望着，担心警察出現。胡安表示自己的想法說，拖延答复，正好說明薩巴列达不曉得如何解脫这种已經造成的困境。他說完話，就去和劳林那以及剛从地里回来的莫拉列斯談話去了。

上午剩下的不多时間，就在愈益增强的紧張情势中过去。吃午飯的时候到了。圣塔—露莎的主人似乎已經忘記还有二十个人在等待着他的答复。

飯后，几乎沒有一个人能睡得着午觉。閑散和等待把所有人的睡意都打消了。只有两三个漠不关心的人，把鞍垫和毯子鋪在地下，睡得象死人一样。卡尔多梭是个急躁的人。他不懂得安靜，他几乎不停地吸着烟，在凳上局促不安地轉来轉去，带着傲慢的样子注視着别人。要么立即开始剪毛……或者跨上馬

就走。在阳光綺丽的路上，迎着春天，走过村子，难道不好嗎？村子里，有姑娘的黑眼睛在茅屋的柔和阴影中望着你；那里有甜蜜的热烈的爱情，有热鬧的生活，有賽馬，有吉他伴奏的舞会。这样寻欢作乐，到处閑蕩，世界是那么大，誰也不会有什么忧虑的。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在这組剪毛工人和圣塔—露莎的主人之間这場静默的斗爭中是个局外人；后来，他又怀着把問題一蹴而就，立刻解决的希望，因此，想象着所有的剪毛工人紛紛涌到主人的住宅去的情景；忽而又因为伙伴中有誰表現軟弱而引起他的勃然大怒，他的血液里摻着火药，他的漂亮的臉龐，清晰地显示出剛毅的特征的臉龐，因为激怒而抽搐着，矯健的双手的青筋都鼓了起来。他能一拳打死一头小牛，更不用說人了。漫长的等待苦恼着他，他咽着发苦的吐沫。胡安的鎮靜，使他更痛苦。

太阳依然在寂靜的天空里继續着自己的行程，向西下沉。还是沒有答复，除了寂靜，还是寂靜。

有个工人在用油皮的带子縫补破旧的鞍子，另一个用小刀修着指甲，也有的在一叶一叶地撕碎芳香的巴西烟草，也有的在修理自制的打火机；还有个人紧皺着双眉用根小棍在沙地上写着或是画着什么，完了用脚擦掉，然后又写，一遍一遍地写着。他們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专心地異常迟緩而有耐心地做着这些，似乎这阳光明亮的晴朗的白昼和自己的行动毫不相干，完全不受时間的限制。有些人陷在这长久的緘默之中，只是偶尔懶洋洋地互相交談几句。这种神秘的寂靜似乎是一种話語无法表达的思想，已經把他們完全控制住。太阳穿过屋頂上的小孔，使屋內的地面布滿了金色的光輝。溫柔的凉爽的微風轉动着風車的翼子，它那輕微的金屬軋軋声伴随着发电机的嗡嗡声，傳到木棚里来。

一只白花猫来到卡尔多梭跟前，溫順地在他脚上蹭了蹭。卡尔多梭看了它一会儿，就不理睬它了。后来他想起自己的处境，就把猫踢了一脚赶走了。黑人特里尼达是他年老双亲的唯一依靠，他們現在正在茅屋里期待着他剪毛賺来的每一个比索，可以让他們除了馬黛茶和水泡的硬面包——他們牙齿都已掉了——以外有些别的东西可吃。特里尼达想了他們一会儿，又想起了卡尔多梭的口琴。它发出的声音太好了！忽而溫柔而动人肺腑，忽而深沉而感情充沛，仿佛夜晚的森林。眞是妙极了！他喜爱吉他，爱得发狂，可是他总也沒有足够的錢去买。只要現在能給他們增加工資……現在他只要能买一支口琴也好，尽管它小得口袋里都装得下，但是无疑比吉他便宜得多，声音又比山里云雀的叫声还好。要是卡尔多梭能借給他吹一下多好呀！

傍晚，路易斯用开玩笑的口气說：

"好象他們都死在里面了。"

从大家含混不淸的說話声里，发出了多罗托的尖声尖气的反駁，他原来就在找机会說話：

"让他們都死掉了吧，只要把那姑娘留下，我可以看她一整夜。"

"你只会看見监工的鞭子吧。"路易斯說。

人們发出了哈哈的笑声。虽然他們情緒不好，他們还是笑了。他們中間有些人說起，貝尼泰这么年輕，对这上年紀的老监工太不相配了。

胡安一言未发，血冲到了他的臉上。对这个現在被他鄙視的监工，他又燃起了往日的憎恨，好象有一块燒紅的铁，在燙着他的胸膛。他站了起来，走出木棚，迎風而立，紧紧咬住牙关，控制自己的意志，不使自己对貝尼泰产生恶感。但是这場斗爭是

徒劳的。憎恶已經深藏起来，象一只縮进硬壳的烏龟，不可能把它制死；他在离别时隔着窗栅向她吐出的咒駡，現在又脫口而出，不过这一次是咬着牙說的。

他思緒紛乱地在这从未有过的傍晚的寂靜里待了一会。風輕輕地吹着，草地剛剛披上春装。远处在一个山丘的斜坡上，象白垩一样的牛骨在太阳下閃发着白光。那里既无房屋又无树木，有的只是草原，一片夹在地平綫和藍色天空之間的翠綠。

洼地里，出現了一个住宅里的雇工，懶洋洋地赶着一群安靜地反芻着的乳牛和小牛走来。这个雇工从儲存工具的木棚里拿了一把斧头，就赶着牛往柴房那里去了。胡安已經抑制住了自己。他想起自己沒有帮助伙伴們保持冷靜，反而也和他們一样屈服于难忍的等待所引起的急躁情緒。对不幸的貝尼泰这样仇視，不可耻嗎？难道这是一个妻子因饥餓而死，留下三个孩子要他照管的人所应有的态度嗎？难道这是一个眞正男子汉所应有的态度嗎？眞是太不象話了。

胡安已經想轉身进去了，可是忽然发現那个雇工已經看見他了，正向他这边走来。他决定等着。这个印第安人戴着一頂沒有飾带的旧帽子，帽檐下垂，不象只帽子，倒象女人的头巾。他在他面前站住，問好之后就問了起来，好象想证实一下这个是不是他所要找的人。

“您就是胡安·孟台斯，以前在这里当过雇工，是不是？”

“我就是。您有什么事？”

“貝尼泰要我轉告您，他們并沒有叫警察，只是吓唬你們。这是她亲自听到的。她还听說他們并不打算让工人不剪毛就走，想給你們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工資，看看你們接受不接受。她說，她听到的話都很确实，您应当相信。她要我把这些轉告您，让您知

道……后来她还說，欺騙您，与她沒有任何好处……虽然她不知道主人会怎么办，可是这都是他們談論的話……”

胡安努力抑制这个消息所引起的內心的激动，回答說：

“請您轉告她，說我非常感激……当然我沒有理由不相信她……对您，伙伴，我也十分感謝。”

“沒什么值得謝的。我看这件事情很严重，这个要求怎么能实現呢？我是拥护你們的，不拥护主人……我还告訴您，要是貝尼秦这么說，那她眞就是听到了。她是从来不撒謊的。”

胡安同意地点了点头。貝尼秦想通过这件事表明她对他的非常亲切的思念，这是瞞不过这个当雇工的人的，所以他就給她辯护了。最后他結束說：

“好吧！委托我办的事我完成了，該走了……”

他說完，就继續朝柴房走去。他和所有的雇工一样，对剪毛工人又喜欢，又羡慕。

胡安充滿了对貝尼秦的感激之情，这不只是对他个人表示的关怀，而且也是对全体剪毛工人的斗爭的关怀。他十分滿意地深信他在庫尔金那所听到的話是正确的，而且也深信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們所做的也是正确的。他回到了伙伴們那里。

他来得正是时候。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即使和薩巴列达談判成功，今天也不能考虑剪毛了。不安籠罩着所有的人。人們已經有了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被愚弄了；因为薩巴列达太厉害，是沒有法子說服他的；他一定在准备搞什么花招。卡尔多梭觉得自己沒有力量来反对这种意見。多罗托就是这样，他毫不顾及自己的妻子儿女，表現出无可奈何的态度：

“既然我們不工作白吃飯，至少也得到了一些好处……”

这种机会主义的念头招恼了卡尔梅洛·兰薩。

“你这样就滿足了？我說应当到住宅里去一趟，看看那里在搞什么，是不是他們拿我們当傻瓜似地牵着鼻子走？我是忍无可忍了！”

胡安正走进来，听見了这些話。多罗托就問他說：

“头目，我們怎么办呢？”

“这儿沒有什么头目。”胡安严峻地回答說。这个称号虽然有贊許的意思，但由于他是个謙逊的人，觉得这是不恰当的。“这里一切只按大家的决定办事，我对誰也不发命令。”

“好的，好的，兄弟，那么我們应該怎么办呢？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我們在这里坐着，象是热鍋上的螞蟻。”

剪毛工人显然不喜欢多罗托的这种玩笑。

“人們都认为，需要干些什么，不能无休止地这样等待下去。”卡尔多梭无精打采地說。

胡安忽然觉得有一股新的力量湧入了他的身体，从他的話里就可以觉察出来：

“我說应該等下去，他們不会白白地把我們留在这里的，应当等着。他們故意拖延，为的是用圍困的办法战胜我們，然后給我們老老实实地套上籠头。我們就在今天晚上要得到他們的答复。我知道，他們只有让步，沒有另外的出路。羊毛总归是羊毛，他們想把羊毛脫手。要是我們不剪，他們就沒东西可卖。我对薩巴列达很了解，我在这儿当过雇工。他想圍困我們，勒住我們，可是他不会得逞！”

他把右手的胳膊向上弯起，左手輕輕拍着：

“薩巴列达什么也不会捞着的！”

他的两眼充滿了憤怒，神情十分坚决有力。

剪毛工人們同意再等下去，他們重新泡了馬黛茶。黃昏靜靜地来临了。

第八章

貝尼泰从来沒有在圣塔—露莎的飯厅里待得那么久。自从前一天晚上，特別是主人在隔壁房間同工人代表和代理人談判时，她就几乎沒有离开那里。那天晚上，她在大門口意外地同胡安相遇了，她血管里的血液似乎都突然凝結了起来，好象空气也驟然濃聚了。她屏住呼吸，站着不动，用力地說了声“您好”。她怀着再和胡安見一面的希望，以及想了解为什么把他和其他两个人引进主人办公室里去的好奇心，走进飯厅，靠着門鎖偸偸地听着看着。貝尼泰从来沒有这么惊奇过。胡安同另一个剪毛工人在和主人及律师談話，就象平等的人在互相談話一样。貝尼泰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胡安坐在堂赫苏斯的办公室里，向他提出自己的条件！她还沒有从惊訝中恢复过来，就感到了极大的高兴。上帝是善良的，生活是美好的，她还能看到保卫人免遭周圍世界的欺凌的力量。当她明白胡安已經成长得这样坚强，她立即想到自己已經堕落得那么深重。一种痛苦的感情和她的欢乐相溶在一起了。从母亲那里——那是监工告訴的——她知道在契卡杜庫拉同胡安同居的女人已經死去。这个消息更加使她心緒不宁了。她沒有法子赶开心里的这种念头：胡安現在是单身一人，他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他的儿子。她想到这里，就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放在死去的母亲的位置来設想；她要以原来母亲那样的热爱、那样的柔情来照顾这个孩子，甚至比母亲还要好一些，

因为这是胡安的儿子，因为她要把上帝从她身上剝夺掉的全部的母爱献給胡安的儿子……但是她怎么知道胡安能不能重新爱她呢？他爱过去的貝尼泰，但是他无論如何不会爱現在的貝尼泰，这个监工的姘妇，这个不值得玷污他刀子的女人的。尽管命运对她如此惨酷，尽管她已永远失去胡安，可是一想到他現在是单身一人，就禁不住燃起压抑着的願望，喚醒不可能的幻想，折磨着她，使她不安，好象她所受的懲罰还不足够。眞是該詛咒啊！

虽然如此，庄园里发生的事情惊动了她，她在那天晚上偸听到了薩巴列达父子与代理人的談話。她了解到这个迄今从未見过的斗爭正在进行，在她还沒有明白其整个意义时，她就已經站在剪毛工人这边了，这样可以帮助她忍受住痛苦。

她很久不能入睡；她听到輕輕敲她房門的声音时，已經半夜。这使她很惊奇，这晚上监工是不来的。

敲門声又响了，她怀疑地在黑暗中走到門旁問道：

“誰？”

門外馬尔柯斯低压的声音回答說：

“是我，馬尔柯斯，开开門，我要和你談件事。”

貝尼泰大为恐惧，这是对主人的恐惧，对不順从主人的后果的恐惧。这是一种长久以来难以忍受的对男主人的恐惧。男主人只要发命令，就能为所欲为，还认为这是給牺牲者的荣誉。

“先生，您要什么啊？”

“开門，我要和你談一件事。”

“看上帝的面，先生，人家会听見的。請走吧，您对我是沒有什么可說的。”

她害怕别人听到，害怕堂馬尔柯斯和监工会发生什么事，害怕事情被发觉把一切罪过推在她身上。可詛咒的恐惧啊！

馬尔柯斯的声音还在要求着說：

"开門，对你說，快开門，不然我就大声敲了。"

他的敲門声越大，她心里愈加恐惧。她必須开門，让他随心所欲，不让人家知道，让黑夜掩盖了一切……

但是，她能这样对待胡安嗎？在长时期的分别后剛重新見到胡安，她怎么能屈服在别的男人手下呢？在胡安就在这里，在庄园的时候？胡安在这里同薩巴列达以平等的地位談判的时候，她能这样再糟蹋自己嗎？

"我不能开。"她突然坚决地說，"請走吧，我不开。"

她离开門旁，躺到床上。随便他怎么敲，怎么鬧，她也不管了。她怎么也不开門。胡安在这里，她怎么能这样做。这时候，她感到的羞耻和憤怒比恐惧更厉害。

馬尔柯斯在門外継續嘟噥着說了些什么，但他不敢进行威胁。过了几分钟，貝尼泰听見他走开了。她因为这种侮辱而憎恨他，蔑視他，因而战胜了他。她的精神如此紧張，現在突然松弛，不禁使她痛哭起来。她感到自己非常非常不幸，然而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她有勇气按照自己意志行事。啊！假如她能早一些有这种勇气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她感到自己自由多了，坚强多了。她設法在工作时可以听到主人的談話。就这样，她听到代理人說叫警察来威胁是不起作用的，后来她又听到提出增加百分之十五工資的話，她就想到应当把这一切通知胡安。她自己跑到离住宅有百来米的木棚里去，不可能不暴露自己，她又不可能找到劳林那或莫拉列斯，对这个在宅里干活的新雇工，她沒有太大信心。他一声不响，看来对监工和主人十分服从和忠心。然而她决定試試，当中午他来吃飯时，她就請求他带个口信。这个人答应在

沒有人时找到胡安，对他說。

这一天对她来說，是在焦急的期待中度过的。主人們还在談論自己的事情，喝着威士忌。早晨他們已經喝光了一整瓶，現在午飯后，又喝完了一瓶。代理人在上午就已經喝够了，当她不时奉命拿冰块来时，这个人就毫不知羞耻地貪心地看着她。有一次她进来时，薩巴列达吩咐她把监工叫来。因为母亲在厨房里抱怨，喊她去帮她削土豆皮，她就沒有能听見主人对他說的是什么。

“少乱跑吧，这样慌里慌張干什么？”她責駡女儿說。黃昏时，胡安和卡尔多梭来到院里，由监工領进办公室时，她也沒有能离开厨房，失去了听听这場新的談判的机会。

这一次薩巴列达的話十分直截了当，他說的一些事情，貝尼泰是不会不想知道的。工人还剛进去，他就干脆地說：

“我命令叫别人，不是你們；但是旣然你們来了，那么就告訴你們：明天早晨就开始工作，否則在出太阳以前就走开。在我的庄园里不要懶汉和鬧事的人。沒有叫警察来，你們应該知足，也应該感謝我。”

“我們是工人小組的代表，因此我們才到这里来的。”胡安驕傲地回答說，“伙伴們要我們轉达，他們不来了，叫我們来……懶汉和鬧事的人，这是您个人的想法，别人可沒有这样想。”

薩巴列达大生其气，沒有可能再和这些人談判了。他們隔断了他和其他剪毛工人接触的一切可能。他命令所有的剪毛工人，除了孟台斯和卡尔多梭之外都来，而他們都拒絕了，声明說他們派来了代表。这还不够嗎！

“我們沒什么可說了。”他說，“这是最后的决定。”

卡尔多梭和胡安走了出来。卡尔多梭似乎有些垂头丧气；胡安咬紧牙关，盯着看自己的脚，他的步子是坚定而沉重的，好

象他肩上背着一个口袋。是的，剪毛工人們是正确的，他們在下午就坚持着要去找薩巴列达，采取措施！显然，他們是想直接得到一个答复，如果他建議进攻，那就是說，去找薩巴列达，向他声明：如果他在限期內不同意增加工資，所有的剪毛工人就全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薩巴列达和他儿子一定会让步，現在也不会受到薩巴列达这样的进攻了。胡安感到他的力量有些軟弱。現在，同意在这种条件下剪毛，是失敗，离开不干，也是失敗；因为他們不干活，就連一点微薄的工資也沒有了，这意味着他的儿子要挨餓，印吉达要挨餓，可怜的奥尔菲丽的孩子，以及所有剪毛工人的妻子和孩子都要挨餓。

"現在怎么办，老弟？"卡尔多梭在半路上停下問道。

胡安这时候想起貝尼秦告訴他的消息。怀疑刺入他的心头，好象魚骨刺在喉嚨里一样。一种阴郁的念头折磨着他：貝尼秦是监工的姘妇，从监工的姘妇那里是不可能期待什么好事情的。

"不知道。"他低声地回答說，"我們要看看其他人怎么說。我主張不投降。我觉得主人是想恐吓我們，他就是这样的。"

剪毛工人們沉默地听了他的通知。胡安說完后，这沉默使他感到压抑。沒有一个人想打破这种沉寂。想到要失敗而去，再找其他临时的工作，以免家里的孩子餓死，这个念头造成了一种沉重气氛，好象手都能触得到。

过了片刻，路易斯好象研究了这种情况，精明地說：

"这不是跟叫警察一样，又是一个圈套嗎？……你們說呢？"

这个問題在人們头上悬了一会儿，好象在等待誰来抓住它。兰薩抓住了它，說：

"这是笑話；这些有学問的人旣不知羞耻又沒有良心，他們

从来就只想欺骗人，想使我們上鈎，想叫我們让步。可是明天我們不剪毛，他們自己就得让步。他們弄得一身臭，不怕羞，因为他們还怕不能弄得更臭呢。"

胡安和卡尔多梭感到脚下站得稳了。他們本来等待的是伙伴們的申斥，現在却得到了支持。他們本来开始軟弱了，而伙伴們却給他們注入了新的力量。这是多么宝貴的友爱啊！这是多么偉大的心啊！他們怎么能够忘掉薩巴列达不剪毛不会让他們走的这个事实呢？为什么要以为貝尼泰的通知是謊話呢？或者他們是惧怕薩巴列达了吧！

他們两人热烈地支持兰薩和路易斯。薩巴列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現在他掌握着土地和牲畜，但是这不是永世不变的，总有一天土地会屬于耕种的人，就象蒙得維的亚的代表和迪奥斯美特所說的一样；为了使这个日子早日到来，应該进行斗爭；这場斗爭是长期的，艰苦的，但决不要害怕。

加烏乔的天性喜欢让自己的勇气和耐心經受考驗；現在旣然对付的是主人，他們全体就坚决应战。后退是可耻的。来的时候是英雄，走的时候难道就夹起尾巴嗎？决不会！

在这些不幸的人的心灵深处，人的尊严已經打破了多少年来形成的坚硬外壳，給自己打开了通向历史的道路。在全世界出現的新生活，也在圣塔一露莎开始了。

第　九　章

靜寂的夜里，响起一陣含糊的沉重的隆隆声，愈来越响，仿佛是从大地下面发出来的，使站在地上的脚掌都感到輕輕的震

动……馬群进入了畜栏，响声就停息了。鸡啼了，这是宣告黎明到来的唯一信号，因为朝霞还未在群山后面显現。鸡啼声沒有触到大地，就在空中傳到黑夜的最隐蔽的角落里去了。

“好啦……”有一个人拉长了声調說，“时間快到了……”

“在新鮮空气中走路倒很好。”路易斯开玩笑說。

厨师在炉旁一面給伙伴們冲馬黛茶，一面沉思着。放在地上的灯，把人們的影子放得很大，映射在木棚的墙壁上。大多数人听天由命，另一些人十分坚决，都在等待着离开的时刻；而且不只是等着离开，还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发生的事情。

这时候，有一些人情緒很好，只有多罗托和特里尼达显得很忧虑；一个陷入了忧郁的沉默状态，另一个好象只有黑人才能那样地滿怀悲伤，看着一切。

胡安坚定地說道：

“别着急，天亮了，会有好消息来的。”

然后，他自己也受着怀疑的折磨沉默不言了。馬匹到了附近的畜栏里，这使他想起了出发离开的事；他看見自己失败了，回到契卡杜庫拉。他对伙伴們已經看够，想象着每个人怎样回到自己在被敌視的土地上的村子里去。他費很大力气赶走这些思想，但是馬蹄的踢声，某匹馬引起的一陣杂沓声，使他想到了馬匹就在近旁，等待着动身回去。然而，如果忧虑不是那么深，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希望。

“等天亮了，我們看看是黃馬是青馬，在黑暗里是看不清毛色的。”他以开玩笑的声調对特里尼达說。

杜尔托觉得这个黑人对音乐很喜欢，就鼓励他說：

“你还是买只吉他吧。口琴虽好，是外国乐器。别难过，你是个黑人，已經够不幸的了。”

对他說这些話的人，自己象个黑人，不象白人，而且对他这么亲热，特里尼达以黑人特有的那种溫柔而純洁的笑容向他微笑了。

卡尔多梭在这种状况下，不高兴去想出发的念头，他在剪毛工人小組里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現在他对伙伴感到很惭愧，让他們为了得到人的尊严而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但是，在心灵深处，他很高兴，只要曙光一現，一切都会分曉。对他說来，从来沒有回头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回来，因为他沒有自己栖身之处，甚至在这个早晨，他打算到故乡雅古里去，也不能說这是回家，而只是路过；他始終是个不生根的流浪者，象風一样，一停下就不存在。

虽然他对旅行特别喜欢，因此幷不象其他人一样感到有些不愉快，但这种胜过旁人的优点使他忧伤，他感到他比伙伴們所牺牲的較少，是可耻的。有一种好象是嫉妒又好象不是嫉妒的感情，加深了他的不安。他听到杜尔托在安慰特里尼达，提到了口琴，就插嘴說：

“它是外国的，但是到了本国人嘴里，就成了本国的了。”

“不能同吉他相比。”杜尔托支持說。

“誰說能相比呢？吉他是皇后。只要带着一只吉他，就可以到处找工作！你的手指不会彈，就不能算有用！”

他站起来，把手伸到挂在身边铁絲上的背包里，拿出口琴来，說：

“拿着，特里尼达，送給你；我只能使它一半是本国的，現在让它变成整个是本国的吧！”

黑人一动不动。这种不平常的礼物他連作梦也想不到；他认为自己不配接受这样的礼物；他只是沉默地看着卡尔多梭手

里的口琴。

“太好啦！”路易斯喊着說，“别拿它，朋友。假使願意，可以借用，可别送，因为我們这里就会有够买整个乐队的錢啦。”

有几个人笑了。卡尔多梭委屈地反駁說：

“我不反对这点，但是我还要送，因为我願意。他不要，那使我感到难过。”

“那你吹什么呢？”特里尼达問道，好象在問一个人以后如何继續生活下去。

“我不会沒有音乐。拿去吧，要是你喜欢。难道你要叫我受委屈嗎？”

特里尼达用商量的眼光看了看路易斯。

“那就这样……”那人同意說。

黑人把手在褲子上擦了擦，接过口琴，小心得好象这是活的蜂鳥一样。

然后，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随着决定性时刻的逐漸接近，卡尔多梭感到他心里对薩巴列达的憎恶愈来愈厉害地燃燒起来，更坏的是：不仅是憎恶，而且还不知道拿他这个人怎么办。他簡直已經忍无可忍。相反的，路易斯却感到很有信心。特里尼达現在也感到这样；兰薩、杜尔托、罗得里格斯、貝拉尔第和厨师也一样。胡安也充滿信心。那些沒有信心的人也不掩盖自己的忧郁情緒，他們想赶快离开，因为羞耻，就如厨师所說，象貞洁一样，只能失去一次。

时間就这样过去了，这时候，在东方地平綫尽头出現了很微弱的灰色光芒；这是白天的曦光。这道胆怯而朦朧的光逐漸順着云层散播开来，使天空呈現了透明的水綠色。黑夜变白了，沙沙地响着它最后的秘密。

胡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了。里面那些人什么时候动呢？好，如果他們不动，对他們說来就更坏。宁死不让步。

“我們备馬吧？”他坚定地問。

“备馬。”許多人齐声說。

“备馬啊！”兰薩站起来說，“他們出来，我們也得走。还等他什么鬼呢？”

“馬上就走。”路易斯决定地說，“再坐下去要得痨病了。”

大家都站起来了，用模糊的喃喃的声音不清楚地交談着。他們拿起馬勒和馬繮，收集起衣服和馬具。另外的人把馬黛茶倒在地上。一切都見鬼去吧！一陣抗議的風吹遍破旧的木棚。人們使勁地坚决地收拾着，而被遺忘的炉火逐漸熄灭了。

“让他們的錢給他們做只金棺材躺吧！”

“一样要被虫子吃掉！”

“应当到所有的村子里通知，誰也别給他干活。”

“对，我們看看誰倒楣！”

卡尔多梭手里拿着馬勒已經从木棚里走了出来，突然停住了說：

“这些黑良心的人可能到远处杜拉斯諾或弗洛里达去招募工人的……”

“眞是好办法。”

“如果他們这么做，我們恐怕不能坚持了。”

“我們要坚持。这些我們可以一路上再談。如果現在我們就这样談下去，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他們会以为我們已經让步，在等待他們的恩惠呢。他們别想来喝这里的水解渴。”

“对，我們应当談談，好好談談。”胡安同意說。

另外一个人贊同地說：

"我們走的时候，也許他們还未起来，不会看見。"

"会看見的。"

有几个人到畜栏里牵馬，另外几个穿上靴子，把自己的东西从木棚里拿出来。极乐树一动不动，树蔭濃重，一边是黑夜，另一边是黎明；它們的叶子在曙光下显出細致的輪廓，在早晨空气中搖动着。胡安繞过畜栏，走到宅里雇工和貝尼泰挤牛奶的地方。牛身上发出的气味和剛拉的牛粪的气味，好象减弱了清晨的寒意。胡安想对貝尼泰說几句話，感謝她通知主人的計謀的消息，虽然他們未能很好地利用——除非最后事情会有什么变化——但它仍然表明了她的良好意願。然而在早晨朦朧的光綫中，他只能分辨出姑娘的側影，不能好好地看看她。他又向前走了几步。

他費了很大勁，抓住自己的枣紅馬，最后終于把它从馬群里拉了出来，把它赶到靠近隔开馬栏和牛栏的铁絲网边。他慢慢地向馬走近，觉得貝尼泰不断地在后面打量他，想认出来是否是他。他沒有来得及把馬籠头給馬戴上，貝尼泰就已經走到他身边。她的顫抖的声音表达了她心里的激动。

"胡安，"她說，好象他們之間什么也沒有发生过一样，"你們要走了嗎！"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違反着本心，几乎很冷淡地回答說：

"我們要走了。"

她对他用客气的称呼說道：

"請原諒，我只想告訴您，我托人轉告您的話是确实的……为什么我要管这个呢？我是听見他們这样說的。現在看来事情变了……我不知道。你們就要走了，我很遺憾。"

"还是要謝謝您。"胡安回答說，无力克服与他感情不合的冷

落和淡漠，“謝謝您的关心。别了，貝尼泰，祝您幸福。”

“别了，胡安，也祝您幸福。啊！我忘記了，他們已經起来，正在談話，您知道嗎……”

“謝謝，可能他們会妥协。”

“但願如此。”

他們分別了。胡安克服了誘惑，沒有回过头来。不知誰說了句笑語，他也沒有注意。要不要让伙伴們知道主人家里正在商量呢？无疑的，这是一个希望，但是，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要走的决定是一点不能改变的，因为在这最后的一刻可能发生的事，已与剪毛工人无关，一切就看这个狗养的薩巴列达，这个吸血鬼薩巴列达了。对这个人，胡安从前并沒有給他这样应得的仇恨，現在，他和剪毛工人們在最近这几天里学得了很多东西，因此，这种仇恨也大不相同，对他生命并不有害，然而十分尖銳，而且知道应該針对着他。昨天晚上，他們得到通知說，有两个小組已經得到了增加的工資，并且开始工作了。現在最重要的是决不退却，坚决斗爭到底。

胡安把貝尼泰告訴他的話只对卡尔多梭讲了，就去备自己的枣紅馬。他不慌不忙地把鞍墊鋪上馬背，然后放上飾花的鞍褥、鞍子，小心地系上肚带，免得勒着馬腹。最后，他放上两个鞍枕，先放一个，然后再放一个，用生皮的带子拴住。他在做这些事时，仍旧在等待着有什么事发生；他等待着，因为剪毛工人的命运就是他自己的命运；他等待着，因为感到自己責任的沉重；他等待着，因为他相信薩巴列达最后終归要屈服。他期待着，期待着，与所有的伙伴們一样期待着。他們一面准备出发，一面期待着貝尼泰的最后的願望会实現。她会非常高兴，就象可怜的奥尔菲丽一样高兴，如果她活着的話……

他走进木棚，戴上帽子，提起背包，走了出来。人們都沉默着。他們全都准备好了，只有多罗托除外，他还沒有开始备馬。

在微弱的灰白的光亮中，开始显出事物的輪廓；阴影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挤到角落里就消失不見了。木棚前面，站着一群淺色的深色的馬匹，在晨光里已显得很清楚，而畜栏、水池和地主住宅，还在晨雾中挣扎。卡尔多梭从厨房出来时，正遇上胡安到那里去向劳林那和莫拉列斯告别。

“可惜我不在你們的組里，老弟，”莫拉列斯說，“眞是可惜。可是不給我看到我們怎样扭断主人的脖子，让我滿足，我还不願意就老呢。我們学到了不少，不是嗎，堂劳林那？”

“比我这老头想的还要多。”劳林那回答說，“可惜我这把老骨头恐怕已經看不到了。”

“您的寿还长着呢，堂劳林那，会看到的。”胡安回答說，激动地握着老头的手。

他同所有的雇工告别后就走了出来。卡尔多梭第一个上了馬；他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高傲地抬起了头，赶着斑馬一步步地經过木棚和极乐树圍繞的院場，到了田野里，好象誰也不能阻擋他。反抗的精神刺激着他赶快离开圣塔—露莎，同时，和往常一样，奔向四方的道路也有点儿在吸引着他。

有人叫喊了一声，使他停了步。

卡尔多梭回头一看，代理人已經来到木棚。在憤怒的反抗激情中，他的整个心灵都向往着前方，現在突然被阻止了，不禁胜利地高叫起来，声音在早晨的空气中迴蕩，激起了千万个回声：

“他們屈服了，狗杂种！”

他纵馬疾馳，赶上了那些已經在他前面往回走的一伙人。他

不慌不忙地到了木棚前面，继續高傲地騎在馬上。同他一起回来的六七个人都沒有下馬。

胡安叫他們下来。

“这些魔鬼提了什么条件？”卡尔多梭問。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卡尔多梭憤怒地回答說。

胡安抬起头，惊奇地看了他一眼。他的声音很低，但是充滿了力量：

“我們来談一談吧，好不好？我也是主張百分之三十的，但是最好談一談。”

“百分之三十！”卡尔多梭又要求說。

这一次，胡安看着其余的几个人，他們还都騎在馬上，仿佛是在卡尔多梭的指揮之下。

“我們来談一談。”他对着大家說，“你們觉得怎么样？我們既然已經等到現在，再等一会也一样。”

他发現騎在馬上的人中，有兰薩和路易斯，他們听了卡尔多梭的挑战的喊声都有些不安。憤怒的火花在胡安的眼睛里閃耀，但他还是平靜地說：

“伙伴們，我們談一談吧。我們应当要求百分之三十，但是我們得談談，这对誰都沒有坏处。大家都勇气十足，不要以为只有你們是这样。”

“現在他放棄了狡計，应当把他的狗臉按在地下。”卡尔多梭坚持說，“三十！”

胡安提高了声音說：

“如果大家意見都这样，卡尔多梭，那就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見，对誰也不能强制。大家都下馬，我們来談

談。”

沒有上馬的人和已經下馬的人，去劝未下馬的人下馬。厨师走到卡尔多梭身旁說：

“主人施用狡計对付我們时，我們团結在一起斗爭，現在他已低下头，难道我們自己就吵起来了嗎？”

人們喃喃地說着表示贊成，甚至未下馬的人也接受了这个意見。首先下来的是路易斯。然后卡尔多梭，虽然有些不乐意，也下了馬。其他的人都下来了。

胡安的眼光同卡尔多梭的眼光相遇了。为什么这个人要自立为头目，拒絕討論呢，难道他想这样来显示自己是最坚强、最有力、最勇敢的人嗎？啊！如果只要勇敢就行的話，那一切就太容易啦！

“伙伴們，”大家都集合起来以后，胡安用激动而坚决的声調开始說，“主人投降了，但是他答应的比我們提出的少。我稍稍算了一下，告訴你們，圣塔—露莎和馬尔加所剪下的羊毛一共要值二十二万比索，而付給我們的，包括机器的主人，代理人，剪毛工人，一共才七千比索！其余的都是二十个人两个星期工作給他賺的。他能不能給我們增加百分之三十？完全能！”

“完全能！”人們爭先恐后地搶着說。

“那么就让他拿出来！有沒有人不同意？有沒有人要发表意見？要說現在就說，因为以后……”

“这里沒有叛徒！”卡尔多梭喊了一声。

“个人有意見并不就是叛徒。”胡安以坚决的冷靜的态度改正說，“只有躲在一边，对少数服从多数作出的决定还反对的，才是叛徒。”

他的話得到了大家的贊同。沒有人反对要求百分之三十。

胡安結束說：

“那么我們就这样决定了。他应該給百分之三十，因为我們工人这样要求，因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不能用法律来欺騙我們，用警察来恐吓我們，用斗牛的斗篷来誘惑我們。誰也不能使我們屈服，我們也决不退却。百分之三十，否則我們就走。我們馬已經备好。我們去吧，卡尔多梭？”

“去吧，老弟。”

当两位代表把剪毛工人的回答轉告主人时，太阳还沒有升起。

第十章

过了一小时后，木棚里响起了馬达的隆隆声，这响亮的声音直冲到外面来。薩巴列达已經让步，这組剪毛工人准备开始工作。他們都是喜悅的面容，欢乐的眼光，坦率而友好的态度。偶而有人开开玩笑，发泄一下身上的劲头。一切好象都变得很狹窄：院場，木棚，和充滿阳光的早晨。仿佛在体力的活动中，在工作中，他們都能接触到自己的胜利。他們穿着短褲或把褲管卷起，用粗羊皮的护腿把小腿綁住，以防长期工作后羊毛上的蜡质引起的潰瘍。一部分人穿着粗料的短上衣，另一部分人穿着衬衫或汗衫，大家都穿着套鞋和皮做的圍裙。工作开始了。

胡安和他的助手走进挤滿着羊的通道，他們很快地弯下腰去，每个人抓住一只羊的羊腿，拖到院場上，把腿綁好，放在那里。卡尔多梭跑来，扛起一只羊，就开始剪毛。一只有齿的小机器，象犁耙犁入土內一样，鉆到毛里，开出一条条的沟，不断展开

扩大，羊毛就成卷地掉在地上。

这是今年圣塔一露莎第一只羊身上剪下的毛。以后，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十只，一百只，一千只，一万五千只羊身上的毛都剪了下来；然后，剪毛工人小組轉到馬尔加庄园，到那里再把十只，一百只，一千只，一万五千只羊的羊毛剪下来。

在这初春的日子里，工作虽然很重，却也不怎么疲累；空气很清新，早晨相当寒冷，有时还降霜，白天还是很短很凉爽。但随着夏季的到来，天就变长了，太阳烤人，大地发烫，空气也热烘烘的，蚊蝇乱飞，在地獄似的木棚里，在无休止的忙乱中，在通道上和空中揚起的尘土中，人們渾身流汗，汗水在滿是尘土和油脂的臉上淌下，象条条小溪，順着脖子流下，湿透了汗衫，貼在身上。原是干凈的場院現在滿是油脂和羊粪。人們带着铁鏟和扫帚，在場院上奔走，扫掉垃圾，除去粪便。人們在机器旁排好，把身子弯下——腰在酸痛，汗水直流——剪毛工人尽力从羊身上把貴重的羊毛剪下；理毛工人用急速的、使双手发燒的动作把羊毛团在一起；包装工人在吊在架子上的大口袋前，在尘土中喘息着，埋在羊毛和袋子中間，手脚并用地干着，把毛团調勻、揉和、装进口袋，他赤着足，張着手指，灵敏地工作着，袋子膨脹起来了，搖动着，跳蕩着，好象有个疯子钻在里面一样；抓羊工人抓住羊从通道到院場来回奔跑着，一天要跑几百次，几百次地弯下腰来，身子象挨了打似地发痛；这野蛮的工作的节奏掌握着时間，滲透在血液中，使肌肉紧張，使皮肤发烫，使心灵堵塞。这是野蛮的計件工作，耗費精力的工作。人們干得精疲力竭，一路回到自己木棚去时，已經疲劳不堪。只有那些少数幸运的人，他們赶着懶洋洋的迟归的牲畜，在夏季炎热的时候还保持着自己的馬的肥膘；或者那些馴馬师，他們允許在他們所馴服的庄园的馬駒

中挑选自己的馬匹。

包装工人的助手把理毛工人理好的羊毛投进張开的袋口，投到了杜尔托的头上和肩上。快装滿的袋子平稳地摇动着，从袋口可以看見杜尔托的脑袋。他滿头大汗，羊毛沾滿皮肤。袋子装滿了，他跳出来，把它从架子上摘下，縫好，滚到入庫的地方。

一袋接着一袋……一天接着一天，干着这个工作。这样的工作，自古以来，每年春季，父亲、祖父、曾祖，以及那些安眠在十字架已經倒下的杂草丛生的坟墓里，安眠在碧綠原野上和古老安葬仪式的殉葬物一起湮沒的坟墓里的祖先，都做过这样的工作；一代接一代，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岁月，在簡陋的木棚里，靠着平原和高山，树林和溪流，山坡和丘陵，洼地和山峰，一年年地流逝；那里一切都很好：土壤，雨水，阳光，微風，牲口，人們。劳动，劳动，不断地劳动，太阳在蔚藍的天空中升起，春天在木棚外面暖洋洋的大地上歌唱，兴奋的牛哞叫着用蹄子刨着土地，馬群嘶叫着。劳动，劳动，不断地劳动，小鳥在空中鳴叫，幼苗在阳光下茁长，寂靜中听得到树叶在树林中抖动，一切雄的动物和雌的动物都在寻找着配偶，一切种子都在渴望着滋潤，强烈的爱情在歌唱，風把生活的热力吹到各地。劳动，劳动，不断地劳动。但是这一次它要放出光芒，它要以全声歌唱，象支箭一样，冲向命运的堡垒。这一次特里尼达买了只口琴，为了使生活愉快和认識世界；路易斯盖了一座茅屋，把他的女人带到那里，为了使生活欢悦和认識世界；杜尔托在工作完后好好休息，为了使生活安适和认識世界；胡安給他的儿子和奥尔菲丽的孩子們带来面包，为了使生活快乐；这是新的面包，胜利的面包，打开眼界、认識世界的面包。

那天晚上，胡安写了一封信，向剪毛工人工会报告得到的胜利。信在炉旁吃飯时讀了一遍，第二天劳林那把薩巴列达的信件送到丹波累斯去时一起带了去。回信不久就收到，祝賀剪毛工人小組的胜利，并且指示如何巩固自己的組織。这封信在喝馬黛茶时，在炉子木柴的細小的爆裂声中，在綿羊悲切的咩叫声中，在多罗托讲了个好多年未捉住的非常大、非常大的大魚的故事之后，讀了一遍。

春天，是風和雨的季节，因此，就下起了一場疯狂的暴雨，停止了剪毛。雨水沿着铁皮房頂流下来，滴答作响，洗净了树叶、石头和满是尘土的墻壁。圣塔一露莎的雇工尽可能一起同剪毛工人消磨时間，反复了解那些对雇工有兴趣，对主人不愉快的事情。第二天午后，雨停了，云彩的浮动預示天将轉晴。胡安写了第二封信，决定自己送到丹波累斯去，順便給自己和伙伴們买些馬黛茶和烟草。到了店鋪中，他想到給貝尼泰送点礼物，因为她对他和工人們都很好。但是他考虑了半天，喝了不少啤酒，也沒有决定，最后沒有买礼物——他看了很久的一小瓶漂亮的香水——就回来了。

沒有走上半里格路，他就后悔口袋里沒有带回那瓶香水了；他完全忘記了貝尼泰是监工的姘妇，心里也不感到对她的憤怒。他从埃多山的頂峰，远远看来褶紋象綠玉石一样的延綿的山脉后面，越过布满灰色礫石的杂草丛生的丘陵的頂端，在密集如画的反射着斜阳光綫的山谷和洼地那边，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广闊原野。不过在五十年前，最后一个軍事独裁者，大土地所有制的十字軍战士，喊着战斗的口号，在这片原野上横冲直撞，吸引了那些雇工，那些为勇敢而勇敢的武士——加烏乔，追随着他，把从前民族解放的史詩变为掠夺土地的內战。大土地所有制現在

依然是烏拉圭土地上的主人，但是住在这里的人已經不同了。現在还有誰走出茅屋或木棚去保卫主人的田产呢？一个也沒有！象胡安这样的人，象他小組里在反对主人的斗爭中已經团結起来的伙伴这样的人，象拉一却尔克达的自耕农这样的人，象巴托菲为了要求土地也团結起来了的种花生的人，才是現在田野上的新的主人。

太阳隐藏在金黃色的火燒般的云层中，发着强烈的光芒，壮丽得难以描繪。胡安看着远方，想象着所有的剪毛工人，象八股擰成的鞭子那样，同工人，同庄稼汉，同雇工，同大地上的一切弟兄，团結成一个坚强的整体，那时候，所有的薩巴列达这样的主人，都会恐惧得发抖！那时候已經不远，越来越近，連上帝也不能阻擋它！

枣紅馬快步跑上了另一个山丘，从丘頂，向远处柔和的山坡形成的天鹅絨般的綠色山谷，胡安看了看瓦尔台內哥罗家的房屋，他的脑海里浮現了弗洛倫蒂諾的形象。是的，弗洛倫蒂諾也在內！凡是在一小块土地上象犍牛一样劳动着，养活和教育孩子們的人都在內！大地要顫抖了！

他到圣塔一露莎时，天已黃昏。一个木棚里点着灯。在充滿着青蛙叫声和蚱蜢唧唧声的黑夜中，傳出了人們的声音。胡安在外面卸了鞍，进了木棚。他已經在怀疑将要看到某种情景，相信自己不会錯。虽然他心里燃燒着憤怒，他还是严肃地、平静地走着；他感到他的話会发生效力，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来說服他們。木棚里点的不是一只灯而是两只灯；每只灯旁紧集着一群剪毛工人，在玩骰子。眼睛里閃着光的多罗托把左脚屈在后面，右脚伸出，全身紧張着，正准备要把羊骨做的骰子扔出去。他把羊骨在手掌里掂了掂，向上一扔，又以灵活的动作抓住，握在手

里搖几下，扔了下去。所有的眼睛都随着这个决定命运的骰子向黑暗的地方滚去，滚到一处潮湿的地方，就停住不动了。

“停了！”許多人異口同声地喊。

有几个人弯身从地上拿起赢得的錢。他們看到了走进来的胡安，但是他們正在狂热中，对他沒有注意。

“回来啦，老弟？”卡尔多椄高兴地拿起骰子向他說。这时候兰薩已經下了賭注：

“一个比索。”

这时候，大家发現了胡安臉上的表情，专注在賭博上的注意力，轉到了他的身上。路易斯、貝拉尔第、厨师、黑人特里尼达，以及其他两个沒有参加賭博的人，都象良心純洁的人那样，安靜地站着。另一些人则激动地盯着胡安。胡安动了动嘴唇，沒有說話。

“怎么了，老弟？”卡尔多椄問道。

他的問題沒有絲毫誠意，而是含糊的責問，仿佛胡安把这件事情过份夸大，濫用自己的权力。胡安沉默地看了他很久。

兰薩忍不住了：

“无論如何，我們玩的是自己的錢。”

胡安轉身向着他，这一次他生气地、激憤地、着重地說話了：

“伙伴們，这是不对的。用我們自己的錢賭着玩，这是謊話。我們玩的錢是为了养活孩子和老婆而得来的。难道是为了賭錢我們才战胜了主人的嗎？絕对不是。当然，玩玩牌，擲骰子，喝点酒，我不能說不可以。但是主人会利用这个說我們不配增加工資，因为我們是一群有恶习的人，要把錢都賭光，喝光，最好少給些，免得养成我們的恶习……”

“是这样。”好几个人同声贊成，其中首先是杜尔托，他十分

坚定。

骰子还在卡尔多梭手里，但是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他不願抛掉它。

“然而事实是，”胡安继續說，“酒店里有的是骰子和紙牌，虽然說是禁止的，人家却裝着不看見；因为他們不吃亏，是我們互相在剝光各人的錢。賭博中得来的錢是白得的錢；第一回贏，第二回就輸。輸掉的錢不会回来……在这里賭，更坏。我要問問多罗托，难道他的孩子老婆不要吃飯嗎？让他說說看。我同样也要問問兰薩，也要問問卡尔多梭，我說的話对不对，是不是謊話；而且，他既然是代表，要問問他是好話还是坏話。我們并不是为了这个而团結起来要求增加工資的……那就看你們怎么說吧！”

木棚里籠罩着深深的沉默。卡尔多梭紧閉嘴唇，慢慢走到炉旁，把骰子扔到火里。

“这是对的。”他有点羞愧地說，走出木棚，到外面包圍着的黑暗里。

“这才是个男子汉。”杜尔托带着滿意的微笑說，把快要熄灭的炉火撥了撥旺。

“对的就是对的。”兰薩学着說，“孟台斯有理。如果我再玩骰子，我就砍了手。”

胡安很感动，出去找卡尔多梭。下弦的月亮从地平綫上升起，悬挂在沉默的丘陵上空。卡尔多梭到哪里去了呢？胡安繞过木棚，在畜栏前停住了。他不慌不忙地点了支烟，靠在一根柱子上等待着。月光把住宅的山墙照得发白，照得庄园里的树梢閃閃发光。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在圣塔一露莎当雇工的最后一个夜晚，好象这还是昨天一样，而且，也不过是昨天。但是多少时間过去了，多少事件发生了啊！他已經不是那天晚上差

点用刀子杀死貝尼泰的那个人了，而貝尼泰也不再是那样的了。

他不自禁地想走近那个窗栅去看看；在那里，他曾經是最幸福的人，也曾經是最不幸的人。他靜靜地穿过花园，树木之間很黑暗，他聞到了檸檬和潮湿土地散发出的气味。

他一路走一路想，他是出来找卡尔多梭的，現在他大概已經回去了。这时候，他从树干之間看到了那个窗子，停住了脚步。这是不是一个幻影？有一个人在窗口。他向前走了几步，在月光中，看出了貝尼泰的身影。她在那里做什么呢？

胡安走到花园尽头，看到貝尼泰只是在看着黑夜。他停住不动，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他向窗栅走去。貝尼泰认出了他，由于惊訝而动了一下，然后又靜止不动了。

“你在做什么，貝尼泰？”胡安吞吞吐吐地說。“我看見是你……我正想謝謝你对我們的一番好意。”

貝尼泰还不曾从惊訝中恢复过来。

“你在花园里嗎，胡安？”最后她問道，“我睡不着，就看看……好几夜我都这样看一会儿……”

胡安看着她，不知說些什么好。他又吞吞吐吐地說：

“我很感謝你……我想对你說……我想你总知道我并不恨你，貝尼泰。那次是我不对……我不明白你……你那么好，会原諒我的。”

“应該是我請您原諒，胡安。我做得不对……我害怕，十分害怕……”

“現在人家看到我們，你不害怕嗎？”

貝尼泰唇边显出了微笑：

“当然，我不喜欢人家看到我們……但是，我不再害怕了。現在我沒有什么可害怕的了，胡安，我不害怕了。”

"能不能让我知道你怎么会这样的呢，貝尼泰？"

她頓时动搖了；这不是几句話說得清楚的。

"我以前經受的許多事……"她解释說，"还有这里你們剪毛工人发生的事……还有您，胡安，这些都帮助了我，使我不再有恐惧。"

"那么监工呢？"

"他以为他有权管我，但是已經不能管了。我不怕他；我对他說过，他和我之間的事已經結束了。"

"我本来想今天带一件礼物給你的！太可惜了！"

"眞的嗎？"

"眞的，貝尼泰……我星期六給你带来……"

"随你便吧……可别多花錢……"

沉默了一会之后，貝尼泰抽回了被胡安握着的手。

"这么突然，胡安，"她說，"我不知道怎么……为她，为死者……"

胡安又握住了她的手，沒有放开它。是的，自从奥尔菲丽死后，他也經受了許多事，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并不曾以眞正的爱情爱过她，而是生活把他們引在一起的。他心里一直保留着对她的怀念，为了不再使奥尔菲丽这样的妇女遭到这种事，为了不让奥尔菲丽的孩子忍饥受餓，为了使他們成为不知恐惧的男人和女人。但是有威力的强有力的生命在他身上沸騰着，他不是那种拒絕自己幸福的人。他把一切能說的都向貝尼泰說了，然后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簡单地結束說：

"我需要一个伴侶，貝尼泰，一个象你这样不知道恐惧的伴侶。"

貝尼泰沒有說話，默默地让他拥抱自己。

过了一会儿，胡安离开了窗栅，去找卡尔多梭，也想拥抱他一下，因为他們是最有力量的人，他們已經沒有了恐惧。未来，生活，以及誕生他們的土地，重新又屬于他們所有了。在这夜晚，在这个春天最美丽的夜晚，他的心灵在歌唱。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风暴中的庄园
作者＝（乌拉圭）阿尔弗雷陀·丹特·格拉维那著河北大学俄语教研室译
页数＝３４１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５８
出版日期＝１９６２年０７月第１版